錢鍾書論學文選

钱钟书 著
舒展 选编

第三卷

花城出版社

錢鍾書論學文選

钱钟书 著 舒展 选编

第三卷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广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08947

1208947

书名题字：杨　绛
装帧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黄伟经
责任技编：赵　琪

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三卷）

钱钟书　著

舒　展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插页 290,000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4次印刷
平装印数 10,381—15,380册
ISBN 7-5360-0549-0/I·500
平装定价：8.85元

第三卷　第三编

创作论（上编）

目　录

一、论典型个性的复杂性 ……1
二、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权术 …… 13
三、灵感论 …… 28
四、论“神韵” ……117
五、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 ……137
六、丹青难写是精神 ……142
七、发愤著书 ……162
八、创作需才亦需材 ……185
九、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欣赏 ……192
一〇、作家对命运的态度 ……194
一一、文人的狂放 ……198
一二、“刻薄人善作文字” ……212
一三、文人的暗于自见与眼高手低 ……218
一四、选别人文章而暗加修改 ……227
一五、语言文字的难捉摸性 ……233
一六、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距离 ……240
一七、名作往往破体 ……250

一八、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254
一九、以空间示时间 ……264
二〇、研习前人并非蹈袭前人 ……273
二一、模仿有正反 ……284
二二、对原作具有创见的误解 ……296
二三、历史背景一笔带过的原因 ……301
二四、史笔·文心·文采 ……305
二五、“太史公”的学术思想境界 ……317
二六、论寄托或讽喻 ……322
二七、文学家的敏悟理解往往超过经生学者 ……328
二八、学业与举业 ……333
二九、世间的天然美好事物藉艺术而保存迹象 …341
三〇、得心应手 ……348
三一、山水美原是不得志者的发现 ……352
三二、中外文学作品中情节每相印可 ……359
三三、写美女 ……368
三四、画眼睛——传神在于阿堵 ……390
三五、揣摹人物内心思忖与迷惘 ……394
三六、写梦 ……397
三七、写愁和泪 ……409

一、论典型个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将史学与文学巧妙结合在一起，他善于运用众多的艺术手法，塑造出寓复杂性于个性之中的典型人物，例如他笔下的项羽，就是其中之一。本书著者拈出古希腊人谈艺“一贯与万殊”和我国文论“物相杂始为文”的相通之处，点明了典型人物塑造的规律之一。

（《管锥编》271—279页，52页，1279—1280页；增订26页，399页；手稿38—40页。）

《史记·项羽本纪》

“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按太公《六韬·必出》：“先燔吾辎重，烧吾粮食”；又《太平御览》卷四八二引太公《犬韬》：“武王伐殷，乘舟

济河，兵车出，坏船于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孙子·九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杜牧注：“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见《左传》文公十二年，杜预注：“示必死”）；《晋书·蔡谟传》上疏：“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后临归路，此兵法之所戒也”，又《苻健载记》：“起浮桥于盟津，……既济焚桥”；《宋书·王镇恶传》率水军自河直至渭桥，弃船登岸，诸舰悉逐急流去，乃抚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唯宜死战”；《新五代史·梁臣传》之九燕兵攻馆陶门，葛从周“以五百骑出战，曰：‘大敌在前，何可返顾！’使闭门而后战”。用意佥同。古罗马大将（Fabius Maximus）行师，亦既济而焚舟楫，使士卒知有进无退。又按比喻贴而不粘，修词之理。释典每言“如筏喻”者，所谓“到岸舍筏”；《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义》第二敷陈其义，取譬正同太公之“兵济坏船”、项羽之“渡河沉船”、王镇恶之“登岸弃船”。禅人别拟，如《永乐大典》卷三〇〇三《人》字引《大慧语录》：“过桥便拆桥，得路便塞路”，复同太公之“过津烧梁”、苻健之“既济焚桥”。譬一而已：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禅家以喻无执著之活法。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九《戏陈秀玉·序》：“万松师偈颂有和节度陈公一绝云：‘清溪居士陈秀玉，要结莲宫香火缘；赚得梢翁摇橹棹，却云到岸不须船。’……湛然目清溪为‘昧心居士’”；《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讥许有壬出身科举而赞废科举曰：“可谓过河拆桥者矣！”高文秀《黑旋风》第三折：“你顺水推船，我过河拔桥”。则弃船、焚梁又以喻无感惠之薄情负恩，与禅喻、兵喻

更褒贬异柄矣（参观«周易正义»卷论«归妹»）。

«中阿含经»五五«阿梨吒经»记佛言:“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当担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便欲弃舍，……况非法耶?”（参观«增益阿含经»卷二三之六、卷三八之五）。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论»第二作“善法应弃，何况不善法。”大慧习闻吾国太公、苻健等故实，本地风光，遂易“登岸舍筏”为“过桥拆桥”，而命意不殊，均戒执著胶固，免于今语所讥“教条主义”尔。柏拉图语录尝言，至理而不可求，则涉世风波，惟有以人间颠扑不破之义谛为筏;若夫天启神示，譬则固舟也。斯乃西方古“筏”喻，寓“舍”义于言外;盖天道苟明，则如舟楫既具，无须以人道为筏矣。喻之筏者，亦可以喻之梯，事异功同,如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雍正四年下记戴震语:“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当世哲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谓:“倘明吾旨，则由吾言而更上陟焉，吾言遂无复意义，亦犹缘梯而升，尽级登高，则必舍梯也”。乃类释氏“登岸舍筏”、“过桥拆桥”、“到岸不须船”等命意,亦犹道家“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之旨。英谚“攀梯登后,蹴而去之”，则类«元史»或元曲所谓“过河拔桥”,以譬得志忘恩。«孙子·九地篇»:“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梅尧臣注:“可进而不可退也”）;扬雄«太玄经»卷一«上元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

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刘琦将亮游园,“上楼去梯”;«世说·黜免» 记殷浩恨晋简文帝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僭梯将去”；均谓处于绝地，登高而丧其梯，非登高而舍其梯，与维特根斯坦之喻共边而殊柄矣。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贯华堂本«水浒» 第四四回裴阁黎见石秀出来，“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连忙道：‘不敢！不敢！’”，“连忙出门去了”，“连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华者欤。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记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叠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asyndeton），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汉书»却作:“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索然有底情味？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苛诋«史记»文法最疏、虚字不妥，举“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为“字语冗复”之一例。王氏谭艺，识力甚锐而见界不广，当时友生已病其“好平淡”而不“尚奇峭”，以“经义科举法绳文”（刘祁«归潜志»卷八）。玩其月旦，偏主疏顺清畅，饰微治细，至若瑰玮奇肆之格、幽深奥远之境，皆所未识；又只责字句之直白

达意，于声调章法，度外恝置。是故弹射虽中，鲜伤要害，匹似逼察江河之挟泥沙以俱下，未尝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也。即以《史记》此句论之。局于本句，诚如王氏所讥。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馊，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经籍不避“重言”，《尚书》之“不遑暇食”，《左传》之“尚犹有臭”，孔颖达《正义》已道之。《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无不”，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后汉书·班彪传》载其论《史记》曰：“刊落不尽，尚有盈辞”，修词不净处，不知属“盈辞”抑否耶？《史记》确多“字语冗复”而难为辨解者，如《平准书》：“天下大抵毋虑皆铸金钱矣”；《季布、栾布列传》：“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袁盎、晁错列传》：“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魏其武安侯传》：“唯灌将军独不失故”，此类皆可仿刘知幾之“以笔点其烦”上也。《汉书》唯“从史盗盎侍儿”一语，洁适胜《史记》；至“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坯土”，“唯灌夫独否”，虽省字而冗复之病依然。《史记·张丞相列传》：“老，口中无齿”，《汉书》作“口中无齿”，省去“老”字，无救语疵。《史通·点烦》篇举史传文之须“除字”者十四例，《史记》居其九，《杂说》篇上又举两例，余皆略之；又《叙事》篇：“《汉书·张苍传》曰：‘年老，口中无齿’，去‘年’及‘口中’可矣”；当是记忆微误。《淮南遗老集》卷一五已举者，余亦不再。《容斋随笔》卷一谓《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一节五十八字，《汉书》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虞兆

隆《天香楼偶得》驳则《随笔》谓"非定论"，又谓《汉书》仅省去二十一字。周君振甫曰："洪、虞两家计字衡文，均摭华而未寻根也。马之胜班，非以其行文之'朴赡'，乃以其记事之翔实。马历举'以千五百户封……''以千三百户封……'等，班则悉删封侯户数，而于'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独仍马之旧，削多存少，羌无义例。马记诸将皆全具姓名，班则有所谓'骑将贺军'者、'中郎将绾'者，不知谁氏子矣。"殊足平停洪、虞之争。《史记》："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汉书》作"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汉书》删去两"校尉"，明净胜于《史记》原文，未可尽非；《史记》下文亦云："将军李沮、李息"，而不云："将军李沮、将军李息"也。《汉书》删去三"以千三百户封"，洵为败阙，当于"为从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户"，则点烦而不害事，犹《史记》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云："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也。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按《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

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又按«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八月初五日:“朕又览«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实处。即如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坑之理乎?”胡天游«石笥山房诗集·续补遗»卷上«长平杀谷»:“当时为众四十万，纵败不容甘自戮。死地置身争贸首，顾使约驱如叱犊。乃知生气先略尽，岂但舆尸羞笠毂”，即为马迁记坑卒事弥缝也。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三日论«史记»鸿门宴节，亦同董份之见，以为“甚不合情理”。

“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考证»:“董份曰：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按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本纪»言:“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

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赵老”二句似始见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后世常用之。《孤本元明杂剧》阙名《破风诗》第四折则作：“恰便似赵藁送曾哀，因此上一去不回来。”均不知所言何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世语》曰：“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孙盛斥为“世俗妄说，非事实。”疑即仿《史记》此节而附会者。“沛公起如厕”，刘备遂师乃祖故智；顾蒯、蔡欲师范增故智，岂不鉴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耶？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两首推马之史笔胜班远甚；如写鸿门之事，马备载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诿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胥略去，遂尔“不逮”。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征可信，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参观《左传》卷论杜预《序》）。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幾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然则班书删削，或识记言之为增饰，不妨略马所详；谓之谨严，亦无伤耳。马能曲传口角，而记事破绽，为董氏所纠，正如小说戏曲有对话栩栩欲活而情节布局未始盛水不漏。李渔《笠翁偶集》卷一《密针线》条尝评元人院本作曲甚工而关目殊疏，即其类也。

“范增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按上文增召项庄曰：“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且为所虏。”始曰“若属”，继曰“吾属”，层次映带，神情语气之分寸缓急，盎现字里行间。不曰“将”，而曰“今”，

极言其迫在目前。下文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淮南、衡山列传»:“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汉书»作“令复之”；师古注:“令其自悔，即追还也”）；«汲郑列传»:“上曰：‘君薄淮阳耶？吾今召君矣’”（«汉书»同，师古注:“言后即召也”）；«战国策·赵策»三：或谓建信君曰:“君因言王而重责之，菅之轴今折矣”，时建信君尚未“入言于王”也；«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裴注引«傅子»自记刘陶力称曹爽，已“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谓将立见其言之失也。“今”者，未来之最逼近而几如现在；西语亦然，亚理士多德«物理学»已早言之。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集解»:“李奇曰:‘挑身独战，不复须众也’”；«考证»:“李说是。”按杜甫«寄张山人彪»云:“萧索论兵地，苍茫斗将辰”；“挑身独战”即“斗将”，章回小说中之两马相交、厮杀若干“回合”是也。赵翼«陔余丛考»卷四〇尝补«池北偶谈»引«剧谈录»，援征史传中斗将事。余观«穀梁传»僖公元年，“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去左右而相搏。”窃谓记斗将事莫先于此，其言正与项羽同；后世如«隋书·史万岁传»窦荣定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遣一壮士决胜负耳”，莫非此意。西方中世纪，两国攻伐，亦每由君若帅“挑战”“斗将”，以判胜负，常曰“宁亡一人，毋覆全师”，“免兆民流血丧生”，即所谓“士卒何罪”，“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士卒则私言曰:“吾曹蚩蚩，舍生冒锋镝，

真何苦来？在上者欲一尊独霸，则亦当匹马单枪自决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民间语曰：“捉德国之君王将帅及英国之宰执，各置一战壕中，使双方对掷炸弹，则三分钟内两国必议和”，其遗意也。今世英美军士亦常曰：“当置交战两国之元首于疆场上，由其自决雌雄”。

“项王乃悲歌慷慨。……美人和之”。按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卷二释道盛《与某》：“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语虽过当，而引李贺“笔补造化”句，则颇窥“伟其事”、“详其迹”（《文心雕龙·史传》）之理，故取之。

“项王谢乌江亭长”云云。按参观《左传》卷僖公二十八年。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羽又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耶！”按舜之重瞳，何待“闻之周生”？故周生语少不能减于两句也。《淮南遗老集》卷一二指斥《史记》议论之谬，有曰：“陋哉此论！人之容貌，偶有相似。商均、舜之亲子，不闻其亦重瞳，而千余年之远，乃必重瞳耶？舜玄德升闻，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重瞳为美谈，皆迁启之也。后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当为天子，作乱伏诛，亦本此之误也。悲夫！”王若虚论文每苦拘墟，而说理多明允可取，此其一例。泷川《引用书目》列王氏集，如《田敬仲完世家》、《商君列传》等篇《考证》偶一征引，采摭无几，当是卫护马迁，恶王氏之上门骂人而又取闹有理尔。西方古说（Pliny）则谓重瞳者目有凶光，注视能使人物死亡，略同《抱朴子·金丹》所谓“染彩者恶恶目者见之，皆失美色”，而更危言骇听也。

"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按泷川以"'而不自责过矣'六字连作一句"，大误，助词不中律令矣。《法言·重黎》篇："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楚憿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即阐发《史记》此节。《论衡·命义》篇："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偏宕之论也。

《周易正义·系辞（八）》

《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按刘熙载《艺概》卷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生乎？"又曰："《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史伯对郑桓公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见《国语·郑语》。曰"杂"曰"不一"，即古西谚所谓"品色繁殊，目悦心娱"。刘氏标一与不一相辅成文，其理殊精：一则杂而不乱，杂则一而能多。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第一义谛，后之论者至定为金科玉律，正刘氏之言"一在其中，用夫不一"也。枯立治论诗家才力愈高，则"多多而益一"（il

più nell'uno），亦资印证。

《全宋文》卷一五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按语气大类《世说·雅量》记嵇康临刑弹琴，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晔于文韵，操笔不如识数，而于音乐，识曲不如操缦，心手不齐，两艺适反。宋儒谈道，好言"理一分殊"，造艺亦犹是尔。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殊；故范晔一人之身，诗、乐连枝之艺，而背驰歧出，不能一律。法国一画家（Degas）尝谓："艺术多门，诸女神分司之，彼此不相闻问，各勤所事；世人乃概举'艺术'而评泊焉，无知妄作也！"虽有激取快，而好为空门面、大帽子之论者，闻之亦可以深省也。

二、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权术

——关于秦始皇的隐与显

司马迁创造了编年与写活人相结合的本纪体例，人事交织，繁简适度。从他对秦始皇的塑造，可以看出大作家进行形象思维的一个前提是对当代时事、政治和思潮的深刻感受与理解。本书著者对最高统治者统治术的揭示尤为透彻，拈出与秦始皇相类似的中外最高统治者权术的共同点之一：绝无政治透明度可言，而且尽量阴伏隐形，掩情匿端，犹如贼鼠藏其状，又似红云显其光，视臣民若敌国然，使玄虚不辨其真弄与故弄，以便保持于不意之中随时出击的主动权。焚书坑儒，不过是一次公开的出击而已。

（《管锥编》264—271页，290页，241—242页，311页，1554—1555页；增订1—2页，24—26页，121页；手稿36—38页。）

《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高说二世曰：‘……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其后公卿希得朝见”；《考证》：“《李斯传》记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见其面，故号曰朕’。”按《汉书·王莽传》中：“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皓性不好人视己，群臣侍见，皆莫敢迕。凯说皓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可相参印。吾、我之“朕”，章炳麟《新方言》谓即俗语之“咱”，赵高乃遽以通合于几、兆之“朕”，从而推断君人之术。科以名辩之理，此等伎俩即所谓“字根智论”，莱白尼茨所嘲“咕噜哔啐”（goropiser），亦即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诃“以字源为逋逃所”。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始皇本纪》载高“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李斯列传》亦记高自言“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则申、韩之术固所操本业。特其蓄心叵测、引据附会耳；若其指归，则固儒、道、法、纵横诸家言君道所异口同词者，二世脱非昏主，未尝不可节取而妙运之也。《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招捕诸时在傍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非高说“朕”之意乎？《李斯列传》斯以书阿二世曰：“是以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非亦高说“朕”之意乎？

T2803

«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玄注:“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春秋繁露·离合根»论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立元神»与«保位权»两篇中语略同。«管子·霸言»:“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又«心术»:“人主者立于阴”;«邓析子·无厚»:“为君者，灭影匿形，群下无私”,又«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按二“见”字之一或为“知”字)；«申子·大体»:“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窜端”谓不露端倪,“匿疏”谓必掩疏隙;«鬼谷子·谋篇»:“故圣人之道阴,而愚人之道阳。……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又«摩篇»:“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物，故曰明”。«文子·精诚»:“圣人在上，怀道而不言。……夫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官无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鹖冠子·夜行»:“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致信究情，复反无貌。……故圣人贵夜行”;«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赵高附会之资。下文二世曰:“吾闻之韩子”云云，«李斯列传»载之尤详，则韩非之书固又二世所熟习也。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韩非子学于荀子，而论“主道”则师弟凿

1205947

枘。《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阴险则下渐诈矣。……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杨倞注:"周、密也，谓隐匿其情，不使下知也。"盖与韩非"掩迹匿端"之教大异。李翱《吏部侍郎韩公行状》云:"凡令史皆不锁，听出入。或问公，公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能见也，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听其出入，则势轻'"(《全唐文》卷六三九)。天子、令史，小大一理耳。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柏克谈艺，论晦幽能起畏怖，亦举君主深居九重为证；波沃尔(De Bouhours)谓帝王尊威亦颇由于隐秘，故有以日藏云后为纹章示意者。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谓人主"神诡"、"隐匿"、"不许近"，举挪威王及英后维多利亚两例。用心异于赵高之蓄心，而命意则同乎赵高之陈意矣。又按《邓析子》、《鬼谷子》皆以"阴"而不可见为"神"，郑玄注径以天"神"相拟，殊具妙想。方士侈炫，正复如是。《封禅书》:"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非可得见，闻其言"；《太平御览》卷三八八引《太玄经》:"老子行则灭迹，立则隐形"(参观同卷引《地镜图》等)；后世形容神道尊严，如《事文类聚》卷二引《翼圣传》:"玉帝所居，常有红云拥之，虽真仙亦不得见其面。"诗家应制，遂借天帝以颂人皇，如沈括《开元乐词》之四:"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赵德麟《侯鲭录》卷七引)，苏轼《上元侍饮楼上呈同列》第一首:"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皆寓天颜不容瞻仰之意。法国一诗家(de Vigny)言拿破仑不预几务，

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直与《礼运》郑注造车合辙矣！西籍自《圣经》下及但丁、密尔敦、特莱敦等名什写上帝，均谓光裹云绕，不许人逼视，但可闻声；至写魔王鬼魁，亦称其高据宝座，能瞩拱服之诸么魔鬼子而不为所睹。胥有当于灭形视庭之旨。故曰：赵高之心阴欲二世"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如"亢龙有悔"也，而其言则阳劝二世"天德不可为首"，如"群龙无首吉"尔；所言若劝二世静如善刀而藏，动如矢来无乡也，乃心固欲使二世虽号"皇帝"而实为"皇"不为"帝"（参观《汉书·高帝纪》下"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颜师古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肃疏"汉总帝皇之号"节裴松之注），犹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尔（《旧唐书·宦官传》）。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考证》引陆贾《新语》参证。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卫嗣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盖早传二物之或相似。《礼记·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玄《注》："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正义》引《史记》指鹿为马事，申之曰："其以青为黑，以黑为黄，即鹿马之类也。郑去胡亥既近，相传知之。"《战国策·楚策》三："粉白黛黑立于衢"，《淮南子·脩务训》两言"粉白黛黑"，而《盐铁论·国病》："傅白黛青者众"，亦即郑所谓"至今语犹存"也。《后汉书·文苑传》上崔琦答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鹿马易形乎？"；章怀注只释"鹿马"，未及"玄黄"。潘岳《西征赋》："野蒲变而为脯，苑鹿化以为马"，《文选》李善注引《风俗通》："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

为脯，二世不觉”；«金楼子·箴戒»则云：“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不言其由赵高。鹿马虽异，皆为畜兽，玄黄固殊，均属颜色；若蒲与脯，物状径庭，岂二世骙愚，竟如黄叶之可止婴啼乎？余尝疑之。后读«论衡·是应»篇，有曰：“儒者言‘蓬脯生于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蓬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臭”，若有所会。蓬、扇也，«艺文类聚»卷六九陆机、傅咸«羽扇赋»有“盖受则于箑甫”、“下等美于箑甫”等句，“甫”即“脯”也。以蒲作扇，想古已然；晋人赋扇虽无道者，而«世说·轻诋»门“君乃复作裴氏学”句注引«续晋阳秋»云：“岭南凋敝，惟有五万蒲葵扇。”二世时当有蒲扇而复流行“箑脯”俗信，故赵高得牵合以售奸欺耳。鹿马事早成口实，崔琦答梁冀外，如«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文帝诏：“勋指鹿为马，收付廷尉。”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六以高德儒指鸟为鸾与赵高事作对，犹未贴当；二人妄诞诚相类，而高乃校尉之谄媚君上，赵则丞相之威慑同列，区以别矣。又按«艺文类聚»卷一一«帝尧陶唐氏»节引«帝王世纪»：“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摇鼓自生风，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翣”，扇也。又卷九八«祥瑞»节引«白虎通»：“孝道至，即箑蒲出庖厨，不摇自扇于饮食，清凉助供养也。”（引文出«白虎通·封禅»，词句有异：“则以箑莆者，树名也，其叶大于门扇，不摇自扇于饮食”云云。）王充«论衡»泛举此物为儒者所称“太平瑞应”，班固«白虎通»则定其为“孝道”所致，皇甫谧«帝王世纪»又定其为唐尧“盛德”所致。尝试论之，赵高指蒲为脯，殆亦寓意颂二世之大哉帝德，且善缵乃父始皇之绪耶？是藉谄谀以恣其愚弄也。«十六国春秋·南燕录»三记鞠仲颂慕容德为“中兴之圣君”，德

曰:“卿知调朕。”盖谀君者，使君愚，媚君者，使君昧。史籍所载群臣表庆云、甘露、芝生、龙见等祥瑞，与赵高指蒲为脯，“调”君伎俩，实无以异。英主哲王乐闻谀而甘被愚，受贺改元，与秦二世复如貉一丘耳。周君振甫曰:“«白虎通»作‘莆’，«类聚»引作‘蒲’，«说文»亦曰：‘簙莆、瑞草也’，«论衡»则谓是‘肉脯’。不知孰是，抑原有草与肉两说耶？然以«论衡»拍合«风俗通»记赵高‘束蒲为脯’事，可谓俯拾即是矣。”

“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考证»：“吴裕垂曰：‘司马贞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按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三«博浪行»:“可怜百万死秦孤，只有赵高能雪耻。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死；报赵尽倾秦郡县，报韩只得博浪沙。”早用司马贞说入诗，即“留侯椎铁不及赵高”之意。按俞樾«湖楼笔谈»卷三据«蒙恬列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谓高非“赵公子”也。司马贞语，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一亦称述之；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八上谓今本«索隐»所无，不知赵何所据，是也。此说似在赵乡里人中流传，如吕星垣«白云草堂诗钞»卷下«下邳谒留侯庙»二首有序略谓“孙渊如示«史记索隐戈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诗第一首有云:“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支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隐戈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第二首有云:“日中白虹匿无迹，王孙本是邯郸客。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系子婴维尔力。”孙、吕与赵同邑交游也。谭献«复堂日记»卷四摘清泉欧阳轩«月到山房诗»有咏«赵高»:

“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又有《阅〈古逸史〉，赵高为赵公子，抱忠义之性，自宫为赵报仇，张良大索时，即避高家》：“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史记索隐戈言》及《古逸史》皆不经见，自惭陋不之知，又疚懒未之觅。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引《周礼折衷》云：“赵高是病废，非刑余；张良击始皇不中，大索十日不得，盖匿高所也”；岂亦及见司马贞《索隐》逸文耶？张良匿赵高所，故大索不得，未必为事实。然始皇精骛八极、目游万仞，而不知伏寇在侧，正如睫在眼前长不见也。西方童话言仙女与人赌捉迷藏，斯人鱼潜三泉之下，鸢飞九天之上，豹隐万山之中，女安坐一室，转宝镜即照见所在；渠乃穴地穿道，直达女座底而伏处焉，以彼身盖掩己身，女遂遍照不得踪迹。俗说赵高报仇为阉竖、匿刺客等事，实亦此旨。《始皇本纪》方士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因大发兵北击胡，不知其指宫中膝下之胡亥；故张衡《思玄赋》：“嬴摘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又《北齐书·恩幸传》记阿秃师呼“阿那瓌亡汝国！”显祖因每岁伐茹茹，不知其指高阿那肱，“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瓌’音，斯固‘亡柔者胡。’”俗传赵高诸节与图谶貌异心同，皆《韩非子·用人》所谓：“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也。”载籍所著谶书预言，如夏桀见“篆书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诛豪杰”（罗泌《路史·后纪》卷一四《疏仡纪》自注引《世纪》等）；司马懿见《玄石图》云：“牛继马后”，于是深忌牛氏，鸩杀牛金（《晋书·元帝纪》）；李世民闻太史占曰“女五昌”又民谣“女武王”，以李君羡乃武安人、封武连郡公、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又小名“五娘子”，

因故诛之（«旧唐书·李君羡传»）；郭威“闻人间谶：‘赵氏当为天子’”，因使人诬告防御使赵童子，收而杀之（陶岳«五代史补» 卷五）。«宋书·索虏传»：“拓拔开暴虐好杀，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 暴 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杀满万。……夜 恒 变 易 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万人知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 觉，……令 万人为内应，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此亦“亡夏者桀”、“亡秦者胡”之类。莫非明在迩求远、变出防外。视为鬼神事先之诏告，聊以作弄凡夫，自属无稽；而视为草野事后之附会，聊以嘲诮君上，又殊有味，正古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 刺”（irony）尔。苟作如是观，则固无须斤斤究辨其为信史抑谰语矣。司 马 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〇考论«警世 通 言·拗相公»，因曰：“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礼失而求诸野，惟史亦然。”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五：“有州牧以贪横伏诛。既死之后，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至不可殚书。余谓此怨毒未平，造作讹言耳。先兄晴湖曰：‘天地无心，视听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蓍菲，询于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苏诗合注»卷一七«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上都新事常先到，老圃闲谈未易欺”，查慎行极赏此联。意谓廷老于朝事必早知，不为野语所惑耶？抑谓野人自具识见，不为朝报

所惑耶？苟属后解，则亦史失而求诸野之意，所谓“路上行人口似碑”也。《山谷外集》卷一〇《廖袁州次韵见答》：“史笔纵横窥宝、铉”，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以“史笔”许短书小说，不特论史有会心，亦论文有先觉矣。

圣奥古斯丁谓上帝“不变而使一切变”，可参观亚理士多德所谓上帝有“不动之动”。后世基督教颂神诗，亦或言“不动尊”，“万物运行而彼宁静”。十九世纪瑞士名小说《绿衣亨利》卷三首章纯发议论，以天运通之艺事，标“动中之静”为究竟义，初非新谛，而取譬诙诡：“上帝寂然若伏鼠（Gott hält sich mäuschenstill），宇宙拱而运旋”。拟上帝于鼷鼠，正如《圣经》拟上帝于“窃贼”（参观《管锥编》1017页），皆《诗·文王》以“无声无臭”形容“上天之载”之旨，亦《老子》反复所言“玄德”（第一〇、五一、六五章；参观一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注谓“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参观第一八章注：“行术用明，……趣睹形见，物知避之”；三六章注：“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四九章注：“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无所察焉，百姓何避？”）。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用意盖同申、韩、鬼谷辈侈陈“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圣人贵夜行”耳。《韩非子·八经》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旧注谓如天之“不可测”，如鬼之“阴密”。《老子》第四一章称“道”曰：“建德若偷”（参观严遵《道德指归论·上士闻道篇》：“建德若偷，无所不成”），王弼注：“偷、匹也”，义不可通，校改纷如，都未厌心，窃以为“匹”乃“匿”之讹。“偷”如《庄子·渔父》“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之“偷”，宣颖注：“潜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经»卷一五«利养品»下称“息心”得“智慧解脱”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夫证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类“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第四二章，又三九章）欤。

«史记·封禅书»

“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按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论此曰：“汉武帝恶巫蛊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已且为巫蛊，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甚有识力。马迁载其事于«封禅书»，亦见祝此之寿考者即可诅彼之死亡，如反覆手之为云雨。堂皇施之郊祀，则为封禅；密勿行于宫闱，则成巫蛊，要皆出于崇信方术之士。巫蛊之兴起与封禅之提倡，同归而殊途者欤。

«左传»昭公三十年

伍员论伐楚曰：“若为三师以肄焉。……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按«隋书·裴仁基传»李密问破王世充之计，仁基献策，引“兵法所谓”云云，实出«左传»此节；«孙子·计

篇»:“佚而劳之”，李筌及杜牧两注亦皆引伍员语阐释。杜注并举«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田丰献破曹操之计，却未及裴仁基献破王世充之计。袁绍、李密均不能用也。«聊斋志异»卷九«大鼠»则尤能与古为新，即小见大:“然后知猫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则归，彼归则复，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剑，何异鼠乎?”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按«孙子、吴起列传»:“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白起、王翦列传»:“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皆工于谋人，拙于卫己；马迁反复致意于此，智不如葵之感深矣。参观前论«始皇本纪»。

«全隋文»卷二四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按历数自秦始皇焚书至梁元帝焚书，“书有五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继弘«表»复征

自隋以迄于元，“通前为十厄”。弘仪言梁元帝悉取“江表图书”焚于外城，《历代名画记》卷一并载其叹：“儒雅之道，今夜穷矣！”彦远语本张怀瓘《二王等法书录》所记，“儒雅”原作“文武”；彦远採怀瓘文入《书法要录》卷四，而自撰《名画记》却改为“儒雅”。《通鉴·梁纪》二一以其斫折宝剑，则为：“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萧氏难兄难弟，行事有相类者。《南史·贼臣传》记侯景兵“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胡应麟续“五厄”，不数宋灭南唐时事，岂小之欤？马令《南唐书·后主书》及《女宪传》皆记：“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尝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佚！’及城陷，文籍尽炀。”《枫窗小牍》卷上载后主《题〈金楼子〉后》七绝并《序》深慨梁元帝亡国焚书，有曰：“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初不料已事之出一辙也。《后汉书·仲长统传》载其“见志”二诗，有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自是道家绪论，犹《庄子·天道》之视书为“古人之糟魄”。然史学家亦苦载籍之徒乱人意，《史通》外篇《杂说》中第八斥《隋书》曰：“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必如是，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书之简编，缮写不给。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道学家以为骛博可致塞心、多闻必妨近思，陈献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道学传序》曰：“自炎汉迄今，文字纪录著述之繁，积数百千年于天下，至于汗牛充栋，犹未已也。许文正〔衡〕语人曰：‘也须焚书一遭！’”；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复记献章

“至有‘再燔一番’之语”。朴学家恨异端之害正学，蒋湘南《春晖阁诗选》卷三《焚书处》：“安得祖龙燎原永不灭，收拾侮圣之言付一烬！”，《七经楼文钞》卷三《再书〈史记·六国表〉后》：“孔子之删书，正以待始皇之焚书也。”词章家恶作者使事冷僻，周寿昌《思益堂诗钞》卷二《随笔》：“过江名士多于鲫，数典诗人穴似狐；想得咸阳焚未烈，著书费却几工夫。”是则“十厄”虽有百害，又未尝或无一利焉。十九世纪德国一小诗人（Heinrich Stieglitz）作剧本，以秦始皇焚书为题；写有士子惰不好学，恶典籍浩汗，倘付丙丁，便大有利于俭腹举子，应试不必繁征博引，因向始皇献燔书之策。善戏谑兮，亦刘、周辈之意耳。梁、唐三主皆好学嗜收藏，而事急“行滥”，无异斯、卓。不爱书者勿顾他人之或爱而欲有之，而酷爱书者惟恐他人之亦爱而能有之，等付摧烧而已矣，此又心异不妨貌同之例也。

欧阳玄记许衡语，不若陈献章所述之激厉。《圭斋文集》卷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先生平时，颇病文籍之繁，尝曰：‘圣人复出，必大芟而治之，则周衰以来文胜之弊有以正救于其间。’”未识两家记言，孰为得实。然词气虽宽猛有异，摧除文籍之志事则同。唐顺之《荆川文集》卷六《答王遵岩》：“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使家藏人蓄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即陈献章所谓

“再燔一番”。郑燮«板桥集·家书·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径称孔子删书为焚书:“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未怕秦灰,终归孔炬耳。”尤导蒋湘南之先路矣。参观«管锥编»260—261页论法家李斯请“禁私学”与儒家董仲舒请“绝异道”。

又按«明文海»卷二三八海瑞«备志稿引»亦云:“许文正尝语人,有‘书也须焚一遭’之说。……夫文正之与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为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明人欲焚书而标举名目,既详且明者,莫如祝允明。«明文海»卷八八录其«烧书论»,愿秦始皇“更生”,“得假其手”以烧“书室”所有“数十箧”中物,历数“所谓相地风水术者”,“所谓花木水石园榭禽虫器皿 饮 食谱录题咏不急之物者”,“所谓古今人之诗话者”、“所谓杜甫诗评注过誉者”、“所谓浙东戏文乱道不堪污视者”、“所谓前人小说资力已微更为剽窃润饰苟成一编以猎一时浮声者”等,都十八类。而八股文不与焉,以“科举之作”,国家功令所 定,“抑亦非文也,不足去。”功令制举之作得免于摧烧,其火幸也斯所以为其大辱也欤。

三、灵感论

本书著者开掘并阐发中外作家关于文学创作灵感的种种感受、经验与学说，从白瑞蒙、严沧浪的诗论，到西方与中国的文论，直至创作实践的谋篇布局，将精神劳动的复杂性蒙上层层神秘纱幕予以揭开，并且打通中西有关文艺创造心理学的旨趣奥秘，可以说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一次深入精微的探索。

（《谈艺录》268页，274页，256—260页，100—102页，415—417页，305—306页，310—312页，补订589—604页，412—417页，609—611页，369 页，323—326页，302—304页；《管锥编》719—723页，1176—1207页，610—612页，847页，467—470页，535—538页，1275—1279页，1292—1294页，1445—1452页，1550—1554页；增订47页，90—92页，113页；手稿142—149(1)页，64—65页，74页，157页。）

白瑞蒙论诗与严沧浪诗话

一九二五年法国神甫白瑞蒙(Henri Brémond)夙以精研神秘主义文献得名，刊《诗醇》讲义，一时耳目为之更新。其书发挥瓦勒利（Valéry）之绪言，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由声音以求空际之韵，甘回之味。举凡情景意理，昔人所藉以谋篇托兴者，概付唐捐，而一言以蔽曰："诗成文，当如乐和声，言之不必有物，陈义甚高，持论甚辩。五十年来，法国诗流若魏尔伦(Verlaine)、马拉美(Mallarmè)以及瓦勒里辈谈艺主张。白瑞蒙谓诗之音节可以释躁平矜，尤与吾国诗教"持情志"而使"无邪"之说相通。其讲诗乐相合，或有意过于通，第去厥偏激，则又俨然严仪卿以来神韵派之议论也。《沧浪诗话》曰："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按兰波谓诗人须修天眼通，马拉美谓诗乃一秘密藏；白瑞蒙以诗秘与神秘并举，谓诗不涉理，本于神而非本于心。即此旨也。《沧浪诗话》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终非古诗。"陆仲昭《诗镜》曰："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王渔洋《居易录》论《唐贤三昧集》引洞山云："语中无语，名为活句"，又达观云："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并是死门，故非活路。"按魏尔伦《诗法》谓："巧言雄辩，诗人所忌，须回避而断绝

之。”白瑞蒙«诗醇»谓:“教诲、叙记、刻划，使人动魄伤心，皆太著言说，言之太有物。是辩才，不是真诗。”即此旨也。«沧浪诗话» 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按魏尔伦谓:“舍声与影而言诗，只是掉书袋耳。”即此旨也。«沧浪诗话»曰:“语忌直，脉忌露。”渔洋«师友诗传续录» 曰:“严仪卿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脱不黏，曹洞所谓参活句，是也”;«香祖笔记»曰:“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参观«管锥编»721至723页。按魏尔伦谓:“佳诗贴切而不黏著，如水墨晕。”即此旨也。«沧浪诗话»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唱三叹之音。”按«宾退录»卷二载张芸叟“评本朝名公诗”:“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困学纪闻»卷十八纪栾城论文，“以不带声色为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载张芸叟«评诗»作:“王介甫之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有着摸。”«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称:“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 «诗镜» 曰:“诗被于乐，声之也。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凡情不奇而自法，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食肉者不贵味而贵臭，闻乐者不闻响而闻音。”魏尔伦比诗境于“蝉翼纱幕之后，明眸流睇”，言其似隐如显，望之宛在，即之忽稀，正沧浪所谓“不可凑泊”也。

魏尔伦以面纱后之美目喻诗境之似往已回，如幽非藏。景物当前，薄障间之，若即而离，似近而远，每增佳趣。谢茂秦«四溟山人全集»卷二十三«诗家直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

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妙在含胡，方见作手。”董玄宰《容台别集》卷四《画旨》：“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法也。”《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八顾逋翁《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称其作曰：“如山深月清，中有猿啸。复如新安江水，文鱼彩石，历历可数。其杳霭翛飒，若有人衣薜荔而隐女萝”；正以亦隔亦透、不隐不显品其文也。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尝观赏“葡萄在玻璃帡幪中，有蔽障而不为所隐匿，犹纱縠内妇体掩映，澄水下石子历历可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赫里克《水晶中莲花》一首发挥此意尤酣畅，历举方孔纱下玫瑰、玻璃杯内葡萄、清泉底琥珀、纨素中妇体，而归宿于“光影若明若昧”之足以添媚增姿。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欲高。画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画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此可以释韩拙《山水纯全论·观画别识》论“韵”所谓“隐露立形”；“烟霞”之“锁”，“掩映”之“断”，皆“隐”也，亦即谢茂秦所谓“妙在含胡”，而“出”即“露”也。当代德国哲学家（Heidegger）谓呈露而亦隐匿乃真理所具之性德；法国新文论师（R.Barthes）谓“亦见亦隐”之境界如衣裳微开略露之人体，最能动情；韩拙之语可旧解得新意矣。美国女诗人有一篇言幂面之纱使人难窥全貌，遂足以添姿增媚，故美人不愿揭示真容。犹魏尔伦之取喻于“纱幂后美目”矣。近世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谓艺术之善写后景者，得光影若明若昧之秘，犹花园围以高篱，外人睹扶疏蓊蔚，目穷而神往，“水晶中莲花”、“玻璃后葡萄”、“清泉下文石琥珀”，皆望而难即，见而仍蔽，取譬与镜中花、水中月相似，沧浪所云“妙处不可凑泊”，刘辰

翁所云“欲离欲近”是也。

沧浪《答吴景仙书》自负：“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夫“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尚属泛言；诗“入神”境而文外独绝，禅彻悟境而思议俱断，两者触类取譬，斯乃“亲切”矣。沧浪“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上也”，犹《五灯会元》卷十二谷隐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即瓦勒利论文所谓：“以文字试造文字不传之境界”。然诗之神境，“不尽于言”而亦“不外于言”，禅之悟境，“语言道断”，斯其异也（参观《管锥编》第100页补订一）。当世西方谈士有径比马拉美及时流篇什于禅家“公案”或“文字瑜珈”者；有称里尔克晚作与禅宗方法宗旨可相拍合者；有谓法国新结构主义文评巨子潜合佛说，知文字之为空相，“破指事状物之轮回”，得“大解脱”者。余四十年前，仅窥象征派冥契沧浪之说诗，孰意彼土比来竟进而冥契沧浪之以禅通诗哉。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兹赘西方晚近“诗禅”三例，窃比瀛谈，聊舒井观耳。

以禅喻诗

《梅冲诗佛歌》（《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尊子才教化之广，法力之大，即取子才论沧浪语而加以发挥。盖不知道与术

有别。子才同时人为法时帆式善作诗，亦如梅冲此歌夸言佛"法力"之"大"。曾宾谷燠《赏雨茅屋诗集》卷二《寄题法梧门祭酒诗龛图》："诗家往往借禅喻，此道亦复多神通。飞腾绮丽才百变，镜像一语安能穷。"何兰士道生《双藤书屋诗集》卷四《题时帆山寺说诗图》："宋严羽说诗，好以禅取譬；大旨归虚空，曰不可思议；羚羊角无迹，镜花象孤寄。此殆悟后言，非徒自标置。然而所见偏，要义转不备。譬诸佛菩萨，亦各区地位。或竖精进幢，诣力趋猛鸷。或放光明灯，神通尽游戏。或调伏虎龙，或驱使魑魅。拈花或微笑，低眉或悲涕。如来一人耳，应相三十二。苟不极幻化，胡为大智慧。苟不现变相，胡以觉尘世。"《随园诗话》卷十四自记王梦楼尝面誉之曰："佛家重正法眼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法眼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梅冲此歌专以"神通"为子才"重"，是未得为善颂善赞也。子才乐闻谀词，来斯受之，浑忘梦楼语矣。沧浪所言者，道也；徒夸神通法术，其识见与《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所讥粤东学仙巨商何异乎。《品花宝鉴》中之侯石翁即影射子才，第五十五回论石翁云："时人皆称之为诗佛，亦广大法门之意"云云；梅冲歌中"所到无不化"、"顽石皆点头"等语亦此意。嘉应李光昭《铁树堂集》有《诗禅吟示同学》七古一首，伍崇曜《楚庭耆旧遗诗》前集卷二十一、刘彬华《岭南群雅》二集卷三皆载之，兹录之以广其传。诗云："喻诗以禅始严氏，作诗能令佛天喜。但云水月镜花似，沧浪且未知禅理。浮光掠影下乘禅，积健为雄真种子。或疑象教主空寂，大雄何以标宗旨。佛生已具不凡骨，励行焚顶还烧指。九年面壁绝见闻，大千云游豁目耳。寻师渡海托枯槎，毒龙饥蛟立角齿。祇凭佛力千臂健，得破禅

关百重峙。亦如词客攻诗城，呕出心肝渠乃已。此后乾坤顿轩豁，大光明镜开尘里。二茎草化丈六身，火目珠眉璎珞体。摩睺入拜狮王迎，金刚拦门夜叉跪。琉璃宫殿七宝塔，富贵奚啻王侯拟。羽葆幢幢天女招，雨花四散纷红紫。栴檀初爇震铙鼓，白虎苍龙作人起。广施法雨润人间，四海苍生回槁死。谁云佛法大缥缈，我见其才绝雄伟。俱由苦海浮航来，盆火栽莲莲结蕊。世儒争取诗喻禅，云非关学言非是。片时妙悟生风幡，露电流光宁久恃。天声风雷人啸歌，天色云霞诗藻采。波澜壮阔气峥嵘，化为崇山兼大海。观其下笔如有神，岂识钻窦遍图史。即诗即佛妙从心，为甘为苦难告尔。十年孤立摧胃肠，一日长歌泣神鬼。”此诗词藻音节，皆有疵累；议论实与沧浪相合，而自命是正沧浪，盖尚误于俗说，未细究沧浪之书也。《楚庭耆旧遗诗》前集卷二十一又采李氏《罗浮南无心声大乘佛塔歌》，自夸：“镜花水月讥荒唐，一拳打蹶严沧浪。”“喻诗以禅始严氏”云云，亦非探本知源。宋人多好比学诗于学禅。如东坡《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云：“每逢佳处辄参禅。”《诗人玉屑》卷十五引范元实《潜溪诗眼》论柳子厚诗有云：“识文章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于他处。”按亦见《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又《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又引《潜溪诗眼》云：“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韩子苍《陵阳先生诗》卷一《赠赵伯鱼》七古末四句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诗人玉屑》卷五引子苍《陵阳室中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沧浪诗话》开首：“禅家者流，

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等数语，与此正同。《诗人玉屑》卷一又载赵章泉、吴思道、龚圣任三人“学诗浑似学参禅”七绝九首，按都元敬《南濠诗话》亦有和作三首。陆放翁《赠王伯长主簿》诗云：“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工夫二十年。”葛天民《寄杨诚斋》云：“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鳅鳅。气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动全生杀。”戴石屏《题邹登龙梅屋稿》云：“邹郎雅意耽诗句，多似参禅有悟无。”吴可《藏海诗话》云：“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盖比诗于禅，乃宋人常谈。两宋以禅喻诗者复举似数家。李端叔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与李去言》：“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后集》卷一《兼江祥瑛上人能诗又能书，为赋一首》：“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上句指诗，下句指书，互文同意，盖“工夫可比之参禅，亦可比之学仙”也。东坡《书端叔诗后》：“每逢佳句辄参禅”，查初白注引《诗眼》谓“端叔用意太过”，此句“所以儆之”。窃疑未必然；端叔持“说禅作诗无差别”之论，东坡本地风光，即举似以还品其诗耳。晁冲之《具茨诗集》卷三《送一上人还滁州琅玡山》：“上人法一朝过我，问我作诗三昧门。我闻大士入词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禅波洞澈百渊底，法水荡涤诸尘根。迅流速度超鬼国，到岸舍筏登昆仑。无边草木悉妙药，一切禽鸟皆能言。化身八万四千臂，神通转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说，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间何事非妙理，悟处不独非风幡。群鹅转颈感王子，佳人舞剑惊公孙。风飘素练有飞势，雨注破屋空留痕。惜哉数子枉玄解，但令笔墨空腾骞。”宋人以禅喻诗之什，此篇最为巨观。顾其意谓悟虽一绪，事乃万族，初非参禅可得而专，因举王右军睹鹅转项、张长史睹舞剑器而悟书法等事为喻，且惜诸贤“玄解”之

仅局于书而未通诸诗。其言“化身”、“神通”，亦犹梅冲“歌”、李光昭“吟”用意也。李巽伯处权《嵩庵集》卷二《戏赠巽老》：“学诗如学佛，教外别有传。室中要自悟，心地方廓然。悟了更须坐，壁下三十年。”张彦实扩《东窗集》卷一《括苍官舍夏日杂书》第五首：“说诗如说禅，妙处要悬解。我友吕居仁，句法入三昧。”王民瞻庭珪《泸溪集》卷六《赠曦上人》：“学诗真似学参禅，水在瓶中月在天。夜半鸣钟惊大众，斩新得句忽成篇。”曾吉甫几《茶山集》卷二《东轩小室即事》第四首：“烹茗破睡境，炷香玩诗编。问诗谁所作，其人久沉泉。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又陈起《前贤小集拾遗》卷四载吉甫《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前一首可参东坡《书李端叔诗后》之“每逢佳句辄参禅”，后一首可参同卷载周信道《洪致道屡来问诗，作长句遗之》：“始循规矩后变化，如以金丹蜕凡骨”，及端叔《赠祥瑛上人》之不别“仙”“禅”。张安国孝祥《于湖居士集》卷十一《赠鹿苑信公诗禅》：“诗卷随身四十年，忙时参得竹箪禅。而今投老湘西寺，卧看湘江水拍天”；又：“句中有眼悟方知，悟处还同病着锥。一个机关无两用，鸟窠拈起布毛吹。”陈唐卿造《江湖长翁集》卷二《次韵徐秀才》第七首：“钩妙如悟禅，去瑕等居仇。学诗得是法，善刀无全牛。”史直翁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一《赠天童英书记》：“学禅见性本，学诗事之余。二者若异致，其归岂殊途。方其空洞间，寂默一念无。感物赋万象，如镜悬太虚。不将亦不迎，其应常如如。向非悟本性，未免声律拘。”林肃翁希逸《竹溪十一稿》续集卷三《即事》：“澈底书

须随字解，造微诗要似禅参。”姚述之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再题俊上人诗集»附七律:“诗亦如禅要饱参，未须容易向人谈。阵无活法徒奔北，车恐迷途在指南。悟后欲知新句长，读时须见旧诗惭。江湖浪走知何益，归看秋空月印潭。”«南宋群贤小集»第二十三册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自序»:“永上人曰：禅、心慧也，诗、心志也。慧之所之，禅之所形；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谈禅则禅，谈诗则诗”;又杨梦信题词:“学诗原不离参禅，万象森罗总现前。触著现成佳句子，随机饤饾便天然。”«宋诗纪事补遗»卷八十张汝勤«戏徐观空»:“学诗如学禅，所贵在观妙。肺肝剧雕镂，乃自凿其窍。冥心游象外，何物可供眺。空山散云雾，仰日避初照。旷观宇宙间，璀璨同辉耀。但以此理参，而自足诗料。持以问观空，无心但一笑。”皆言作诗之参悟工夫，非言成诗之神韵境界。故如晁、吕、曾辈，乃沧浪所击排之江西派中人，亦未尝不津津言作诗如参禅也。«诗人玉屑»卷一载龚圣任绝句:“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欲超声律界，初无言句与人传”;谓诗外有工夫，作者须深造自得，初无师说，供稗贩方便。亦非沧浪所谓镜花水月之“不可凑泊”也。李光照歌之“诗禅”，亦不过此等用意，安得以沧浪为滥觞乎。然诸家皆着重诗学之工夫，比之参禅可也，比之学道学仙，亦无不可也。山谷«赠陈师道»云：“陈侯学诗如学道”；后山«答秦少章»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鲍慎由«答潘见素»云:“学诗比登仙，金膏换凡骨”；方勺«泊宅编»卷九记简斋称后山诗“如养成内丹”；放翁«夜吟»第二首云:“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诗可比于禅，而不必拘于禅，即援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

三语比于儒家之格物致知，何独不可。李端叔、曾吉甫说学诗，亦均以参禅与修仙等类齐观。赵章泉“学诗浑似学参禅”绝句早为«诗人玉屑»卷一所采，其«淳熙稿»卷七«诸君皆和诗再和韵并属湛挺之»第六首复曰：“浑忘诗似禅”；而卷十«和折子明文闲居杂兴»第八首乃曰：“曷日仙能至，何时弹比圆”，盖喻仙喻禅，初无固必也。姜特立«梅山续稿»卷四«和赵太中觅诗»：“每叹学诗如学仙，未能换骨谩成篇。”赵崇鉘«鸥渚微吟·学诗»：“学诗如学仙，吞霞洁尘滓。”王镃«月洞诗集»卷下«题友人诗集»：“学诗玄妙似参禅，又似凡人去学仙”；兼收无择，要言不烦。周少隐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十八«见王提刑书»：“具茨元不伐勋、太史黄公客也。具茨一日问作诗法度，向上一路如何。山谷曰：如狮子吼，百兽吞声。他日又问，则曰：识取关捩。具茨谓鲁直接近后进，门庭颇峻，当令参者自相领解。”曾季貍«艇斋诗话»：“后山说换骨，东湖说中的，东莱说活法，子苍说饱参，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实胥本山谷说“识取关捩”。沧浪以前“喻诗以禅”，用意不过如艇斋所言而已。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并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胡元瑞«诗薮·杂编»卷五比为“达摩西来”者，端在乎此，斯意似非李氏所解也。如韩子苍之言“悟罢而信手拈出”，赵章泉之言“要保心传与耳传”，吴思道之言“竹榻蒲团不计年”，陆放翁之言“且下功夫二十年”，皆指功力说。«藏海诗话»举“悟门”之例曰：“少从荣天和学，尝不解其诗云：‘多谢喧喧雀，时来破寂寥。’一日于竹

亭中坐，忽有群雀飞鸣而下，顿悟前语。自尔看诗，无不通者。”则亦不过山谷所谓“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放翁«题萧彦毓诗卷»所谓：“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遗山«论诗绝句»所谓：“眼处心生。”与沧浪貌同心异，界隔仙凡。戴式之«石屏诗集»卷七«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第六首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更似沧浪持论。石屏与沧浪本友善，两家集中姓氏互见。«石屏集»卷一«祝二严»诗，称沧浪曰：“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论诗十绝»题中又明及沧浪，或即本沧浪之说成此。如第二首云：“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又与沧浪«诗辩»“骂詈为诗”一节相近也。禅悟可通于艺术，唐人为僧侣之有才情者作诗文，每申此旨。即辟佛如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末段亦以浮屠淡泊治心之学，比勘草书法；马永卿«懒真子»卷二记王扑语，至据此文为退之深明佛法之证。权载之«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曰：“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其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读其词者，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杨巨源«赠从弟茂卿»云：“吾家骥足杨茂卿，性灵且奇才甚清。海内方微风雅道，邺中更有文章盟。扣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刘梦得«秋日过鸿举法师院便送归江陵引»曰：“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乎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按晁以道«嵩山集»卷十八«题黄龙山僧送善澄上人诗卷»

亦引梦得此文，以为善论僧家之诗。顾继谓梦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翛然粹然，盖得学士大夫之助”云云，则又节外生枝矣。皆以诗心禅心，打成一片，不特如李氏歌所谓以禅喻诗而已。

退之《送高闲上人序》实谓禅之与艺，扞格不入，故倘书迹能工，必禅心未定；讽诘高闲，词意章然。宋人曲解，适得其反。姜白石《续诗谱·情性》：“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语欠分雪。使指前半论张长史语，则非此序主脑；使指后半论浮屠“泊与淡相遭”，则大乖昌黎立说矣。余以退之序与权载之序、刘梦得引、杨巨源诗并举，盖为马永卿辈所惑也。皎然《诗式》卷一《文章宗旨》称谢客云：“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庶几与三家言合。元微之《见韩舍人近律戏赠》：“轻新便妓唱，微妙入僧禅”；下句可参东坡《书李端叔诗后》所谓“每逢佳句辄参禅”。然诗与禅之异趣分途，诗僧初不讳说。皎然虽推谢客“作诗得空王之助”，而《诗式》卷一《中序》云：“顾笔砚而笑曰：我疲尔役，尔困我愚。予将放尔，各还其性”；是学佛人作诗，乃出位非分，白乐天《题道宗上人十韵》即言皎然“为诗”无与“佛智”。齐己《寄郑谷郎中》：“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觅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与曾吉甫、龚圣任诗相似，非融通诗禅；《自题》：“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更显以诗与禅沟而二之。宋初九僧中保暹《早秋间寄宇昭》：“诗来禅外得，愁入静中平”（《瀛奎律髓》卷四七）。可参观齐己所谓“禅外求诗妙”。尚颜《读齐己上人诗》：“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则径视诗为外学之参悟。释文珦

«潜山集»卷四«遣兴»:“平生清净禅，犹嫌被诗污”；同卷«哀集诗稿»:“吾学本经论，由之契无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聊以识吾过，吾道不在兹”；卷八«山房»:“诗魔以静降”；卷九«闲房»:“无因废得吟”；卷十«野寺»:“拈弄诗章非俗事，断除禅病是良方”；卷十二«闲居多暇、追叙旧游»:“连环资讲贯，涵泳藉诗篇。觅句归陶谢，观空体竺乾”，明知诗足“污”禅，而欲罢不能，遂“觅句”“观空”，双行二本也。«华严经·十通品»第二十八:“能于一切离文字法中，生出文字。与法与义。随顺无违；虽有言说，而无所著。”僧徒作诗，虽可借口，然私衷自知未克造此境界，只是犯绮语戒，在文字海中漂没而已。杜少陵«谒真谛寺禅师»言诗为佛法所不许:“问法看诗妄。”柳子厚«送方及师序»斥释子耽词章:“代之游民，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图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图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韩致尧谓禅非使文机活，乃所以使诗心死；«残春旅舍»:“禅伏诗魔归静域。”刘后村谓主张“诗禅”之说犹欲东食、西宿，而实乃南辕北辙，尤足申昌黎«送高闲序»之义；«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又卷九十九«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何君合二为一，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参观«管锥编»第100页«补订»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清法梧门“诗龛”命名，略比“诗禅方丈”；张皋闻«茗柯文»三编«诗龛赋»亦曰:“禅之有语言文字，下也。梧门奚取焉。”故禅师于门下诗僧，辄以为非吾徒众，欲鸣鼓而攻。王景文«雪山集»卷十四«吊法

空»自注:“从妙喜参禅,妙喜甚恨其障深也,见空来,即曰:‘拽出死尸著。’盖以‘尸’为诗,提撕剖击力矣。空竟坐诗为魔。”«夷坚乙志»卷十三记释庆老能为诗,人比之于汤惠休、洪觉范,“亦尝从佛日宗杲参禅,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点入不得’,盖以言语为之祟然。”朱乔年«韦斋集»卷一«赠觉师»所谓:“唯余章句习,心境时相恼。”诗有进境,则禅难入门,盖“铅椠”即是“葛藤”尔。求既标文苑嘉名,复居法席上首,欲熊而勿舍鱼,得陇而仍望蜀,巧词饰说,则不外两途。或曰:权借翰藻,弘宣般若,为佛事方便;或曰:言而无言,非文之文,是诸法解脱。兹举数例,«管锥编»四五六至七页已引者从略。«全唐文»卷三百十九李遐叔«杭州余杭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文»:“又以翰墨者、般若之笙簧,词赋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学,时复著文。在我法中,无非佛事”;卷三百二十遐叔«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以文字度人,故工于翰墨;法皆佛法,兼采儒流。”白乐天«题道宗上人十韵»序云:“予始知上人之文,为义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恐不知上人者,谓为护国、法振、灵一、皎然之徒”;诗云:“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精洁沾戒体,闲淡藏禅味。从客恣语言,缥缈离文字。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杜荀鹤«赠休禅和»:“祇道诗人无佛性,长将二雅入三乘”;上句述俗语,下句道休自运。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十五«灵一传»:“示人文艺,以诱世智”;同卷«清江传»:“系曰:江尝为«七夕»诗,或谓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惠休«怨别»、陆机«牵牛星»、屈原«湘夫人»,岂为色耶。皆当时寓言兴类而已。若然者,言火则焚口、说食则疗饥也矣。实为此诗警世无

常，引令入佛智焉”；卷二十九«皎然传»:“文章隽丽，莫非始以诗句率勤，令入佛智焉。”正以乐天所不与惠休、灵一、皎然者许三僧也，“四背”语见«云溪友议»卷上，«皎然传»悉本福琳所撰传，«全唐文»卷九百十九收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珠上人所蓄诗卷»:“余于文字，未尝有意，遇事而作，多适然耳，譬如枯株，无故蒸出菌芝”；参观卷七«和游谷山»:“我惭衰老亦作诗，譬如菌芝出朽木”，卷十三«次韵阎资钦»:“应怜妙语如芝菌，不吐青林吐卧槎”；谓句妙非出意匠，虽斐然有作，而廓然无营，犹«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云:“盖亦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惠洪喻本东坡«次韵吕梁仲屯田»:“空虚岂敢酬琼玉，枯朽犹能出菌芝”；山谷喻本«大智度论·如是我闻总释论第三»:“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虫食木，偶得成字。”山谷此处以“虫蚀木”为褒词，而«山谷内集»卷八«次韵冕仲考进士试卷»:“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又以为贬词，一喻之两柄也（吕居仁«东莱先生诗集»卷十一«赠益谦兄弟»:“尔来所为文，宛转虫蛀木”，亦褒词）。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二载则禅师«满庭芳·牧牛词»，因回护曰:“或讥其徒以不正之声，混伤宗教。然有乐于呕吟，则因而见道，亦不失为善巧方便、随机设化之一端耳。”释圆至«牧潜集»卷一«次韵答许府判见嘲诗癖之什»:“君不见蓬莱仙人五云深，兴来忽起尘寰心。手拈造化作一剧，世上瓦砾皆黄金。又不见珠宫灵娥睡新起，赛吃云浆赌骰子。蓦然发笑成电光，不料阴阳嘘颊齿。道人文章亦如斯，落笔心手不相知。岂如曲士拾蠹纸，尧杰满腹堆群疑”；昌黎以浮屠“心无所起”，疑其未必能工翰墨，此则诩浮屠挥毫落纸，无所用心，即«华严经»所谓“离文字法

中生出文字”也。诗僧诗禅，古来熟知惯道，至其事尚有曲隐，煞费斡旋，则鲜留意者。故稍述旧闻，备一段公案焉。刘祁《归潜志》卷一载李纯甫《重修面壁庵记》赞禅祖达磨曰：“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此师之力也。”

杨巨源不为僧侣作诗，亦谓诗禅相通，尤难能可贵。清张商言《竹叶厂文集》卷九《题王阮亭禅悦图》二首，皆驳沧浪，第一首有云：“诗品不言禅，水月禅之趣”；自注：“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余谓以禅论诗，无出此八字之妙”云云。八字出司空表圣《诗品·洗炼》，张氏不知杨氏早云：“王维证时符水月”也。东坡《送参寥》有云：“颇怪浮屠人，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静了群动”，暗合载之之意，“空纳万境”，明同梦得之言；“咸酸中有至味”，又本司空表圣《与李生论诗书》之旨。东坡《书黄子思诗后》极推表圣论诗，而表圣固沧浪之先河；东坡此篇殊可玩味。

禅与诗

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以诗拟禅，易招禅宗于文字，以胶盆黏着为大忌；法执理障，则药语尽成病语，故《五灯会元》卷十二谷隐禅师云：“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

终非活路。”此庄子“得意忘言”之说也。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王弼《周易略例》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炎《读易笔记·自序》驳之曰：“是未得鱼兔，先弃筌蹄之说也。”诗中神韵之异于禅机在此；去理路言诠，固无以寄神韵也。《后村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卷九十九《题何秀才诗禅方丈》则明言曰：“诗家以少陵为祖，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何君合二为一，余所不晓。”是矣而尚未分雪明白。禅于文字语言无所执着爱惜，为接引方便而拈弄，亦当机煞活而抛弃。故“以言消言”（参观《管锥编》457页）。其以“麻三斤”、“乾矢橛”等“无意义语”，供参悟，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六所谓“呆守”、“麻了心”者，祈向正在忘言。既“无意义”，遂无可留恋。登岸则舍筏，病除则药赘也。诗赖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揠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瓦勒利（Paul Valéry）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昔人论赛南古（Sénancour）曰：“所爱于声音者，以其能为寂静之屏藩也”。读诗时神往心驰于文外言表，则必恬吟

密咏乎诗之文字语言，亦若此尔。王从之«滹南遗老集»卷三«论语辨惑自序»曰:“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于言也。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移此以诠沧浪诗说，可为邻壁之明，而亦他山之石矣。人生大本，言语其一，苟无语言道说，则并无所谓“不尽言”、“不可说”、“非常道”。«庄子·知北游»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徐无鬼»曰:“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然必有“道”、有“言”，方可扫除而“不道”，超绝而“不言”。“不道”待“道”始起，“不言”本“言”乃得。缄默正复言语中事，亦即言语之一端，犹画图上之空白、音乐中之静止也。毛德纳（Mauthner）尝以言语(die Sprache)与行走(das Gehen)呼吸（das Atmen）等视。窃谓人非呼吸眠食不生活，语言仅次之，公私百事，胥赖成办。潜意识之运行，亦勿外言言语语；超现实主义主义作者本“内心自动作用”，发为诗文，是其明验，而潜意识不离语文，尤为当世心析学者所树新义。海德格尔（Heidegger）至谓古训“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参观«管锥编»408页），且曰:“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诗禅”当作如是观。司空表圣«诗品·含蓄»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已著诸字，而后“不著一字”，以默佐言，相反相成，岂“不语哑禅”哉。马拉梅、克洛岱尔辈论诗，谓行间字际、纸首叶边之无字空白处与文字缠组，自蕴意味而不落言诠，亦为诗之干体。盖犹吾国古山水画，解以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发挥烘托，岂“无字天书”或圆光之白纸哉。破额山人«夜航船»卷

八嘲八股文名师“无无生”，传“全白 真 无”文诀，妙臻“不留一字”之高境；休休亭主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与无无生之“不留一字，全白真无”，毫厘千里焉。陆 农 师《埤雅》卷十三《杨》论《折杨》、《皇华》之曲曰：“《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若此，诗 之 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载，无 声 无臭。’至矣。”夫《乐记》言“有遗音”也，《中庸》言原“无声”也；农师连类论诗，是混“含蓄”于“全白”矣。易顺鼎实甫《丁戊之间行卷》有九言体一首，《白严同 毛 实君、廖笙陔、郑砚孙游衡山，遇雨而归，四人者皆无诗，代为解嘲》：“眼前奇景那可乏奇句，此四人者不答皆摇头。得无误信司空表圣说，不著一字谓足称风流。”以文为戏而望文生义，毋庸苛论，顾亦征易氏之误解司空表圣说。不然，易“信”字为“解”字，未始不可嘲戏“四人者”也。

沧浪又曰：“言有尽而意无穷”；夫神韵不 尽 理路言诠，与神韵无须理路言诠，二语迥殊，不可混为一谈。《钝吟杂录》卷五驳沧浪云：“诗者言也，但言微不与常同，理玄或在文外。安得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云：“禅家死句活句与诗法并不相涉。禅家当机煞活，若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便是死。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禅须参悟；若‘高台多悲风’、‘出入君怀袖’，参之何益。沧浪不知参禅”云云。按前段驳沧浪是也，后段议论便是刻舟求剑、死在句下，钝吟亦是钝根。禅句无所谓“死活”，在学人之善 参 与否。譬如《参同契》云：“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此石头扫空事障理障之妙谛。而达观未离窠臼，不肯放下，活语变死，药语成病，宜来谷隐之呵矣。钝吟曰：“诗有活句。”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一有

"诗贵活句贱死句"一则，谓切题而无寄托者为"死句"，即本钝吟之说。钝吟仅知作诗有活句死句之别，而不知读诗亦有活参死参之分，苟能活参，斯可以作活句。譬如读"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句而曰"鹅岂不先知"，便是死在句下。沧浪所用"镜花水月"一喻，即足为当机煞活之例。在内典中，此喻屡见不一见，而用法违牾。例如《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上："为分别一切如梦如水中月幻化之法，用寤众生"；《净饭王涅槃经》："世法无常，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如水中月"；《说无垢称经·声闻品》第三："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又同经《观有情品》第七："菩萨观诸有情，如幻师观所幻事，如观水中月，观镜中象，观芭蕉心"；《月上女经》卷上："诸三世犹如幻化，亦如阳焰，如水中月"；《方广大庄严经》卷五："如水中月，如谷中响，如幻如泡。"凡此种种，所以贱之也。而如《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发菩提心者，如镜中像，如热时焰，如影如响，如水中月"；《文殊师利问经·杂问品》第十六："佛从世间出，不著世间，亦有亦无，亦现不现，可取不可取，如水中月"；《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品》第一："智慧如空无有边，应物现形如水月。"凡此种种，又所以尊之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品》用前意，而《七喻品》则用后意。沧浪之说，盖取后意。夫一事也而用意相反如此，只求能罕譬而喻可矣，所谓空中鸟迹也，亦所谓到岸则不恋筏也。参观《杂阿含经》卷四十三（一一七二）、《增壹阿含经》卷二十三（六）、卷三十八（五）、《七女经》（第四女）、《五灯会元》卷四（正元），又《大智度论》卷四十四《释句义品》、卷五十四《释天主品》、卷九十五《释七喻品》。

禅人活参话头，可用诗句。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二《慰弘

禅师集天竺语诗序»所谓:“诸释老语录每引唐人诗，单章只句，杂诸杖拂间，俱得参第一义。是则诗之于禅，诚有可投水乳于一盂，奏金石于一堂者也。”窃谓此即春秋时“赋诗断章”之充类横决耳（参观«管锥编»224-5页）。西汉人解«诗»亦用斯法，观«韩诗外传»可知。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谓“读«诗»亦当与读诸经不同。引伸触类，维人所用。韩婴作«诗外传»，正此意也”；卷二历举«左传»用«诗»诸例，“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卷六引元钱惟善作«外传»序称其书“断章取义，有合孔门商赐言«诗»之旨”；因申论谓«孟子»、«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者，多似«外传»，“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汉书·儒林传»记王式以«诗»为“谏书”，«昌邑王贺传»记龚遂以«诗»为“人事浹，王道备”（参观吕诚之丈«读史札记»乙帙«汉儒术盛衰下»、«诗无作义»）。盖触类旁通，无施勿可，初不拘泥于«诗»之本事本旨也。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云:“凡大人语不拘一义，亦其通脱透活自然。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子将孙序王荆公«唐诗选»（«永乐大典»卷九百七«诗»字下引，四库辑本«养吾集»漏收），亦云:“古人赋«诗»，犹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后来王船山«诗绎»论“兴观群怨”曰:“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常州派说词曰:“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皆西汉“外传”、南宗“活句”之支与流裔也。谷隐“药语”之喻，乃释典常谈。«中论·观行品»第十三曰:“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人于空貌生见者，

是人不可化。譬如有病，须服药可治；若药复为病，则不可治。”«大智度论»卷三十一«释初品中十八空»曰:“又如服药，药能破病；病已得破，药亦应出。若药不出，则复是病。”«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之五曰:“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如酥醍醐等，及以诸方蜜，服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参观«管锥编»13页引古希腊怀疑派语）。其旨即«庄子·庚桑楚»所谓:“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郭象注:“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一无有则遂无矣。无者遂无”；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宣颖云:“并无有二字亦无之”（参观«管锥编»448页）。又王阳明«传习录»徐爱«序»记:“门人有私录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又«传习录»卷下一友问“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除”，阳明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皆针砭今语所谓“教条”之病也。

常州词派主“寄托”，儿孙渐背初祖。宋翔凤于庭«洞箫楼诗纪»卷三«论诗绝句»第一首云:“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自注:“张皋文先生«词选»中太白、飞卿之旨,托兴绵远,不必作者如是。是词之精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宋虽言称皋文,实失皋文本旨。皋文«词选»自«序»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观其所“指发”者，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不出汉以来相承说«诗»、«骚»“比兴”之法。如王叔师«离骚经序»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云云，或«诗·小序»以«汉广»为美周文王，«雄雉»为刺卫宣公等等。亦犹白香山«与元九书»所谓:“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

之乎。假风以刺威虐也，因雪以愍征役也，感华以讽兄弟也，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皆以为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其事大类西方心析学判梦境为“显见之情事”与“幽蕴之情事”，圆梦者据显以知幽。“在此”之“言”犹“显见梦事”，“在彼”之“义”犹“幽隐梦事”，而说诗几如圆梦焉；然梦如谜（Rebus），一谜面打一谜底，圆梦只一解（eindeutig）为正。既通正解，余解杜绝。《春秋繁露·精英》曰：“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曰：“诗无通故”；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inexplicit），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not indeterminate），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于一。如皋文《词选》解欧阳永叔《蝶恋花》为影射朝士争讧，解姜尧章《疏影》为影射靖康之变，即谓柳絮、梨花、梅花乃词所言“显见情事”，而范希文、韩稚圭、徽钦二帝本事则词所寓“幽蕴情事”，是为词“义”所在。西方“托寓”释诗，洞“言外”以究“意内”，手眼大同（参观第232页《补订》一），近人嘲曰：“此举何异食蘋婆者，不嗜其果脯而咀嚼其果中核乎？”闻皋文之风而起者，充极加厉，自在解脱。周止庵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七则曰：“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曰：“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意感偶生，假类毕达。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谭仲修献《复堂词话》（徐仲可珂辑）第四十三、四十六、八十六则反复称引止庵此说，第二十四则曰：“所

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 录序» 又曰:“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宋于庭«论词绝句»第一首得二家语而含意毕申矣。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皋文缵汉代“香草美人”之绪，而宋、周、谭三氏实衍先秦“赋诗断章”之法（参观«管锥编»224至5页），犹禅人之“参活句”，亦即刘须溪父子所提撕也（参观«管锥编»第100页«补订»二）。李义山以谢防爱读其诗，寄语云:“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亦谓作者自“传”其“恨”，读者可以其诗浇块垒。诺瓦利斯尝言:“书中缓急轻重处，悉凭读者之意而定。读者于书，随心施为。所谓公认准确之读法，初无其事。读书乃自由操业。无人能命我当何所读或如何读也。”瓦勒利现身说法，曰:“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又曰:“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只为我设，他人异解，并行不倍”。足相比勘。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德国论师（H·G·Gadamer）尝称瓦勒利主张“堤防尽决之阐释虚无主义”（ein unhaltbarer hermeneutischer Nihilsmus）。所谓读文学著作时，他人之经历为己所私有，即“作者不必然”，而“读者何必不然”，以我心度他心，抑他心而我心夺之欤。吴冲之省钦«白华前稿»卷十二«勉斋诗序»云:“诗者、学之一端。有所言在此，所感在彼，如«晨风»之悟慈父，«鹿鸣»之感兄弟同食也。所言在此，反若不必在此，则镜花水月、与夫羚羊挂角之喻也。古之诗人，原本性情，读者各

为感触，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意亦“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而取禅语为“喻”也。“诗无通故达诂”已成今日西方以语言学论诗者之常谈。吾国古人所谓“寄托”，只是一端。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如法国论师（R. Barthes）喻为洋葱之无心矣（参观《管锥编》第285页《补订》一）。

论难一概

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后文章也。如唐之陈射洪，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宋之穆参军，于文首倡韩柳，为欧阳先导；而《河南集》中诗，什九近体，词纤藻密，了无韩格，反似欧阳所薄之“西崑体”。英之考莱（Abraham Cowley）所为散文，清真萧散，下开安迭生（Addison）；而其诗则纤仄矫揉，约翰生所斥为“玄学诗派”者也。且不特著述为尔，即议论亦往往一人之说，是丹非素，时无先后，而判若冰炭。譬如顾亭林，《日知录》谈艺欲“一代有一代之文”，而论政乃不欲一代有一代之治。按既有《诗文代变》条，而《书法诗格》条乃言“真书不足为字、律诗不足为诗”，亦牴牾也。朱竹垞论诗，抑宋尊唐，而论文，又抑唐尊宋。参观《与李武曾论文书》。王从之《渑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早云：“散文至宋人始是

真文字，诗则反是矣。”吴梅村«致孚社诸子书»:“弇州先生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学之雄乎。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至古文词，则规先秦者，失之模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门分条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屈元孝«翁山文外»卷二«荆山诗集序»:“诗之衰，至宋元而极矣。明兴百余年，李献吉崛起而后风雅之道复振”；«于子诗集序»:“明三百年匡匡莫如空同”；卷九«书淮海集后»:“诗莫丑于宋人”；而卷二«广东文选·凡例»:“为文当以唐宋大家为归，若何、李、王、李之流，伪为秦汉，斯乃文章优孟，非真作者。”袁子才言诗，力主新变，因时从俗，而论文又复古墨守，循蹈成规。参观«与孙俌之秀才书»、«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莱辛（Lessing）既尊莎士比亚为作剧之登峰造极。而复称亚理士多德之论剧为颠扑不破。伏尔泰（Voltaire），一切议论莫不摧枯拉朽，与旧更始，而言文则抱残守阙。夏多勃里昂（Chateaubriand)于文为词场之急进，论治为政局之遗顽。拜伦(Byron）论诗最推古典派宗师蒲伯（Pope），而自作诗为浪漫派魁首。佩特（Pater）谈艺，以为入神之艺必通于乐，而最不好以乐为诗之魏尔伦。一身且然，何况一代之风会、一国之文明乎。故若南宋词章之江西诗派，好掉书袋，以读破万卷，无字无来历，大诏天下；而南宋义理之象山学派，朱子所斥为“江西人横说”者，尊性明心，以留情传注为结塞支离，几乎说到无言，废书不读。二派同出一地，并行于世。«象山全集»卷七«与程帅»极称江西诗派:“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参观卷十

七«与沈宰»之二）；卷十二«与饶寿翁»之五:“‘著察磨砺’四字，不可连用。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处。其义尤分明。此用字之疵也”，又卷三十五«语录»:“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处。”是象山言词章尊尚山谷，几主张“无字无来历”。然象山论义理，则深非“干没于文义间”，斥为“蠹食蛆长”（卷一«与侄孙濬»、卷十四«与胥伯先»）。故道学家之出朱子门下者，如陈安卿淳«北溪全集»第四门卷二十一«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讥象山为禅学，至曰:“江西之学不读书。”象山所称“程帅”，名叔达，«杨诚斋集»卷一百二十五«赠进程公墓志铭»即为其人作（参观卷六十六«答卢谊伯书»、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牴牾，竟能齐驱不倍。按王龙溪«曾圣徵别言»记阳明初从李何倡和，既而弃去。董容宰首拈出阳明义理与何李词章之歧出而并世。«容台集·文集»卷一«合刻罗文庄公集序»:“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重刻王文庄公集序»:“公仕于弘正之朝，是时海内谈道者，东越未出，谈艺者北地未著。”黄黎洲«明文授读»卷三十六李梦阳«诗集自序»评语云:“其时王文成可谓善变者也。空同乃摹仿太史之起止、左国之板实，初与文成同讲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廓，反谓文成学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时，岂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于万世乎。”盖谓词章之真能“复古”者亦即义理师心之王阳明，道统文统，定于一尊。黄氏此论，固能一新耳目，其心无乃亦欲尽“掩耳目”耶。在欧

洲之十六世纪，亚理士多德诗学大盛之年，适为亚理士多德哲学就衰之岁。十九世纪浪漫初期，英国文学已为理想主义之表现，而英国哲学尚沿经验派之窠臼。法国大革命时，政论空扫前载，而文论抱残守阙。“诗画一律”，人之常言，而吾国六义六法，标准截然不同。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咒。夫《淮南子·泛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此书成后十许年，始知余所谓“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亦今日西方文学史家所树义。德国论师（W.Pinder）尝标“同时人之不同时性”，或譬于时钟之鸣刻同而报点不同。扬榷二十世纪文艺者，别“当世”与“现代”，“当世”文流每不入“现代”文派，即此旨尔。参观当世德国论师论“同时代者之不同时代性”、“同时代者与不同时代者之并存”。十八世纪意大利文学史家（l′abate Gerolamo Tiraboschi）早识同时（simultaneità）非即并世（contemporaneità）之义（la diaeronia nella sincronia），特明而未融耳。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张萱》（出《画断》）“《乞巧图》、《望月图》皆纸上幽闲多

思，意余于象。”按艺事要言，比于禅家之公案可参，聊疏通申明之。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九《谈丛》：“韩幹画走马，绢坏，损其足。李公麟谓：‘虽失其足，走自若也’”；失其足，“象”已不存也，走自若，“意”仍在也。张画出于有意经营，韩画乃遭非意耗蚀，而能“意余于象”则同。宋明院画，如《六月杖藜来石路，午阴多处听潺湲》，不画一人对水而坐，而画长林乱石，“一人于树阴深处，倾耳以听，而水在山下，目未尝睹”；《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不画空舟系岸侧，而画“一舟人卧于船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但无行人耳”；《竹锁桥边卖酒家》，只画“桥头竹外挂一酒帘”，《踏花归去马蹄香》，只画“数蝴蝶逐马后”（洪迈《夷坚乙志》卷五《王道亨》、邓公寿《画继》卷一又卷六、俞成《萤雪丛说》卷上，参观陈善《扪虱新话》卷九、俞文豹《吹剑续录》、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三、洪亮吉《玉麈集》卷下），亦皆于像外见意。黎士宏《托素斋文集》卷四《与官文佐》：“《孟尝君宴客图》竟作两列长行，何异《乡饮酒礼》图说？陈章侯只作右边筵席，而走使行觞，意思尽趋于左；觉隔树长廊，有无数食客在。省文取意之妙，安得不下拜此公！”曰“省文取意”，已知绘画此境，犹声诗之“空外音”、“言外意”耳。《晋书·文苑传》张华称左思《三都赋》曰：“读之者尽而有余”；《文心雕龙·定势》记刘桢曰：“使其词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杜甫《八哀诗》称张九龄曰：“诗罢地有余”；《六一诗话》记梅尧臣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白石道人诗说》曰：“意有余而约以尽之。”诗文评中老生常谈，勿须赧缕；唐人论书画亦标厥旨，则亟待一以贯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吴道子不用界笔直尺云：“意在笔先，画尽意在也，虽笔不周

而意周也”；吴之“画尽意在”，非张之“意余于象”乎？恽格《瓯香馆集》卷一一《画跋》：“尝谓天下为人不可使人疑，惟画理当使人疑，又当使人疑而得之”；“疑而得”即耐人思索而遇诸像外，非一览无余，恽氏危言之以发深省尔。《全唐文》卷三三七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记与张旭问答：“曰：‘“损”谓有余，汝知之乎？’曰：‘岂不谓趣长笔短，常使意势有余，点画若不足之谓乎？’”书之“点画”、画之“像”与诗文之“言”相当。西方亦早窥此理。古希腊名手(Timanthus)画祀神图，以一女为牲，诸亲友极悲啼怆痛之状，而其生父则自掩面，容不可睹，使人于画像之外想象之；莎士比亚诗称古希腊图英雄，仅画健腕握长枪，貌不可睹，盖昔人绘事，仅示一手、一足、一胫或一头而使观者拟想其全身；十八世纪英画家（Hogarth）《酒街图》亦被画尽而意不尽之品目。均与张、吴相视而笑。莎士比亚“一手一足”云云，尤类赵执信《谈龙录》载王士祯“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之喻。窃谓王氏《香祖笔记》卷六：“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实与“谈龙”之旨，分途歧出，而王氏或未之省，后人亦混作一谈。《香祖笔记》标举以拟诗者，南宗写意画也；《谈龙录》标举以拟诗者，工笔形似画也，龙而亦“远”，则无“鳞”无“爪”，正似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耳。张萱、吴道子、院工以及西方诸师之画皆工笔也，而未尝不“意余于象”、“画尽意在”；左思《三都赋》铺张排比，博物俪词者也，而未尝不“尽而有余”。足见曲包余味、秀溢目前之境地，非“清谈”家数所可得而专焉（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三《书东坡〈传神记〉后》讥画家高语“传神”，不求“形似”，卷一一《米元章〈云烟叠嶂图〉》第二首曰：“画家亦有清谈弊，到处

«南华»一嗒然”）。近世谈艺事风格，区别“逼视”与“遥眺”或“注目前景”与“注目背景”。莫泊桑讽小说作者或患近视症，刻画细密，或患远视症，挥斥阔略；虽轻薄语，亦可节取。患近视症而遥眺背景，挥毫落纸，便“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矣。至于含蓄隐示，作者不著迹象而观者宛在心目，则近视之工笔与远视之大写均优为之；同本于视觉之“孕蕴趋向”（Prägnanztendenz），利用善导，以策“意余于象”之勋。夫含蓄省略者，不显豁详尽之谓。依稀隐约，远景也；蔽亏减削，近景也；其为事意余于迹象，一也。王士祯拈出“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特含蓄之远景而已。«琵琶行»：“犹抱琵琶半遮面”，禅偈：“彩云堆里仙人见，手把红罗扇遮面”（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一一«答王敬所»又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卷八«答应嗣寅»引），则堪为含蓄之近景示例，正宜工笔细描。歌德诗云：“文词如美人手中扇，遮面而露目，目固面上之最动人处也，已与余目成矣！”罕譬而喻，何必“远人无目”方为含蓄哉！“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者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两语自可合而都指写景，呈前逗外，虚实相生；张耒«张右史文集»卷四八«记〈行色〉诗»即不以梅语分判为二事也。王士祯引荆浩语，«山水赋»（亦作王维«山水论»）中“无皴”原作“无石”，尚有“远树无枝”；郭熙«山水训»始删“远树”四字，易“石”字为“皴”，且申言曰：“非无也，如无耳”；«辍耕录»卷八载黄公望«写山水诀»又曰：“远水无湾。”刘大櫆«海峰文集»卷一«论文偶记»：“文贵远，远必含蓄。……昔人论画曰：‘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树无枝，远人无目’，此之谓也”；视王氏所引较备，而用心无异，拘见亦同，只以为“远”方能“含蓄”也。别见

«全齐文»卷论谢赫«画品»。又按«韵语阳秋»引李公麟题韩幹马残幅语，作:“此马虽无追风奔电之足，然甚有生气”；后山锤炼，远胜原话。奥地利名家（Karl Kraus）尝言“好手能画人疾走而不必具陈胫足”（Ein guter Zeichner xann läufer ohne Beine Eeichnen）。

«全晋文»卷九七

陆机«文赋»。按卷一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之九:“«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常读“体”字断句，未能离经辨志者也。“适”、倘若也，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二〇:“虽然，婴将为子复之，适为不得，子将若何?”，或«史通·探赜»:“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晋人译佛经中常用“适”字，义与陆云语同。如西晋译«生经·菩萨曾为鳖王经»第三六:“焚炙其背，……适欲强忍，痛不可言”;«孔雀经»第五一:“如无日月，烛火为明；日月适出，烛火无明。”又如姚秦译«出曜经·心意品»第三六:“犹如群鸟，恒宿茂林，贪五果香华气味。华果适尽，各舍而逝。”“适出”与“如无”正负对比，意训昭然。云语可借钟嵘«诗品»论陶潜语为释:“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之“长”即“长物”之“长”，谓“文多”也，“体省净”即“体清”耳。«与兄平原书»之一〇:“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又二二:“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亦此意。“适多”、“微多”、

“小多”正如«世说·文学»门注引«文章传»载张华语陆机：“子之为文，乃患太多”；“多”皆«论语·子罕»：“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多”，非«泰伯»：“以多问于寡”之“多”，参观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按下云：“每自属文，尤见其情”，与开篇二语呼应，以己事印体他心，乃全«赋»眼目所在。盖此文自道甘苦；故于抽思呕心，琢词断髭，最能状难见之情，写无人之态，所谓“得其用心”、“尤见其情”也。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知，复示荣唱，再抒鄙怀，用伸酬谢»：“吾祖仗才力（自注：士衡«文赋»），革车蒙虎皮，手持一白旄，直向文场麾。……大可罩山岳，微堪析毫厘。十体免负赘，百家咸起痿。争入鬼神奥，不容天地私。一篇迈华藻，万古无孑遗。”“十体”尚有据验，余则夸述祖德，无端涯之辞，略同诔墓，不必苛责。迩来«文赋»，译为西语，彼土论师，亦颇征引。然迻译者蒙昧无知，遂使引用者附会无稽，一则盲人瞎马，一则阳焰空花，于此篇既无足借重，复勿堪借明也。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按“意”内而“物”外，“文”者、发乎内而著乎外，宣内以象外；能“逮意”即能“称物”，内外通而意物合矣。“意”、“文”、“物”三者析言之，其理犹墨子之以“举”、“名”、“实”三事并列而共贯也。«墨子·经»上：“举、拟实也”；«经说»上：“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小取»：“以名举实，以词抒意。”«文心雕龙·熔裁»以“情”、“事”、“辞”为“三准”，«物色»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陆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逾”；均同此理。

近世西人以表达意旨（semiosis）为三方联系(trirelative)，图解成三角形（the basic triangle）："思想"或"提示"（interpretant, thought or reference）、"符号"（sign, symbol）、"所指示之事物"（object, referent）三事参互而成鼎足。"思想"或"提示"、"举"与"意"也，"符号"、"名"与"文"也，而"所指示之事物"则"实"与"物"耳。英国一诗人（Browning）咏造艺谓，缘物生意，文则居间而通意物之邮，正亦其旨。"文不逮意"，即得心而不应手也；韩愈«答李翊书»："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得心而应手也，"注手汩汩"又与«文赋»之"淋漓于濡翰"取譬相类。徐陵«孝穆集»卷一«让五兵尚书表»："仲尼大圣，犹云'书不尽言'；士衡高才，尝称'文不逮意'"，撮合颇工。«全唐文»卷三七八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常自叹为文不逮意也"；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所为文恒患意不逮物，文不逮意"；皆本陆机语。参观«老子»卷论第一章。

"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按«文选»李善注："«尚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二语见伪«古文尚书·说命»，唐人尚不知其赝，故引为来历；实则梅赜于东晋初方进伪«书»，陆机在西晋未及见也，此自用«左传»昭公十年子皮谓子羽语："非知之难，将在行之。"得诸巧心而不克应以妍手，固作者所常自憾。«文心雕龙·神思»："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亦道其事。苏轼«答谢民师书»所谓："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又不独诗、文为然。«全唐文»卷四三二张怀瓘«书断序»："心不能授

之于手，手不能受之于心”；正尔同慨。参观本卷论王羲之«书论»。法国一大画家（Delacroix）尝叹：“设想图画，意匠经营修改，心目中赫然已成杰构，及夫着手点染，则消失无可把捉，不能移着幅上”。有心无手，亦为西方谈艺之口实。莱辛一剧中人云：“尊意倘谓苟拉斐尔生而无手，遂不得为绘画中绝才耶？”奥国诗人嘲人云：“画苑大师，惜残肢体！灵心明眼，却乏手臂！”亨利·詹姆士小说中人物尤痛言之：“吾具拉斐尔之心，只须有其手尔。吾已获天才之半，茫茫大地，将底处觅余半也！安知此巧手不为心神琐浊之画匠所有，徒用以摹古媚俗乎？”顾既不解行，则未保知之果为真；苟不应手，亦未见心之信有得。徒逞口说而不能造作之徒，常以知行不齐、心手相乖，解嘲文过。抑大家雄伯每亲证其境，又未宜因辇才饰伪者自欺欺人而尽抹杀之。恶伪之乱真，欲去伪而乃并铲真，非知言也。世间事物，有伪未遽有真，«墨子·经»上所谓“无不必待有”也，然而有真则必有伪焉。匹似有伪神仙，不足征亦有真神仙，有伪君子，则正缘有真君子耳。

“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按后文又申此意：“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盖知文当如何作（krowing how）而发为词章（application in practice），一也；知文当如是作（knowing that）而著为科律[3](formulation of precept)，二也。始谓知作文、易，而行其所知以成文、难；继则进而谓不特行其所知、难，即言其所知以示周行，亦复大难。知而不能行，故曰“文不逮意”；知而不能言，

故曰“难以辞达”、“轮扁所不得言”，正如«吕氏春秋·本味»伊尹曰：“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亦犹«后汉书·方术列传»下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文选»李善注“他日”句：“言既作此«文赋»，他日观之，殆谓委曲尽文之妙道；赵岐«孟子章句»曰：‘他日、异日也。’”拘挛一句之中，未涵泳上下文，遂不识“委曲尽道”之解与本文“难以辞达”龃龉阢隉。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亦失正解，故欲乙其文，作：“谓他日殆可曲尽其妙”，释曰：“言«赋»之所陈，知之非难，冀他日能之耳”；信若所言，则“谓”字当刊去，不仅钩乙也。“他日”有异日、来日意（another day, some other day），亦可有昔日、往日意（the other day）。即以«孟子»为例。如«梁惠王»：“他日见于王曰”，«公孙丑»：“他日见于王曰”又“他日王谓时子曰”，«滕文公»：“他日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又“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皆谓当日以后；«梁惠王»：“他日君出”，«滕文公»：“吾他日未尝学问”，又皆谓当日以前。赵岐都未注，惟于«滕文公»陈仲子章“他日归”句下注：“他日、异日也”，殆李善所征。夫“他日”句承“先士盛藻”来，则以“昔日”之解为长。谓前世著作已足当尽妙极妍之称，树范“取则”，于是乎在，顾其神功妙运，则语不能传，亦语不能备，聊示规矩，勿获悉陈良工之巧耳。“他日”得作昔日、往日解，唐世尚然，如杜甫«秋兴»：“丛菊两开他日泪”，李商隐«野菊»：“清樽相伴省他年”，又«樱桃花下»：“他日未开今日谢”。李善苟不尽信书而求之当时语，则得矣。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

而思纷。”按«文选» 李 善注第一句:“«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五 臣 张 铣 注:“玄、远也，远览文章。”铣说为长。机祇借«老子»之词，以 言 阅 览 书籍，即第二句 之“颐情典坟”，正 如“遵时叹逝”，即第四句之“瞻物思纷”，均以次句申说上句。或者见善«注»引«老子»，遂牵率魏晋玄学，寻虚逐微，盖不解文理而强充解道理耳。张衡«思玄赋»，«文选»李善注解题亦 引«老子»:“玄之又玄”，然其赋实«楚辞·远游» 之遗 意，故 既 曰:“何必历远以劬劳?”，复曰:“愿得远度以自娱”；«全梁文»卷一三梁元帝 «玄览赋» 洋洋四千言，追往事而述游踪；崔湜«奉和登骊山高顶寓目应制»:“名山何壮哉！玄览一徘徊”，又徐彦 伯 «奉和幸新丰温泉宫应制»:“何如黑帝月，玄览白云乡!”，犹言远眺；皆不必 睹“玄”字而如入玄冥、处玄 夜 也。“中区”，善注:“区中也”；“区中”即言屋内。盖前二句谓室中把书卷，后二 句 谓 户 外玩风物。“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二句申说“四时”、“万物”。萧子显«自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文心雕龙·物色»:“物 色 之动，心亦摇焉。……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 暑 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又机此二句之阐释也。子 显«自序»尚及“送归”，«诗品·序»更于兴、观、群、怨，“凡斯种种”足以“陈诗”者，遍举不遗；陆«赋»则似激发文机，惟赖观物，相形殊病疏隘，殆亦征性嗜之偏耶？“有来斯应”、“往还吐纳”，盖谓物来而我亦去，物施而我亦报，如主之与客；初 非 物 动 吾

情、印吾心，来斯受之，至不反之，如主之与奴也。不言我遇物而言物迎我，不言物感我而言我赠物，犹曰“色授魂与”耳，参观论《全汉文》枚乘《七发》。“心亦吐纳”、“情往如赠”，刘勰此八字已包赅西方美学所称“移情作用”，特标举之。

“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按《文选》李善注：“《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何焯评：“‘六艺’谓《易》、《诗》、《书》、《礼》、《乐》、《春秋》；《史记》：‘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以上文义求之，不当引《周礼》。”何说是也，特未窥善乃沿张衡《思玄赋》旧注之误。衡赋云：“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明指《六经》，而旧注即引《周礼》，善亦无纠正。陆机盖已发《文心雕龙·宗经》之绪。韩愈论文尊《经》，《进学解》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王质《雪山集》卷五《于湖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经》；非惟义理也，而其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备具者。”杜甫自道作诗，《偶题》曰：“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辛弃疾《念奴娇·答傅先之提举》曰：“君诗好处，似邹鲁儒家，还有奇节”；均为词章而发，亦可通消息。韩愈之“沉浸酽郁，含英咀华”，又与“倾沥液，漱芳润”共贯。《全后汉文》卷九一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虽云“遂训《六经》”，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圣文殊致”，初非缘词章说法，“文学”所指甚广，乃今语之“文教”。机《赋》始专为文词而求诸《经》，刘勰《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大畅厥旨。《征圣》曰：“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曰：“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文章奥府，群

言之祖。”王粲之«志»只道“励德树声”尔。若«颜氏家训·文章»论诗文各体“原出五经”，则庶几道“建言修辞”者。志事迥殊，鹘突而混同之，未见其可。昭明«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是“师圣”以“励德树声”，而未“宗经”以“建言修辞”；岂于其文章不敢赞一辞耶？殆实非赏音，难与同调，故善为说辞，敬而远之也？阮元奉昭明之遁辞，为谈艺之圣证，«揅经室二集»卷二«扬州隋文选楼记»、«三集»卷二«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又卷五«学海堂文笔策问»断言“经、史、子三者”之非“文”。于痴人前真说不得梦也！董其昌«容台集»卷四«〈餐霞十草〉引»：“作者虽并尊两司马，而修词之家，以文园为宗极。……自汉至唐，脉络不断；丛其胜会，«选»学具存。昌黎以经为文，眉山以子为文，近时哲匠王允宁、元美而下，以史为文。于是诗、赋之外，«选»学几废。盖龙门登坛，而相如避舍矣！”已早发阮氏之论矣。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按“傍讯”之“傍”即«进学解»“独傍搜而远绍”之“傍”，谓四面八方，正下二句之“八极”、“万仞”。此节言力索而有获，下文：“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则言力索而终无所获；文机或流或涩，而其为苦思冥搜，则无乎不同。杜甫«戏为六绝句»之“未掣鲸鱼碧海中”视“钩鱼出重渊”；刘昭禹«风雪»之“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视“缴鸟坠曾云”；卢延让«苦吟»之“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视“重渊”、“曾云”；贾岛«戏赠友人»之“一日不作诗，心源

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视“豁若涸流”；裴说断句之“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视“收视反听，志往神留”；词意胥相映发。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〇有《续〈诗品〉》三二首，说者病其与司空图原作旨意径庭，实则袁之属词虽仿司空，而谋篇命意出于陆机《文赋》及《文心雕龙》之《神思》、《定势》、《熔裁》等篇；马荣祖《文颂》亦然。若司空图《诗品》命意源于《文心雕龙》之《体性》篇，而钟嵘《诗品》之“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或“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侔物构象，约为四字，《雕龙》所未有；皎然《诗式》卷一《品藻》：“百叶芙蓉，菡萏照水，例如曹子建诗云云；寒松病枝，风摆半折，例如康乐公诗云云”等，拟象为主，篇什为附，苟以“体性”之品目安上，便是司空铸词之椎轮矣。李商隐《锦瑟》则作者自道，颈联象“神思”，腹联象“体性”，两备一贯。陆机论作文，穷碧落、极黄泉以求索者，“沉辞”也，“浮藻”也。盖魏晋之世，偶体已兴，时会所趋，词肥义瘠。“十体”中之“论”与“说”二体，当以立意为宗，亦复理不胜词，浮文妨要。机以词藻为首务，风气中人语也。魏文帝《典论》谓“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继王充而立《养气》一篇，韩愈《答李翊书》亦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着眼又别，足相比勘。“旁讯”、“旁搜”乃言所思未得，念兹在兹，搜讨幽窦，期于必致。顾亦有异乎此者。燥吻滞情，邈然莫获，虽极思功，未邀神告，则姑置之，别为他事，却忽流离滂沛，不觅自来。心理学者谓致知造艺，须解“旁思”（Pour trouver, il faut penser à côtè）：当夫塞而不通，宜舍是而别用其心，以待时节因缘，自然涣释。事如

往南向北，而效同声东击西。盖思之未始有得也，守题而不设畔岸，思之至竟无获也，离题而另起炉灶；皆“旁讯”、“旁搜”。旧解可以出新义焉。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按陈澧《东塾集》卷四《跋〈音论〉》：“亭林先生云：‘自汉、魏以上之书，并无言韵者，知此字必起于晋、宋以下。陆机《文赋》云云，文人言韵，始见于此。’澧按《尹文子》云：‘韵商而含徵’，此‘韵’字之见于先秦古书者。”此专究“韵”字入文之“始”，于谈艺无与。“阙文”之“文”如“文词”之“文”，“遗韵”之“韵”如“韵语”之“韵”，非“质文”、“情文”之“文”，“神韵”、“气韵”之“韵”（参观论《全齐文》谢赫《画品》），指诗文之篇什，非道诗文之风格。故“文人言”音“韵”之“韵”，或“始见于此”，若其言“韵”味之“韵”，则断乎不得托此为始。机意只谓于前人撰作，网罗放失，拾坠钩沉；“阙文”、“遗韵”犹后世曰“古逸”耳。李善注：“‘华’、‘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不甚了了。“披”乃“离披”之“披”，萎靡貌，承“华”字来而为“振”字之反；李商隐《七月二十七日崇让宅宴作》：“红蕖何事亦离披”，即此“披”字。“谢”如善注张华《励志诗》引颜延年曰：“去者为‘谢’”；晏几道《生查子》：“寒食梨花谢”，即此“谢”字。曰“披”、曰“谢”，花狂叶病也；“启”、开花，“振”怒花也。鲍照《观漏赋》：“薰晚华而后落，槿早秀而前亡”，用字与“朝华”、“夕秀”相参。机意谓上世遗文，固宜采撷，然运用时须加抉择，博观而当约取。去词采之来自古先而已成熟套者，谢已披之朝华；取词采之出于晚近而犹未滥用者，启未振之夕秀。倘易花喻为果喻，则可曰：一则未烂，一则带生。宋祁《笔记》卷中以此二句

与韩愈“惟陈言之务去”并举，曰：“此乃为文之要”；拟得其伦矣。古罗马修辞学大师昆体良教人当选用新词之最旧者、旧词之最新者，即谓于新颖之词取其已经用者，于陈旧之词取其犹沿用者。一如朝华之尚未披，一如夕秀之能久振；譬之于果，则均熟而未烂，无《文赋》所言带生一境。

“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按参观上文：“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下文：“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西京杂记》卷二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如兴”；可与机语比勘。“抚四海”句李善注引《庄子》，是也。《在宥》托为老子曰：“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傥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庄子状心行之疾，只取证上下四方之宇，犹《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观心品》第一〇：“心如大风，一刹那间，历方所故”，或《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之二：“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速无碍，……石壁无碍，于彼异方无量由延。”陆机不特“抚四海”，抑且“观古今”，自宇而兼及宙矣。《全唐文》卷一八八韦承庆《灵台赋》即赋心者，形容最妙，有曰：“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触。……转息而延缘万古，回瞬而周流八区”；意同陆赋而词愈工妥。《朱子语类》卷一八：“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也便到那里。……虽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念才发，便到那里”；又卷一一九：“‘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才思便在这里，……更不离步。《庄子》云云”；敷陈尤明。达文齐谓心能于瞬息间自东徂西；莎

士比亚称心思捷跃，能一举而逾世代、超山海，念动即届；盖彼土诗文亦以为常谈也。又按腹稿意匠，成竹在胸，尚有一境，可状之曰："观起讫之须臾，抚全篇于一瞬。"原始要终，按部就班，虽洋洋千万言而若通体同时横陈于心目之前，一瞥视而无遁形者。相传莫差特（Mozart）有一尺牍，道此最亲切。其言虽为乐曲而发，顾谋篇行布，文成于心，未始不然也。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任王谷论文书》："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伍"；侯氏少年习为俪偶，过来人故知个中患弊。机赋此语正防患对症而发。

"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按李善注："《周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言文之来，若龙之见烟云之上，如鸟之在波澜之中。应劭曰：'扰、驯也。'"碎义逃难，全不顺理达旨。何焯评"虎变"云云："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毕之意"；亦未端的。"澜"当是"澜漫"之"澜"，"鸟"当指海鸥之属；虎为兽王，海则龙窟。主意已得，陪宾衬托，安排井井，章节不紊，如猛虎一啸，则百兽帖服；"妥帖易施"，即"兽扰"之遮诠也。新意忽萌，一波起而万波随，一发牵而全身动，如龙腾海立，则鸥鸟惊翔；"岨峿不安"，亦即"鸟澜"之遮诠矣。卷九七机《羽扇赋》："彼凌霄之辽鸟，播鲜辉之蒨蒨，隐九皋以凤鸣，游芳田而龙见"；卷一〇二机弟云《与兄平原书》指瑕曰："言鸟云'龙见'，如有不体"，即在称《文赋》"甚有辞"同一书中。倘如善注谓："龙见云如鸟在澜"，此二语当亦被"不体"之目耳。以景物喻文境，后世批尾家之惯技，如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四："有人评一人试帖曰：'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上句是不解作何语，下句是愈说愈远了”；取杜诗为谑，机杼不异“虎变”、“龙见”也。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而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按情动而形于言，感生而发为文，乃“乐”而后“思涉”，“哀”而后“方言”；然当其“涉”也、“言”也，“哀”、“乐”油然复从中来，故“必笑”、“已叹”。既兴感而写心作文，却因作文而心又兴感；其事如鲍照《东门行》：“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杜甫《至后》：“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杨万里《己丑上元后晚望》：“遣愁聊觅句，得句却愁生。”此一解也。哀乐虽为私情，文章则是公器；作者独居深念，下笔时“必笑”、“已叹”，庶几成章问世，读者齐心共感，亲切宛如身受。《世说·文学》门尝记孙楚悼亡赋诗，作者之“文生于情”也，王济“读之凄然”，读者之“情生于文”也。古罗马诗文家所谓“欲人之笑，须己先嗤然，欲人之泣，须己先泫然”。此进一解也。陆机之言只为当时诗、文之抒情宣志而发。世降文繁，云兴波诡，其言之应用愈广、义蕴遂申。小说、戏剧，巧构形似，必设身处地，入情入理，方尽态逼真，惟妙惟肖。拟想之人物、角色，即事应境，因生“哀”、“乐”；作者“涉”之、“言”之，复“必笑”、“已叹”，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一若已即局中当事。作者于人物、角色，有与有不与，或嘻笑而或怒骂，此美而彼刺；然无善无恶，莫不置此心于彼腔子之中，感共休戚，盖虽勿同其情(mitfühlen)，而必通其情(nachfühlen)焉。亚理士多德教剧本作者于属稿时，当自身拟演笔下所写之情节举动。宁非“情貌不差”之充类至尽哉！梅太斯太休（Metastasio）自言草歌剧，凭空杜撰梦事幻象，而己不啻化身入个中，生闲气，赔眼泪。

弗罗贝自言与所作小说中角色痛痒相关，叙一妇仰药，已口中亦如尝其味，俨然毒发，胃不纳食。且不特描述人事为尔，即刻划兽态，亦有自想变形为兽者；都巴大（Du Bartas）咏怒马驰骤，于是手足据地，载蹴载跃，口萧萧作马嘶声。此固绘画之常：诗家写马，效马所为，正犹画师写虎，解衣蒙虎皮，跳踊吼啸，“思仿其势”，“自视真虎”（李廌《济南集》附《德隅堂画品》记厉归真、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九《谈丛》记包鼎，参观《太平广记》卷四三〇《杨真》出《潇湘记》、又汤显祖《玉茗堂诗集》卷五《东馆别黄贞父》自注：“忆沈启南六月添衣画雪”）。皆但丁所谓：“欲画某物，必化为其物，不尔则不能写真”也。虽然，陆机之语固堪钩深，亦须补阙。夫“涉乐”、“言哀”，谓作文也，顾“变在颜”之“笑”若“叹”，非形于楮墨之哀与乐也，徒笑或叹尚不足以为文，亦犹《檀弓》谓“直情而径行”尚非“礼道”也。情可生文，而未遽成文；“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与泣偕”（《文心雕龙·夸饰》），落纸之情词也，莞尔、喟然则仅见于面之“情貌”而已。“涉哀”、“言乐”如以杞柳为杯棬，而机《赋》下文之“考殿最”、“定去留”、“铨衡”、“杼柚”等，则如匠者之施绳墨斧斤。作文之际，生文之哀乐已失本来，激情转而为凝神，始于觉哀乐而动心，继乃摹哀乐而观心、用心。瓦勒利（Valéry）力非“读者生情径出于作者此情”之说，斥为“鹘突乱道，一若不须构思成章者。”至曰：“人有常言：‘欲博我下泪，君必先赔眼泪。’我则窃恐君泪墨淋漓之作使吾厌苦欲哭或且不禁失笑耳”。福楼拜亦重言申明此意。古希腊人谓诗文气涌情溢，狂肆酣放，似口不择言，而实出于经营节制，句斟字酌；后世美学家称，艺术表达情感者有之，纯凭情感以成艺术者未之有也；文由

情生，而非直情径出，故儒伯、席勒、华兹华斯等皆言诗生于后事回忆之情而非当场勃发之情。刘蜕《文泉子》卷四《上宰相书》："当时则叹，已去而泣，过时而歌"，可以断章取义焉。诗人亦尝自道，运冷静之心思，写热烈之情感。时贤每称说狄德罗论伶工之善于表演，视之若衷曲自然流露，而究之则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莫非镇定沉着之矫揉造作；正合吾国旧谚所云："先学无情后学戏"（见缪艮《文章游戏》二集卷一汤春生《集杭州俗语诗》、卷八汤诰《杭州俗语集对》）。盖造艺之通则常经，殊事一贯者也。

"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以邈然。"按下句常误用为赞美之词，以称诗文之含蓄深永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一引《金壶字考》云："'率尔'谓文之易成也，'邈然'谓思之杳无得也；一易一难，与上'妥帖'二句一例，不作文思深远解。下文'函绵邈于尺素'是言文思深远。"是也。"含毫"即构思时吮笔而不能挥毫落纸之状；沈约《宋书·律志》自叹："每含毫握简，终无不足与班、左并驰"云云，言竭才力而惨淡经营，后世称作文迟钝亦曰"含毫欲腐"，皆犹未失本来。"率尔"句亦被批尾家误解为草率或卤莽从事，用作贬词。习非成是，积重难返，只须读《文赋》时心知其意可矣。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按卷一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之一五："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又二一："云久绝意于文章，由前日见教之后，而作文解愁；聊复作数篇，为复欲有所为以忘忧"；《全三国文》卷一六陈王植《与丁敬礼书》："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

极也”；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先生尝对刘景文与先子曰：‘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皆所谓“兹事可乐”也。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九《田侯松岩诗序》引“课虚无”二句，以见“空中之音”之旨“陆平原言之，不倡自严仪卿”，因谓冯班之诋严羽为过。附会未允。严氏乃状成章后之风格，陆语自指作文时之心思。思之思之，无中生有，寂里出音，言语道穷而忽通，心行路绝而顿转。曰“叩”、曰“求”、曰“课”、曰“责”，皆言冥搜幽讨之功也。

“在有无而�thinsp;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按李善注：“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何焯评：“二句盖亦张融所谓‘文无定体，以有体为常’也。”“离方遁员”明谓倾规越矩，李注大误；张融意谓文有惯体而无定体，何评尚膜隔一重。四句皆状文胆：“俛俛不让”即勇于尝试，勉为其难，如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或皎然《诗式》卷一《取境》：“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离方圆以穷形相”即不囿陈规，力破余地，如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〇《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西方古典主义以还，论文常语如：“才气雄豪，不局趣于律度，迈越规矩，无法有法”；“规矩拘缚，不得尽才逞意，乃纵心放笔，及其至也，纵放即成规矩”；“破坏规矩乃精益求精之一术”；均相发明。苏轼语可以乃弟辙语申之，《栾城后集》卷二一《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称孙遇曰：“而孙画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纵心不逾矩之妙”；辙孙籀《栾城遗言》亦记：

“公曰：庄周《养生》一篇，诵之如龙行空，爪趾鳞翼所及，皆合规矩，可谓奇文！”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张长史书》亦曰：“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骛，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鸢者，翔戾于空，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欻忽若神，而器不离身。……昔之圣人，纵心而不逾规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犹是也。尝观庄周书，其自谓谬悠荒唐而无端涯，然观其论度数形名之际，大儒宗工有所不及。……于戏！观旭书尚其怪而不知其入规矩，读庄子知其放旷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钟期也！”（参观同卷《论书八篇示苏显道》之二）；阐说尤畅。“从心所欲不逾矩”出《论语·为政》，“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出《庄子·山木》，“步骤驰骋厉骛，不外是矣”出《荀子·礼论》（参观《宋诗选注》论苏轼）。《全金诗》卷六施宜生《山谷草书》：“行所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又移苏轼《答谢民师书》、《文说》中论文语以论书，意无不同，易地皆然而已。

“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按李善注：“其事既殊，为文亦异：故欲夸目者，为文尚奢；欲快心者，为文贵当；其言穷贱者，立说无非湫隘；其论通达者，发言唯存放旷”；何焯评：“‘故夫’二句语意相承，注谬。”善注四句皆谬，何所指摘未尽，其谓“夸目”、“惬心”二句合言一事，则是也。“故夫”紧接“期穷形而尽相”来，语脉贯承，皎然可识。“言穷”之“穷”是“穷形”之“穷”，非“穷民无告”之“穷”，“论达”之“达”是“达诂”之“达”，非“达人知命”之“达”；均指文词之充沛，无关情志之郁悒或高朗。“穷形尽相”，词易铺张繁缛，即“奢”也；然“奢”其词乃所以求“当”于事，否则徒炫目而不能餍心。“惬心”者，适如所“期”；“唯旷”与“无隘”同

义，均申说“奢”。不迫促而“穷”尽其词，能酣放以畅“达”其旨，体“奢”用“当”，心“期”庶“惬”矣。机才多意广，自作词藻丰赡，故“不隘”、“唯旷”均着眼于文之繁者；文之简而能“当”、寡词约言而“穷形尽相”者，非所思存。此又“善于自见”即“暗于自见”，如魏文帝«典论·论文»所叹矣。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云云。按即所谓“十体”，魏文帝«典论·论文»之“四科”、«文心雕龙·定势»之“随势各配”，此物此志；若«雕龙·体势»之“八体”，则名相如而实不相如也。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学海堂文笔策问»其子福秉庭诰拟对，引«文赋»此节，申说曰：“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不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是传、志不得与碑并，碑为“文”而传、志乃“笔”也。然上文引«梁书·任昉传»：“尤长载笔”，申说曰：“考«礼记»：‘史载笔’；任彦昇长于碑版，亦记事之属，故曰‘笔’”；是“碑”又属“史”，当与传、志并，亦是“笔”而非“文”也。非矛盾之自攻，即模棱之两可矣。同卷«文言说»举«易·文言»之名以排斥“单行之语”，谓必“务音以成韵”，方是“孔子之所谓‘文’”。然«论语·雍也»记孔子曰：“文胜质则史”，«韩非子·难言»曰：“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又«说难»：“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史记·老韩列传»引作：“泛滥博文，则以为多而久之”；顾广圻以为“交”、“久”二字皆误，“当作‘史’”。是也。则阮氏谓“不名为‘文’”之“史”，岂非古人所以名侈丽之“文”者耶？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按此承“十体”来，“区分”即谓十体之别。“禁邪制放”与

上文之“离方遁员”，“辞达无取冗长”与上文之“论达唯旷”，一纵一控，相反相救，如禅人所谓：“出语尽双，皆取对法”（«六祖法宝坛经·付嘱»第一〇）。倘规越矩而无当，则蛮做乱道，徒成“邪”“放”。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所以畅言之也；“辞达”、“论达”则言之已畅矣，而尚下笔勿能自休，即“冗长”也。«文心雕龙·熔裁»：“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张骏以谢艾繁而不可删”；“敷”、“赡”、“繁”而“不可删”，正“尚奢”、“无隘”而不“冗长”。«熔裁»又云：“士衡才优而缀词尤繁，士龙思劣而优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世说·文学»门载孙绰语亦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则机虽戒“无取于冗长”，言“丰约之裁”，而自犯所戒，不克践言，乃至«文赋»本篇亦即遭乃弟“多”而“不清”之目，又“知非难而能难”之例矣。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按李善注：“言其理既极而无两致，其言又尽而不可益”；真不知所云。周君振甫曰：“‘指适’之‘适’音‘的’，专主也；刘氏«论语正义»于«里仁»之‘无适’下引«一切经音义»：‘安适、主适也’，是其解。‘指’者、指归，‘适’者、主要也。”是也。“极”如«书·洪范»：“皇建其有极”之“极”，中也，今语所谓“中心思想”，“无两致”者，不容有二也；«荀子·正名»：“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可相发明。“尽”谓至竟，即“指适”也，如«荀子·正名»：“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欲北，无寡。岂为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旧语曰“到地头”，今语曰“达目的”。“不可益”即“无两致”之互文，谓注的唯一，方可命中，增多则莫知所向。明

吴歌曰:“天上星多月勿明，池里鱼多水勿清,朝里官多坏子法，姐为郎多乱子心”(钱希言《狯园》卷四《垢仙》、冯犹龙《山歌》卷四);解颐取譬，亦无伤尔。文繁理富而不立主脑，不点眼目，则散钱未串，游骑无归，故“立片言而居要，……必待兹而效绩。”《史通·叙事》:“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钧，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得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足资参验。善注“警策”曰:“以文喻马也，……若策驰”;《癸巳存稿》卷一二斥其误,“‘策’乃篇本编册也”,非鞭策。夫《左传》文公十三年“绕朝赠策”,服虔注为“策书”而杜预注为“马捶”,机《赋》此处初非用《左传》事,何劳佐服折杜乎？纪昀评《文心雕龙·书记》已申马捶之解矣。果若俞说,“策”为“策书”，则“策”即“册”,“警”即“居要”之“片言”,是“一篇”短于一册而一册才著“片言”也！得无类宋高祖书之“一字径尺,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耶(事见《宋书·刘穆之传》)?贾谊《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李善注亦曰:“以马喻也”;一世之主“振策”犹夫一篇之主“警策”。法国一文家(Francois Raynouard)尝评剧本云:“佳矣而惜未加鞭”(le coup de fouet),谓其乏精警;圣佩韦极叹拟喻新切，可为后来谈艺者增一揣称之词。正亦“以马喻”,犹吾国之言“警策”、“鞭辟入里”也。《礼记·少仪》:“枕、几、颁、杖”,郑玄注:“颁、警枕也”;“警策”之“警”亦犹“警枕”之“警”,醒目、醒心之意。钟嵘《诗品·序》:“独观谓为警策,……斯皆五言之警策”;亦与“策书”无关。以马喻文，历世常谈。如魏文帝《典论》:“咸以自骋骥骒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诗品》卷中:“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颜氏家训·文章》篇:“凡为文章,犹人乘骐

骥”：杜甫《戏为六绝句》：“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欧阳修《文忠集》卷六八《与谢景山书》：“作为文章，一下其笔，遂高于人，乃知驵骏之马奔星覆驾，及节之銮和，以驾五辂而行于大道，则非常马之所及也”，又卷一二八《诗话》：“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其尤警策者也（参观《世说·赏誉》上注引邓粲《晋纪》：“王湛曰：‘今直行车路，何以别马胜不，唯当就蚁封耳’”）。又按《文赋》此节之“警策”不可与后世常称之“警句”混为一谈。采摭以入《摘句图》或《两句集》（方中通《陪集》卷二《两句集序》）之佳言、隽语，可脱离篇章而逞精采；若夫“一篇警策”，则端赖“文繁理富”之“众辞”衬映辅佐，苟“片言”孑立，却往往平易无奇，语亦犹人而不足惊人。如贾谊《过秦论》结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全文之纲领眼目，“片言居要”，乃“众词”所“待而效绩”者，“一篇之警策”是已。顾就本句而论，老生之常谈，远不如“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等伟词也。又如《瀛奎律髓》卷九陈与义《醉中》起句：“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纪昀批：“十四字一篇之意，妙于作起，若作对句便不及”；正谓其联乃“片言居要”之“警策”，而不堪为警句以入《摘句图》或《两句集》也。警句得以有句无章，而《文赋》之“警策”，则章句相得始彰之“片言”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吕氏童蒙训》以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说陆机此语，有曰：“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断章取义，非《文赋》初意也。

“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愈义，亦虽爱而必捐。”按李善注：“言所拟不

异、暗合昔之襲篇。……言佗人言我虽爱之，必须去之也”；亦大愦愦。两“必”字异意：“必捐”之“必”、决词也，如善释为“必须”；“必所”之“必”、疑词也，今语所谓“如果”、“假使”，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申丰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杜预注：“犹‘必’尔”，详见《史记》卷论《淮阴侯列传》。“暗合襲篇”，其事略如《湘山野录》卷中僧文兆嘲惠崇：“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司马光《续诗话》作“时人讥其犯古者嘲之”云云；参观《类说·文酒清话》载魏周辅诗：“文章大抵多相犯，刚被人言爱窃诗”。陈亚和答：“叵耐古人多意智，预先偷了一联诗”）。若侔色揣称，自出心裁，而成章之后，忽睹其冥契“他人”亦即“襲篇”之作者，似有蹈袭之迹，将招盗窃之嫌，则语虽得意，亦必刊落。忍痛割爱如所谓“明知爱惜终当割”（商盘《质园诗集》卷一〇《旅窗自订新旧诗四十卷因成长句》之四）；即作者自道删削之情，初无“佗人言”插入也。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二《毛会侯文集序》：“‘陈言’者、非宿昔之语、缘饰之词，而吾所自有之言也。凡吾之沾沾自喜、毅然自以为是者，皆‘陈言’也。匠心以出，创获前人之所未有，盖有甚不能舍之词，已有知其必在所舍也”（参观卷二〇《书〈有学集〉后》）；戴名世《南山全集》卷三《张贡五文集序》：“为文之道，割爱而已。……见其词采工丽可爱也，议论激越可爱也，才气驰骤可爱也，皆可爱也，则皆可割也。”则“虽爱而必捐”者，非仅“暗合襲篇”而已。西方文家亦言：“善于抹去，则诗功至矣尽矣，莫大乎此矣”，或教初学为文者言：“心忍手狠，断爱灭亲”，或言：“写作者，能削除之谓也”。陆机文心岂未臻此耶？斯其自运所以患“才多”欤。易顺鼎《琴志楼游山诗集》卷四《庐山集》有张

之洞评识云："作者才思学力，无不沛然有余。紧要诀义，惟在'割爱'二字；若肯割爱，二十年后海内言诗者不复道着他人矣。"约翰生博士称述一师宿训弟子云："汝文既成，自读一过；遇尤得意处，削去勿留"。即钱秉镫所谓"沾沾自喜"而"在所必舍"也。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与徐孟孺》记："昔谢茂秦每论诗，辄言当割爱，而意不能自决。以属于鳞，泚笔抹之，大叫称快。乃知陈王、敬礼之谈，千古不虚也。"盖作者每不忍操刀自"割"，而必假手于知友；"陈王"云云，出曹植《与杨德祖书》。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前二语易晓，故善注未误；后二语更进一解，善注遂含糊鹘突。前谓"庸音"端赖"嘉句"而得保存，后则谓"嘉句"亦不得无"庸音"为之烘托。盖庸音匪徒"蒙"嘉句之"荣"，抑且"济"嘉句之"伟"。"蒙荣"者，俗语所谓"附骥"、"借重"、"叨光"；"济伟"者、俗语所谓"牡丹虽好，绿叶扶持"，"若非培塿衬，争见太山高"（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一八《吴太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潜溪诗眼》："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因举《望岳》、《洞庭》等篇为例；吴可《藏海诗话》："东坡诗不无精粗，当汰之。叶集之曰：'不可！其不齐不整中时见妙处，乃佳'"；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赵

秉文《滱水集》卷二〇《题南麓书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儿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若上句俱雄丽，则一李长吉耳"；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四《与子弟论文书》："诗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十七、八世纪西方名家论诗亦云："通篇皆隽语警句，如满头珠翠以至鼻孔唇皮皆填嵌珍宝，益妍得丑，反不如无"；又云："诗中词句必工拙相间，犹皇冕上之金刚钻，须以较次之物串缀之"；一大小说家自言夹叙夹议处视若沉闷，实有烘云托月之用，犹宝石之须镶边。盈头盖脸皆珠宝之喻，可与柯勒太（Colletet）一喻合观："人面能美，尤藉明眸，然遍面生眼睛，则魔怪相耳"。十九世纪一大诗人概以一语曰："诗勿论长短，匪特不能通篇悉佳，亦不当尔"。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言小说应使读之者生"强烈幻觉"，当世论师补苴之，谓全书中"强烈"程度不可等齐一律，而必有升有降，犹夫高或为陵，深或为谷，得地之宜。尼采尝谓面包淡而寡味，然苟无此物佐餐，佳肴美味，连进即易餍腻，推案不欲食矣，故"一切艺术作品中须具有相当于面包者"。盖吾国以馔"下饭"，而"大餐"（赵光自编《年谱》道光四年"登夷馆楼阁设席大餐"；陈坤《岭南杂事诗钞》卷五《食大餐》；张问安《亥白诗草》卷三《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舶杂诗》之六："饱啖大餐齐脱帽"）则以面包"下"馔。所言犹夫"济伟"、不要"句句工"之旨；取譬于口腹，较缀钻镶宝之喻，似更贴切问而近思焉。约翰生屡言"烘托"、"工拙相间"。柯勒太所谓"遍面生眼睛"，早发于古罗马修词学名典："藻彩譬如词令之眼目。然倘通身皆眼，则其他官肢俱废而失用矣"。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瀛奎律髓》引方回"未有名为好诗

而句中无眼者”一语（卷一〇王安石«宿雨»评语），嘲之曰：“人生好眼，只须两只，何必尽作大悲相（千手千眼观世音）乎！”用意不异。圣佩韦甚赏儒贝尔之约链，而微嫌其如天上繁星过密，虚隙无多，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哈代曰：“剧本固置不论，抒情诗之佳者亦非通篇处处情深文明，特其佳句能烘染平常语句耳”。克罗齐亦谓：“无平夷则不见高峻，无宁静则不觉震荡”；又谓于精意好语之间，安置凑数足篇之句，自不可少，犹流水一湾，两岸嘉荫芳草，须小桥跨度其上，得以徜徉由此达彼；真“济夫所伟”之“济”矣！盖争妍竞秀，络绎不绝，则目炫神疲，应接不暇，如鹏抟九万里而不得以六月息，有乖于心行一张一弛之道。陆机首悟斯理，而解人难索，代远言湮。若干文学如刘勰，«雕龙·熔裁»曰：“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则于“济于所伟”亦乏会心，只谓作者“识”庸音之宜“芟”而“情”不忍“芟”。李善以下醉心«选»学者于此茗艼无知，又不足咎。«明文海»卷一三三沈懋孝«雪后诸文学诵〈文赋〉»说“济伟”二句云：“用之当刍荛可以襄庙谟”，则会心人语也。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按此节文法，别见«全上古文»卷论宋玉«好色赋»。«文选»李善注：“‘短韵’、小文也；……‘靡’、无也。‘瘁音’谓恶辞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华也。”两“靡”字异义，犹前之两“必”字异义。“瘁”、竭尽之意，“华”、茂盛之意；才短则易尽而难继，故言“美”而不多，如孤花之表春余耳。工拙相

参，“济夫所伟”，与“妍蚩混体，累质为瑕”，毫厘之差，谬以千里。盖短韵小文别于鸿笔巨篇，江河不妨挟泥沙俱下，而一杯之水则以净洁无尘滓为尚。“短韵”、“瘁音”，皆谓才思寒俭、边幅狭小，如袜线拆下。“偏弦”则得句而不克成章，“混体”则勉强成章而拉杂支扯，窘状毕呈。唱清莫应，音瘁难续，明月已尽，夜珠不来，其情事如《诗人玉屑》卷六引《陵阳室中语》记韩驹云：“凡作诗须命终篇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联，因而成章；如此则意多不属，然古人亦不免如此”；《诗话总龟》后集卷二〇引《童蒙诗训》记徐俯云：“为诗文常患意不属，或只得一句，语意便尽，欲足成一章，又患其不相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语同，但未标明徐俯）。故《唐诗纪事》卷二〇记祖咏应试，赋《终南山望余雪》，只得四句便纳卷，或诘之，对曰：“意尽！”；《冷斋夜话》卷四载潘大临答谢逸书：“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欣然起题于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四句纳卷，一句奉寄，均“短韵”、“孤兴”，任其“寂寞”、“寥廓”也。《后山诗注》卷三《次韵西湖徙鱼》第三首：“小家厚敛四壁立，拆东补西裳作带”，任渊注：“自言窘于属和也”；又卷八《隐者郊居》：“拆补新诗拟献酬”；意尽不休，搜索枯肠而强求“友”“承”也。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题谷隐》：“句好无强对，神超有独遨”；楼钥《攻愧集》卷一二《即事》：“调琴不用求成曲，得句何须凑作诗？”；不“强对”、“凑作”，庶免于“混妍蚩”也。张炎《词源》卷下：“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混妍蚩”者，“拍搭衬副”而“去”不得也。刘辰翁评点李贺注《王荆文公诗集》卷三七《松江》：“五更缥缈千山月，万里

凄凉一笛风”，批云：“上句无用”，卷三八《江上》：“春风似补林塘破，野水遥怜草树高”，批云：“上句先得”；欲“先得”之句不“偏弦孤张”，强为之对，徒成“无用”，如捉家鸡以妃天边鸿鹄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论“全宝未易多得”，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三论“好句易，好联难”，皆此意。然安石此二联之上、下句，一“妍”一“媸”，尚非悬绝，或犹可“混”，不失如“园柳变鸣禽”之于“池塘生春草”。余旧见沈曾植朱墨评点严遂成《海珊诗钞》卷四《太行》：“儿孙罗列百灵朝，小白悬车道路遥。掉尾为龙翻碣石，连群如马勒中条。孕生碧兽跪而乳，压住黄河喑不骄。呵吸仰疑通帝座，凌云我欲上山椒”；评云：“第六句所谓‘放笔作霹雳声’也，出句何太无色！”第三、四句亦雄健，第五句扯淡稚拙，遽集于此，相形“妍媸”，分明太甚，不能“济伟”，适滋玷秽，匪直“无用”而已；其“拍搭衬副”而“去”不得，视“山上乱云随手变”之于“涮东飞雨过江来”（殷尧藩《喜雨》），更有过焉。《儒林外史》第二九回记萧金铉作《乌龙潭春游诗》：“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杜慎卿读之曰：“加意做出来的！但上一句只要添一个‘问’字，便是《贺新凉》中间一句好词，先生把他做了诗，下面又强对一句，便觉索然了！”足继韩驹、徐俯、刘辰翁等说诗语，为《文赋》作笺；上句“好词”者，“含清唱而靡应”也；强对“索然”者，“故虽应而不和”也。倪元璐《倪文贞公遗稿》卷《发足灵鹫抵天竺》：“青得山无奈，白为云可知”，亦可移慎卿言评泊之。又按《外史》中诗多取他人成句，非吴敬梓自拟；袁洁《蠡庄诗话》卷四：“毕恬溪（亨）为余诵张啸苏佳句：‘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吴氏倘借张语以发策欤？张不知何人，未遑考索也。

“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乎余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续。故踌躇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按作而不成，意难释而心不快，无足怪者；作而已成矣，却复怏怏未足，忽忽有失，则非深于文而严于责己者不能会也。其始也，“骛八极而游万仞，观古今而抚四海”，而兹之终也，“纷蔼此世，而余掬不盈”；盖人之才有涯，文之材无涯，欲吸西江于一口，而只能饮河满腹而已。前言劣手“混妍蚩而累良质”，良工则解“缀下里白雪以济伟”，而此叹“昌言难属，庸音足曲”；盖尽善尽美，毫发无憾，虽在良工，勿克臻此，至竟与劣手只如五十步百步而已。初曰：“伊兹事之可乐”，事毕乃曰：“恒遗恨以终篇”；盖事之所能已尽，心之所有亦宣，斐然成章，而仍觉不副意之所期，如丘而止耳，为山尚亏也。事愿乖违（语见嵇康《幽愤诗》、《晋书·宗室传》谯王承《答甘卓书》、刘长卿《北游酬孟云卿见寄》、李后主《浣溪沙》、《仁王经·四无常偈》等），人生常叹，造艺亦归一律。文士之“遗恨终篇”，与英雄之壮志未酬、儿女之善怀莫遂，戚戚有同心焉。西人谈艺，或以理想之据高责备，比歌德《浮士德》中魔鬼，于现实事物都不许可；瑞士学者（W.Muschg）撰《悲剧观之文学史》，以“求全美尽善”为历世才人赍志长恨之一端。《文赋》所“嗟”，正是斯情。然文成而得意如愿，复比比多有，如《宋书·范晔传》狱中与甥侄书自誉《后汉书》云：“实天下之奇作，乃自不知所以称之”；《颜氏家训·文章》云：“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欧阳修《文忠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云：“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甚且如王昶《国朝词综》卷四六西湖老僧《点绛唇》云：“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

自家拍掌，唱彻千山响。”自得受用，未可因而断言其才高或其趣卑，故能为所欲为、踌躇满志乃尔。李光地《榕村语录》正编卷三〇尝评杜甫：“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杜甫于诗亦“怀盈自足”，不似陆机之“遗恨终篇”，然二家文章正不以此为优劣也。《史通·自叙》：“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则文士“遗恨”之又一端，败于人事，非已之咎。两恨孰深，必有能言之者。又按“西湖老僧”词乃净慈寺僧豁堂自题画者，见明遗民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一，“偏”作“初”，“彻千”作“得青”。蒋景祁《瑶华集》卷二选《点绛唇》，作者为释正岩，“唱彻千山响”作“唱得千山响”。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六亦选“西湖老僧”此词，“唱彻”作“唱得”，评曰：“一片化机，古今绝调。……‘彻’字不及‘得’字。”余观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唐仲冕辑本）卷三《题画》云：“山中老木秋还青，山下渔舟泊浅汀。一笛月明人不识，自家吹与自家听”；此僧岂曾窃听耶？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按自此至：“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一大节皆言文机利滞非作者所能自主，已近后世“神来”、“烟士披里纯”之说。《梁书·萧子显传·自序》：“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全唐文》卷七〇九李德裕《文章论》引自撰《文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以至贯休《言诗》：“儿处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无名氏恶诗道“好句难得”：“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或《镜花缘》第二三回

林之洋强颜自解:“今日偏偏诗思不在家，不知甚时才来!”；莫非道此情状。“在我”而非“余力”，即如钟嵘«诗品»中«谢惠连»引«谢氏家录»载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书曼秀诗»:“余尝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原有此句，与可拾得耳’”；文与可句见«丹渊集»卷二«秦王卷衣»。陆游«剑南诗稿»卷八三«文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面誉王惠乡试朱卷“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举人道：‘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进道：‘老先生又过谦了！却是谁作的呢?’王举人道：‘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或赞或讽，有谐有庄，谢客儿夸五字“非吾语”，王举人夸两股“不是俺作”，正陆机言“非余力之所戮”尔。西人论致知造艺，思之思之，不意得之，若神告之，若物凭之，或曰:“不当言‘我思’(Ich denkt)，当言‘有物〔假我以〕思’(Es denkt)”；或曰:“言‘我思’，大误；当言‘我为彼所思’(On me pense)。我即非我也”。“在我”而“非余”，“天成”而人“偶得”，“不是俺”却“也不是人”，此之谓矣。济慈亦尝语友，每有新意新词，辄自诧其似出于他人而非得诸己者。

«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而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乖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杜甫«醉歌行»云:“陆机二十作«文赋»”，未晓何本。信斯言也，则可仿张说称崔湜而叹其文或可致，其年不可及矣。人才弱冠，方且负才使气，易念轻心，

以为兴酣可摇五岳，笔落足扫千军，安能便深知兹事之难、九回肠而三折肱，如机之全消客气，尽退虚锋，作过来人阅历语哉？后世沿习，已成典故，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上句指上文之“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谓十八岁；«梁溪漫志»卷六自记为“士子年十有九擢第”作启云:“年逾贾谊，亦滥置于秀林，齿少陆机，顾何能于«文赋»。”周君振甫曰:“李善于此«赋»题下注引臧荣绪«晋书»载机‘年二十而吴灭’，积十一年入洛，为张华所赏，作«文赋»。必非如杜诗所谓‘二十作«文赋»。’陆云与兄书之九称«文赋»‘甚有辞’，又曰：‘«感逝赋»愈前’云云；当指机之«叹逝赋»，其赋明言‘余年方四十’，则«文赋»为机四十后作。”允矣。

«楚辞·天问»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补注»引«淮南子·天文训»而说之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按郭璞«江赋»:“类胚浑之未凝，象太极之构天”；«文选»李善注:“言云气杳冥，似胚胎浑混，尚未凝结，又象太极之气，欲构天也；«春秋命历序»曰：‘冥茎无形，濛鸿萌兆，浑浑混混。’”移释“未形惟像”，至当不易。“未形”而“唯像”，骤读若自语违反。盖“像”出于“形”，“形”斯见“像”，有“像”安得无“形”？今语固合而曰“形像”，古人亦互文通用，如«乐记»:“在天

成像，在地成形”；《尚书·说命》：“乃审厥象，俾以形傍求于天下”，亦互文同训之古例。《老子》四一章：“大象无形”；《庄子·庚桑楚》：“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吕氏春秋·君守》：“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曹植《七启》：“譬若画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礼记·月令·正义》：“道与大易自然虚无之气，无象不可以形求。”夫苟呈其象，则必具此形，无形而有象，殆类“丁子有尾”欤！就《天问》此数语窥之，窃谓形与象未可概同。《邓析子·无厚》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名”为“理”之表识，“端”为“情”（事）之几微，“象”亦不如“形”之明备，语意了然。物不论轻清、重浊，固即象即形，然始事之雏形与终事之定形，划然有别。“形”者，完成之定状；“象”者，未定形前沿革之暂貌。积砖如阜，比材如栉，未始非形也；迨版筑经营，已成屋宇，则其特起高骧、洞开交映者为形，而如阜如栉者不足语于形矣。未理之璞，方棱圆浑，自各赋形，然必玉琢为器，方许其成形焉。天地肇造，若是班乎。故圣·奥古斯丁阐释《创世纪》所言未有天地时之混沌，亦谓有质无形（materia informe），乃物质之可成形而未具形者；后世诗人（A. Cowley）赋此曰：“有物未形（An unshap'd kind of Something），先天地生”。正所谓“惟像无形”尔。元气胚胎，如玉之璞，乾坤判奠，如玉为器；故自清浊分明之天地而观浑沦芒漠之元气，则犹未成“形”，惟能有“象”。苟由璞而回溯其蕴于石中，由砖若材而反顾未煅之土与未伐之林，则璞也、砖也、材也三者均得为成“形”，而石也、土也、林也胥“未形”之“惟象”矣。终“象”为“形”，初“形”为“象”，如定稿称“文”，而未定之文只命“稿”。亚理士多德论“自

然”有五义，其四为“相形之下，尚未成形之原料”，其五为“止境归宿之形”；席勒谈艺谓：“已成器定形之品物亦只是素料朴材，可供意匠心裁”（Selbst das Gebildete ist Stoff mur dem bildenden Geist）（黑格尔《哲学史：引论》误以此为歌德语）。盖“形”可名，非常名。春来花鸟，具“形”之天然物色也，而性癖耽吟者仅目为“诗料”；及其吟安佳句，具“形”之词章也，而画家以为“诗中有画”之题，作者以为驱使点化之资，谈者以为赏析评述之本；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相“形”而为“象”。笔削以成史传，已自具“形”矣；增损史传以成小说，则小说乃“形”，史传“惟象”耳；复改编小说而成戏剧，则小说“惟象”，而“形”又属诸戏剧焉。雠其反而，史家谋野有获，小说戏剧，悉归“史料”，则其章回唱白即亦“惟象”，须成史方得为具“形”。“形”乎“象”乎，直所从言之异路而已。《文子·道原》：“已雕已琢，还复于朴”；窃谓荀易下句作“亦复为朴”，八字便道出斯意矣。

张湛注《列子》

《汉书·古今人表》置老子于“中上”、列子于“中中”、庄子即“严周”于“中下”，轩轾之故，不可致诘矣。《文心雕龙·诸子》篇先以“孟轲膺儒”与“庄周述道”并列，及乎衡鉴文词，则道孟、荀而不及庄，独标“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时序》篇亦称孟、荀而遗庄，至于《情采》篇不过借庄子语以明藻绘之不

可或缺而已。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全唐文»卷四九五权德舆«醉说»:“«六经»之后，班、马得其门，其若悫如中郎，放如漆园”；庄、马已跳出矣。韩愈«进学解»:“左、孟、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复以庄周、屈原、司马迁同与“善鸣”之数；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举古来文人之雄，庄、屈、马赫然亦在，列与班皆未挂齿。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九«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自注:“韩文公以«骚»配«庄»，古人论文所未及也!”诚非妄叹。然刘氏失之于庄耳，于列未为不得也。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之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捋扯，每复语工熔铸。柳宗元«河东集»卷四«辨列子»复谓“文词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容斋续笔»卷一二亦言“书事简劲弘妙，多出庄子之右”。子有庄、列，殆比史有马、班，柳、洪辈好尚或偏而拟伦未失。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

桃源«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云:“出于张湛，安知非湛有窜入者乎?”余观张之注«列»，似胜王弼之注«老»，仅次郭象之注«庄»。然王与郭于不可知者置之不论，张则时复扬言

不知为不知。不特此也，王之于老，以顺为正之妾妇也；郭之于庄，达心而懦之嗫嚅翁也①；而张之于列，每犯颜谔论，作诤臣焉。颇乖古注常规，殊为差事。掐数例明之。

《天瑞》："易无形埒"，《注》："不知此下一字"；"林类年且百岁"，《注》："书传无闻，盖古之隐者也。"《汤问》："夷坚闻而志之"，《注》："夷坚未闻，亦古博物者也。"《仲尼》："孤犊未尝有母"，《注》："不详此义；此语近于鄙，不可解。"《周穆王》："离朱为右"，《注》："上'齐'下'合'，此古字，未审。"此皆勿讳不知，坦然阙疑也。《汤问》："鼸俞、师旷方夜摘耳俯首而听之"；《注》："鼸俞未闻也；师旷、晋平公时人，夏革无缘得称之，此后著书记事者润益其辞耳。"《力命》："朕岂能识之哉？"；《注》："此篇明万物皆有命，则智力无施；《杨朱》篇言人皆肆情，则制不由命。义例不一，似相违反。……故列子叩其两端，使万物自求其中。"同篇："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注》："此传云子产诛邓析，《左传》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也。"《杨朱》："恣意之所欲行"；《注》："管仲功名人耳，相齐致霸，动因威谋，任运之道既非所宜，且于事势不容此言。又上篇复能劝桓公适终北之国，恐此皆寓

---

① 例如《逍遥游》尧与许由节，成玄英疏即曰："然观庄文则贬尧而推许，寻郭注乃劣许而优尧，何耶？"然郭之"优尧"，乃谓尧较许为更符庄旨，故前辟"当涂者"之"若谓"云云，而后复称"尧实冥矣"，讥"世"之莫"识"。盖异于庄而不敢质言，貌若申庄者也。又如《胠箧》圣人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节，郭注："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犹不可无圣者"云云，欲匡正庄而必先将顺焉，所谓"唯唯否否"也。又如《秋水》落马首、穿牛鼻节，郭注："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云云至"则天理灭矣"，实驳诘而复曲意弥缝也。

言也。”同篇:“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 也”；《注》:“此一篇 辞义太径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气。”此皆献疑送难，匡救而或复斡旋也。苟本文即出注者伪托，则注者自言寡陋与夫讼言作者之失，均涛张为幻，两舌分身，所以坚人之信而售己之欺。虽然，举措异常，安排太过，欲使人惑，反致人疑，盖而弥彰，大痴小黠耳。顾张湛强不知以为知，未解而强为解，穿凿乖刺，亦往往而有。苟本文与注文果出一手，则虎项金铃，系者能解，当不至窘阂尔许。《天瑞》:“不生者疑独”，“疑”即《黄帝》“乃疑于神”之“疑”，《庄子·达生》作“乃凝于神”，“疑独”者“凝独”之谓，定于一而不分也；张乃曲解为疑而不决之“疑”。同篇引晏子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见《晏子春秋·内谏》上；张乃妄谓:“晏子不辨有此言，假托所称。”《黄帝》:“至人潜行不空”，当从《庄子·达生》作“至人潜行不窒”，谓无阻碍也；张乃强释为“不以实有为阂”，盖以“不空”为名词也。同篇:“四累之上也”，此节本《淮南子·道应训》，而淮南又本《吕氏春秋·顺说》，高诱于两家皆有注，其注吕书云:“四累谓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注刘书云:“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欢然为上也”；虞兆隆《天香楼偶得》尝释“四累”为“四更端”而斥高注“四等”为“盲人说梦”；张乃曰:“处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是本文袭《淮南子》，而注文又沿《吕氏春秋》高注之误也。《柳河东集》卷一五《晋问》:“吾闻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患无人，不患无宫室；患无宫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陈，四累之下也”；正用“四累”，累积之“累”，故可以叠而居“上”，亦可以压而在“下”也。《杨朱》:“其唯圣人乎!”，《释文》:“从此句下‘其唯至人矣!’连为一段”，

是也；张乃横截为二，是于本文之词气语脉都未了了也。诸如此类，足征本文虽嫁名于列御寇，而伪托者未必为作注之张湛。虽然，世事无奇不有。仇国敌军，诈降行间（去声），有所谓"苦肉计"，不惜灭亲割爱，乃至摧残肢体，以博受降者之深信大任。岂造作伪书，亦复如是，一意欺世，遂甘心出丑，自损其名欤？举似以待勇于摘奸发伏者。

《焦氏易林》

《日知录》卷一八疑世传《易林》为东汉人著而嫁名焦延寿。《后汉书·崔骃传》记崔篆撰《易林》，又《儒林传》上本《连丛》下记骃"以家《林》为孔僖笈"；清儒遂欲夺之焦以归于崔，牟廷相、丁晏辈如讼师之争产然。《方术传》下记许曼之祖父峻者，"所著《易林》，至今传于世"，则角立之两增而为鼎峙之三。《礼记·月令》孔《正义》引《易林》："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云云，与此书体制迥异，是别有《易林》，不知即出谁手；惠栋《易汉学》卷四遽以归于"焦氏又得之周、秦以来先师之所传"，武断臆必矣。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鲜征，苟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此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汉、宋皆用为占候射伏之书；《四库提要》卷一〇九、梁玉绳《瞥记》卷一均引《东观汉纪》载永平五年事，黄伯思《序》道雍熙二年事，程迥《杂识》道宣和末、绍兴末事，历历可征。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一〇《僧卜记》言张圭、马

存求异僧占“食禄”之地，得《溃卦》与《散卦》，张曰：“《易》中无《溃》、《散》二卦”，僧曰：“此乃焦贡《易林》言也”；《易林》初无此二卦，而亦征焦书在宋为流俗之所熟闻，卜筮者杜撰卦文，至托其名以售欺哗众矣。黄伯思《序》已许其“文辞雅淡，颇有可观览”；有明中叶，谈艺之士予以拂拭，文彩始彰，名誉大起。术数短书得与于风雅之林者，杨慎实有功焉，庶几延寿或篆抑峻之后世钟期乎。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五三摘《易林》佳句，叹为“古雅玄妙”，而嗤“世人无识，但以占卜书视之。”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甄录诸《林》入卷四，赞赏不绝口，曰：“异想幽情，深文急响”，曰：“奇妙”，曰：“简妙”，曰：“《易林》以理数立言，文非所重，然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褒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而余者。”竟陵之言既大行，《易林》亦成词章家观摩胎息之编。如董其昌《容台诗集》卷四有七律，题云：《癸亥元日与林茂之借〈焦氏易林〉，贻以福橘五枚，茂之有作，依韵和之》；林古度固尝属钟、谭诗派者（《林茂之诗选》王士祯序：“见钟伯敬、谭友夏而悦之，一变为幽隐钩棘之词”；《天池落木庵存诗》不分卷《林茂之与竟陵先生始昵终隙，……突而惠诗，答以此篇》）。倪元璐《倪文正公遗稿》卷一《画石为祝寰瀛》，有董瑞生评：“造句著情，《易林》逊其简辣”；李嗣邺《杲堂文钞》卷四《后五诗人传》称胡一桂四言诗：“奇文奥义，识学兼造，当是焦延寿一流，为后来词人所绝无者。……犹得存此一卷诗，使后世与《易林》繇辞并读”。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汉人依傍《易经》之作，尚有扬雄《太玄经》；雄老于文学，惨淡经营，而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干》之次八；柳宗元必赏此语，《河东集》卷

二«解崇赋»:“胡赫炎熏燔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齿牙!”正敷演其象）、“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剧»之上九，亦见«剧秦美新»）等，屈指可尽，相形而见绌也。

冯班«钝吟杂录»卷三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礼»有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其体古矣。乃«三百五篇»都无铭、诔，故知孔子当时不以为诗也。冯惟讷«古诗纪·古逸»尽载铭、诔、箴、诫，殆失之矣。骚、赋亦出于诗，与诗画界。有韵之文，不得直谓诗。«书»曰:‘诗言志’，«诗·序»曰:‘发乎情。’王司寇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夫镜圆饼亦圆，饼可谓镜乎?”限局以疑远大，似是而非之论也。«三百五篇»无箴、铭、诔而有颂，«周颂»、«商颂»、«鲁颂»累牍盈卷，是“孔子当时”以颂为诗矣。陆机«文赋»曰:“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以四体连类。岂颂独“言志”、“发情”，而诔之“缠绵凄怆”，不得为“言志”、“发情”乎？亦见«三百五篇»之体例，未足资别裁之所依据矣。元稹«乐府古题·序»言«诗»、«骚»以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皆«诗»人六义之余”，颂、铭、箴、诔，赫然都与其数，冯氏敢以讥“王司寇”者上讥元相耶？“有韵不得直为诗”，其言是也。然科以所标“言志”、“发情”，则“有韵”之名“诗”者亦每“不得直为诗”，如钟嵘«诗品·序»即摈“平典似道德论”；而“有韵”之向不名“诗”者，却“直”可“为诗”而无害。盖只求正名，浑忘责实，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更不思物无镜之名而或具镜之用，岂未闻“池中水影悬胜镜”（庾信«春赋»）耶？甚至“以溺

自照”、“以影质溺”（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〇《艺苑卮言》评谢榛、汤嘉宾《睡庵文集》卷三《王观生近艺序》、阮大铖《春灯谜》王思任《序》）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之一讽齐景公“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此言常施于卖主者也。然倘买客舌不知味，目论耳食，其将见市招而购老马之蹄，谓为犒牛之腴，朵颐大嚼，且以饫享太牢自夸而夸诸人。谈艺者轻心轻信，顾名忽实，则“文”、“笔”等辨体之名，“性灵”、“复古”等分派之名，“唐诗”、“宋诗”等断代之名，“江左齐梁文”、“河朔魏周文”等因地之名，以及某人或某作当时若后世之盛名大名，皆可作如是观，无一非悬门之牛首耳。欲食牛者，得马肉而津津焉啖之，癖嗜马者，睹牛首而望望然去之，其失惟均矣。

《全宋文》卷一五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口机又不便利，以此无谈功。……文章转进。”按参观《史记》卷论《老子、韩非列传》。“常耻作文士。”按晔于文矜心刻意，而曰“耻作文士”，犹《全梁文》卷一一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盖以“史”之文别于“篇什”之文也。《史通·鉴识》、《核才》两篇论词之“文”不同史家之“文”，“灞上儿戏，异于真将军，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朱弁《曲洧旧闻》卷二：“东坡尝谓

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自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正自言虽工为词人之文而不能为史家之文也。郑樵«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则似“良史之才”必有“篇什之美”者，不如«史通»核才之当。章学诚自命为郑樵«通志»之后世钟期，«文史通义»内篇六«答问»：“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发挥尤畅。此义实已蕴于晔«书»中矣。顾炎武«亭林集»卷四«与人书»又«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讥“无足观”之“文人”，桂馥«晚学集»卷一«惜才论»惜“不得为学人”之“才人”，与晔之“耻作文人”，遥相应和，均重“学究”而轻“秀才”者欤！盖略类«法言·吾子»之以词赋为“壮夫不为”，而迥异«典论·论文»之尊词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全梁文»卷一一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书»：“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范晔辈当同科连坐耳。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按前二语与后二语，造句异法；苟整齐而通同之，改后顺前，可曰：“旨牵于义，意移于韵”，改前从后，可曰：“形尽其事，藻急其情。”四者皆文之病累。下文云：“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则指文之去病无累者。更端以说，两边并到。“事尽于形”，当合观下文“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陆机«文赋»：“期穷形而尽相”，范氏则谓形容事物而能穷态尽妍，尚非文之

高境，“事外”犹当有“远致”。即«文心雕龙·隐秀»所言“文外之重旨”，“余味典包”，或焦竑«笔乘»卷三录郑善夫手批杜甫诗所谓“杜病在求真求尽”，亦如作画之贵“意余于象”也；详见«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一三«张萱»。“情急于藻”，当合观«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与沈纳书»：“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章句意之所缓。”范氏此句谓本旨为抒情而乃急于敷藻；以词藻为首务，忽情志之大本，急所当缓，颠末倒置。于是情约藻丰，博文灭质，“其词流”矣。“义牵其旨”，“义”指文字训义，“旨”指作者意旨，“牵”如“牵率”之“牵”，谓用字失律，则达意生障。«文心雕龙·指瑕»：“立文之道，惟字与义”，韩愈«科斗书后记»：“思凡为文字，宜略识字”；皆言文字训义之不可忽。苟不知训义而妄作，则如«指瑕»所谓“课文了不成义”；苟不顾训义而好奇，则如«练字»所谓“‘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均未为辞达“旨见”耳。“韵移其意”，当合观下文“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文患……韵移其意”之“文”，指«雕龙·总术»引“常言‘有文有笔’”之“文”（参观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又卷五«学海堂文笔策问»、宋翔凤«过庭录»卷一五、«学海堂文集»卷七侯康等«文笔考»）；“手笔差易，文不拘韵”之“文”，如«雕龙»标目“文心”之“文”，通言而施之于“笔”。韵能移意之患，别见«史记»卷论«司马相如列传»。«诗人玉屑»卷六引«陵阳室中语»记韩驹曰：“意正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驱奴隶，此乃以韵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作次韵诗，则迁意就韵，因韵求事”；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六«两园和诗引»：“‘诗言志’，志动而有韵；今和诗因韵生志，是以志从韵也”；李良年«秋锦山房外集»卷一载施闰章一札：“近人为

韵所限，或碍好诗，直是作韵，非作诗耳”（《愚山文集》卷二七、二八未收，参观吴乔《答万季野诗问》、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诗家甘苦之谈可借申晔意。陆厥《与沈约书》、钟嵘《诗品·序》皆深非文韵，而未及此患；《雕龙·声律》亦只知“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晔殆首发斯隐者乎。晔自作“文”，仅存而不足征，钟嵘《诗品》列晔诗于下品，谓“乃不称其才”。然《史通·称谓》指摘《后汉书》云：“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正讥晔“逐”上句“公孙习吏”之“韵”，遂虚构“好士”之“意”。《后汉书·赞》中此类当尚有，亦见即不为“文”，未必全无“患”、“累”。抑“记事之史”虽不同“篇翰”之“文”，而其“赞”则“义归翰藻”，仍是“文”耳。既“以意为主”，声韵词藻均能喧宾夺主；陆机《文赋》仅谓“文不逮意”、“言顺而意妨”，晔语愈加邃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美张衡“文以情变”；倘“情急于藻”、“韵易其意”，则偏其反而，情以文变，即谢榛《四溟山人全集》卷二一、二四所谓“词后意”。《全梁文》卷五二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孟坚辞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谓班固质胜而张衡文胜，又适与沈约评品牴牾。后世谈艺者而佣耳赁目，将左右作人难矣。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按《诗品·序》记王融论声律，并推范、谢，可以参证。陆厥《与沈约书》亦以此节与约《谢灵运传·论》中“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一节并举。约《宋书·范晔传》言其“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传

末全载此«书»，则晔之了会文韵，约不应不知，而«论»中俨以“知音”“先觉”自居，不道晔名，岂以晔徒知而不能行耶？晔自言宫商清浊真能“全了”，而又自言“才少思难”，操笔成篇“殆无全称”；则“言之有实证”者，未尝行之为“实证”，仍属“空谈”，故约不以拥彗清道许之欤。“手笔不拘韵”，尚是皮相之谈。散文虽不押韵脚，亦自有宫商清浊；后世论文愈精，遂注意及之，桐城家言所标“因声求气”者是，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答吴至甫书»阐说颇详。刘大櫆«海峰文集»卷一«论文偶记»：“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四：“朱子云：‘韩昌黎、苏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此真知文之深者”(«朱文公集»卷七四«沧州精舍谕学者»：“老苏但为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答张廉卿»：“承示姚氏论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谓能矣，顾诵之不能成声”；均指散文之音节，即别于“文韵”之“笔韵”矣。古罗马文家谓“言词中隐伏歌调”(quidam cantus)，善于体会，亦言散文不废声音之道也。

“既造«后汉»，……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字虚设。”按班书之“赞”，即范书之“论”，鲜如晔之从衡驰骋、感慨飞扬者，后来洵为居上；班“述”范“赞”，伯仲之间，均余食赘行也。“无字虚设”之夸，前引«史通»指摘«隗嚣传·赞»，已足破之；若夫“传”，则范记叙之笔逊班多多

许。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载李格非《杂书》有云："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郡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盖谓范刻意着力，不及班举重若轻、行所无事耳。《全晋文》卷一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称其作《吴书》"真不朽事，……兄作必自与前人相去，《辩亡》则已是《过秦》对事"。陆机工于"文人之文"，非晔所能望项背；其"著述之文"，则《史通·本纪》、《曲笔》二篇所弹射之《晋三祖纪》，今已丧佚，《吴书》偶于《三国志》裴注中睹之，见虎一毛，未知其斑，末由持较《后汉书》。至与贾生争出手，固机、晔二人所齐心同愿也。

《全宋文》卷三二

谢灵运《辨宗论》："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昔向子期以儒、道为壹，应吉甫谓孔、老可齐，皆欲窥宗，而况真实者乎？……冬夏异性，资春秋为始末，昼夜殊用，缘晨暮以往复。……是故傍渐悟者，所以密造顿解。"按全篇锯木往复，要指不外乎此。法海本《坛经》第一六

节:“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顿。”“利顿”必“利钝”之讹，诸校未改正。其意即同灵运《辨宗论》。卷五七朱昭之《与顾欢书难〈夷夏论〉》亦云:“昔应吉甫齐孔、老于前”；应贞、向秀之说今已无考矣。《宋书·谢灵运传》:“孟颉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颉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此《论》即其语之笺释。灵运主“不容阶级”之悟，而悟必须“慧业”，故“成佛”甚速，若夫不由慧生悟而只修行持戒，则能免于地狱诸苦恼而未遽得正果也。应、向二子欲和同孔、老，灵运是篇融通儒、释，视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较能析理，别详《全唐文》卷论权德舆《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以孔、释异教为华夷殊地异宜，即孙绰所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亦即《国史补》载李舟与妹书所谓:“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太平广记》卷一〇一）。“顿了”、“渐悟”之争昉自刘宋；《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又《昙斌传》:“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刘宋译《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之一大慧问:“净除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佛答语设种种譬喻，如“陶家”造器，“渐成非顿”，而“明镜顿现”一切色像。《全齐文》卷二〇刘虬《无量义经序》亦调停“会理可渐”与“入空必顿”两义。入唐而其说大畅。《佛祖统纪》卷四二记唐宣宗以“顿见”与“渐修”诘问僧弘辩。《楞严经》卷八:“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进”；《圆觉经》卷下:“此经名为顿教大乘，顿机众生，从此开悟，亦摄渐修一切群品，譬如大海，不让细流”；神会《语录》卷一答志德问“今教群生，唯求

顿悟，何故不从小乘渐修？”又卷四«顿悟无生般若颂»；圭峰宗密«禅源诸集诠都序»卷下之一阐说有“先因渐修而豁然顿悟”，有“因顿修而渐悟”，有“因渐修而渐悟”，有“先须顿悟，方可渐修”，要归于“因悟而修”之“解悟”与“因修而悟”之“证悟”二者。道士亦因袭名义，如司马承祯«天隐子·渐门»一章是。宋晁迥«法藏碎金录»卷四：“孔子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首句顿悟，次句渐修，三句自觉觉他”；可为灵运之论进一解。王畿«龙谿先生全集»卷一«天泉证道纪»述王守仁自言“良知之学”于“上根人”为“顿悟之学”，而“中根以下之人”须用“渐修工夫”（参观卷二«松原晤语»、卷四«留都会纪»、卷一二«答程方峰»）；合诸灵运所言，则“华民”恰与“上根人”相当，而“中根以下”者乃“夷人”也。

«全梁文»卷五五

钟嵘«诗品»。按«全齐文»卷二五谢赫«画品»序次画家二十七人为六品；«全梁文»卷六六庾肩吾«书品»序次书家一二八人，“小例而九，大等为三”，全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之例。嵘取诗家一二〇人分居三品，等第虽简，评骘最详；«自序»：“昔九品论人”，正谓«人表»。然嵘采法班书，匪仅«人表»，抑且有«艺文志»；其评上、中两品，十人而九，必先曰：“其源出于……”，即师班氏论九流之“盖出于某官”，牵强附会，贻讥适等。«南齐书·文学传·论»“略有三体”，一体“源出灵运而成”，

一体与傅咸、应璩“不全似”而“可类从”，一体为“鲍照之遗烈”；综撮大要，顺适无碍。不类嵘固如高叟，一一指名坐实，似为孽子亡人认本生父母也。至于一时趋向所囿，一己嗜好有偏，掎摭失允，事属寻常，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即斥嵘“黑白混淆”。窃谓嵘屈陶潜、鲍照居中品，魏武居下品，最遭后世非议；其他品第，虽有未餍众心，尚勿至喧哗竞起。且嵘固云：“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初非自以为铁案不可移也。顾“网罗今古”“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主试选入本科闱墨也！此则余所大不解，恐嵘亦无以自解；“准的无依”，真堪以其语还评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昔有诗客，尝以‘神’、‘圣’、‘工’、‘巧’四品，分类古今诗句为说，以献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观，遽问客曰：‘如老杜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之句，当入何品？’客无以对，遂以其说还之，曰：‘尝鼎一脔，他可知矣！’”彼客不过仅分四品，无以着老杜此联，失在疏简；嵘于苏武，三品中漏之，二十二佳作中著之，进退矛盾，殊为体例之疵。白居易《与元九书》上溯《国风》，下至李、杜，论“五言始于苏、李”，有曰：“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正用《诗品》所称苏武诗：“双凫俱北去，一凫独南翔”，以修词故，改“一凫”为“一雁”；庾信《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则兼指上林射雁得帛书事也。

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指，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

悟希赏独，拔某家而出之；一经标举，物议佥同，别好创见浸成通尚定论。如昭明«文选序»大都当时常谈，而其«陶渊明集序»首推陶潜"文章不群超类"，则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又或月旦文苑，未克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而能于艺事之全体大用，高瞩周览，症结所在，诙言微中，俟诸后世，其论不刊。如钟嵘三品，扬抑作者，未见别裁，而其«中品·序»痛言"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则于六朝下至明清词章所患间歇热、隔日疟，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盖西昆体之"捃扯"、江西派之"无字无来处"，固皆"语无虚字"，"殆同书抄"，疾发而几不可为；即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辈大家，亦每"竞用新事"，"且表学问"，不啻三年病疟，一鬼难驱。元稹«酬孝甫见赠»："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有别才非书"；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四«说诗示石生汉照、赵生文彬»："是故诗人者不惟有别才，抑有别学"；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仿元遗山论诗»："他山书史腹便便，每到吟诗尽弃捐，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又"天涯有客好聆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莫非反复旧传之验方，对治重发之宿恙，以病同故，药亦大同焉。吴聿«观林诗话»载俗称"诗有三百八病"，未识名目云何；补缀词事，奥僻繁密，的为诗患，应在此数。苟准西例，病名从辨证者之名，如"安迪生疾"（Addison's disease）、"梅逆尔斯征候"（Ménière's syndrome）之类，则谓诗病中有"钟嵘症"可矣。"无事无来处"之旨，黄庭坚所明诏大号，而发凡起例莫详于赵夔«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聊标举之。

《中品·序》论诗之文词，违时抗俗；《下品·序》论诗之声律，亦不迎合“永明体”，然未为孤诣独觉。《全齐文》卷二四陆厥《与沈约书》所见略同。厥《书》论声律，谓“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又与嵘论文词“羌无故实，皆由直寻”，殊涂同归。惟厥权轻重，仅以为“章句”非“急”，嵘决取舍，径以为“故实”可“无”，则稍异耳。“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言四声及后来唐人申说之“八病”，即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病》之首八事。《全唐文》卷一六六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语非泛设，谓四声自当区分而八病毋庸讲究。盖四声之辨，本诸天然音吐，不容抹搽；若八病之戒，原属人为禁忌，殊苦苛碎，每如多事自扰，作法自毙。十七世纪英诗人（Samuel Daniel）尝言，诗法犹国法，国愈乱则法愈繁，可以喻此。历代名家，初不祗承严守，沈约自运，即未尝去病弃疾。《南史·陆厥传》早云：“约论四声，妙有铨辨，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是巫咸不能自祓、秦医勿解自弹也。且诗歌音节之美，初非除八病便得，“推、敲”熟例，已堪隅反。故嵘摈斥“蜂腰、鹤膝”，解缚释荷，未为失也。特渠不审诗虽不“备管弦”、“入歌唱”，却仍有声律音调，匪他，正其所言“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者是。苟可“讽诵”而“不蹇碍”，则于“平、上、去、入”，已“暗与理合”，曰“病未能”，乃尚未“思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适资移用。《文镜秘府论·天》卷刘善经《四声论》不忿嵘之鄙夷声病拘牵，驳曰：“徒□（识？）口吻之为工，不知调和之有术”，尚能批却捣虚；更恶詈曰：“复云：‘余病未能’；观公此病，乃是膏

育之疾，纵使华陀集药，扁鹊投针，恐魂□（游？）岱宗，终难起也！”一何怨毒至于斯乎！夫有病未必有医，然业医则必见有病，犹业巫必见有鬼焉；忌医讳疾，固庸夫之常态，然非病亦谓是病，小恙视作大病，治患者之病而不顾患者之命，病去而命亦随之，又妄人所惯为也。伏尔泰作«荡子»院本，遭人诟病，渠曰：“诚非无疵，然疵亦有不可除去者。譬如偻人背上肉峰隆然，欲铲其峰，是杀其人也。吾儿纵驼背，却不失为强健耳”；莱辛尝借其语以自解。钟嵘同时人殷芸撰«小说»已佚，有一则存于晁载之«续谈助»卷四：“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伏？〕’，欲上背踏之。伛者曰：‘且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参观«百譬喻经»之五〇：“有人患脊偻，医以鲊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迸出”）。«秘府论»晚近始传入中国，好奇无识与夫谈诗而不办作诗之士，以其多载唐人遗说，翕然称道。书实兔园册子，粗足供塾师之启童蒙，宁有当于杜甫所谓“诗律细”哉？调声属对，法如牛毛，格如印板，徒乱人意；其于吟事，真类趣令无病而不问死活者。苟服膺奉持，把笔时局促战竞，误以诗胆之小为诗心之细，幸得成章，亦只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奄奄无气之文字乡愿尔。唐李渤«喜弟淑再至»长歌自称“诗思”云：“云腾浪走势未衰，鹤膝蜂腰岂能障？”；汤显祖«玉茗堂尺牍»卷三«答孙俟居»自谓“知曲意”云：“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参观卷四«答吕姜山»、«答凌初成»）。亦犹魏晋风流之言“礼法岂为我辈设”也。

«诗品»中评谢朓：“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按谓

胐论诗胜于其作诗也，“文”即指诗，如同品评任昉：“少年为诗不工，……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南史·任昉传》正作“晚节转好著诗”。《品》下评陆厥，称其“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亦谓其善论诗而不善作诗；“丈夫”二字必误，疑“丈”乃“文”之讹，后世不察其讹，而又不解其意，遂增“夫”字足之。嵘掎摭利病，而所作篇什无只字传世，当时亦未有诵说及之者；其评谢、陆，盖不啻夫子自道矣。“非言之失”，正犹铅刀而议断割、目有神而腕有鬼也。葛胜仲《丹阳集》卷三《上白察酒书》称沈约“鉴奖后辈”，而终之曰：“其深闭固拒不少假者，特钟嵘一人耳。将嵘果无可称耶？”参观论《全三国文》魏文帝《典论》、《全晋文》王羲之《书论》。刘勰与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二谓严羽精于“议论”而乏“实诣”，因曰：“语云：‘识法者惧’，每多拘缩”，理或然欤。勰、嵘于陶潜均非知音，勰且受知昭明，乃皆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其文德虽勿足比范缜之于神灭，固胜萧子云之于钟繇书矣（参观论卷六梁武帝《观钟繇书》）。

《诗品》所载轶事，如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江淹“五色笔”之梦、汤惠休“诗父兄”之谑、袁嘏“诗飞去”之夸，均传为口实，用作词藻。钟嵘谓袁诗“平平耳”，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以袁附卞彬，而舍述其自夸之语外，不赞一词，《南史》亦然，大似袁之得入国史，端赖此大言者。然则文人固不可不善于自誉哉！《诗品》作：“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南齐书》作“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合并则语更妙。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甚称姚宏《题梦笔驿江淹旧居》诗：“一宵短梦惊流俗，千古高名挂里闾，遂使后生矜此意，痴眠

不读一行书!”；命意虽新，使事未切。《诗品》仅言江淹梦美丈夫索还五色笔，因而“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淹传同，《梁书》淹传言“才尽”而无梦中索笔事，至此笔之原得于梦中不，无可究诘；《南史·文学传》纪少瑜梦中受“青铗管笔”，《旧唐书·李峤传》童时梦中受“双笔”，若淹只梦索笔，未梦受笔，如姚诗所云，则“后生”羡淹此梦而竟求“才尽”矣！姚盖习闻李商隐《牡丹》“我是梦中传彩笔”及李瀚《蒙求》“江淹梦笔”等讹传俗说；易“惊”字为“讹”字便中。《宋书·鲍照传》世祖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南史·任昉传》晚节作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与江淹而三，皆六朝事也。《品》下有二掌故，罕见征引，大类后世习道之名士黠陋情状。一、区惠恭作《双枕诗》，谢惠连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大将军见诗赏叹；此以己作顶有名人之名，冒也。二、柴廓作《行路难》，会死，释宝月“窃而有之”，柴子挟父手稿，欲讼此事，宝月“厚赂”得寝；此以己名掠无名人之作，亦冒也。第一事如《西京杂记》卷三记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南史》卷三一《张率传》记率“作诗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沈起凤《谐铎》卷三《穷士扶乩》尤工嘲诙，所谓“近日名流专于纱帽下求诗”（参观《魏伯子文集》卷八《次侯马、见楼壁上诸官诗、题此》：“笑我家贫难卖赋，羡君官大好题诗”；《水田居诗筏》：“近日持论者贬剥文长，盖薄其为诸生耳，谚云：‘进士好吟诗，信哉！”；《镜花缘》一

八回唐敖道:“世人只知道‘纱帽底下好题诗’”；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卷三引广文张某句:“容易醉人红袖酒，最难名世白衣诗”）。第二事直如牛浦郎之窃牛布衣遗稿，牛浦不独冒布衣之诗，且冒其人，则后来居上耳。屈大均贪释大汕之资，为之改定诗稿，即取已作窜入，事后指斥大汕窃诗以索诈，故大汕致大均书云:“兄包藏祸心，于濂诗多所改易，将兄句为濂之句；自盗窃其诗以与濂，致陷濂于钝贼而不知”（参观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六、缪荃荪«艺风堂杂钞»卷四）；谲诡过于小说传奇。释子啖名，文士逐利，始朋比而终诟讦，方世泰«南堂诗钞·过长寿寺»第二首所谓:“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宝月能“厚赂”人，亦必如大汕之有财；一得赂而永息讼，柴氏儿又何易与也!

«全隋文»卷二〇

李谔«上书正文体»。按谔历事齐、周，此书亦重修周太祖、苏绰欲革文弊之故事，而充类加厉耳。«周书·苏绰传»言绰«大诰»后，群臣“文笔皆依此体”，然«史通·杂说»中曰:“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则所“革”者限于官书、公文，非一切“文笔”，«周书»未核。征之见存诏令，惟魏恭帝元年太祖命卢辨作«诰»谕公卿、三年禅位周孝闵帝«诏»、孝闵帝元年登极«诏»稍“依”«大诰»体，明帝武成元年五月«诏»已作六朝惯体，去大统十一年

颁«大诰»时不及十五年也。柳虬存文虽无丽藻，仍尚比偶，观其论史官«疏»可知；«周书»本传云："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文多不载"，则于文体复古早持异议。«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北史·文苑传·序»同）；盖得情实，"矫枉非适时之用"即柳虬所谓"时有今古"尔。«隋书·文苑传·序»："高祖初统万几，每念斲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又即李谔«书»所云："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隋文此诏未见，想其欲继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故谔«书»首节痛斥魏、晋、齐、梁之诗赋。然欲平天下而未齐家，普诏州县而不严庭训，隋文两子即笃嗜"淫丽"而不少悛者。«隋书·魏澹传»："废太子勇命澹注庾信集"，«柳謇传»："初〔晋〕王〔炀帝〕属文，效庾信体。"睫在眼前固不见欤。谔睹文帝"遏止""华绮"，其效未广，遂请勒司搜访，欲以宪纲制裁代艺苑别裁。«旧唐书·薛登传»上疏极称李谔此书，且曰："帝纳李谔之策。……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谔«书»曰："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与曹植«与杨德祖书»言"设天网以该"作者，相映成趣；盖扬搉文词而齐之以刑，胁之以威，径恃法网、戒尺为珊瑚网、玉尺矣。然火攻下策，不特终隋之世，"文体"未"正"，即唐与隋代兴，齐梁遗风，绳继不改。«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奉相公手疏，以国

家承文弊之后，房杜为相，不能反之于质；诚如高论。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于古；愚以为不然。……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风俗好尚，系在时君，不在人臣，明矣。”宋人尤反复言之；如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一《苏氏文集序》：“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卷一三八《隋太平寺碑》、《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又卷一四〇《唐元次山铭》诸跋尾皆叹“文章至陈、隋”，其“弊”已“极”，而唐兴以“积习之势”，不能“骤革”；《续通鉴长编》熙宁九年五月癸酉神宗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徐、庾为文”；《困学纪闻》卷一四载郑獬曰：“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词之溺人也！”；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至曰：“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柳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甚前矣。”柳冕谓文弊未革，责在君而不在相，上有好则下必甚，特不敢指斥本朝祖宗耳。然周之太祖、隋之高祖非无意于改革文弊，其成效仅如彼；而韩、柳“文显”之时，唐之君若相未尝欲远追周、隋两祖之轨躅，李商隐《韩碑》所称“圣相”之裴度，曾《寄李翱书》深不以韩愈“矫时世之文”为然，切戒“今之作者，当大为防焉”（《全唐文》卷五三八）。唐太宗“学徐庾为文”，见讥于宋神宗；而奉太宗敕撰《周书》之史臣于《庾信传·论》中却诃信为“词赋罪人”，是亦病“徐庾之弊”也。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文靡于隋，

韩力振之”，乃不知有任、沈，无论徐、庾，一若文至隋而弊者，前“七子”之空疏矜诞多类此。盖周、隋至唐，知“五代余习”之须革，初非一人而亦非一朝一夕矣。心知之而力不能及之，望道而未之见，见矣而未之至，识非而勿克示是以树典范、易风尚。官府教令、私家论议，胥如纸上谈兵、腹空说食而已。尝试论之，亦姑妄言之。文如苏绰，固不足矫“徐庾之弊”，即如陈子昂、萧颖士、独孤及、李华、元结辈，尚未堪与王勃、骆宾王、张说等争出手。必得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其人者，庶乎生面别开，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初无待于君上之提倡、谈士之劝掖也。倘不获韩、柳，而仅有李观、吕温、樊宗师之徒，则“古文”之“显”未可保耳。又如五季文敝，石晋之马裔孙已复“学韩愈为文章”（«新五代史·杂传»第四三）；宋初穆修、柳开奋然以起衰革敝自任，石介«怪说»以杨亿“浮华纂组”之文与“释老之为怪”并举而丑诋之，而所作皆无足动众开宗；即苏舜钦、尹洙亦如五谷不熟、画虎未成。及夫欧阳修斐然为之先，王安石、苏洵、苏轼卓尔为之后，乃能蔚成风会，取徐铉、杨亿之体而代焉。«庄子·庚桑楚»曰：“越鸡不能伏卵，鲁鸡固能矣”，此之谓乎！

或许李谔为唐人“古文”拥帚清道，固迂远而阔事情，又取此«书»与梁裴子野«雕虫论»齐称，亦拟不于伦。裴所重在作诗而不在文，且祇陈流弊，未筹方策；李则昌言“弃绝华绮”，“职当纠察。”拿破仑主法国时，尝以文学不盛而申斥内务部长；使李所请见诸施行，“公私文翰”，概归“宪司”，“外州远县”，“普加搜访”，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搜幽剔隐，无远勿届，便略同拿破仑之内务部矣。

四、论“神 韵”

谢赫论画，提出“气韵”说，严羽论诗，拈出“神韵”说；二者有相通之处。外国论者谈艺，也往往与此不谋而合。本书著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分析与阐发。

（《管锥编》712—714页，715—718页，1352—1366页，1415—1417页；增订45页，48页，103页，109页；手稿69—70页，163—166页，170—172（2）页；《谈艺录》，365—366页，412—415页，98—102页；补正手稿17—19页。）

《全齐文》卷二五

谢赫《古画品》。按论古绘画者，无不援据此篇首节之“画有六法”。然皆谬采虚声，例行故事，似乏真切知见，故不究文理，破句失读，积世相承，莫之或省。论古诗文评者，复一曲

自好，未尝凿壁借明，乞邻求醯，几置“六法”于六合之外，眉睫邈隔山河，肝胆反成胡越。盖重视者昧其文，漠视者恝其旨，则谓谢赫此篇若存若亡，未为过尔。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按当作如此句读标点。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漫引“谢赫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遂复流传不改。名家专著，破句相循，游戏之作，若明周宪王《诚斋乐府·乔断鬼》中徐行讲“画有六法、三品、六要”，沿误更不待言。脱如彦远所读，每“法”胥以四字俪属而成一词，则“是也”岂须六见乎？只在“传移模写”下一之已足矣。文理不通，固无止境，当有人以为四字一词、未妨各系“是也”，然观谢赫词致，尚不至荒谬乃尔也。且一、三、四、五、六诸“法”尚可牵合四字，二之“骨法用笔”四字截搭，则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盖“气韵”、“骨法”、“随类”、“传移”四者皆颇费解，“应物”、“经营”二者易解而苦浮泛，故一一以浅近切事之词释之。各系“是也”，犹曰：“‘气韵’即是生动，‘骨法’即是用笔，‘应物’即是象形”等耳。“四、随类，赋彩是也。”词意可参观《全宋文》卷一九王微《报何偃书》：“又性知画绘，……一往迹求，皆仿像也”；“迹求”犹云“踪追”，即“随”是也，而“仿像”即“类”也。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五《吴省曾墓志》：“善貌人。……随其老少，謦欬宛然。用笔如勇将追敌，不获不休”；曰“随”、而复曰“追”，合之“迹求”，谢赫所谓“随类”，遂尔了然。《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

亦与心而徘徊”，又“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参观«明诗»：“婉转附物”）。文章、绘画，状物求肖，殊事同揆。“随”、从也，如“追随”之“随”，犹今语“跟紧”、“贴紧”，即“附”、“密附”。“类”、似也，像也，即«全后汉文»卷六九蔡邕«笔赋»“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之“类”。“随类”如«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所谓“谨于象似”，或«图画见闻志»卷二论袁蟨所谓“谨密形似”。“赋彩”即着色，乃六朝、唐人论画习语，如«全陈文»卷一二姚最«续画品·下品»称嵇宝钧“赋彩鲜丽”，«历代名画记»卷五末亦云“范瑒赋彩”。后世易“赋”为“傅”，如«图画见闻志»卷二称孙遇“不以傅彩为工”，杜子瓌“尤精傅彩”，滕昌祐“傅彩鲜泽”。亦谓之“布色”，汉人语已然，见«论语·八佾»“绘事后素”句郑玄注。«西京杂记»卷二称阳望、樊育“尤善布色”；刘宋译«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第一之一：“譬如工画师，及与画弟子，布彩图众形”；«历代名画记»卷一〇称韩嶷“善布色”、陈庶“尤善布色”；«图画见闻志»卷二称张腾“描作布色，颇极其妙”，杨元真“尤精布色”。盖“六法”之“三”只是素描形状，“四”则求与所绘之物逼肖、“密似”（“随类”），乃进而着色。白描受采，形状之上，更添色泽，“描作”之不足，复从而“布色”，庶乎穷形极相。全祖望释“绘事后素”为“绘事后于素”，先有“素地”而后“加诸采”（«经史问答»卷六，参观«铁桥漫稿»卷四«对陈氏、沈氏问»，又«俞楼杂纂»卷一五«论语古注择从»）；窃谓倘易“素地”为“素描”，便可移申谢、刘之旨矣。«全宋文»卷二〇宗炳«画山水序»：“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以形写形，以色写色也”；以“画象”之“写形”与“布色”之“写色”分别序次而言，尤足诠谢赫之以“象

形”居三而“赋彩”位四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可参观《历代名画记》卷九称范长寿：“至于位置，不烦经略。”谢赫反复言“气韵”、“气”、“韵”，而《第一品》评张墨、荀勖曰：“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第二品》评顾骏之曰：“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第五品》评晋明帝曰：“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是“神韵”与“气韵”同指。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陆机《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韵”与“文”互文一意，谓残缺不全与遗留犹在之诗文，乃指篇章，非指风格也。王士祯《蚕尾集》卷七《芝廛集序》论“南宗画”之“理”而申言曰：“虽然，非独画也，古今风骚流别之道，固不越此”，却未识“风骚之道”早著于“画理”，严羽所倡神韵不啻自谢赫传移而光大之。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八《神韵论》如缺齿咬虱、钝锥钻木，且渠侬自命学人而精鉴书画，亦竟不能会通以溯源于谢赫。近贤著述，倘有表微补缺者欤？余寡陋未之睹也。

谢赫以“生动”释“气韵”，又《第六品》评丁光曰：“非不精谨，乏于生气”；《全陈文》卷一二姚最《续画品》评赫自作画曰：“写貌人物，……意在切似。……至于气韵精灵，未极生动之致。”则“气韵”匪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所谓颊上添毫，“如有神明”（《世说·巧艺》），眼中点睛，“便欲言语”（《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又七五〇引《俗说》）；谢赫、姚最曰“精灵”，顾恺之曰“神明”，此物此志也。古希腊谈艺，评泊雕刻绘画，最重“活力”或“生气”（enargeia），可以骑驿通邮。旧见西人译“六法”，悠谬如梦寤醉呓，译此法为“具节奏之生命力”（rhythmic vitality）者有之，为“心灵调和因而产生

生命之活动”（la consonance de l'esprit engendre le mouvement de la vie）者有之，为“生命活动中心灵之运为或交响”（operation or revolution, or concord or reverberation, of the spirit in life movement）者有之，为“精神之声响或生力之震荡与生命之运动”（Spirit Resonance, or Vibration of Vitality, and Life Movement）者有之；其遵奉吾国传讹，以两语截搭，不宜深责也，其强饰不解以为玄解，亦不足怪也，若其睹灯而不悟是火，数典忘祖，则诚堪悯嗤矣。“六、传移，模写是也”；又《第五品》评刘绍祖：“善于传写，不闲其思。……号曰‘移画’，然述而不作，非画所先。”盖刘临仿名迹以成摹本，原属画师惯事。译者亦作离奇解会，凿浅成晦，有如此者。

谢赫之世，山水诗已勃兴，而画中苦乏陶、谢之伦，迫使顾、陆辈却步；山水画方滋，却尚不足与人物画争衡，非若唐后之由附庸而进为宗主也（参观论《全后汉文》仲长统《昌言》）。赫所品之画，有龙，有蝉雀，有神鬼，有马，有鼠，尤重“象人”；故谢肇淛《五杂俎》卷七 评“六法”曰：“此数者何尝一语道得画中三昧？不过为绘人物、花鸟者道耳。”龙、马、雀、鼠、蝉同于人之具“生”命而能“动”作，神、鬼则直如康德所谓现人相而加变怪。《世说·排调》：“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曰：‘不恒相似，时相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全晋文》卷二九王坦之《答谢安书》：“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其书与谢安来书均载《晋书》坦之本传，论立身行已者。“形”即“体”，“神”即“韵”，犹言状貌与风度；“气韵”、“神韵”即“韵”之足文申意，胥施于人身。如《全宋文》卷一〇顺帝《诏谥王敬

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世说·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金楼子·后妃»记宣修容相静惠王云:“行步向前，气韵殊下”，又«杂记»上记孔翁归“好饮酒，气韵标达”。赫取风鉴真人之语，推以目画中之人貌以至物象，犹恐读者不解，从而说明曰:“生动是也。”杜甫«丹青引»:“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正赫所谓“气韵”矣。赫谓六法“惟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又称卫协“六法之中，殆为兼善”，而唐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叙»云:“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故知赫推陆、卫，着眼只在人物，山水草木，匪所思存，“气韵”仅以品人物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试论”六法，更为明白，有云:“至于台阁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斯言得之。……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谓非妙也。……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张引顾恺之语，足征晋、宋风尚，赫之品画，正合时趋。其以“生动”与“气韵”对称互文、“神韵”与“气韵”通为一谈，亦堪佐证吾说。论“彩色”与“笔法”得此失彼，即赫所言二、四两法之胜解,似«文心雕龙·风骨»之以“骨”“彩”对照；五代以后画花鸟者不用墨笔钩勒而径施彩色，谓之“没骨法”者以此。“骨法”之“骨”，非仅指画中人像之骨相，亦隐比画图之构成于人物之形体。画之有“笔”犹体之有“骨”，则不特比画像于真人，抑且径视画法如人之赋形也（参观«全晋文»论王羲之

«书论»）。山水画后来居上，夺人物画之席，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卷一所谓"若论人物，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则古不及近"；优劣之等差，亦寓盛衰之递代。于是"气韵"非复人物画所得而专矣。如荆浩«笔法记»一名«山水画录»即云："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又曰："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韩拙«山水纯全论»中«观画别识»及«林木»两节曾分别阐释之（二文皆见«佩文斋书画谱»卷一三）。盖初以品人物，继乃类推以品人物画，终则扩而充之，并以品山水画焉。风扇波靡，诗品与画品归于一律。然二者顾名按迹，若先后影响，而析理探本，正复同出心源。诗文评所谓"神韵说"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之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animism)，二、以非人作人看(anthromorphism)。鉴画衡文，道一以贯。图画得具筋骨气韵，诗文何独不可。«抱朴子»外篇«辞义»已云："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颜氏家训·文章»亦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既赋以形骸，则进而言其"气韵"、"神韵"，举足即至，自然之势。故«颜氏家训·名实»记一士族，"天才钝拙"，东莱王韩晋明设宴面试，"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赋韵"之"韵"、韵节、韵脚之"韵"也，而"向韵"之"韵"，则"气韵"、"风韵"之"韵"矣。«梁书·文学传»下沈约称刘杳二«赞»云："词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赞»为押韵之文，"句韵"犹"赋韵"。«文赋»之"遗韵"乃"赋韵"、"句韵"之"韵"，非"向韵"之"韵"也。«全梁文»卷四梁武帝«赠萧子显诏»："神韵峻举"，尚是

风鉴语；卷十一简文帝«劝医论»:“又若为诗，……丽词方吐，逸韵乃生”，即是评文语矣。李膺«济南集» 卷八 «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弘词书»:“凡文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所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懵，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参观王铎«拟山园初集»第二四册«文丹»:“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腠理、有骨、有髓”；又徐枋«居易堂集»卷一«与杨明远书»、斋藤谦«拙堂文话»卷七«文譬之人身»条）。观此可识谈艺仅道“韵”者，意中亦有生人之容止风度在，无异乎言“神韵”、“气韵”也。歌德小说中男角二人告女角曰:“人最顾影自怜，随处触目，莫不如对镜而照见己身焉”；故其观动植两类、地火水风四大等，皆肖己之心性气质。斯言也，不特格物为尔，谈艺亦复如是，“气韵”、“神韵”即出于赏析时之镜中人自相许矣。

画品文评先后同标“神韵”，将无如周人、郑人之同言“璞”而一以名玉、一以名鼠耶？尝观谢赫以至严羽之书，虽艺别专门，见有深浅，粗言细语，盍各不同，然名既相如而复实颇相如者，固可得而言也。谢赫评晋明帝:“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评丁光:“非不精谨，乏于生气”；评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评张墨、荀勖曰:“风范气候，极妙参神。……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

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荆浩、韩拙论山水：“韵者，隐露立形，备意不俗”；盖谓“露”于笔墨之中者与“隐”在笔墨之外者，参互而成画境。余原以英语“concealment yet revelation”阐之顾更端言“revelation as well as concealment”，亦无不可。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曰：“山欲高，画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尝叹兹言，足为韩拙语申意。“出”即“露”，而“锁”与“断”即“隐”矣。参观本书前论白瑞蒙与严沧浪节。谓不尽画出，而以显豁呈“露”与“隐”约蔽亏，错综立形，烘托备意，可参司空图《诗品·形容》：“离形得似”，陈与义《墨梅》：“意足不求颜色似。”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又《与极浦书》：“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又《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李廌云：“如登培塿之邱，以观崇山峻岭之秀色；涉潢污之泽，以观寒溪澄浑之清流；如朱弦之有余音、太羹之有遗味者，韵也”；“登培塿”、“涉潢污”两喻，可参《与极浦书》：“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也”，又《诗品·超诣》：“远引若至，临之已非。”严羽《沧浪诗话》称“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参姜夔《诗说》：“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综会诸说，刊华落实，则是：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会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曰“取之象外”，曰“略于形色”，曰“隐”，曰“含蓄”，曰“景外之景”，曰“余音异味”，说竖说

横，百虑一致。明初沈颢«画麈»倡“禅与画俱有南北宗”之论，“创作«十笔图»”，惟骜“高简”，芟繁密以求深永，“味外取味”；其于谢赫不啻严羽之于司空图矣。宋人言“诗禅”，明人言“画禅”，课虚叩寂，张皇幽眇。清画人盛大士«谿山卧游录»卷一论画“四难”，有曰：“笔少画多，境显意深”，足以笺荆浩、韩拙、沈颢辈言山水画之“韵”与“禅”矣。苟去其缘饰，则“神韵”不外乎情事有不落言诠者，景物有不着痕迹者，只隐约于纸上，俾揣摩于心中。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犹“禅”之有“机”而待“参”然。故取象如遥眺而非逼视，用笔宁疏略而毋细密；司空图«诗品·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冲淡»：“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有领，期之愈分”；反复指说，殆类西方十七世纪谈艺盛称之“不可名言”（je ne sais quoi）矣。因隐示深，由简致远，固修词之旧诀常谈。古印度说诗，亦有主“韵”（dhvani）一派，“韵”者，微示意蕴（Vyaňgya），诗之“神”髓，于是乎在。西方古师教作文谓幽晦隐约则多姿致，质直明了则乏趣味。后世名家如狄德罗谓晓达不足感人，诗家当骜隐昧；儒贝尔谓文带晦方工，盖物之美者示人以美而不以美尽示于人。利奥巴迪反复言诗宜蒙胧黮闇，难捉摸，不固必（Vago，indefinito），语无滞着则意无穷尽，浑沦惚恍，隐然而不皎然，读者想象绰然盘旋。叔本华云：“作文妙处在说而不说，正合希腊古诗人所谓‘半多于全’之理。切忌说尽，法国诗人所谓‘详尽乃使人厌倦之秘诀’”。席勒尝谓：“世人推工于语言者为大家，吾则以为工于无言者乃文章宗匠。爱伦·坡与马拉

梅所主张，流传尤广，当世一论师（G·MorpurgoTagliabue）说之曰："使人起神藏鬼秘之感，言中未见之物仿佛匿形于言外，即实寓虚，以无为有，若隐而未宣，乃宛然如在"。《全三国文》卷五三伏义《与阮嗣宗书》所讥"闭虚门以示不测者"，几可以断章借喻。论诗文尔许语与谢赫、荆浩、沈颢辈论画"取之象外"、"隐露立形"、"愈简愈入深永"，不介自亲焉，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一三《张萱》。

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温著《潜溪诗眼》，今已久佚。北宋末俗语称人之姿色，物之格制，每曰"韵"，以示其美好。此与范温以"韵"品目诗文书画，时近意合，消息相通。《说郛》卷四四章渊《槁简赘笔》引王安石讥韩愈《大行皇后挽歌》词句"近乎黩也"，因曰："王黼奉敕撰《明节和仁贵妃墓志》云：'妃齿莹洁，尝珥绛，有标致，俗目之为韵。'使荆公见之，当云何也！"周辉《清波杂志》卷六论王黼文曰："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七陈东"乞诛六贼"上书，中言梁师成谋立郓王楷，有曰："又见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着币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师成倡为谶语，以撼国本"——盖"韵"、"郓"二字音同，足资附会也。宋人谈艺书中偶引范温，皆识小语琐，惟《永乐大典》卷八〇七《诗》字下所引一则，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严羽必曾见之，后人迄无道者。《宋诗话辑佚》上册有《潜溪诗眼》一卷，搜撷《渔隐丛话》等得廿八则，皆鳞爪之而也，当以《大典》此则补益之。故摘录较详，稍

广其传尔。“王俑〔称〕定观好论书画，常诵山谷之言曰；‘书画以韵为主。’予谓之曰：‘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为巧，奇、吾知其为奇；布置关〔？开〕阖，皆有法度；高妙古澹，亦可指陈。独韵者，果何形貌耶？’定观曰：‘不俗之谓韵。’余曰：‘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书画之不俗，譬如人之不为恶。自不为恶至于圣贤，其间等级固多，则不俗之去韵也远矣。’定观曰：‘潇洒之谓韵。’予曰：‘夫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定观曰：‘古人谓气韵生动，若吴生笔势飞动，可以为韵乎？’予曰：‘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定观曰：‘如陆探微数笔作狻猊，可以为韵乎？’余曰：‘夫数笔作狻猊，是简而穷其理；曰理则尽之，亦不必谓之韵也。’定观请余发其端，乃告之曰：‘有余意之谓韵。’定观曰：‘余得之矣。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余曰：‘子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且韵恶从生？’定观又不能答。予曰：‘盖生于有余。请为子毕其说。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夫立一言于千载之下，考诸载籍而不缪，出于百善而不愧，发明古人郁塞之长，度越世间闻见之陋，其为有〔？能〕包括众妙、经纬万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测之而益

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澹，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自《论语》、《六经》，可以晓其辞，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韵。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书，意多而语简，行于平夷，不自矜炫，故韵自胜。自曹、刘、沈、谢、徐、庾诸人，割据一奇，臻于极致，尽发其美，无复余蕴，皆难以韵与之。唯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铓，故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复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从生，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是以古今诗人，唯渊明最高，所谓出于有余者如此。至于书之韵，二王独尊。……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近时学高韵胜者，唯老坡；诸公尊前辈，故推蔡君谟为本朝第一，其实山谷以谓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苏子美兄弟大俊，非有余，乃不足，使果有余，则将收藏于内，必不如是尽发于外也；又曰：美而病韵如某人，劲而病韵如某人。……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或曰'子前所论韵，皆生于有余，今不足而韵，又有说乎？'盖古人之学，各有所得，如禅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关〔？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径而径造也。如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见高妙，自有超然神会，冥然吻合者矣。……然所谓有余之韵，岂独文章哉，自圣贤出处古人功业，皆如是矣。……然则所谓韵者，亘古今，殆前贤秘惜不传，而留以遗后之君子欤。'"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

范氏以“一超入如来地”，喻黄庭坚书法之得“韵”，可合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又《诗人玉屑》卷一五引《潜溪诗眼》“识文章当如禅家有悟门”一节、《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潜溪诗眼》“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一节，即严羽《沧浪诗话》之以禅喻诗。范氏以“韵”为“极致”，即《沧浪诗话》：“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范氏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足征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古印度品诗言“韵”，假喻正同。周贺《书实上人房》：“秋钟韵尽迟”，以“尽迟”二字写钟“韵”，甚精切。陆时雍《诗镜总论》曰：“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一击而立尽者，瓦缶也。诗之饶韵者，其钲磬乎。”绘声谈艺，莫逆而笑矣。尝睹儒贝尔论诗云：“每一字皆如琴上张弦，触之能生回响，余音波漫”。让·保罗论浪漫境界，举荷马史诗为例，谓“琴籁钟音，悠悠远逝，而袅袅不绝，耳倾已息，心聆犹闻，即证此境”；犹《全唐文》卷四五四李子卿《夜闻山寺钟赋》所云：“其稍绝也，小不窕兮细不紧，断还连兮远还近，着回风而欲散，值轻吹而更引。”司当达论画云：“画中远景能引人入胜，若音乐然，唤起想象以充补迹象之所未具。清晰之前景使人乍见而注视，然流连心目间者乃若隐若现之空濛物色。大师哥来杰奥画前景亦如远眺苍茫，笔意不近雕刻而通于音乐”。三人以不尽之致比于“音乐”、“余音”、“远逝而不绝”，与吾国及印度称之为“韵”，真造车合辙、不孤有邻者。谢赫以“生动”诠“气韵”，尚未达意尽蕴，仅道“气”而未申“韵”也；司空图《诗品·精神》：“生气远出”，庶可移释，“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

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衾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托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百喻经》第一则云：“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便空食盐”（参观《吕氏春秋·用民》以“盐之于味”喻“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贺贻孙《诗筏》：“写生家每从闲冷处传神，所谓颊上加三毛也。然须从面目颧颊上先着精彩，然后三毛可加。近见诗家正意寥寥，专事闲语，譬如人无面目颜颊，但具三毛，不知果为何物！”南宗画、神韵派诗末流之弊，皆“但具三毛”、“便空食盐”者欤。

王明清《挥麈余录》卷三言王称“有才学，好与元祐故家游，范元实温《潜溪诗眼》中亦称其能诗”，即此节中与范氏问答之人。黄庭坚《豫章文集》卷二八《跋翟公巽所藏石刻》评王著书“用笔圆熟，……但病在韵耳”，即称记庭坚论书画“以韵为主”之例。吕本中《紫微诗话》记范氏“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历”；其言“韵”即亦推演师说。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卷四记范氏性行颇亲切，范娶秦观女，所谓“‘山抹微云’女婿”者是。谢赫言“气韵”，世共知而玩忽误会；范温言“韵”，则茫茫久沉前闻，渺渺尚尘今观也。

《全梁文》卷三八

江淹《杂体诗序》议论殊佳，即韩愈《进学解》所谓"同工异曲"。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纪昀评："江淹《杂拟诗序》已明此旨，东坡移以论书耳"殊为具眼。按李翱《答朱载言书》论《六经》、《离骚》、《庄子》之文曰："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血，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亦如江淹论诗之不"同儿"而俱"悦魂"矣。然淹所拟三十首诗殊多累句，余素怪向来评赏过实。比偶重检梁章巨《浪迹丛谈》，见卷一《刘芙初编修》则举此三十首为"文通才尽"之证，指摘殊当："如《陈思王赠友》云：'日夕望青阁'，以'青楼'为'青阁'，岂非凑韵？《谢临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晢'，以'初晢'为'初阳'，亦是趁韵。《刘文学感遇》云：'橘柚在南园，因君为羽翼'，以'羽翼'说'橘柚'，亦无解于就韵。《潘黄门述哀》云：'徘徊泣松铭'，'松'是'松楸'，'铭'是'志铭'，……未免牵强。《郭弘农游仙》云：'隐沦驻精魄'，此用《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合成一句，未免乖隔。《孙廷尉杂述》云：'凭轩咏尧老'，谓尧与老子则不伦；又云：'南山有绮皓'，谓四皓中之绮里季，则偏举；又云：'传火乃薪草'，用《庄子》

'为薪火传'，而'草'字凑韵可笑。《颜特进侍宴》云：'瑶光正神县'，'赤县神州'岂可摘用'神县'二字？又云：'山云备卿霭，池卉具灵变'，以'卿霭'为'卿云'，已属生造，以'灵变'为'灵芝'，更奇！《袁太守从驾》云：'云旆象汉旋'，谓如天汉之转；《谢光禄郊游》云：'烟驾可辞金'，谓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羡；则又成何语乎！"皆中其失。即如《陶征君田居》一首，曾乱真编入陶集者，而"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十字之内，曰"日暮"，曰"暗"，曰"光已夕"，何词费乃尔！是类败阙，名家不免。如宋之问《端州别袁侍郎》："明朝共分手，之子爱千金"，以"千金躯"缩脚为"千金"，是临别嘱其为看钱奴、守财虏矣！李白《游太山》："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因《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一篇有"河汉清且浅"语，遂割裂为银河之代词。杜甫《往在》："侍祠耍先露"，节"先蒙雨露"为"先露"二字；宋祁《西楼夕望》："羲人卧此时"，节"羲皇上人"为"羲人"二字；文省意寒，施诸今日拍电报，或且扞格难通也。苏轼《乘舟过贾收水阁》："泪垢添丁面，贫低举案蛾"，既以"举案"为妻之代词，复歇后以"蛾眉"为"眉"，亦资笑枋。然江淹聚多篇于一题之下，而又语疵纷如，遂易遭指摘耳。

《西冷五布衣遗著》中吴颖芳《临江乡人诗》首有王昶《吴西林先生传》："又谓江文通杂拟三十首序诗，足为拘一见者药石，并为注之"，即指此篇，其注似未传。"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同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按《文子·精诚》："故秦楚燕魏之歌，异声

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陆贾《新语·思务》篇：“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丑者不必同状而皆恶”；《淮南子·说林训》：“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貌，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又：“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王充《论衡·自纪》篇：“文士之务，各有所从，……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曹植《妾薄命》：“同量等色齐颜”；《世说·品藻》王献之答桓玄：“楂梨橘柚，各有其美”；曹组《醉花阴》：“梅妆浅淡风蛾皋，随路听嬉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史浩《如梦令》：“雪脸间朱颜，各自一般轻妙，忒掉忒掉，真个一双两好”；皆言殊声各色、别味异气，而动魄悦魂却同。淹此数语，如标韩愈《进学解》所谓“同工异曲”，以救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谓“知多偏好”，欲谈艺之圆照而广大教化耳。《礼记·祭义》宰我问鬼神之名节，郑玄注：“耳目之聪明为魄”，孔颖达《正义》：“精灵为魂，形体为魄。”江淹修词不犯，“魂”、“魄”二字，互文一义；以“气”属“魂”，以“目”属“魄”，虽依经训，初不寓优劣精粗之轩轾。《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节孔颖达《正义》：“形之灵者，名之曰‘魄’，……气之神者，名之曰‘魂’。……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较《祭义·正义》之说更详。钱谦益好行小慧，每务深文，《牧斋有学集》卷一七《宋子建〈遥和集〉序》：“江之言云云。论诗而至于‘动魂’、‘悦魄’，精矣微矣！推而极之，《三百篇》、《骚》、《雅》以迄唐后之诗，皆古人之魄也。千秋已往，穷尘未来，片什染神，单词刺骨，扬之而色飞，沉之而心死，非魄

也，其魂也。钟嵘之称«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正此物也。如其不尔，则玄黄律吕，金碧浮沉，皆象物也，皆化生也。虽其骈花俪叶，余波绮丽，亦将化为陈羹涂饭，而矧其诜诜者乎！子建所和之诗，皆魄也，有魂焉以尸之。经营将迎，意匠恍忽，所谓'动魄'、'悦魂'者，江氏能知之，而子建能言之。"盖挟持经训，穿凿江语，直等"魂"与"魄"于诗之神韵与迹象，藉以隐斥前后七子复古之句摹字拟，实非江氏本意也。然钱氏判别"魂"、"魄"，则是明、清谈艺之常，聊拈数例。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七："神属目为明，知属耳为聪。神以知来，即人之悟性，谓之明；知以藏往，即人之记性，谓之聪。……有悟性者，资质发扬，属阳，魂之属也；有记性者，资质沉着，属阴，魄之属也"；李开先«中麓闲居集»卷一〇«对山康修撰传»："尝曰：'经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而已矣！'"；戴名世«南山全集»卷四«程偕柳稿序»："昔者余亡友方百川之论文也，曰：'文之为道顺，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无魂也，不可作也。'余尝推其意而论之曰：凡有形者谓之魄，无形者谓之魂；有魄而无魂，则僵且腐而复无有所谓物矣。今夫文之为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谓魂焉者，出之而不觉、视之而无迹者也"；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六«练伯颖遗书书后»："凡人长于考证记问者，其魄强也，长于文章义理者，其魂强也"；赵熙«香宋室诗钟话»："石遗曰：'星海有魂而无魄，樊、易有魄而无魂'。余论甚粗劣，方在形貌；星海形貌犹不完固，未暇议及魂魄也。"大致以人之才情为"魂"而学问为"魄"，以文之气韵风致为"魂"而词藻材料为"魄"；钟嵘«诗品»中言"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严羽«沧浪诗话»主"别才非学"，与钱氏之"非魄也，其

魂也”或于氏之“悟性属魂，记性属魄”，意脉贯承。«颜氏家训·文章»：“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谓人之乏“魂”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李清照评秦观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谓文之乏“魄”者也。世俗相传，皆沿古训，轻举为魂，重沉为魄，如«淮南子·精神训»：“其魄不抑，其魂不腾”；«黄庭经·中部经»第二：“魂欲上天魄入渊”；«全唐文»卷七八二李商隐«奠相国令狐文»：“浮魂沉魄”；朱熹«文公集»卷四七«答吕子约»之四：“杂书云：‘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参观«答吕子约»之一五：“体、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犹今人言‘眼光落地’云尔”，又洪迈«夷坚支志甲»卷六«巴东太守»记“所谓‘眼光落地’”）；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一萧红降乩曰：“字有魂魄，焚时烟上腾为魂，灰下坠为魄。”谈艺引申傍通，一仍旧贯，特不知肇始何时，明前似未之睹，近人考述古代文评习用语，亦无注意及此者。西人说诗文，标“魂”与“心”（soul and mind）、“魄”与“魂”（animus et anima）之别，足资比勘。

五、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

文化长河的发展中，不论文派、学派、教派、艺派的一些大师，不论他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一旦成为膜拜之偶像，皆逃不脱被拜倒的命运，只不过倒下的时间疾徐不同而已，这是由于：辩证法从不承认任何偶像，一家开宗之前，立派之后，契合受授之渊源归趣，总是处在变动之中。

（《谈艺录》170—171页，515—517页，727—728页；补正手稿29—31页；《管锥编》439—440页，398页。）

《贺裳等论梅尧臣》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梅圣俞诗有云："诸人不明矫枉之意，……风气既移，当日所为美谈，今时悉成笑柄。凡诗受累，大都不由于谤者，而由于誉者"；真洞悉世故之谈。《尺牍

新钞»一集卷五载吾乡堵廷棻一书云:“以踵习之流极，议作者之滥觞。……昔人所以恨于临摹者，谓真色人难学，其毒甚于诋诃也”；言更痛切。尊誉为累，模效是毒，故禅宗于授受弟子深为戒惧。«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九记佛印云:“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五灯会元»卷十五云门文偃章次祇记其斥:“一般掠虚汉，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驰骋。”语录反复申明此戒。如«五灯会元»卷二神秀称惠能“得无师之智”；卷十三龙牙云:“江湖虽无碍人之心，为时人过不得，江湖成碍人去。祖佛虽无谩人之心，为时人透不得，祖佛成谩人去”；同卷云居云:“从门入者非宝，捧上不成龙，知么?”盖墨守师教，反足为弟子致远造极之障碍也。更端如堵廷棻所言，则尊闻护法之弟子亦足为乃师声名之累玷，殃及咎归焉。张宗子«琅嬛文集»卷一«柱铭钞自序»:“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然学文长而全学文长之恶套者，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魏冲叔«魏叔子文集»卷九«溉堂续集序»记孙豹人语曰:“学古人诗，既当知古人祖父，又当知其子孙。知祖父，则我可与古人并为兄弟，然不知子孙，则不识其流弊所至。道德流为刑名，荀卿一传而为李斯，知此然后知学之善不善，有以自考。”焦广期«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溧阳史千里论文书»:“且夫西子之颦，则诚美矣。美而颦，颦乃更益其美，非以颦故美也。效之者，颦而已矣，于西子无与也，而曰西子则然。天下信其颦之出自西子也，罪及西子矣。”郑献甫«补学轩诗续刊»卷二«杂感»:“心追而手摩，陋哉不足数。神气骨肉血，妙不在毫楮。类狗与类鹜，势反累其主。”皆堵氏语意。西方谈艺亦有见

于斯。如圣佩韦云:“天才乃自造子民之君王。弟子辈奉为典型，力相仿效，于乃师所为，不啻烛幽破昏，殊堪寻味。盖弟子法师，往往失中过甚，因巧成拙，而初不自知。其摹拟犹显微镜然，师疵病之隐微不得见者，于弟子笔下遂张大呈露矣”。德·桑克提斯（De Sanctis）云:“诗派文派者何物乎。宗师腐溃，斯成宗派。宗师才大力雄，虽有败缺处，抑敛不至横决。流辈认媸为妍，相率效尤而结习落套”。列那尔(Jules Renard)云:“善呈露吾侪短处俾得自见者，莫过于吾侪之弟子”。尼采至云“宗师祇有一大弟子，而此子将背其师，盖渠亦必自成大宗师也。”其友史家蒲克哈德（J.Burckhardt）慨然曰:“吾永不开派立宗。”合观会通，于遗山句:“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颇有契悟。盖犹宁向杜陵老子下拜，而不屑逐明七子队耳。文派固尔，学派教派亦然（参观«管锥编»1540页）。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古籍每载庙中鬼神功行浅薄，不足当大福德人顶礼膜拜，则土木偶像避位傍立，或倾覆破碎。如«翻译名义集·众善行法»篇第四十八记“礼损神”，“礼一拜，道像连座动摇不安，又礼一拜，反倒狼藉在地”。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旧日俗语云:“无福生受”“折煞”，即贺黄公所叹“受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誉”也。斯亦好为人师之患，至若逢蒙射羿（参观«管锥编»727页），等诸自郃可矣。

李北海自道其书法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盖谓弟子仿学其师者，践陈迹而乏生机，不啻“死”也。俄国形式主义论

师（B.Tomaševskij）谓大师手眼创新，后来者取为模楷，陈陈相因，化神奇为臭腐；世人于其原来模楷之赏心亦如遭断送而“死”，大师因之声名扫地。弟子仿学而“死”，并致其模楷之大师“死”焉，洵可谓“既自殒灭，祸延显考”者矣！即德桑克提所云“宗师腐溃，斯成宗派”，亦余所云“拜倒”也。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势所必至，理有当然，事与愿违之一例耳。《全唐文》卷二〇四王元策《议沙门不应拜俗状》记“礼天像，像皆倒地”；释如惺《高僧传四集》卷一一记释蒙润“方礼伽蓝神，土偶皆仆。”

《老子》二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按六一章：“大国者下流”，六六章：“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七八章：“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均同斯旨。即《左传》宣公十五年伯宗谏晋侯所云：“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使伯宗不言为“谚”，说者殆将以伯宗为老氏之徒欤。七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晋史墨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十月之交》〕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谷为高者之抑而陵为下者之举也，说者又可以史墨为秉老氏之遗教矣。五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而《荀子·大略》曰：“祸与福邻，莫知其门”，《战国策·楚策》四或谓楚王曰：“祸与

福相贯，生与亡为邻”；苟说«老子»者留意及此，将谓韩非之解老、喻老，盖演其师荀卿之绪，且纵横之学亦出道德，不独刑名耳。三六章：“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而«魏策»一任章教魏桓子割地与知伯曰：“«周书»曰：‘将欲败之，必故辅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吕氏春秋·行论»：“«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倘未言«周书»与«诗»，说者或溯«短长书»之源自«道德经»也。六〇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而«诗·桧风·匪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毛传»：“溉、涤也；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谓“周道”以“优柔宽简为治”，“«老子»意与«毛传»正同”，亦其例焉。故考论学风道统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一家学术开宗明义以前，每有暗与其理合，隐导其说先者，特散钱未串，引弓不满，乏条贯统纪耳。群言歧出，彼此是非，各挟争心而执己见，然亦每有事理同、思路同，所见遂复不期而同者，又未必出于蹈迹承响也。若疑似而不可遽必，毋宁观其会通，识章水之交贡水，不径为之谱牒，强瓜皮以搭李皮。故学说有相契合而非相受授者，如老、庄之于释氏是已；有扬言相攻而阴相师承者，如王浮以后道家伪经之于佛典是已。倘以归趣偶同，便谓渊源所自，则类«魏书·释老志»载世祖诏、«新唐书·李蔚传·赞»等谓佛经乃窃老、庄之馀绪而附益，或清季学者谓西洋之宗教、科学胥本诸«墨子»而其政典国制尽出于«周官»。乍睹形貌之肖，武断骨肉之亲，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驼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

六、丹青难写是精神

——论风格与人格、作品和人品的关系

“文如其人”这句古话，该怎样理解？作品的风格和作者的人格，作人和作文有什么关系？这是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作出“一致”或“相反”的答案。

（《谈艺录》160—165页，503—505页；《管锥编》1387—1392页，1502—1507页；增订106—108页，417页；手稿168页。）

刘因《读史评》

《静修文集》卷十一《读史评》：“纪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与王荆公《读史》：“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可相发明。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三引静修此绝而驳之云：“殊非确论。修史自有定例。谓如其人功十而过一，本传不言其过，十功岂不能赎一

过，其过必于他传见之。其人过十而功一，传必书其功，谓其人岂无一善可书。或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必于他传见之。”论亦非确。此“例”即“定”，岂“必”尽遵；且静修不曰：“若将形迹论心术”，而曰“若将字字论心术”，则着眼在“记录”其人之言论，非在“记录”其人之行事也。《丛谈》又引静修《曾点》绝句：“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着颜家巷，说与城南花正开”；驳之曰：“坐忘乃庄子之说，非孔门实事，以此求颜子，则误矣。况颜子与圣人仅隔一壁，城南之花岂足动其心。”静修沉酣宋人理学，所言皆有由来，盛氏未之或究也。吕大临《送刘户曹》：“独立孔门无一事，唯传颜氏得心斋”，《河南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称为“极好”者，已将庄子之寓言为“孔门”之“实事”（详见《管锥编》1281至2页）。《朱文公集》卷九《出山道中口占》：“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陆象山集》卷三十六《年谱》淳熙十五年闻朱元晦此诗，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可喜也”；又卷三十四《语录》：“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静修说城南花开，即劝“寻春”之意，谓当如点之无往而不自在，岂以为花能“动”颜氏之“心”哉。《桐城方氏七代遗书》中明方大镇《宁静语》论朱子诗亦云：“此可以见内外合一之学矣。然书册即春，抛却尚多一层”；则如僧璨《信心铭》所谓：“至道无难，惟嫌拣择。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取“春”而舍“书”，有拣择之嫌，尚未臻“无作无相”也。尝谓韩退之《杂诗》乃昌黎集中奇作，笺注者不涵泳诗意，却附会李实、王伾文等史事，凿而转浅。取朱子此绝句参之，怡然涣然矣。其诗

曰:“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缠。当今固殊古，谁与为欣欢。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裾，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一尘集豪端。遨嬉未云几，下已亿万年。向者夸夺子，万坟厌其颠。惜哉抱所见，白黑未及分。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语，虽还竟谁亲。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骐骝。”“古史”四句可比勘《感春》第一首:“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第一首:“《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古道”四句可比勘《孟生》:“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又《答孟郊》:“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苦为“古言”、“文字”相“包缠”，斯所以“与为欣欢”者，乃笔舌两忘之“无言子”也。“共升昆仑”，即朱子诗所谓“抛却书册去寻春”，亦如李太白《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所谓:“仆书室坐愁，每思遐登蓬莱。”退之《远游》:“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又《忽忽》:“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用意相仿佛，而此诗以诵读书史为闷本愁基，更切实而不肤泛矣。尝试论之。人于相习而安、所操以守者，每厌其无聊而忽生怠心，或疑其无补而忽生悔心。于是学问者萌捐书之念，事功者起倦勤之思。退之、元晦等诗正道此情。《旧约全书》中古师即叹:“书籍无穷，多读徒疲精弊体”。笛卡尔自言博学攻书，了无所得，乃欲内观心性、外游世界。龙沙、歌德、马拉梅等诗中皆咏厌苦“书册埋头”，渴欲骋怀游目，徜徉林野，放浪海天。此物此志。“万坟厌其颠”补足“生死文字间”。“惜哉抱所见，白黑未及分”，谓学士辈争胜辩难，尽气至死，终无定论；可比勘《施先生墓志铭》:

“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指摘相告语，虽还竟谁亲”，乃倒叙句，谓“虽还”而无“谁”可“相告语”，“指摘”即争“白黑”之“分”也。“下已亿万年，虽还竟谁亲”，插入丁令化鹤、王质烂柯一段波折，然后“翩然下大荒”作收；浩然迈往，先之以凄然蜷顾，纡徐增妍，顿挫蓄势，«雉带箭»所谓“盘马弯弓惜不发”者有焉。“长风飘襟裾”四句，参观«管锥编»一三一六至七页。然而悔心怠心往往如水沤石火，乍生还灭，未渠改弦易辙。退之此篇亦只过屠门之大嚼而已。观«进学解»之“口吟”“手披”“提要钩玄”，«秋怀»第七首之“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则依然“生死文字间”之故我结习。匹似转磨之驴，忽尔顿足不进，引吭长鸣，稍抒其气，旋复帖耳踏陈迹也。

夫虚说游词，如«史通·曲笔»«书事»两篇所纠者，固无论矣。即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几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大乱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云：“传录语言，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理。孔门亦有是患。”«朱子语类»卷九十七论二程语录云：“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李端伯语弘肆。”夫诸君既非转益多师，又皆亲承咳唾，而词气之差，毫厘千里，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其故何哉。一言也，而旁听者之心理资质不同，则随人见性，谓仁谓知，遂尔各别。一人也，而与语者之情谊气度有差，则因势利导，横说竖说，亦以大殊。施者应其宜，受者得其偏。孰非孰是，何去何从，欲得环中，须超象外。此所以尽信书者，未可尚论古。一鳞一爪，参王渔洋之谈龙；载跃载搏，比厉归真之画虎。非传真之难，而传神之难。遗其神，即亦失其真矣。荆公、静修二绝所为作也。至

遗山«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则视此又进一解。匪特纪载之出他人手者，不足尽据；即词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写心言志，一本诸己，顾亦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文章纯古，不害为邪。文章艳丽，不害为正。世或见人文章铺张仁义道德，便谓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因举宋广平、张乖崖、韩魏公、司马温公所作侧艳词赋为证。魏叔子«日录»卷二«杂说»卷二谓：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此二者则与遗山诗相发明。吴氏谓正人能作邪文，魏氏及遗山皆谓邪人能作正文。世有爱«咏怀堂诗»者，刺取南雷«汰存录»所谓“不幸存录”，为阮圆海洗雪，盖未闻此等议论也。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祇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严介溪«生日»诗云:“晚节冰霜恒自保”，爱«钤山堂集»者，亦可据此以辩分宜门如市而心如水耶（参观«管锥编»1387—1392页）。

文如其人

«庄子·列御寇»载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按«意林»采«鲁连

子»曰:“人心难知于天”云云,本此;«刘子·心隐»篇同。故举“九征”之术以别贤不肖。«吕氏春秋·论人»踵事增华,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古书中论观人之法,莫备乎此,而著于竹帛之文字不与焉。«法言·问神»乃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论衡·佚文»亦曰:“鸿文在国,圣世之验。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国占人,同一实也。”遗山“心画心声”一绝,则«世说»记顾君孝语“此中最是难测地”之意。余以为若与扬子云作难,不须旁征潘岳,即以矛攻盾也可。“心画心声”,语本«法言»,而«法言»者,模放«论语»,非子云心裁意匠之所自出;譬声之有回响,画之有临本,出于假借,所“形”者果谁之“心”哉。«法言·吾子»论学仲尼,有“羊质虎皮”之讽,«渊骞»论学仲尼,致“凤鸣鹔鹴”之讥,而不知躬之自蹈。又无行如刘子骏,«遂初赋»曰:“处幽潜德,抱奇内光。守信保己,窃比老彭”,亦俨然一仲邱尼也。盖自王莽之拟周公,以至扬、刘等之拟孔子,君臣一代,莫非“心声失真”者。以文观人,自古所难;嵇叔夜之«家诫»,何尝不挫锐和光,直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魏伯起之«枕中篇»,晔然端士达人之言,几不类“惊蛱蝶”、“秽史”作者所发。孰料二子立身行事,招灾取谤,一则首领不保,一则骸骨被掘乎。元微之«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严词正气,一若真可以身作则者。而«长庆集»中,如«元和五年罚俸西归至陕府思怆曩游五十韵»、«寄吴士矩五十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答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诸作,皆追忆少年酣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凿凿,«会真»一记,姑勿必

如王性之之深文附益可也。控颠引末，洵爱其丑不爱其过，非所行而行所非者。吾国文体中有《自序》、《家训》之类，作者既不能如刘子真、谢安石之以“不教”为“常教”，复不肯如蜀先主《遗诏》之自言“德薄勿效”；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譬如子云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矫揉，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即《法言·问神》篇论圣人之词语）。柳子厚《答韦珩书》谓子云措词，颇病“局滞”；以王弇州早年之好为捋扯，与子云宜有合契，而《四部稿》卷百十二《读扬子》亦深病其文之“割裂、聱曲、暗昧、沸涊”，以为“剽袭之迹纷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圣人之于文也，无意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韦珩书》：“扬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后山诗话》：“扬子云思苦词艰，惟好奇故不能奇也”；《须溪集》卷七《答刘英伯书》：“子云辈数数可厌，为遁词，为蔽意，终亦不得为奇耳”；皆非指其拟经之作。弇州《读扬子》，则专论其拟经者。陈骙《文则》卷上戊亦讥《法言》拟《论语》，犹“画虎类狗”。王壬秋《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三日：“扬雄为文艰深，屈奇自喜耳，犹在王褒之下。而世以好奇，竟久得名，至今传之。朱熹尚以为儒宗而攻击焉，何作伪之易售也”；以子云与子渊并论，是谓词赋也，而“儒宗”、“作伪”之目，又为拟经发矣。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按《咏

怀堂诗»，钩棘其词，清赢其貌，隐情踬理，鼠入牛角，车走羊肠。其法则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其格则皇甫持正所谓“可惋在碎”。万历后诗有此饵心钓肝、拗嗓刺目之苦趣恶道。孤忠奇节如倪鸿宝，亦濡染厥习。譬之«列朝诗集»丁十二、十六所摘王季重、王亦房魔道诸联，入诸倪集，可乱楮叶。余尝病谢客山水诗，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戊寅诗»如«微雨坐循元方丈»云：“隐几憺忘心，惧为松云有”；夫子綦“隐几”，嗒焉丧我，“心”既“憺忘”，何“惧”之为。岂非言坐忘而实坐驰耶。又如«昼憩文殊庵»云：“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一禽响山窗，亦复嗤为纷”，自诩“息机”泯分别相，却心嗔发为口“嗤”，如欲弹去乌臼鸟、打起黄莺儿者，大异乎“鸟鸣山更幽”之与物俱适、相赏莫违矣。诗中好用“恬”、“憺”字，连行接叶，大类躁于鸣“恬”，矜于示“憺”。又好用“睇”、“骛”字，自以为多多益善，徒见其陈陈相因。窃谓圆海诗品，亦如号“恬目”而流“睇”，名“憺虑”而横“骛”，缩屋称贞而“勿惜卷帘通一顾”也。又按«戊寅诗»有«缉汝式之见过谷中»亦云：“坐听松风响，还嫌谷未幽”，较之白香山«松声»之“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境界迥异，绝类拗相

公之言“一鸟不鸣山更幽”，翻案好胜之争心，溢于言表矣。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作《文中子》者，其解此矣。故《事君》篇曰：“文士之行可见”，而所引以为证，如：“谢庄、王融，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诞。”余仿此。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吴氏《青箱杂记》卷八虽言文不能观人，而卷五一则云：“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云云。岂非亦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之词气乎。是以同一金玉锦绣，而王禹玉之“至宝丹”，与归处讷所嘲“镀金牙齿咬银匙”（见《鉴诫录》卷十），区以别矣。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舍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古人多持后说，余则愿标前论。是以有自讳自污之士，有原心原迹之谈。王仲任《累害》篇云：“清受尘，白受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王介甫《众人》诗云：“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亦见知人则哲之难矣。故遗山、冰叔之论，只道著一半。遗山知安仁之有《闲居赋》矣，独不记渊明之有《闲情赋》，昭明所谓“白璧微瑕”者耶。葛胜仲《丹阳集》卷八《书渊明集后》第二首驳昭明云：“审尔则诗人之变风、楚人之《离骚》，

皆可删矣。晋武末造，沉湎酒色，何知非讽刺上耶。使渊明此赋果可无作，则《登徒》、《长门》、《高唐》、《神女》等赋，统何为著之于《选》耶。”于昭明之旨亦非解人也。吴处厚惜未举此。言固不足以定人，行亦未可以尽人也。神奸元恶，文过饰非，以言弥缝其行，自属不鲜。区区之见，窃欲存疑。自非“知言”若孟子亦姑且就事论事，断其行之利害善恶，不必关合言行，追索意向，于是非之外，别求真伪，反多诛心、原心等种种葛藤也。《日知录》卷十八《文词欺人》云：“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意辨之，而卒莫能逃也。”惜亭林未申说耳。参观下论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

《全梁文》卷一一

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按此言端悫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元好问《论诗绝句》评潘岳《闲居赋》：“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楼昉尝选《崇古文诀》，《说郛》卷四九采其《过庭录》，有云：“有一朋友谓某曰：‘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后因阅《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方悟此法。盖模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傅会、操切者之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若刻薄之事，自不可为，刻薄之念，自不可

作”；《南宋群贤小集》第一一册黄大受《露香拾稿·遣载入闽从李守约》：“机心仅可文章用，邪说毋从释老求”；王铎《拟山园初集·文丹》：“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为文不可不狠鸷深刻”；可申简文之诫。赵令畤《侯鲭录》卷三：“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可申元氏之诗。《文心雕龙》论文人，以《体性》与《程器》划分两篇，《情采》篇又以“为情而造文”别出于“为文而造情”，至曰：“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八贞观二年六月：“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三九《集古录跋尾·唐景阳井铭》：“其石槛有《铭》，谓‘余’者，晋王广也。……炀帝躬自灭陈，目见叔宝事，又尝自铭以为戒如此，及身为淫乱，则又过之。”即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persona poetica）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persona pratica），未宜混为一谈。十八世纪一法国妇人曰：“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Je veux rendre à la vertu par mes paroles ce que je lui ôtes par mes actions）；可以断章。“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虽然，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元氏知潘岳“拜路尘”之行事，故以《闲居赋》之鸣“高”为饰伪“失真”。顾岳若不作是《赋》，则元氏据《晋书》本传，只睹其“乾没”趋炎耳；所以识岳之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

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文心雕龙·程器》、《颜氏家训·文章》均历数古来文士不检名节，每陷轻薄，《雕龙》又以“将相”亦多“疵咎”为解。实则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文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全三国文》卷七魏文帝《又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雕龙》诵说斯言。夫魏文身亦文人，过恶匪少，他姑不论，即如《世说·贤媛》所载其母斥为“狗鼠不食汝余”事，“相如窃妻”较之，当从末减；《雕龙》仅引“将相”，不反唇于魏文而并及帝皇，亦但见其下、未见其上矣。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若夫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出心裁为自陈身世，传奇、传纪，权实不分，睹纸上谈兵、空中现阁，亦如痴人闻梦、死句参禅，固学士所乐道优为，然而慎思明辨者勿敢附和也。凿空坐实(fanciful literal-mindedness)，不乏其徒，见“文章”之“放荡”，遂断言“立身”之不“谨重”；作者有忧之，预为之词而辟焉。如《全唐文》卷七七六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有涉”犹简文之“文放荡”，“不接”犹简文之“身谨重”，即谓毋见“篇什”之“风流”而径信其为人之“风流”。然商隐自明身不风流，固未尝讳篇什之“有涉”妖姬名妓也。说玉谿诗者，多本香草美人之教，作深文周内之笺。苦求寄托，浪猜讽谕，以为“兴发于此，义在于彼”（语出《全唐文》卷六七五白居易《与元

九书»），举凡“风流”之“篇什”，概视等哑谜待破，黑话须明，商隐篇什徒供商度隐语。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一以其为实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参观«周易»卷论«乾»、«毛诗»卷论«狡童»）。«全唐文»卷八二九韩偓«‹香奁集›自序»：“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适与商隐«启»语相反，既涉迹于勾栏，尤销魂于闺阁，是诗风流而人亦佻达。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五«解珮令»：“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则与商隐«启»语同揆，“子虚枕障，无是钗钿”而已（语出顾有孝、陆世楷同选«闲情集»尤侗«序»）。苟作者自言无是而事或实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实无，尔乃吹索钩距，验诚辨诳，大似王次回«疑雨集»卷一«无题»所谓：“闲来花下偏相絮：‘昨制«无题»事有无？’”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余力之行也。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七«书旧词后»：“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盖不更此而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境也？”，“更”、“更事”之“更”，谓经验，“境”、“意境”之“境”，谓写境、造境；李治«敬斋古今黈·拾遗»卷五：“予寓赵，在摄府事李君座，座客谈诗。或曰：‘必经此境，始能道此语。’余曰：‘不然。此自在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则异于是。不一举

武，六合之外无所不到；不一捩眼，秋毫之末，无不照了；是以谓之才。才也者，犹之三才之才，盖人所以与天地并也。使必经此境能此语，其为才也狭矣。子美咏马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子美未必跨此马也；长吉状李凭箜篌曰：女娲炼石补天处，岂果亲造其处乎？'举座默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五章："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语更明快，倘增益曰："《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而亦是淫妇，盖人痾也！"则充类至尽矣。三家之旨，非谓凡"境"胥不必"更"、"经"，只谓赏析者亦须稍留地步与"才"若想像力耳。康德论致知（Erkenntniss），开宗明义曰："知识必自经验始（mit der Erfahrung anhebt），而不尽自经验出（entspringt nicht eben alle aus der Erfahrung）"；此言移施于造艺之赋境构象，亦无伤也。

简文别"立身"于"文章"，玉谿辨"篇涉"非"身接"，亦属西方常谈。古罗马诗家自道，或曰："诗人必端洁而诗句不须如此"（Nam castum esse docet pium poetam/ipsum, versiculos nihil necesse est），或曰："作诗与为人殊辙，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Crede mihi, distant mores à carmina nostri;/vita verecunda est, musa jocosa mihi）；或曰："吾诗邪佚而吾行方重"（lasciva est nobis pagina, vita proba est）。拉丁作者屡以为言，后世诗家亦每援此等语为已分雪或为人开脱；有论之者曰："是乃遁词，解嘲而不足蔽辜。身洁自好，止于一己，其事小；诗亵流传，伤风败俗，关系重大"（Lasciva est nobis pagina, vita proba; ce

n'est pas là une excuse. Pagina lasciva importe; vita proba importe moins)。有英人日记中评当时两名家作诗皆适反其为人：一篇章荡狎而生平不二色、无外遇，一词意贞洁，而肆欲纵淫，无出其右。谈助而亦不失为谈艺之助焉。

《全北齐文》卷二

杨愔《文德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按此见《魏书·温子升传》。《传》又称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预其间"；则愔于子升，未为具眼。《北齐书·杨愔传》："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愔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此亦听言取貌之一例欤。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谓"文德"之说发于王充，杨愔"依用"之而章学诚"窃"焉；即指此《论》。紫朱相乱，淄渑未辨，一言以为不知矣。"文德"见于《经》如《易·小畜》、《书·大禹谟》、《诗·江汉》、《论语·季氏》等者，皆谓政治教化，以别于军旅征伐；《左传》襄公八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并立相形，犹《谷梁传》定公十年之言"有文事必有武备"，厥义昭然。自汉以还，沿用最广，如《后汉书·张纲传》："广陵贼张婴，朝廷不能讨，纲单车赴慰之曰：'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又《马融传》："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又《袁绍传》："不习于

戈，……咸以文德尽忠”；张衡«东京赋»：“文德既昭，武节是宣”；蔡邕«荐皇甫规表»：“论其武劳，则汉室之干城，课其文德，则皇家之心腹”；杨泉«物理论»：“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统文德，立大司马以统武事，为二府焉”；或以“武”、或以“干戈”、或以“讨”，与“文德”对称，均左氏之遗意。«全后魏文»卷四八袁翻«安置蠕蠕表»：“或修文德以来之，或兴干戈以伐之”，又卷五四慕容绍宗«檄梁文»：“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全北齐文»卷四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所务者息民，所存者文德，岂复以擒将威敌，漂杵溺骖，为功于一时，示武于千载？”；又与杨惜时代相接之例也。然«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正义»：“谓是文德之教，以义、信、礼教民”，又二十八年：“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杜预注：“以文德教民而后用之”；襄公二十七年：“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皆谓“武功”之于“文德”，如迹之于本、果之于因，事两殊而道一贯，«左传»哀公元年伍子胥言越“十年教训”，吴其为“沼”，«荀子·议兵»篇论“武卒”、“锐士”不能敌“齐”以“礼义教化”之兵，此物此志。理致深永，而“文德”之意义未改。先秦兵家者流，持论最近«左传»所谓“文教”而能“战霸”者，当为«尉缭子»。其«战威»篇云：“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兵令上»篇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此等言说与«荀子·议兵»相出入矣。王充«论衡»屡道“文德”，用意异乎«易»、«诗»、«左传»等，又不同于杨惜«文德论»。充之旨略如«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惜之旨则如«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

衡·佚文»篇:"«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文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此处"文德"之"文"非著书作文之"文",乃品德之流露为操守言动者,无"德"不能见诸"文",有"文"适足显其"德"。«书解»篇:"夫人有文质乃成。……出口为言,集札为文。……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高而文繁,德高而文积。……非唯于人,物亦宜然:龙鳞有文,……凤羽五色,……虎猛毛纷纶,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人无文德,不为圣贤。……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此处"文德"之"文"始兼指著书作文,子贡讥棘子成语即"文犹质也"云云,«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亦正"德盛文缛"。«自纪»篇:"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德汪涉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溢而泉出,……乃吾所谓异也";此处"文德"之"文"则专指著书作文,即上文"或戏"所谓:"幽思属文,著记美言。"然不论"文"之为操行抑为著作,无不与"德"契合贯穿;"大人"、"小人",具有何德,必露于文,发为何文,即征其德,"文"、"德"虽区别而相表里者也。杨愔«文德论»残阙不全,观见存数句,用意如魏文帝«与吴质书»:"古今文人多不护细行"(参观论«全梁文»简文帝«诫

当阳公大心书»），其曰“负才遗行”，犹云“有文而无德”，是“文”与“德”不必相表里而合一，却常相背离而判二矣。杨之于王，翩其反而。«全梁文»卷一二简文帝«昭明太子集序»词笔澜翻，罗列其孝亲、爱士、好学等“十四德”，掉尾余波，方及其文曰：“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云云；谋篇寓意，若曰：“有此德必有其文，备陈其德则于文无待觇缕”，庶几有当王充“文德”之义欤。章学诚之“文德”，厥旨又别。«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古人……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词者，必敬以恕。……敬非修德之谓，……恕非宽容之谓……。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内篇五«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杨惜之“德”祇是学诚之“修德”，具惜所谓“文德”之人未必有学诚所谓“文德”。惜主文士平日之修身，学诚主文士操觚时之居心；生平修身端重，无窃妇贪财等轻薄“遗行”者，下笔时偏激而失公平、诡随而乖良直，固比比皆是尔。学诚宗尚宋明性理，习闻提撕省察、存诚居敬，故于«易»“修词立诚”之教，能切己入里如此。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与戴唐器»之一一：“昔人云：‘诔墓文字须黑夜作’，以丧心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文说»：“水心应酬文字，半属可删。吾故曰：‘儒者之为文也，其养之当如婴儿，其术之当如处女。’”暗室不欺、守贞不字之文，则学诚所谓有“德”也。王充笼统，杨惜粗疏，岂可与此并日而语哉。章炳麟徒欲荣古虐近，未识貌同心异，遽斥曰“窃”，如痴儿了断公事，诬良为盗矣。是以«易»、«诗»、«左传»之“文德”两字同义，叠成一词，指称一事，犹言“文或德”、可简为“文”以配“武”或“德”以配“力”。王充、杨惜之“文

德”分指二事，犹言“文与德”或“文、德”，特王之“文”与“德”两者长相依不倍，而杨之“文”与”“德”两者辄各行其是。章学诚之“文德”又仅指一事，犹言“文之德”，如今语之“文学良心”、“艺术贞操”。«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亦言“文之德”，而“德”如马融赋“琴德”、刘伶颂“酒德”、“韩诗外传»举“鸡有五德”之“德”，指成章后之性能功用，非指作文时之正心诚意。唐人言“文德”，或复专指能文章，无与于蓄道德，如«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登头陀寺东楼诗序»:“舅氏谓华老于文德，忘其琐劣，使为叙事”；卷三三二郭子仪«上尊号表»:“学贯九流，观书过于乙夜；文高五始，逸兴丽于«秋风»，此陛下明昭之文德也”；卷三八八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诸“文德”胥指文词，李华言“老于文德”，与卷三八〇元结«大唐中兴颂»:“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能为?”，正是一意，斯又诠“文德”者所未辨矣。章学诚虽标“文德”，以术业专攻，遂偏重“史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学诚之“德”盖以一字括“公心、直笔”。然“文德”宁独作史有之哉？求道为学，都须有“德”。«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辩者之辞”；即哲人著书立说之德操也。竟陵王子良、梁武帝笃信轮回，而范缜无鬼，不改神灭之论；昭明太子、简文帝特赏陶潜，而刘勰、钟嵘谈艺，未尝异目相视；皆“不赂贵人之权势”可谓“文德”。一切义理、考据，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无“德”。寡闻匿陋而架空

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哗众而曲学违心，均“文”之不“德”、败“德”；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造伪之类，更郤下无讥尔。黑格尔教生徒屡曰：“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der Mutder Wahrheit）”；每叹兹言，堪笺“文德”。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苟达心而懦，则不违心而罔者几希。十七世纪英国一哲人尝谓：“深思劬学，亦必心神端洁。吾欲视道德为最谨严之名辩”（Ethics is the best Logic）；正如才、学、识，尚须有“德”也。

七、发愤著书

历代统治者都痛恨作家哲人之先觉与求真，所以不断施以压制、迫害、谤议，作家对贫、病、夭、刑、辱、残和精神折磨有了深切的体验，遂成为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反之，幸福、顺利、快乐等等在创作中的表现，往往相形逊色。本书著者指出了发愤之与才情和创作的关系这一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参阅《七缀集·诗可以怨》）

（《管锥编》936—942页，140—148页，198—200页，615—618页，687—688页；增订16—17页，57页，76页；手稿24（2）页，75页，106—109页。）

《全汉文》卷二六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云云。

按上文列举“发愤”著书，已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此处不复道屈原、韩非等而重言左氏、孙子者，二子如己之官体废残，气类之感更深也。“发愤”、“舒愤”之旨，《孟子》早畅言之。《尽心》：“人之有德慧术知，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告子》：“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赵岐注：“而后作为奇计异策、愤激之说也。……故知能生于忧患。”《荀子·宥坐》亦记孔子困厄于陈、蔡，子路有惑，孔子举齐桓、晋文、越句践皆缘穷约而“生霸心”，终之曰：“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杨倞注：“隐，穷约也，佚，奔窜也。”荀之“广”、“远”即孟之“达”、“作”也。孟、荀泛论德慧心志，马迁始以此专论文词之才，遂成惯论。撰述每出于侘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汉以来之所共谈。如桓谭《新论·求辅》：“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遣老也”；钟嵘《诗品》上《汉都尉李陵》：“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至此！”韩愈、白居易反复道是。韩《送孟东野序》：“物不得其平则鸣”云云；《柳子厚墓志铭》：“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贞曜先生墓志铭》：“维卒不施，以昌其诗”；《上兵部李侍郎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奋发乎文章”；《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白《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序洛诗·序》：“予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与元九书》：“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耶？”孟郊《招文士饮》：“诗人命属花”；徐凝《和夜题玉泉寺》：“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宋祁《景文集》卷九六《淮海丛编集序》：“诗为天地缊，……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无限，则辄穷蹶其命而怫戾所为。余略记其近者”；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王安石《哭梅圣俞》：“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坷坐老谁当尤！”；晁补之《鸡肋集》卷三〇《海陵集序》：“文学不足以发身，诗又文学之余事，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故世称少达而多穷”；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词，殆出此耶？”；贺铸《庆湖遗老集》卷一《留别僧讷》：“诗解穷人未必工”，又卷九《题诗卷后》：“端惭少作老更拙，不废汝诗吾固穷”；朱熹《朱文公集》卷五六《答徐载叔》：“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莫不滥觞于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发愤所作”一语。辗转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穷士强颜自慰，进而谓己之不遇正缘多才，语好词工乃愁基穷本，文章觑天巧而抉人情，足以致天仇而招人祸，如孙樵《孙可之集》卷二《与贾希逸书》、陆龟蒙《甫里文集》卷一八《书〈李贺小传〉后》、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七《题罗炜诗稿后》均痛乎言之。《北齐书·儒林传》记刘昼“撰《高

才不遇传»三篇”，想亦不外此旨，借他人酒杯以自浇块垒。融汇两意而粲胪诸例者，莫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一之《文章九命》。徐燉《徐氏笔精》卷三至云：“今之为官者皆讳言诗，盖言诗每不利于官也。不惟今时为然，即唐以诗取士，诗高者官多不达；钱起有言：‘微官是何物？许可废言诗！’其意远矣！”虽偶有力辨其非，如杨万里《诚斋集》卷八一《雪巢小集后序》、侯方域《壮悔堂遗稿·宋牧仲诗序》、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一〇《味和堂诗序》、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陔诗序》、黄景仁《两当轩集·附录》卷一翁方纲《悔存诗钞序》等皆驳才斯穷、穷斯工之说；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一六《宋景文公墨迹》、《平园续稿》卷一一《跋陆务观送其子龙赴吉州司理诗》亦因宋、陆而更端易说，谓工拙“难以穷达论”，“诗能穷人之说，一洗万古而空之”。然犹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也。西方十六世纪学者（Pierio Valeriano）撰《文人厄遇录》，托为主客问对，具陈古来才士遭贫、病、夭折、刑戮种种灾毒；叔本华且愿有人撰《悲剧观之文学史》。心析学谈造艺之幻想云：人而如愿随心，则不复构楼阁于空中、过屠门而大嚼，其有云梦海思者，必仆本恨人也，可相参印。

马迁欲雪下蚕室之大诟，遂成藏名山之巨著，然耿耿不忘“重为天下观笑”，故《书》中反复言之。明人轻薄，道马迁时，好及此事。如姚旅《露书》卷六：“屈原宜放，马迁宜腐；《传》曰：‘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观其《经》，观其《书》，不亦然乎！”，谓《离骚经》与《太史公书》也。曾异撰《纺授堂二集》卷三《放歌为林守一丁丑初度》：“何人不视，不如左瞽；何男不阳，不如迁腐。”清初计东《计甫草诗集》卷一《广陵五日燕集作》

第一三首至云:“予本热中人，十年遭弃置。譬之太史公，一朝割其势；岂不爱妇人，事已无可觊!”明季伪造褚遂良撰书《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全唐文》卷一四九)，当时钱希言《戏瑕》卷三早云:“近新安丁云鹏得此碑，……甚可疑”；后来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五嗤其赝古之手甚拙，竟省“太史公”官衔为“太史”。窃谓不足深究，聊供词章点缀可也(参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七《次韵茅四孝若七夕纳姬》之二、杭大宗《道古堂诗集》卷二二《观查明府开所藏宋拓褚河南书〈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七古)。其托为鬼魂示梦(“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明是儇子撝鬼，以向痴人说梦。揣作伪者用意，不过欲示马迁原有室家之好，稍为湔此《书》所叹“刑余无所比数”之辱耳。《明文授读》卷五二蒋冕《太学生丘君行状》引丘敦作《发冢论》曰:“人之男者，腐之则奚，马之壮者，腐之则良；人腐则须脱，鸡腐则尾长”；盖谓宫刑变化气质，使人懦巽。征之迁《史》，岂其然乎？十八世纪一德国文家(Lichtenberg)曰:“修剪树枝足使果实茂佳，斯法亦或可施于人身。善歌者童而白身，即其事焉；特不识诗人画师亦肯舍身一尝试否”。然才士辈持论适反，评史尤甚。尼采讥史家之貌为不偏不倚、无适无莫者，曰:“岂史学有后宫永巷，非得阉宦监守不可乎?”克罗采曰:“善善恶恶，史家职志攸在，勿容规避，苟模棱骑墙，是为论学论政中之阉宦；夫史岂阉宦所能撰哉!”使得闻马迁之事，必又有说耳。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按《史通·杂说》上早指摘吕不韦例不当(参观《史记》卷论《苏秦列传》)，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亦云:“按《列传》，《吕览》

之作在不韦相秦时，《说难》、《孤愤》亦韩非未入秦时所作；此乃自相背违。”抑有进者。吕传记“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号曰《吕氏春秋》”，是掠人之美也。马迁连类俪事，遽以己匠心独运之一家言，比于吕假手集思之百衲本，此尤“背违”之大者，亦不善自为地矣。桓谭《新论·本造》：“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以著篇章”，又《求辅》：“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盖“垂文自见”则有之，而人既未穷，文非己出，二家一揆。《法言·渊骞》以不韦盗国，称为“穿窬之雄”，不韦实又盗著作名也。马迁援以张目，未之思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上：“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斯盖以筵撞钟、以蠡测海也！余尝切齿淮南、不韦之书，谓为宾游所制；每至著述之间，不令宾客窥之也。”则以己度他，谓富贵人亦能撰述，吕、刘书非假手而横被诬妄。洪亮吉《更生斋诗存》卷八《读史》：“著书空费万黄金，剽窃根源尚可寻；《吕览》、《淮南》尽如此，两家宾客太欺心！”；《北江诗话》卷二：“《史记》吕不韦使客八人作《吕览》，汉淮南王客亦八人，《汉书》所云‘八公’者是。今考两家宾客类皆割裂诸子、捃拾纪传成书。秦以前古书亡佚既多，无从对勘，即以今世所传《文子》校之，遭其割截倒乱。故余《咏史》云云。足见宾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辙。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魏王泰著《括地志》亦然。”宾客代作而“欺心”如此，复堪“切齿”矣。洪氏之言，当隐为毕沅而发，以“使客人人”为“八人”，微误。《邺侯家传》记唐德宗欲与李泌合注《论语》，谓泌云：“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为御制，朕意不如此。……今欲同商量撰注，朕义长则注称‘御制’，卿义

长则称'臣曰'"；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宋真宗一夜召见杨亿，出文稿数篋示之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亿惶恐，知必为人所谮（参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记杨亿获罪于宋真宗事，言："时陈彭年方亲幸，润色帝制。有谗亿云：'窃议圣文非亲制。'"则真宗虽"亲制"，初未尝怀盈自足，亦命臣下"润色"，特恶"润色"之臣扬其事于外耳。后来沈德潜之获谴于清高宗，或谓亦类此云。盖非仅文词为然；武功善政，美必归君，固臣下寅恭事上之道也。圣佩韦尝言："人读帝王所作诗，偶遭佳处，辄不禁心语口曰：'倘有入幕之宾代操觚耶？'"。梁元切齿，唐德明心，宋真示迹，有以也夫！梁元帝自负"术业"超伦，正如《隋书·五行志》上记"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夫贵人"言金"，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论衡·自纪》篇），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拙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

白居易《答刘和州禹锡》："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记温、李事，云："商隐竟不升于王庭，而庭筠亦栖栖不涉第。岂以文学为极致，已[不]靳于此，遂于禄位有所爱耶？不可得而问矣。"亦即"诗能穷人"之说。亦谓诗能穷人也。欧阳修序梅尧臣诗之意，尧臣早知之而亦自言之。《宛陵集》卷七《依韵和永叔·子履冬夕小斋联句

见寄»:“必饿尝见忧，此病名又果”，自注:“永叔尝见嘲，谓自古诗人率多寒饿颠困。……今二君又为此态，而反有饭颗之诮,何耶?”；又卷四一«依韵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迁笔更雄。”苏轼«答陈师中书»亦云:“诗能穷人，于轼特甚。”陈师道则持两端。«后山诗注»卷三«次韵苏公涉颍»:“须公晓二子，人自穷非诗”，天社注谓“两欧阳不肯作诗，故欲以此晓之”；«后山集»卷三«贺文潜»:“富贵风声真两得，穷人从前不因诗”，又«嘲无咎、文潜»:“诗亦于人不相累，黄金九镮腰十围。穷人乃工君未可，早据要路安肩舆”；此二首为天社所未注，与前一首皆主诗不穷人也。«后山诗注»卷五«次韵别张芸叟»:“孰知诗力解穷人!”；未注诗中«后山集»卷三«赠知命»:“君家鲁直不解事，爱作文章可人意。一人可以穷一家，怪君又以才为累。请将饮酒换吟诗，酒不穷人能引睡”；又卷一一«王平甫文集后序»:“圣俞以诗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后人，可谓穷矣!同时有王平甫，其穷愈甚，其得愈约。盖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实者不华，渊者不陆。盖天下之美，则于贵富不得兼而有也，诗之穷人，又可信矣。而人闻其声，家有其书，旁行于一时，而下达于千载，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斯又实谓诗能穷人，“能达人”也者，强颜饰说，“千秋万岁名”固不如“生前一杯酒”也。原引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一一«跋陆务观送其子龙赴吉州司理诗»称陆游“得李、杜之文章，居严、徐之侍从，子孙众多如王、谢，寿考康宁如乔松。‘诗能穷人’之谤,一洗万古而空之!”而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五为必大所作«周益公文集序»却云:“则畀之才，亦必雄浑卓荦，穷幽极微。又畀以远游穷处，排摈斥疏，使之磨砻

龃龉，濒于寒饿，以大发其藏”；又同卷«澹斋居士诗序» 云：“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二人之言，若相凿枘，盖周身为达官，而陆仕宦不得意，故作慰藉语，谓诗不穷人；陆嗟卑叹老，每有“弃不用”之恨，故曰诗必穷而后工。察其所由，言各有当也。尤袤«梁谿遗稿»卷二«雪巢小集序»:“其贫益甚，其节益固，而其诗益工。呜呼！士患无才，而有才者困穷类若此，岂发造化之秘，天殆恶此耶？抑尝谓富与贵，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然则才者、固致穷之具，人亦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未易以理晓也。”亦承孙樵、陆龟蒙、欧阳修旧说，而转折稍作波澜，终归于才命相妨、诗为穷人具而已。西洋古语亦以作诗与行丐为孪生兄弟云。持诗能达人之说者，尚见有葛胜仲«丹阳集»卷八«陈去非诗序»、胡次焱«梅岩文集»卷三 «赠从弟东宇东行序»、«湖海文传»卷三一赵佑«旧雨草堂诗序»，而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词尤振振。两造如小儿之辩日而已。原引翁方纲«黄仲则悔存诗钞序»见 «复初斋文集» 卷四，卷三«花王阁剩稿序»亦窃非欧阳子诗能穷人”之说。

«毛诗正义·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按 «节南山»亦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大雅·既醉»:“其类维何，

室家之壺”，《传》：“‘壺’、广也”；《国语·周语》下叔向引《诗》语而说之曰：“‘壺’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申言曰：“夫古人先齐家而后治国；父子之恩薄，兄弟之志乖，夫妇之道苦，虽有广厦，常觉其隘矣。”入情切理之论也。王符《潜夫论·爱日》：“治国之日舒以长，……乱国之日促以短”；读《既醉》、《节南山》、《正月》诸什，亦可曰：国治家齐之境地宽以广，国乱家哄之境地仄以逼。此非幅员、漏刻之能殊，乃心情际遇之有异耳。《说苑·敬慎》又《孔子家语·好生》记孔子说“谓天盖高”四语云：“此言上下畏罪，无所自容也”；桓宽《盐铁论·周秦》言秦世峻文峭法，“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即引《正月》此数语；荀悦《汉纪》卷二五论王商亦引此数语而敷陈曰：“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焉”；《后汉书·李固传》亭长叹曰：“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蹐。”同声共慨，不一而足，如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靡寄”；左思《咏史》末首：“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岑参《西蜀旅舍春叹》：“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李白《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赠苏四侯》：“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况乃主客间，古来逼侧同”，又《逃难》：“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柳宗元《乞巧文》：“乾坤之量，包容海岳，臣身甚微，无所投足”；孟郊《送别崔纯亮》：“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张为《主客图》摘鲍溶句：“万里歧路多，一身天地窄”；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

三六«行路难»:“途路无不通，行贫足如缚。轻裘谁家子，百金负六博；蜀道不为难，太行不为恶。平地乏一钱，寸步沦沟壑”;利登«骫稿·走佛岩道中»:“沸鼎无活鳞，四顾谁善地；不辰自至斯，乾坤古无际”；以至«水浒»中如第一一回林冲、第一六回杨志等皆叹:“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哀情苦语，莫非局蹐靡骋之遗意也。无门可出，出矣而无处可去，犹不出尔，元好问«论诗绝句» 所谓“高天厚地一诗囚”。刘辰翁题«文姬归汉图»七古结句:“天南地北有归路，四海九州无故人”；正言“无归路”也，却曰“有归路”，而以“无”缓急相料理之“故人”反衬明意，语更婉挚。歌德名篇写女角囚系，所欢仗魔鬼法力，使囹圄洞启，趣其走，女谢曰:“吾何出为？此生无所望已!”；王尔德名剧中或劝女角出亡异国，曰:“世界偌大”，女答:“大非为我也；在我则世界缩如手掌小尔，且随步生荆棘”。盖斯世已非其世，群伦将复谁伦，高天厚地，于彼无与，有碍蹐骋，出狱犹如在狱，逃亡亦等拘囚。白居易«小宅»:“宽窄在心中”；聂夷中«行路难»:“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宋奚滶«声声慢»:“算江湖，随人宽窄”；三语足概此况。一人之身，宽窄正复不常。即以孟郊为例，«长安旅情»又曰:“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而«登科后»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岂非长安随人事为“宽窄”耶？若曹植«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则貌同心异；下文云:“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亦如其«五游»之“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或«七启»之“志飘飘焉，峣峣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即司马相如«大人赋» 所谓:“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轻举而远游”。«诗»、李、杜等言天地大而不

能容己，马、曹言天地小而不足容己；途穷路绝与越世出尘，情事区以别焉。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照”；《笺》：“池，鱼之所乐，而非能乐，潜伏于渊，又不足以逃，甚昭昭易见。”按《礼记·中庸》言“君子内省不疚”，即引“潜虽伏矣”二句，郑玄注：“言圣人虽隐遁，其德亦甚明矣”，与《笺》说异。盖《中庸》断章取义，郑因而迁就，此《笺》则发明本意也；参观《左传》卷论襄公二十八年。诗极言居乱世之出处两难，虽隐遁而未必幸免。“潜伏”而仍“孔昭”，谓天地间无所逃，岩谷中不能匿，非称其暗然日章。视《四月》之“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语逾危苦。《易·中孚》：“豚鱼吉”；王弼注：“鱼者，虫之隐者也。”在沼逃渊，即鱼之所以为“隐虫”耳。《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与《四月》语亦一喻二柄之例；彼言得意遂生，此言远害逃生，又貌同心异者。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诗：“潜鱼愿深眇，渊明无由逃”，即本郑《笺》义。

“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穷独！”《传》：“哿，可也”；《笺》：“富人已可，穷独将困”；《正义》：“可矣富人，犹有财货以供之，哀哉此单独之民，穷而无告”。按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中记其父谓毛传之“可”，是“快意惬心之称”；“哿”与“哀”为“对文”，“哀者忧悲，哿者欢乐”；“哿”与“嘉”俱“以‘加’为声，而其义相近”，因举《礼运》“嘉”训“乐”，《左传》“哿”训“嘉”，而斥《正义》“失《传》、《笺》之意”；又谓《雨无正》之“哀哉不能言”对“哿矣能言”，亦资佐证。晋鲁褒《钱神论》：“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处后，处前者为君长，处后者

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穷独！’岂是之谓乎！”（《全晋文》卷一一三），似于“哿”字已同王解。然窃谓训“哿”为“可”，虽非的诂，亦自与“哀”对文；此种句法语式无间古今雅俗，毛、郑、孔意中必皆有之。故毛、郑祇解“哿”为“可”而孔承焉，转辗引申为“乐”者，王氏之创获，未保为《传》、《笺》之本旨也。《谷梁传》文公九年：“毛伯来求金。求车犹可，求金甚也”；《汉书·王莽传》下：“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犹可，更始杀我’”；《后汉书·南蛮传》：“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晋书·罗尚传》：“蜀人言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又《李特载记》载语同，易“罗尚”为“李特”；《宋书·王玄谟传》：“军士为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古乐府《独漉篇》：“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唐章怀太子《黄台瓜辞》：“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李白《独漉篇》：“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储光羲《野田黄雀行》：“穷老一颓舍，枣多桑树稀，无枣犹可食，无桑何以衣”；鲍溶《章华宫行》：“岂无一人似神女，忍使黛蛾常不伸；黛蛾不伸犹自可，春朝诸处门常锁”；杜荀鹤《旅泊遇郡中叛乱》：“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韩驹《陵阳先生诗》卷二《题蕃骑图》：“回鞭慎莫向南驰，汉家将军方打围；夺弓射汝犹可脱，夺汝善马何由归”；张嵲《防江》第二首：“虏犹涉吾地，饮马长淮流，饮马尚犹可，莫使学操舟”（《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六引，四库馆辑本《紫薇集》卷二改“虏犹”为“不虞”）；陆游《剑南诗稿》卷六二《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来湖中，戏成绝句》之八：“荷花折尽浑闲

事，老却蕴丝最恼人”；元好问《遗山诗集》卷一《宿菊潭》：“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期会不可违，鞭扑伤心肌，伤肌尚云可，夭阏使人悲”；以至《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莺莺唱：“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或《水浒》第六回邱小乙唱：“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夫时好孤凄”，或《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第一折乾天大仙白：“这仙酒犹闲可，这九转金丹，非遇至人，不可食之。”莫不承转控送，即“胥矣富人，哀哉穷独”之句型。杨万里《诚斋集》卷七《秋雨叹》之八：“枯荷倒尽饶渠着，滴损兰花太薄情”，不用“犹可”、“尚可”，而句法无异，亦如用“浑闲事”。脱毛《传》之“可”必训“乐”方得“与‘哀’对文”，则与“好孤凄”对之“犹闲可”，当训为“真快活”耶？“可”与“甚”、“杀我”、“抱蔓归”、“行人没”、“怎奈何”，无一不成对文，亦正如其与“哀”为对文。王氏之“对文”，则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所谓：“‘花’必用‘柳’对，是儿曹”耳。毛、郑以来，说诗者于“胥”之训“可”，相安无事，亦征句法既有定型，遂于字义不求甚解。此亦言文词者所不可不知也。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传》：“王者为乱梦梦然。”按说诗者以《节南山》之“天方荐瘥”、“昊天不惠”，《小旻》之“昊天疾威”等句概谓为指君王，如《云汉》之“王曰於乎，……天降丧乱，……昊天上帝”等句，方说为苍天，大可不必。先民深信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天作之君，由怨君而遂怨天．理所当然。人穷则呼天，呼天而不应，则怨天诅天，或如《小弁》之问天：“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晋书·天文志》下康帝建元二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此复是天公愦愦，无阜

白之征也”；“愦愦”即“梦梦”矣。然怨天、诅天、问天者，尚信有天；苟不信有天，则并不怨诅诘问。庾信《思旧铭》不云乎：“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乎？”——“徒”，徒然也。《荀子·天论》篇又柳宗元《断刑论》下、《时令论》下、《天说》、《蜡说》之类剖析事理，不大声以色，庶几真不信有天；若《史记·伯夷列传》慨叹“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郁怒孤愤，是尚未能忘情。柳宗元《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亡妻弘农杨氏志》、《祭吕衡州文》皆痛言无“天道”、天无“知”、“不可恃”、“不可问”、“苍苍无信、莫莫无神”，而怨毒之意，洋溢词外；《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亡姊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志》骨肉悲深，至责天之“忍”，其《天说》所讥为“大谬”者，竟躬自蹈之。盖事理虽达，而情气难平，《祭吕衡州文》所谓：“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复呼天以云云”。夫矢口出怨望怒骂之语者，私衷每存格天、回天之念，如马丁·路德所谓：“吾人当时时以此等咒诅唤醒上帝”，其事无用，而其心则愈可哀已。《豆棚闲话》卷一一载《边调曲儿》：“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潘问奇《拜鹃堂诗集》卷二《屈原墓》之三：“颜渊盗蹠殊修短，此日青天定有心，楚国王孙曾一问，奈他聋哑到如今！”黄槐辑黄周星《黄九烟先生别集》有《皋啸序》、《诘天公文》等皆谓“此公”“年齿长矣，聪明衰矣”，又“沉醉”、“假寐”。怨天之有知而仍等无知，较仅怨天之无知，已进一

解。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八《天说》："我悲夫天有其权而不能用也！我悲夫天有其盛心而辄失也！柳宗元以为天无所用心，太过"；则谓天有知而无能，有心而无力，行与愿乖，故不怨之恨之，而悲之悯之，更下一转，益凄挚矣。有哲学家（Heidegger）谓人之天良（das Gewissen）不能左右人之志事，乃"无能为力之无上权力"(eine ohnmächtige Uebermacht)，其语可借以形容陈氏之"天"。讥"老天爷"耳聩目眊，又似当世西人所谓"聋子上帝"（un dieu sourd）："失聪失明，不死永生"。法国有一古剧，搬演"聋子上帝"，斯莱尔夫人《杂记》撮述其情景。上帝作老叟状，酣卧云上，一天使摇撼之，疾呼曰："上皇之爱子〔耶稣〕命在须臾，乃尚如醉汉熟睡耶！"上帝喃喃呓语曰："魔鬼捉将我去！所言何事，我一字未闻也"。亦滑稽善讽者矣。盖言其伺隙匿踪，则上帝如偷儿鼠子，言其放心废务，则上帝如聋子醉人；两者并行，初不相倍，犹人既察察为明，每亦昏昏如梦。所谓善言天者必取譬于人也。古罗马大诗人（Lucretius）尝咏诸天高复清静，无虑无为，超然物外，勿顾人世间事；则宋词中惯语"天不管"（黄庭坚《河传》、秦观《河传》、朱淑真《谒金门》等），可断章隐括。《五灯会元》卷一三华严休静章次："问：'大军设天王斋求胜，贼军亦设天王斋求胜，未审天王赴阿谁愿？'师曰：'天垂雨露，不拣荣枯'"；《容斋四笔》卷三："两商人入神庙。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以羊头。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堪为"天不管"之佳例。虽未言天公痴聋而不啻言之，虽未言无天而不啻言天之有若无矣。参观《楚辞》卷论《九歌·大司命》。

“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按«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桑柔»：“我生不辰，逢天瘅怒！”；胥遭逢丧乱而自恨有生不如无生也。皎然«诗式·跌宕格»及范摅«云溪友议»卷六皆引王梵志诗：“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敦煌掇琐»第三〇、三一种«五言白话诗»屡有“还我未生时”、“慈母不须生”、“慈母莫生我”之句；乃本释氏破生死关之意。王若虚忧患余生，取而点化，工于唱叹：“艰危尝尽鬓成丝，转觉欢华不可期。几度哀歌向天问：何如还我未生时？”（«滹南遗老集»卷四五«还家»）；方岳«辛丑生日小尽月»：“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个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秋崖先生小稿» 卷三七 «鹊桥仙»），情凄怨而语则诙婉。古希腊诗人（Theognis）悲愤云：“人莫如不生，既生矣，则莫如速死”；齐心同调实繁有徒。索福克勒斯悲剧亦云：“最佳莫如不生”；近世爱尔兰诗人叶芝尝赋小诗敷陈其意而申言早死为次佳事。它如培根诗叹人生仕隐婚鳏，无非烦恼，故求不生，生则祈死；密尔敦诗写原人怨问上帝云：“吾岂尝请大造抟土使我成人乎？”；海涅病中诗云：“眠固大善，死乃愈善，未生尤善之善者”；德国俗谚亦谓人能未生最佳，惜乎有此佳运者，世上千万人中无一焉。均“父母生我，胡俾我愈”，而求“还我未生”也。«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笺»：“我先祖匪人乎？人则当知患难，何为曾使我当此乱世乎？”；«正义»：“人困则反本，穷则告亲，故言‘我先祖匪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则由怨言进而为怒骂，诅及己之祖宗，恨毒更过于«正月»、«小弁»，大类 «旧约全书» 中先知咒骂己之诞生、母之孕育等。儒生尊«经»而懦，掩耳不敢闻斯悖逆之言，或解为：“先祖不以我为人

乎？”或解为：“先祖乎？我独非人乎？”或解“匪人”为“彼人”、为“非他人”、为“不以人意相慰恤”，苦心曲说，以维持“《诗》教”之“温柔敦厚”。如王夫之《〈诗经〉稗疏》即诃斥郑、孔以“市井无赖”口吻说此二句。夫《三百篇》中有直斥，有丑诋，词气非尽温良委婉，如黄彻《碧溪诗话》卷一〇谓《诗》“怨邻骂坐”，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七谓《诗》“不尽含蓄”，曾异撰《纺授堂集》卷一《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谓《诗》“骂人”、“骂夫”、“骂父”、“骂国”、“骂皇后”、“骂天”、“朋友相骂”、“兄弟九族相骂”，贺贻孙《诗筏》谓《诗》“刺人不讳”，魏祥《魏伯子文集》卷一《跋出郭九行》谓《诗》“直斥者不一而足”，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谓《诗》“亦有直斥不讳”，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一谓《诗》“骂人极狠”。《四月》之自斥乃祖为“匪人”，其忧生愤世而尤不能忍俊者尔。《淳南遗老集》卷三评宋儒解《论语》之失有三，一曰“求之过厚”，凡遇“忿疾讥斥”，必“周遮护讳而为之说”，以归于“春风和气”；解《诗》者其“失”惟均，且亦不仅宋儒为然也。

《楚辞·九章（二）》

《哀郢》：“心绍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注》：“心肝悬结、思念诘屈而不可解也。”按《诗·小雅·正月》：“心之忧兮，如或结之”，即此“结”字；《曹风·鸤鸠》：“心如结矣”，《桧风·素冠》：“我心蕴结”，《正义》均释曰：“如物之裹结。”《荀子·成相篇》：“君子执之心如结”，杨倞注：“坚固不解也。”《汉

书·景十三王传»中山王胜对曰:“今臣心结日久”，又广川王去歌曰:“心重结，意不舒”；词旨一律。人之情思，连绵相续,故常语迳以类似绦索之物名之，“思绪”、“情丝”，是其例也。«太平广记»卷四八八元稹«莺莺传»崔氏寄张生“乱丝一绚”，自言:“愁绪萦丝，因物达情。”词章警句，如六朝乐府«华山畿»:“腹中如乱丝，愦愦适得去，愁毒已复来”；«全唐文»卷一八八韦承庆«灵台赋»:“繁襟雾合而烟聚，单思针悬而缕续”；刘永济«经庐岳回望江州望洛州有作»:“言泉激为浪，思绪飞成缴”；皎然«效古»:“万丈游丝是妾心，惹蝶萦花乱相续”；施肩吾«古别离»:“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鲍溶«秋怀»:“心如缫丝纶，展转多头绪”；张籍«忆远曲»:“离爱如长线，千里系我心”，又«别段生»:“离情两飘断，不异风中丝”；李商隐«春光»:“几时心绪浑无事，得似游丝百尺长”；司空图«春愁赋»:“郁情条以凝睇，衷愁绪以伤年”；韩偓（或高蟾）«长信宫»:“平生心绪无人识,一只金梭万丈丝”;吴融«情»:“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李后主«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缕，人间没个安排处”，又«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以至«小西游记»第三三回不老婆婆有法宝曰“情丝”，可以缚人。黄庭坚«次韵王稚川客舍»第二首:“身如病鹤翅翎短，心似乱丝头绪多。”西语习称“思想之链”、“观念之线”;诗人或咏此念牵引彼念，纠卷而成“思结”，或咏爱恋罗织而成“情网”，或咏愁虑缭萦而成“忧茧”，或以释恨放心为弛解折叠之思绪俾如新嫁娘卸妆散发，更仆难终。斯意在吾国则始酣畅于«九章»。情思不特纠结而难分解，且可组结而成文章。«悲回风»:“纫思心以为缨兮，编愁苦以为膺”，«注»:“纫、戾也，缨、佩带也，

编、结也，膺、络胸者也”；又：“心軏羁而不形兮，气缭转而自缔”，«注»：“肝胆系结，难解释也；思念紧卷而成结也”，«补注»：“‘不形’谓中心系结，不见于外也；缔，结不解也”；«惜诵»：“固烦言不可结贻兮，愿陈志而无路”，«注»：“其言烦多，不可结续”；«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注»：“结续妙思，作词赋也”；«思美人»：“媒阻路绝兮，言不可结而贻”，«注»：“秘密之语难传也。”或言纠结，或言组结；牢愁难畔曰“结”，衷曲可申亦曰“结”。胥比心能心所于丝缕缠续；“纠思”、“编愁”，词旨尤深。盖欲解纠结，端须组结。愁烦不释，则条理其思，绦缉其念，俾就绪成章，庶几蟠郁心胸者得以排遣，杜甫«至后»所谓“愁极本凭诗遣兴”。不为情感所奴，由其摆播，而作主以御使之。不平之善鸣，当哭之长歌，即“为缠”、“为膺”，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使无绪之缠结，为不紊之编结，因写忧而造艺是矣。陆机«叹逝赋»：“幽情发而成绪，滞思叩而兴端”，又«文赋»：“虽杼轴于余怀”，«文选»李善注：“以织喻也”；«魏书·祖莹传»：“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取譬相类。«全唐文»卷二二一张说«江上愁心赋»：“贯愁肠于巧笔，纺离梦于哀弦”；周密«扫花游»：“情丝恨缕，倩回文为织那时愁句”；以文词“贯”愁如珠，以音乐“纺”梦如锦，以回文“织”情与恨，尤“纠愁”、“编思”之遗意与夫极致哉！“心情与琴丝俪合，组纾成歌”（twist a song），固亦西方诗人旧说也。又按前引吴融绝句，于“似丝”外复曰“似波”，即«汉书·外戚传»上武帝悼李夫人赋：“思若流波，恒兮在心”；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思等流水，终日不息”，又«野夕答孙棹郎»：“思君意不穷，长

如流水注。”六朝以还，浸成套语。惟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溶心于水，二而一之，颇能与古为新；《子华子·执中》篇：“观流水者，与水俱流，其目运而心逝者欤！”可移作读杜心解。释典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观心品》第一〇亦曰：“心如流水，念念生灭，于前后世，不暂住故”；《宗镜录》卷七详说“水喻真心”共有“十义”。詹姆士《心理学》谓“链”、“串”等字佥不足以示心行之无缝而泻注，当命曰“意识流”或“思波”。正名定称，众议翕然。窃谓吾国古籍姑置之，但丁《神曲》早言“心河”（della mente il fiume），蒙田挚友（La Boétie）作诗亦以思念相联喻于奔流。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人多多许矣。

《太平广记》卷一〇二

《赵文信》（出《法苑珠林》）贞观中遂州人暴死，见阎罗王，自言好庾信文集，王曰：“庾信是大罪人，在此受苦”，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按此见《法苑珠林》卷二六引《冥报记》，作“乃见一龟，身一头多”；《广记》同卷《陆怀素》下注出《冥报记》，而此则忽转引《珠林》，斯类甚夥。《永乐大典》卷七五四三《刚》字引永明沙门延寿《金刚证验赋》：“降五色之祥云，迎归天上”，注即言庾信为“一龟有数个头”事，又言遂州人乃开元中人，名任善。陈师道《次韵苏公劝酒与诗》：“不忧龟九头，肯为语一误”，用此典而易“多”为“九”，殆求对仗之工，任渊注私改《珠林》原文为“身一头九”以迁就之，大可不必。《五

灯会元»卷一七圆通法秀禅师戒黄庭坚作词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正恐生泥犁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小山集序»自记作:“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明沈谦«东江集钞»卷九«杂说»:“彭金粟在广陵，见余小词及董文友«蓉渡集»，谓邹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夫韩偓、秦观、黄庭坚及杨慎辈皆有郑声，既不足害诸公之品；悠悠冥报，有则共之!”；正指法秀之诃，而忘庾信之谴。«周书·庾信传·论»斥信“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为“词赋之罪人”，即此已足与韩、秦、黄、杨辈同罚，况«冥报记»重科以“妄引佛经，杂糅俗书，诽谤佛法”一款乎!释皎然«哭吴县房耸明府»:“幸愿示因业，代君运精专”，自注:“沈约死后，冥中见十因师云:‘师急为我造经，拔我苦难’。”是地狱受苦毒之六朝文流见诸记载者，庾信而外，尚有斯人，特不知缘其绮语业否。岂约暮年事佛，不足赎平生罪过耶?则所作«忏悔文»、«舍身愿疏»等(«全梁文»卷三二)，皆唐捐矣!汤显祖«玉茗堂文集»卷四«〈溪上落花诗〉题词»:“世云:‘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如此，喜二虞入地当在我先；又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则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沈起凤«谐铎»卷二«笔头减寿»:“语云:‘世上演«牡丹亭»一日，汤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参观卷一二«天府贤书»)，则是显祖长沦地下而终不得生天上也。“慧业文人生天”语即见«广记»卷二四六«谢灵运»(出«南史»)，盖沿旧读破句；«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张照校谓“业”字绝句，“文人”当作“丈人”而属下句，是也。汤右曾«怀清堂集»卷一五«僧房闲寂，偶忆东坡“白发相望两故人”句，因念碉房甫至，悔余得归，隔越数百里，不得见也。

怅然各寄一首»:“为乐每忧儿辈觉，生天一任丈人先”；倆事工致，已知“文”字之误而“丈人”之当下属，后汤读书视前汤为审密矣。西方虔信基督教者亦尝扬言:“世上纪念莎士比亚生辰，地狱中莎士比亚方在受罪”；«黑奴吁天录»女作者（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著书痛诋拜伦，以为毁其身后之名，不特可以挽救世道人心，而亦堪折除拜伦在地狱之苦趣。沈谦甘入泥犁，与才人共受冥报，大似西方古小说(Aucassin et Nicolette）男角曰:“宁与所欢同入地狱，不乐随老僧辈升天；地狱中皆才子、英雄、及美妇之多外遇者，得为伴侣”；名言传诵，以为中世纪末“自由精神”之宣示者。又按西籍言诗人身后在地狱受苦者，莫古于希腊哲人毕达歌拉斯。«哲学名家传»（Diogenes Laertius, V111.21）记其游地狱，亲睹赫西俄德缚于铜柱，呻呼不成语，而荷马则悬挂树上，群蛇聚口啮之。

八、创作需才亦需材

有情感、有毅力而无才能，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硬要当，终生受罪；然而仅有才华而无后天磨练，不深刻，无创意，那也是“镂冰文章”。写作学问，有如蜜蜂做工，当以博采为味，取精用宏。

（《谈艺录》39—40页，103页，240页；《管锥编》973—975 页，1250—1252页，993页，1337—1338页；手稿152页。）

性情与才学

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才者何，颜黄门《家训》曰：“为学士亦足为人，非天才勿强命笔”；杜少陵《送孔巢父》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张九

徵«与王阮亭书»曰:“历下诸公皆后天事，明公先天独绝”；赵云松«论诗»诗曰:“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林寿图«榕阴谈屑»记张松寥语曰:“君等作诗，只是修行，非有夙业。”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

方苞无诗才

«随园诗话»卷四:“相传康熙间，京师三前辈主持风雅，士多趋其门。王阮亭多誉，汪钝翁多毁，刘公酌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诗投汪，汪斥之。次以诗投王，王亦不誉。乃投刘，刘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后专作文，不作诗可也。’方以故终身不作诗。”按姚南菁«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三评望溪«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因记曹古溪言:“望溪尝以诗质于他山，他山曰:‘君于此事，便可不烦留意。’”姚姬传«惜抱轩文后集»卷五«刘海峰先生传»亦曰:“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桐城乡献，闻见应较随园为切，然初白未官侍郎，姬传岂误欤。«望溪集»卷四«鹰青山人诗序»却曰:“童时侍先君子，与钱、杜诸先生以诗相唱和，欲窃效焉。先君子戒曰:‘是虽小道，非尽心以终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遂绝意于诗。”则是望溪服膺庭训，有所不为，非沮于刘、查，为而不能。望溪好占身分，张门面，自言或反不如人言之可信。王阮

亭«香祖笔记»卷八记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即谒汪苕文、刘公戡及余三人。阳羡陈纬云维岳，其年之弟也。初入都，手写行卷三通，置桌上。友人问所请，曰：‘吏部刘公、户部汪公、礼部王公也。’友人曰：‘吾为子预卜之；汪必摘其瑕疵而驳之，王必取其警策而扬之，刘则一览掷去，无所可否。’已而果然。予闻之，笑谓公戡曰：‘兄此一掷，最不易到。’”则子才谓“刘公戡持平”者，非也。计甫草东«改亭文集»卷二«汪蛟门诗集序»：“苕文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虽百贲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称述，于当世人物之众，不能数人焉。阮亭性和易宽简，好奖引气类。然人以诗文投谒者，必与尽言其得失，不稍宽假。”此可与阮亭自记参印。杭大宗«道古堂文集»卷九«郑筠谷诗钞序»记“望溪为诗，见哂于刘西谷”。

«全后汉文»卷一四

«桓子新论·启寤»第七：“画水镂冰，与时消释。”按«意林»、«太平御览» 仅摘此八字，不知所指；桓宽«盐铁论·殊路»篇云：“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可借词申意。施工造艺，必相质因材，不然事无成就；盖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黄庭坚«送王郎»：“炒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本斯语也。释经亦屡取画水为喻，如«大般涅槃经·寿命品»第一之一：“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巧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又«梵行品»第八之二：“譬如

画石，其文常存，画水速灭，势不久住。”元稹«忆远曲»：“水中书字无字痕”，白居易«新昌新居»：“浮荣水画字”；皆使佛典而非渊源«新论»，观其词旨可知也。«杂阿含经»卷一五之三七七云：“画师、画师弟子集种种彩色，欲妆画虚空，宁能画不？”，寒山诗所谓“饶遮(按当作‘貌’字)虚空写尘迹”；喻不能作办之事，较«易林·涣»之«噬嗑»：“抱空握虚”，更为新警。陆游«剑南诗稿»卷五〇«题萧彦毓诗卷后»：“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乃撷二桓之“镂”字，以与此譬撮合。释书舍“妆画虚空”外，尚有«杂阿含经»卷四一之一一三六佛告诸比丘：“今此手宁著空、缚空、染空不？”，«五灯会元»卷三西堂慧藏章次马祖问：“汝还解捉得虚空么？”，又卷四茱萸山和尚章次擎起一橛竹问：“还有人虚空里钉得橛么？”，“画”、“缚”、“捉”、“钉”（动词、去声«径»韵）诸字皆协律可用，陆游舍而用“镂”，意中当有“镂冰文章”在。古希腊、罗马词章喻事物之无常易坏，每曰“水中书字”。拉丁诗人叹女郎与所欢山盟海誓，转背即忘，其脱空经与捣鬼词宜书于风起之虚空、波流之急水；后世叹单情不双者云：“吾如耕耘波面，筑室沙上，书字风中”；慨人生危浅者云：“有若书尘上、画水中”；或历举世事之浪抛心力而终无成济者，盛水以筛书字于风头波面亦与焉。济慈心伤命薄，自撰墓铭曰：“下有长眠人，姓名书水上”，含思凄婉，流播人口。抑有进者，“镂冰”、“镂脂”、与“画水”，尚有几微之辨。画水不及具形，迹已随灭；镂冰刻脂，可以成器构象，特材质脆弱，施工遂易，经久勿堪。造艺者期于传世不朽，宁惨淡艰辛，“妙识所难”（«文心雕龙·明诗»），勉为而力排其难（l'ostacolo trionfato）；故每取喻雕金斫石，材质坚，功夫费，制作

庶几阅世长存。若夫逃难就易，取巧趋时，则名与身灭，如镂冰刻脂而已。哈代序友诗，记其言曰："古语将失传，用之作诗，人且视同春雪上书姓名耳"；或评文曰："此等语句直如书于牛油上（Write in butter）者"。岂非"镂冰刻脂，与时消释"之旨哉？

《全晋文》卷一三八

张璠《易集解序》："蜜蜂以兼采为味。"按以学问著述之事比蜂之采花酿蜜，似始见于此。《全宋文》卷一七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亦云："窃惟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刘知幾《史通·补注》则诮让其"繁芜"曰："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荈实者矣。"西人设譬，无乎不同，如古希腊一文家云："独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弘"；古罗马一大诗人颂一哲学家云："餍饫大作中金玉之言，如蜂入花林，采蜜满股"；诗人自言惨淡经营云："吾辛苦为诗，正如蜜蜂之遍历河滨花丛，勤劬刺取佳卉"；哲学家教子侄读书作文云："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修词学者教弟子宜广学问，犹"彼无声无臭之小虫豸采繁花而成蜜，甘美乃非人力所及"。后世遂成教学及作文之常喻。如蒙田论蒙养，即谓当许儿童随意流览："蜂采撷群芳，而蜜之成悉由于己，风味别具，莫辨其来自某花某卉"。古典主义愈尚模拟，不讳捋扯，蜜官金翼使俨为文苑之师表矣。古基督教

以希腊、罗马诗文为异端邪说，禁信士勿读。一神甫谓无须戒绝，当如蜂然既择花而采，亦不采全花；人之采玫瑰也，撷花而舍刺，读书亦求获其益而慎防其害尔。歌德因学究谈艺，不赏会才人之意匠心裁而考究其渊源师承，乃嗤之曰："此犹见腹果肤硕之壮夫，遂向其所食之牛、羊、豕一一追问斯人气力之来由，一何可笑！"。其喻变蜂采花为人食肉，然与古罗马哲学家及蒙田语正尔同归，指异而旨无异焉。

《全齐文》卷八

王僧虔《论书》："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工夫少于欣'"；按《全梁文》卷六六庾肩吾《书品论》一："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即本此"议"而申演者。后世品诗衡文，惯以"天然"与"工夫"对照，如赵翼《欧北诗钞·绝句》卷二《论诗》之四："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参观杜濬《变雅堂集·补遗》一《朴巢诗选序》："声诗之道，天七而人三"）。然评书实为之先。如魏文帝《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蕴而不宣；即如钟嵘《诗品》中《颜延之》引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南史》作鲍照曰："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亦尚明而未融；均远输僧虔论书语之两义对

立相成也。谈艺者“神韵”之说亦先见于评画，参观论卷二五谢赫《画品》。

九、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欣赏

这是有的写作者常能出现的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态；但这种自我赞美并不等于客观艺术效果。

（《管锥编》1274页；手稿156页。）

《全宋文》卷一五

范烨《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按此篇载《宋书》本传。陈澧《东塾集》后附《申范》一卷，录其《传》全文而逐段评驳之，力辩范烨无谋反事。《传》载此篇后著语曰："烨自序并实，故存之。"陈氏遽断曰："沈休文云'自序并实'，则凡诬蔑之言皆不'实'也。休文此言可为蔚宗雪冤矣，此乃良心不能灭尽也。"此篇舍首句言"吾狂衅覆灭"外，皆述"意中所解"之学问文章，不及其他，沈云"并实"者，指烨自言文学语，岂得泛申傍通？陈氏宅

心甚厚，而树论未坚也。《序》中自赞《后汉书》之文词则曰："奇变不穷，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赞音乐"至一绝处"则曰："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我与我周旋，倾倒如此，旁人当为绝倒也。陶望龄《歇庵集》卷一三《游洞庭山记》之八记蔡羽"怪诞"："置一大镜南面，遇著书得意，辄正衣冠，北面向镜，誉其影曰：'《易》洞先生，尔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负，故称'《易》洞'也。"烨之于己，不啻向镜低头；自谓"称情狂言"，殆人之将死，其言也肆欤！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嗤笑矣。《黄冈二处士集》本杜濬《变雅堂文集》卷二《初刻文集自序》："刻才及数篇，杜子手之而笑。客或问：'翁何笑？'杜子曰：'昔范詹事自赞其《后汉书》为天下奇作，吾尝笑之。今吾意中之言，仿佛詹事，吾恐后之人又将笑吾也，是以先自笑也！'"自笑在先，则傍人又只趁笑而非匿笑矣（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一〇三《张裕》、卷四五九《舒州人》）。杜濬自赞其文，而复谓"吾意中之言，吾恐后之人将笑吾"自赞。窃谓此类"意中之言"，大言而不怍，重言而不怠，朱仕琇其尤也。《梅崖居士文集》中十篇而九，皆自评自赏，津津口角流涎，睹记所及，古人无俦，今人则吾不知矣。

一〇、作家对命运的态度

知命乐生，不齿虚名，不易操守，不计利钝，不为趋避。无怨尤之平心安“命”并非无所作为委心任“命”，尽其在己而非全听诸天。

（《管锥编》1081—1083页，1453—1454页；增订84—85页；手稿132页。）

《全三国文》卷四三

李康《运命论》。按波澜壮阔，足以左挹迁袖，右拍愈肩，于魏晋间文，别具机调。李氏存作，无他完篇，物好恨少矣！刘峻《辩命论》树义已全发于此，序次较井井耳。李言“处穷达如一”，故虽“前鉴不远”，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勿失”；刘亦言“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而“善人为善

焉有息哉？……非有求而为”。不计利钝，故不易操守，不为趋避。无怨尤之平心安“命”，非无作为之委心任“命”，尽其在己而非全听诸天；莱白尼茨所谓“斯多噶之定命论”异乎“摩诃末之定命论”者也。所谓“摩诃末或土耳其式之定命论”，尼采尝申言之。渠以为人能与命争，亦即命中注定；自居安命及自信造命，莫非命之定数也。参观《史记》卷论《伯夷列传》。

《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按即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参观《周易》卷论《系辞》之八），亦即俗语之“树大招风”。白居易《续古诗》之四：“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可怜苦节士，感此涕盈巾！”；则谓木被风摧，非缘其高，乃缘其劲，犹西方寓言中芦苇语橡树：“吾躬能屈，风吹不折”。居易《有木诗》之七：“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飖；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则谓木虽摧倒，而依附之弱植尚或苟延时日，犹晁迥《法藏碎金录》卷八记公馆壁上题句：“猛风拔大树，其树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犹未悟”（《全唐诗》载唐备《道傍木》仅数字异）。盖事多端而言亦多方也。张祜《树中草》：“青青树中草，托根非不危。草生树却死，荣枯君可知。”与唐备诗取象同而寓意又异。

《运命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按此等语直可入刘峻《广绝交论》。干宝《晋纪总论》：“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仅言反覆之情，未状迎合之态。李氏“意

无是非”十六字直画出近世西语所谓“唯唯诺诺汉”(yes man)、“颔颐点头人”(nod guy)。朱敦儒《忆帝京》:“你但且,不分不晓,第一、随风便倒拖,第二、‘君言亦大好!’;管取没人嫌,便总道先生俏”;辛弃疾《千年调》:“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亦即“无是非”而“赞如流”、“应如响”;“君言”句隐用《世说·言语》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时人有以人物问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甘国老”谓药中之甘草也。德国古诗人亦有句云:“在朝欲得志,必学道个‘是!’”

李康《运命论》结句:“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文选》李善注仅引《论语》以明其句型。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二:“铣注‘先友’谓孔子;萧远自以老子后,与孔子为友,故曰‘先友’。或谓萧远去孔子远矣,断无称述数百年前裔祖之友而曰‘先友’之理,况圣人乎?家北海先生亦言其意中暗有所指,信然。”孔子亦不得称老子为“友”;果如张铣所注,李康与其同宗伯修何异!《更岂有此理》卷一《谱诬》记闽人李伯修好攀附华胄,倩工画祖先像,“不忘昏姻之谊,因亲及亲”,故有“十世祖姑母亚仙”之夫郑元和像焉。

《全梁文》卷五七

刘峻《辩命论》。按参观《史记》卷论《外戚世家》又《伯夷列传》、《列子》卷论《力命》篇、《全三国文》论李康《运命论》。《旧

唐书·萧瑀传»记瑀恶刘《论》“伤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辩命论〉»以释之；大旨以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时人甚称其“足疗刘子膏肓”。萧氏佞佛信因果，彼此是非，可置不论。刘、萧异致，亦缘二人穷达殊遇耳。刘氏声尘寂寞，宦拙遇屯，自以为身不当穷，穷盖由于报应无准，天道难凭，故“一之于命”；萧氏梁之皇孙、隋之帝戚，席丰厚而安富贵，以为报应不爽，“因人而有”，则己之达乃当然，即所谓“得意走运人皆信天有公道”（The fortunate always believe in a just providence）。此犹旧日举子下第者必“言命”，而高中者必“论文”也。《世说·纰漏》阮思旷“奉大法”，儿病祈佛无效，“于是结恨释氏”，刘峻注：“夫文王期尽，圣子不能驻其年；释种诛夷，神力无以延其命。故业有定限，报不可移。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岂可与言神明之智者哉？”；亦即此《论》云：“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论》又云：“龙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龟文，公侯之相。抚镜知其将刑，压纽显其膺录。”可参观本卷峻《相经序》：“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丰本知其有后，黄中明其可贵。……因斯以观，何事非命？”；又卷四七陶弘景《相经序》：“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貌。”峻既谓命不可知，复谓观相可以知命；二意尚不矛盾。申言之，则不可知者，命之所以然，观相可知者，命之然；人之吉凶贵贱，相其体貌足徵，若夫人之吉凶穷达果否系于其才德，则非智虑能及。相乃命之表（sign）而非命之本（cause），可由以知命之事而不足凭以测命之理也。然于荀卿“非相”之论，不可并世而谈矣。

一一、文人的狂放

嵇、阮皆大才处于乱世，一被杀戮，一得善终。本书著者将二人进行比较，嵇乃龙性不驯刺切之狂，所以忤世；阮属不着边际夸泛之狂，即令象荀粲那样鄙视儒家经典，世亦可容。

（《管锥编》1088—1090页，1103—1105页，1127页，1134—1135页，1159页，1229页，1266—1270页，1545—1546页；增订85—86页，98页；手稿133页，136页，137（1）页。）

《全三国文》卷四七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按其"非薄"之言，不可得而详；卷五〇《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谓"《六经》未必其为太阳"，"何求于《六经》"，又《管蔡论》谓管、蔡蒙"顽凶"之诬，周公诛二人，乃行"权事"，无当"实理"，亦足示一斑。

«十六国春秋·后燕录»五详载慕容盛与群臣论周公语，略谓："朕见周公之诈，未见其忠圣"，"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谓也？"而极称"管蔡忠存王室"。其"薄周"更甚于嵇康«管蔡论»。聊拈出之，以补历来评论嵇文者所未及，非示晋世胡酋已得闻嵇叔夜绪论也。何焯评点«文选»谓"非汤武、薄周孔"不过«庄子»"旧论"，而钟会"赤口青蝇"、文致以为"指斥当世"；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书〈文选·幽愤诗〉后»谓嵇乃指"王肃、皇甫谧所造，司马懿、钟会等所牵引之汤武、周孔"，司马师以为刺其隐衷。两儿辨日，各有攸当。盖有蓄意借古讽今者，复有论史事而不意触时忌者，心殊而迹类，如寒者颤、惧者亦颤也。上下古今，察其异而辨之，则现事必非往事，此日已异昨日，一不能再，拟失其伦，既无可牵引，并无从借鉴；观其同而通之，则理有常经，事每共势，古今犹旦暮，楚越或肝胆，变不离宗，奇而有法。由前之说，有意陈古刺今者不患无词开脱；而由后之说，则论史而不意犯时讳者，苟遭深文，颇难自解矣。黑格尔尝谓历史无"教训"可言，因未尝全部"重演"，世移势异，后来者浑未省前事之可师，不能鉴覆辙而勿蹈。余观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人(Cellini)自传名著，有云："人有常言：第二次便学乖。此大不然。第二次时，情状大异，非意计所及也"。盖新遭之事，与昔所遭者，面目已非，不复能识为第二次重逢，大似"相见不相识，问客何处来"者。列许登伯格极叹此语，云已尝亲切体验，有会于心。文人自道阅历，小言詹詹，而于哲士博综天人，大言炎炎，往往不啻先觉之觉后觉焉。斯其一例耳。汪懋麟«百尺梧桐阁文集»卷六«嵇、阮优劣难»谓«绝交书»"骄悍悖谬"，宜其杀身，不如阮之"明哲"；

叶梦得《石林诗话》讥阮而推嵇，徐昂发《畏垒笔记》卷一、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三《阮籍论》至斥阮借狂欺世，实预司马氏夺魏之谋。皆足以发，请试论之。颜延之《五君咏》称嵇云："立俗忤流议，……龙性谁能驯！"；《文选》李善注引《竹林七贤论》："嵇康非汤武、薄周孔，所以忤世。"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风狂乃机变之一道，其旨早发于太公《阴符》："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全上古三代文》卷七）。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正史野记所载，如袁凯之于明太祖，或戴宗之教宋江"一着解手，诈作风魔"。伏义《与阮嗣宗书》曰："而闻吾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漼洏，又或拊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愕张，动与世乖，抗风立候，蔑若无人，……将以神接虚交，异物所乱，使之然也？"疑其行止怪异，大类鬼附物凭，即"风魔"也，而不知"风魔"之可出"诈作"，既明且哲，遂似颠如狂也。意大利古小说中每写佯狂免祸情事。哲学家康帕内拉（Campanella）有自咏狂易名篇，旧注即引古语曰："故作痴愚而适合时宜，即是明哲"。道略集《杂譬喻经》第十七则与《宋书·袁粲传》所设"狂泉"之譬极相似。《传》言："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共执国主，疗其狂疾，……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众乃欢然"；《经》则言："百官群臣食恶雨水，……脱衣赤裸，泥土涂头……不自知狂，反谓王为大狂，……王恐诸臣欲反，便自怖惧，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愈此病，……待我服药'……脱所著服，以泥涂面，……一切诸臣，见皆大喜。"此王佯狂而合机宜，遂不致臣民骚

离，«经»称其"多智"，良有以也。«乌托邦»撰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好述一古寓言，略谓：昔有一国，其民什九愚。数智者知淫雨将降，秽浊染人，穴地而避之。雨过出穴，则举国皆顶踵污垢，方且相顾而乐，忽睹此数辈清净不滓，群聚而诟嘲焉，不许其掌国事。与«宋书»、«譬喻经»寓意略同，少末后一转捩耳。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人眼，且适己脚。既"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尽之累"，"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卷五一嵇«家诫»谆谆于谨言慎行，若与«绝交书»中自道相反而欲教子弟之勿效乃父者，然曰："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又曰："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又曰："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又曰："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又曰："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则接物遇事，小小挫锐同尘而已，至是非邪正，绝不含糊恇怯，勿屑卷舌入喉、藏头过身。此"龙性"之未"驯"、炼钢之柔未绕指也。«家诫»云："俗人好议人之过阙"，而«与山巨源绝交书»云："阮嗣宗口不议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明知故犯，当缘忍俊不禁。夫疾恶直言，遇事便发，与口不议人过，立身本末大异，正忤世取罪之别于避世远害也。阮«答伏义书»河汉大言，不着边际，较之嵇«与山巨源书»，一狂而夸泛，一狂而刺切，相形可以见为人焉。

何劭《荀粲传》:"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按子贡语见《论语·公冶长》，皇侃义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圣人之筌蹄，亦无关于鱼兔矣"；实同荀粲之说，而以"糠秕"词峻，易为"筌蹄"耳。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谓粲语与陆九渊论"《六经》是几个不分不晓底子"相似。密不晓此固道家常谈。《庄子·天运》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又《天道》轮扁讥桓公读书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充类至尽，不特可以论儒籍，释道经典亦若是班。《关尹子·三极》云:"唯善圣者不留一言"，则"留"者亦祇糠秕糟魄而已。道德流为方术，而老、庄之于修仙、炼丹，适如孔子之于性与天道，道士憾焉。《抱朴子·释滞》谓《五千文》泛略，"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与"不分不晓底子"，施异责同。《悟真篇》卷中《七言绝句》之一二阳称"今古上仙"胥从《五千文》得悟"真诠"，而一三、一四乃曰:"契论经歌讲至真，不将火候著于文，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师传共强猜，只为丹经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后序》复曰:"学者虽讽诵其文，皆莫晓其意，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诀，纵揣量百种，终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齐己《读〈参同契〉》:"堪

笑修仙侣，烧金觅大还。……悲哉五千字，无用在人间！”；亦谓道士实以《道德经》为陈言无补也。故穷其理，则“言者不知”，“道不可言”（详见《老子》卷论第五六章），灵文五千、寓言十九，自属老、庄之糠秕；究其事，则道士所求者烧金羽化之方，既皆不可得闻于老、庄，其书自可视同糠秕。荀粲未达斯理，复不知其事也。释氏亦以此意扫空外典，如《高僧传》二集卷二二《本济传》：“于六经三史……曰：‘斯实宇宙之糟粕也！’”，渐进而施于其本教，出语却更粗率，如《五灯会元》卷五夹山善会章次：“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师玄旨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着最好”；卷七德山宣鉴章次：“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卷一二昙颖达观章次：“三世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卷一四净慈慧晖章次：“释迦老子穷理尽性，金口敷宣一代时教；珠回玉转，被人唤作拭不净故纸”；卷一五东禅秀章次：“僧问：‘如何是一代教？’师曰：‘多年故纸’”；卷一六兴化绍铣章次：“一大藏教是拭不净故纸。”意即司空图《与伏牛长老偈》所谓：“推倒我山无一事，莫将文字缚真如”，而言无文、态愈肆耳。《颜氏家训·治家》篇：“其故纸有《五经》辞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儒者之异于禅人如此。

《全晋文》卷三三

裴頠《崇有论》。按孔平仲《珩璜新论》以此《论》与王坦之《废庄论》、江惇《达道崇检论》、范宁《王何论》并称，因谓“近世士夫

尊尚释氏，亦可戒矣”。然《颜氏家训·勉学》篇尝列举王、何、嵇、阮之伦“领袖玄宗”，而立身行事大背老、庄之教。二意各得一边。盖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藉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全晋文》中他如卷五三李充《学箴》、卷七三刘弘《下荆州教》、卷八九陈頵《与王导书》、王沉《释时论》、卷一二七干宝《晋纪总论》皆足与平仲所称诸篇相发明。裴《论》：“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即干《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卷六二孙绰《刘真长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其所赞美正裴、干之所抨击也。《抱朴子》外篇《汉过》叹“道微俗敝，莫剧汉末”，举例有：“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是汉末已有其风，晋特加厉耳。《文选》李善注干《论》“望空为高”句，引刘谦《晋纪》应瞻《表》：“元、康以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量”，是也，而就字面言，则《抱朴》语可补注。《梁书·何敬容传·论》：“望白署空，是称清贵”，语意皆本应瞻；而举卞壸答阮孚语为敬容辩护，则不如举《世说·政事》载何充答王濛语，充即敬容祖也。裴《论》：“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弃长幼之序，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此又晋承前代之遗风而加厉者。《抱朴子》外篇《疾谬》：“礼教渐颓，傲慢成俗，或蹲或踞，露首袒体。……汉之末世，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世说·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则刘注引王隐《晋书》：“魏末任诞，去巾帻，脱衣，露丑恶，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实则此种任诞不特早于“魏末”，亦复早于“汉末”。应劭《风俗通》卷四《过誉》记赵

仲让“为梁冀从事中郎将，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尽露”，梁妻怒欲推治，梁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张衡《文士传》又《后汉书·祢衡传》记衡至曹操前击鼓，吏诃其不改装，“衡曰：‘诺！’即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体而立”（《世说·言语》刘注引《典略》记载更详，《全三国文》卷四三鱼豢下漏辑）。若夫《晋书·隐逸传》记杨轲“卧土床，覆以布被，偃寝其中”，荀铺造之，“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既在卧榻，又非自露，殆不得为“绝高士”、“通、达”矣。又按干宝有《易注》已佚。成瓘《箘园日札》卷一掇拾放失，一条云：“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所疾者乎！”可与《晋纪总论》合观。

《全晋文》卷一六一

释慧远《答桓玄书》等。按钱谦益《有学集》卷四二《报慈图序赞》：“唯其时远公以忠，渊明以孝，悠悠千载，孰知二人心事，比而同之耶？”同卷《远法师书、论、序赞》据《沙门不拜王者论》末：“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称远以沙门而忠于晋，“整皇纲，扶人极”，足“为儒林之大师”；卷五〇《书远公〈明报应论〉》谓后世“极论形神者，一一皆远公注脚”。于远赞叹不容口。钱氏暮年，论古人诗独推元好问，其乡人讥之曰：“盖因晚节既坠，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王应

奎《柳南随笔》卷四）。信斯言也，有裨于知人论世。其昌言佞佛，亦隐愧丧节耳。表扬累臣志士与援掇禅藻释典，遂为《有学集》中两大端；苟不顺事二姓而又皈依三宝，则其人美俱难并，钱氏尤道之津津，如卷二一《山翁禅师文集序》、三五《芥庵道人塔前石表题词》、三六《华首空隐和尚塔铭》即是。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慧远书晋纪元，陶潜不书宋年号，"悠悠千载"，至钱氏而始"比同"，此无他，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尚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鬼谷子·反应》篇详言"以反求覆"之道，所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理可以推之读史。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后汉书·孔融传》答魏武问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受禅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比物此志也。《荀子·非相篇》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古今一度也"，又《性恶篇》曰："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狄德罗《俄国政府开办大学校方案》中历史课程一节云："学历史当始于本国史，渐增广以包世界，亦当始于近代史，渐逆溯以至皇古"，并引格罗秀斯（Grotius）之言自佐；编集者（J.Assézat）注引基佐（Guizot）语谓此乃当时常论。似亦寓以今度古、即近知远之旨。苏联史家（Pokrovskij）遂径称历史乃"以后世政治向前代投射"矣。以钱氏之尊慧远，参验明遗民逃禅之风，乃觉有味乎其言之。

《全唐文》卷五七九柳宗元《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刚狷以离偶，纡舒以纵独，其族类不一，而皆童发毁服以游于世。其孰能知之!”柳语犹为无事平世而发，至夷夏鼎革之交，若明与清之递代，则“有志而耻制于世”者，投佛门“以游于世”，更可揣而知矣。《有学集》卷四《寄怀岭外四君》之一《金道隐》:“法筵腊食仍周粟，坏色条衣亦汉官”，又《嘉禾梅溪访大山禅人》之三:“四钵尚擎殷粟米，七条还整汉威仪”；卷九《题归玄恭僧衣画像》之二:“周冕殷哻又劫灰，缁衣僧帽且徘徊，儒门亦有程夫子，赞叹他家礼乐来”；正谓“沙门不拜王者”与大汉遗黎之不事胡羯新主，是二是一也。钱秉镫《田间诗集》卷一《澹归师寄讯、忻慨成诗》:“早信皈依缘谤佛，但存血气总为僧”；卷三《金陵即事》之一:“荒路行愁逢牧马，旧交老渐变高僧”；卷四《赠朱七处士》:“稳著僧衣官不禁，闲谈往事难偏多”；卷七《杂忆》之八:“惟有山僧装不改，近闻牒下渐苛求。”吴仕潮《汉阳五家诗选》卷三李以笃《送一公游白岳》:“乱后高人归二氏，秋来楚客类孤蓬”，又《怀人诗》之五《熊鱼山给谏》:“乱后人高二氏名，如公方不负平生。”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张相文编本卷四《汴置草堂读史诗》:“愁将椎结剃金钱，海内多增隐士禅”，《庄尚之见过》:“避世难言因避地，逃名不遂且逃禅”，《皈僧》:“非关旱极胡为鬍，不是刑余岂合髡”；卷五《哭梅惠连》:“亡国大夫羞语勇，入山名士且为僧。”徐芳《悬榻编》卷二《四十八愿期场序》:“近代来乃更有不聋而顽，不瞽而眩，不跛蹇而颠踬，则释氏更扩其宇以涵覆之。而是辈乃群然来归，幸其顶踵之有托。而佛数千年前所以入中国之意，始灼然

大明于天下”（黄宗羲《明文授读》卷四四评：“此言乱来士大夫折而入于佛，悲慨淋漓，不朽之文！”）；卷三《愚者大师傅》：“尝读刘秉忠对世祖语，叹其奇而中也。又叹释之教屡斥于儒，而当其变，乃合而有助，似释翻为儒设。”“愚者大师”（即方以智）之子方中通《陪诗》卷一《癸巳春省亲竹关》：“吁嗟乎！天有无？何令我父薙发除髭须？只此一腔忠臣孝子血，倒作僧人不作儒。”黄宗羲《南雷文案》卷六《刘伯绳先生墓志铭》记刘语：“古来贤士隐于禅者不少，盖曰：‘吾非真禅也，聊以抒艰贞之志云耳！’犹之赵岐、李燮避身佣保，非爱佣保之业也”；卷一〇《七怪》：“近年以来，士之志节者多逃之释氏。盖强者销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燮逃仇，变姓名为佣保，非慕佣保之业也。”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一三王瀚削发入山诗之二：“聊将毁服存吾义；从此栖禅学大僧。”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一《周贞靖先生遗集序》：“会稽行朝失守，……薙发入山，……其遁于释门也，盖不附释门。”吕留良《东庄诗集·零星集·读薇占〈桐江随笔〉再次原韵奉答》：“翻从佛院存吾道，且把神州算极边”；《晚村文集》卷二《与潘美岩书》：“虽圆顶衣伽，而不宗、不律，不义谛、不应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已”；卷四《答徐方虎书》：“有人行于途，卖饧者随其后，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帽匿之。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复唱曰：‘乱头发换糖！’乃皇遽无措，回顾其人曰：‘何太相逼！’弟之薙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咄咄夫《山中一夕话·笑倒》有此谑，作“换铜钱”，结语云：“忒寻得我要紧！”）；卷六《自题僧装像赞》：“有妻有子，吃酒吃肉，东不到家，西不巴宿。”归庄《归玄恭集》卷一《冬日感怀和渊公韵》之三：“三楹茅屋卧江边，虽

作头陀不解禅”；六：“僧貌何妨自儒行，不须佞佛诵南无。”皆相发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五台山记》：“莫若择夫荒险僻绝之地如五台山者而处之，不与四民者混”，亦正指其“佛寺”，即徐芳所谓“释氏扩宇以涵覆”矣。南宋遗老如真山民《九日》：“年来颇恨儒冠误，好倩西风吹去休！”又《醉余再赋》：“西风抵死相摇撼，争奈儒冠裹得牢！”（参观刘辰翁《甲午九日牛山作、减字木兰花》：“不用登高，处处风吹帽不牢！”）；尚恋冠巾而不忍除，当缘元代无剃发编辫之令，逼寻未紧，非似清初之“留发不留头”（沈涛《江上遗闻》）也。钱氏寄怀之金道隐，即今释澹归，所撰《遍行堂集》卷七《李因培真赞》：“士人一妻一妾，分日当夕，然少艾多偏矣。一夕与其妻宿，妻有怨言，士曰：‘我身在他那里，心却在你这里。’妻曰：‘我让你底心与他那里，只要你底身与我这里。’此婆子可谓辣手！今人影上用缁，形中用素，同此伎俩”；则讥遗民之僧服而无僧行以及身居家而言心出家者，钱、吕、归辈当在钳锤之列。然王夫之《搔首问》称方以智披缁后，清介不失儒风，而讥金道隐出家后，“崇土木，饭髡徒”，到处化缘不择人，“尽忘本色”；则行服并缁，又未必可取耳。

《全隋文》卷一〇

江总《自叙》。按欧阳修《五代史·杂传》第四二谓尝读冯道《自叙》，“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夫冯道《自叙》以丧乱频经而身名

俱泰，坦然自章得意，椎直少文；江总权臣狎客，一人两任，而此篇志明淡泊，义契苦空，遁词绮语，更为有忝面目。冯犹有憾，曰："其不足者，不能佐大君致一统，定四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虽装铺席，未失体统。江"历升清显"，"八法八典，无所不统"，回首平生，亦有余憾，曰："弱岁归心释教，……暮齿……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颇知自励，而不能蔬菲，尚染尘劳，以此负愧平生耳！"俨然物外高人，富贵逼身，不得已为朝里热官，粪土一切职守世事而勿屑萦怀挂齿；所茕茕在疚者，惟未能披缁断肉而已。将谁欺乎！正恐其所奉佛法未必印可为直心道场也。《陈书》本传录此篇而断之曰："时人谓之实录"；复曰："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廷，……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总《自叙》则曰："不邀世利，不涉权幸。……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况复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轩冕傥来之一物，岂是预要乎？"苟此而可称"实录"，则记总长君之恶、蓄同倡优、不啻亡陈之祸梯厉阶，皆谤史而乖良直矣。《陈书》出姚察父子手，察与总两朝僚友，"时人"即察在列，"当时"亦察所值；而数行之内，自相矛盾，父子操觚，蒙然不觉。抑"实录"之目，岂只指"尸素"、"天下无人"数句耶？则文章笋脉又殊粗率矣。古来宰执自叙之文，江冯两篇最堪连类，冯作腾诮已多，杜濬《变雅堂文集》卷三《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至曰："古今无气之人，莫如冯道、留梦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因拈江作，聊使分谤云。《旧唐书·郑綮传》昭宗制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亲

朋来贺，綮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又堪与陆玩语并传。"蔬韭"乃"蔬食韭衣"之缩文，卷一三姚察《遗命》亦曰："深悟苦空，……吾习蔬韭五十余年。"

一二、“刻薄人善作文字”

作人与作文不能划等号，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刻薄”的人（并非指为人）善作文字，而和厚者则平凡。为人忌圆滑，然而不懂曲折曲笔则不成其为文星。这是对“文如其人”别一面的一个重要发现。

（参观本书第一卷第一编：四、圆喻之多义。）

（《管锥编》1387--1392页。）

《全梁文》卷一一

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按此言端悫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元好问《论诗绝句》评潘岳《闲居赋》：“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楼昉尝选《崇古文

诀»，«说郛»卷四九采其«过庭录»，有云："有一朋友谓某曰：'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后因阅«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方悟此法。盖模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傅会、操切者之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若刻薄之事，自不可为，刻薄之念，自不可作"；«南宋群贤小集»第一一册黄大受«露香拾稿·遣载入闽从李守约»："机心仅可文章用，邪说毋从释老求"；王铎«拟山园初集·文丹»："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为文不可不狠鸷深刻"；可申简文之诫。赵令畤«侯鲭录»卷三："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可申元氏之诗。«文心雕龙»论文人，以«体性»与«程器»划分两篇，«情采»篇又以"为情而造文"别出于"为文而造情"，至曰："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八贞观二年六月："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三九«集古录跋尾·唐景阳井铭»："其石槛有«铭»，谓'余'者，晋王广也。……炀帝躬自灭陈，目见叔宝事，又尝自铭以为戒如此，及身为淫乱，则又过之。"即克罗齐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Persona Poetica，Persona Pratica）未宜混为一谈。十八世纪一法国妇人曰："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可以断章。"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虽然，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元氏知潘岳"拜路尘"之行事，故以«闲居赋»之鸣"高"为

饰伪“失真”。顾岳若不作是«赋»，则元氏据«晋书»本传，只睹其“乾没”趋炎耳；所以识岳之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文心雕龙·程器»、«颜氏家训·文章»均历数古来文士不检名节，每陷轻薄，«雕龙»又以“将相”亦多“疵咎”为解。实则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文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全三国文»卷七魏文帝«又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雕龙» 诵说斯言。夫魏文身亦文人，过恶匪少，他姑不论，即如«世说·贤媛»所载其母斥为“狗鼠不食汝馀”事，“相如窃妻”较之，当从末减；«雕龙»仅引“将相”，不反唇于魏文而并及帝皇，亦但见其下、未见其上矣。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若夫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出心裁为自陈身世，传奇、传纪，权实不分，睹纸上谈兵、空中现阁，亦如痴人闻梦、死句参禅，固学士所乐道优为，然而慎思明辩者勿敢附和也。凿空坐实，不乏其徒，见“文章”之“放荡”，遂断言“立身”之不“谨重”；作者有忧之，预为之词而辟焉。如«全唐文» 卷七七六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有涉”犹简文之“文放荡”，“不接”犹简文之“身谨重”，即谓毋见“篇什”之“风流”而径信其为人之“风流”。然

商隐自明身不风流，固未尝讳篇什之"有涉"妖姬名妓也。说玉谿诗者，多本香草美人之教，作深文周内之笺。苦求寄托，浪猜讽谕，以为"兴发于此，义在于彼"（语出《全唐文》卷六七五白居易《与元九书》），举凡"风流"之"篇什"，概视等哑谜待破，黑话须明，商隐篇什徒供商度隐语。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一以其为实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全唐文》卷八二九韩偓《〈香奁集〉自序》："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适与商隐《启》语相反，既涉迹于勾栏，尤销魂于闺阁，是诗风流而人亦佻仳。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五《解珮令》："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则与商隐《启》语同揆，"子虚枕障，无是钗钿"而已（语出顾有孝、陆世楷同选《闲情集》尤侗《序》）。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三朱彝尊《摸鱼子·题陈其年填词图》："空中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评曰："竹垞自题词'空中传恨'云云，题其年词亦云云，可谓推己及人。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苟作者自言无是而事或实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实无，尔乃吹索钩距，验诚辨诳，大似王次回《疑雨集》卷一《无题》所谓："闲来花下偏相絮：'昨制《无题》事有无？'"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七《书旧

词后»:"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盖不更此而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境也?","更"、"更事"之"更",谓经验,"境"、"意境"之"境",谓写境、造境;李治«敬斋古今黈·拾遗»卷五:"予寓赵,在摄府事李君座,座客谈诗。或曰:'必经此境,始能道此语。'余曰:'不然。此自在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则异于是。不一举武,六合之外无所不到;不一拨眼,秋毫之末,无不照了;是以谓之才。才也者,犹之三才之才,盖人所以与天地并也。使必经此境能此语,其为才也狭矣。子美咏马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子美未必跨此马也;长吉状李凭箜篌曰:女娲炼石补天处,岂果亲造其处乎?'举座默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五章:"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语更明快,倘增益曰:"«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而亦是淫妇,盖人痴也!"则充类至尽矣。三家之旨,非谓凡"境"胥不必"更"、"经",只谓赏析者亦须稍留地步与"才"若想像力耳。康德论致知,开宗明义曰:"知识必自经验始(mit der Erfahrung anhebt),而不尽自经验出(entspringt nicht eben alle aus der Erfahrung)";此言移施于造艺之赋境构象,亦无伤也。

简文别"立身"于"文章",玉谿辨"篇涉"非"身接",亦属西方常谈。古罗马诗家自道,或曰:"诗人必端洁而诗句不须如此";或曰:"作诗与为人殊辙,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或曰:"吾诗邪佚而吾行方重"。拉丁作者屡以为言,后世诗家亦每援此等语为己分雪或为人开脱;有论之者曰:"是乃遁词,解嘲而不足蔽辜。身洁自好,止于一己,其事小;诗褒流传,伤

风败俗，关系重大”。有英人日记中评当时两名家作诗皆适反其为人：一篇章荡狎而生平不二色、无外遇，一词意贞洁，而肆欲纵淫，无出其右。谈助而亦不失为谈艺之助焉。

异于“立身”之“文章”，不独诗歌，剧本、小说亦尔。古希腊人尝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憎疾妇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闻而笑曰：“渠祇在剧本中仇恶女人耳，在枕席上固与之恩爱无间也”；“文章”所恨如怨家者，“立身”则亲为“冤家”焉（参观《管锥编》1058页）。嘲谑亦谈言微中。法国近代名小说（Le Temps retrouvé）中男女角色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生平曾否谋杀人一节，又论小说索隐之费心无补一节，尤属当行人语。

一三、文人的暗于自见与眼高手低

——鉴赏与创作的矛盾

挟专长以自封，守一隅而偏狭，托一己之大言，褒贬失当，是文人常有之弊（眼高手低则须据分工行当具体分析），本书著者不仅拈出病因，也提出救治之道。

（《管锥编》1050—1054页，1118—1120页，1449—1450页；手稿122(2)页，176页。）

《全三国文》卷八

《典论·论文》。按此篇为昭明录入《文选》，诵习遂广。“今之文人”云云，可与卷七《又与吴质书》合观，此言“七子”，彼仅举六人，无孔融也。“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数行之内，语

若刺背，理实圆成。“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所从言之异路耳。《荀子·天论》篇论“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因言：“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等；《解蔽》篇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等，因曰：“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盖有“见”于“齐”与“用”，遂“蔽”于“齐”与“用”而“无见”、“不知”“畸”与“文”，无见于彼正缘有见于此，“见”乃所以生“蔽”。张九成《横浦心传录》卷中：“或问：‘学者每病无所见，反病于所见，何也？’先生曰：‘以所见而执所见，必以所见而病所见矣’”；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六《子思论》下：“学者病乎无见，亦病乎有见。……盖世有病于能俯而不能仰者，终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而喜焉，喜而不足，则终日观天而不复见地焉，……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踬而伤焉。”张语可以解荀，杨论可以喻荀也。《论语·里仁》“观过斯知仁矣”，皇侃义疏引殷仲堪说：“直者以改邪为义，失在于寡恕；仁者以恻隐为诚，过在于容非，是以与仁同过，其仁可知”；西方习语所谓“长处之短处”（le défaut de la qualité）。“蔽”于所“见”，事理成“障”。《圆觉经》答弥勒菩萨问：“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碍诸正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若诸众生永舍贪欲，先除事障，未断理障，但能悟入声闻缘觉，未能显住菩萨境界”；盖执着于“悟”，亦可成迷，胶牵于“理”，转复作障，《中论·观行品》第一三所谓：“大圣说‘空’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善于自见”己之长，因而“暗于自见”己之短，犹悟

与障、见与蔽，相反相成；《荀》曰“周道”，《经》曰“圆觉”，与《典论》之标“备善”，比物此志，皆以戒拘守一隅、一偏、一边、一体之弊。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一三《凤凰台上忆吹箫》咏《画中侧面琵琶美人》有云：“那半面刚被这半面相遮。问何时展过，得见些些。”窃谓可以供禅人活参话头，罕譬而喻也。歌德称谈艺者之“见”曰：“能入，能遍，能透”（Einsicht，Umsicht，Durchsicht）；遍则不偏，透则无障，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

《全三国文》卷一六陈王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意谓能作文者方许评文也。《全唐文》卷一六六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即隐承植《书》。此亦西方常谈，蒲伯名句所云：“能手方得诲人，工文庶许摭病”。或云：“善作者即兼是评者，而评者未遽善作”。故作者鄙夷评者，以为无诗文之才，那得具诗文之识，其月旦臧否，模糊影响，即免于生盲之扪象、鉴古，亦隔帘之听琵琶、隔靴之搔痒疥尔。虽然，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曹植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曹丕“自见”之论，不啻匡救阿弟之偏。盖作者评文，所长辄成所蔽，囿于我相，以一己之优工，为百家之衡准，不见异量之美，难语乎广大教化。《文心雕龙·明诗》论作者“兼善”与“偏美”曰：“随性适分，鲜能通圆”，《知音》论评者亦曰：“知多偏好，人莫圆该……

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才之偏至与嗜之偏好，犹键管相当、函盖相称，足申曹丕之旨。“圆照”、“周道”、“圆觉”均无障无偏之谓也。夫充曹植之说，欲“圆照”非“备善”不能。兹事体难，无已姑降而求其次乎。不善作而能不作，无特长遂无所短，傍观不犯手，则眼界赅而心地坦。盖作者以偏长而生偏向，于是每“轻所短”。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六《与元驭阁老》论李攀龙选《诗删》云：“弟尝谓‘作者不鉴’，古有斯言。于鳞此《删》，遗憾不少”；屠隆《鸿苞集》卷一七《论诗文》：“于鳞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诗道亦广矣，……何其自视大而视宇宙小乎？”（参观《白榆集》卷三《高少参选唐诗序》）。孟德斯鸠不工韵语，遂目诗为“声韵谐美之谵呓”，伏尔泰论之曰：“高攀而莫及，遂贱视而不屑”。皆“偏好”而“弃异我”之例焉。大才多能如歌德，当时已讥其太能作故不能鉴，或言其以一己诗才定为一切诗法。格立尔巴泽曰：“即置争名党同之私心不论，作者之评鉴常有流弊：无识则弘奖他人之类己所为者，有识又过许他人之为己所欲为而未能者”。鲁滨孙论华茨华斯诗识之狭曰：“专攻则局于特长而生偏见”，因历举诗人评诗、画家评画不见异量之美者为例。圣佩韦尤反覆申说：作而未成一家，评乃能应万殊，欲除边执，毋挟专长，作者偏至自封，故其品评深入而失之隘守。唯“善于自见”，故深，唯“暗于自见”，故隘矣。曹氏兄弟各持一端，正亦西方谈艺历来所诤讼也。植以为“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古罗马人论作诗则云：“不自作而教人作，乃吾之职也；若砥砺然，已不能割断，而能磨刀使利”。亦复相映成趣；

参观论《全晋文》王羲之《书论》、《全梁文》钟嵘《诗品》。

《全晋文》卷二六

王羲之《书论》："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按苏轼《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冯应榴《苏诗合注》引何焯谓本唐张怀瓘语："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仆虽不能其事而辄言其意。"实则苏意即同卫夫人（见卷一四四卫铄《笔阵图》）或王羲之此语。《全梁文》卷六武帝《答陶弘景书》四首皆衡鉴书法，第二首有云："吾少来乃至未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老而论之，亦复何谓！"尤"不学"而"晓书"之旨。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自涟漪寄薛郎中绍彭》："已矣此生为此困，有口能谈手不随，谁云心存笔乃到？天公自是秘精微"（参观卷七《跋羲献帖》）；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法帖刊误》自叙叹米芾工书而鉴帖舛迕曰："故仆于元章慨然，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陆友《砚北杂志》卷下论晋唐楷法："余拙于书而善鉴，未有能易余言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四《艺苑卮言·附录》三："吾眼中有神，故不敢不任识书；腕中有鬼，故不任书。记此以解嘲"（参观《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四《题丰存礼诗后》："胸次有眼，而腕指却有鬼掣掇之"），又《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〇《题与程应奎诗后》："管公明云：'善《易》者不言《易》'，吾不善书，是以论书也"；盖历来护身解嘲之借口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二："王弇州不善书，好谈书法，

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聪明人说话，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岂独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说一倡，于是不善画者好谈画，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极于禅玄，莫不皆然。袁中郎不善饮，好谈饮，著有《觞政》一篇，补其未足。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书画称一时独步，然对人绝不齿及。”窃谓能书如苏轼，虽自称“不善书”，人必以为谦，其自许“晓书”，人亦必不以为夸；若王世贞固未足语于此，况下之者乎，宜来朱氏之讥嘲矣。顾即以苏轼之能书而复知书，其独尊颜真卿为“集大成”之至圣，又岂非蔽于所见、偏袒笔法类己者，而不尽知赏异量之美乎？诗文皆然，参观论《全三国文》魏文帝《典论》、《全梁文》钟嵘《诗品》。“知者不言”二语，出《老子》第五六章；知且言者不必能，则如《华阳陶隐居内传》记陶弘景“常言：‘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近人萧伯纳亦云：“己不能，方教人”。“凡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按隽语流传，《全唐文》卷四三二张怀瓘《评书药石论》：“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论文如《文心雕龙·风骨》：“若瘠义肥词，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命意取譬，均相印证。《全齐文》卷八王僧虔《与某书》称张芝为“笔圣”，因云：“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全唐文》卷四四〇徐浩《书法论》评“虞筋褚肉”，即袭《文心雕龙》是篇隼、翟之喻；卷四三三陆羽《论徐、颜二家书》详分皮肤、眼、鼻、筋、骨、心、肺，则粘着牵强，如雪山比象而并有尾牙，满月拟面而平添耳鼻矣。绘画“四势”，亦谓

"筋、骨、皮(一作'气')、肉",见荆浩《笔法记》、韩拙《山水纯全论》等;周履靖《天形道貌·画人物论》:"夫描者骨也,著色者肉也",尤片言扼要,可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今之画人,……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及盛大士《谿山卧游录》卷二:"画以墨为主,以色为辅,色之不可夺墨,犹宾之不可溷主也"。盖"笔法"而外,着色傅彩,若"没骨画"则彩色即是"笔法"矣。

《随园诗话》卷三:"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桐城吴某告予云:〔方〕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可称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已觉牵强。晚年又改云:'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方知存几句好诗,亦须福分。"此子才之道听涂说。方息翁世举《春及堂二集·江北怀古》三十首之第一首《周公瑾墓》颈联即子才所谓"少作"之联,赫然具在,未尝"薄福"而不存。息翁此作颇负时誉,子才老友商宝意盘《质园诗集》卷二十《读桐城方息翁江北怀古诗》至曰:"牧斋死后阮亭亡,一代称诗得大方";曰"大方"者,以息翁弟贞观世泰亦有诗名也。《春及堂四集》声华黯淡,若存若亡,而"少作"此联独脍炙人口。梁退庵《楹联丛话》卷四论周瑜祠楹联,极称《桃符缀语》所载"大帝君臣"云云之"落落大方",盖已不知其出息翁诗矣。袁洁《蠡庄诗话》卷七讥子才诗话"择焉不精甚夥",亦举此则为例。谓:"今集中原诗具在,何尝改易;不知此语奚自,随园遽信为实。"然子才记息翁改诗之事洵诬,其言改诗之

理则未可厚非。《诗话》卷六自记改《引泉》五律，孔南溪见谓“求工反拙”，遂“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可相参印。诗文固须勤改，然痛改乃至手滑，苦思渐入魔道，“求工反拙”，亦复有之。《诗人玉屑》卷八《锻炼》门广载古人论诗不厌改语，如吕居仁《童蒙诗训》谓“文字频改，工夫自出，有终篇不留一字者”，或韩子苍《陵阳室中语》至谓“赋诗十首，不如改诗一首”；然卷六引《蔡宽夫诗话》则曰：“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诗力必弱”，卷八又引蔡书曰：“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锻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郑克柔《板桥词钞·自序》：“为文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无伤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丛中去。要不可以废改。是学人一片苦心也。”与子才同心之言矣。柯尔律治（Coleridge）《笔记》亦谓：“诗苟多改痛改，犹学僮常遭塾师扑责，积威之下，易成钝儿”。西方论绘事，常申此义。普林尼（Pliny）记古希腊有画师（Callimachus）修改不已，人称为“加工减色手”（catatexitechnus），精益求精而不知适可而止者，当引作鉴戒；又记两大画师齐名竞爽，其一人（Appelles）自言能抑制手笔勿加工，故出一头地，盖刻意用力，过则害事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名著《艺人传》（Vasari, Vite）谓初稿时兴酣挥洒，寥寥数笔，写心宣妙；而苦于不知住手，每破费工夫，润饰描绘，神气遂尔索然。十九世纪法国一画家（Delacroix）日记自道“经验之谈”两句：“须多改，莫过改”。诗画一律，与随园、板桥之论，出门合辙。十七世纪意

大利科学家（Francesco Redi）曰:“吾常谓天下与‘好’为仇之大敌，可畏莫过于求‘更好’之一念。”名论不磨，浸成各国常谚。“更好乃恰好之怨怼”。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一四、选别人文章而暗加修改

古人选文章，时常修改原作而不作声明。改好犹可；改坏的则成了点金成铁。

（《管锥编》1066—1069页；增订83页；手稿128—131页。）

《全三国文》卷一六

陈王植《与吴季重书》："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按《左传》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砥"；王嘉《拾遗记》卷九姚馥曰："九河之水不足以清麴蘗，八薮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泽之麋不足以充庖俎"；韩愈《陆浑山火》："盐池波风肉陵屯，硙呀巨壑颇黎盆，豆登三山瀛四樽。""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按"通而蔽"乃

桓谭论汉武帝语，谭论张竦又曰"通人之蔽"；《全后汉文》卷一四《新论·识通》篇辑文无及音乐者，《文选》李善注亦未言植语所本，《文选》本文及善注皆作"君子而不知音乐"；脱去"不"字，句遂费解，宜校正。又善于篇末注云："植集此《书》别题云：'夫为君子而不知乐者'云云，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之下，盖昭明移之，与季重之《书》相应耳。"《文选》任昉《奏弹刘整》："臣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句下善注云："'谨案……整即主'。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二《书〈玉台新咏〉后》云："《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以《玉台新咏》勘之，其第十五首则《西门行》古词也。古词：'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词：'贪财爱惜费'；《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古词：'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裁剪长短句作五言诗，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选楼中学士之手。"《西门行》见《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三七录之，《玉台新咏》原本未收，朱氏当据窜乱之本，然其言可与前拈善注两事合观。古人选本之精审者，亦每削改篇什。如姚铉《唐文粹》选曹邺《读李斯传》诗，"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尽矣"；吕祖谦《皇朝文鉴》选谢逸《闺恨》诗，"亦止六语，削去曼语，一归之正"；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一亟称"此亦编集文字之一法"。观《沧浪诗话·考证》叹服苏轼之删削柳宗元诗，又自言欲删削谢朓诗，俾得"浑然"；则严羽苟操选政，亦必点窜前人篇什矣。

《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

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玉台新咏》卷一选此诗，删去“宁不知”三字。朱彝尊据《玉台新咏》以讥《文选》之“裁剪”古诗作“五言”，不知《新咏》亦正同此病也。《文选》卷二四曹植《赠白马王彪》，题下李善注：“集曰：‘于圈城作’；又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是原诗题暨小序皆遭“文选楼中学士”芟削也。余观元好问《中州集》、《中州乐府》所采录篇什，字句往往与同时人刘祁《归潜志》征引者异，按之多以《中州》两选为胜，当经老元润色。如《归潜志》卷三载雷琯《游龙德宫》：“千年金谷铜驼怨，万里蜀天杜宇啼”，《中州集》易“金谷”为“洛苑”，则切“铜驼”，易“蜀天”为“坤维”，则谐句律；《志》引刘景玄联：“岁月消磨诗砚里，河山浮动酒杯中”，《集》易“岁月”为“今古”、“砚”为“句”，词气较雄阔，而去“诗砚”生凑之疵。操选政者窜改原作，或亦可援遗山张目。朱彝尊《明诗综》于“芟汰”、“补缀”每直认不讳，观卷一一沈贞、卷二〇甘州、卷二八陈霆、卷三八石麟、卷四五皇甫濂、卷四九徐渭、卷八〇下李孟莲即知；卷二录刘基《薤露歌》，却全用李攀龙删改本，不着按语，何哉？朱氏《明诗综》实以钱谦益《列朝诗集》为椎轮；钱书甲集前上录此《歌》全文，了无删节，朱氏舍而隐取攀龙改本，微意可揣而知焉。《歌》见《诚意伯文集》卷一〇，以“蜀琴且勿弹”始，“听我薤露歌”结，攀龙节取六句：“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谁能将两手，挽彼东逝波。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又删去中间“谁能”云云两句，改“俱”字为“各”字，洵剥

肤存液、点铁成金者。钱谦益极口诋李攀龙，而《列朝诗集》乙集四选薛瑄《戏题红白二梅花落》六韵五言律诗，加按语云："李于鳞《诗删》截前后两韵作绝句，亦佳"；盖亦不得不心折攀龙之善删，知改本之实胜原本也。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卷二徐兰《出关》："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评谓后半首"几于万口流传"。据计发《鱼计轩诗话》，则前半原作："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更逗留"，殊苦"平弱"，全本乃沈氏潜改，便全体匀称，乃知"诗不厌改"。谈艺而不辨美恶，则必硁硁乎作原本之佞臣矣。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三《偶论滇南诗》之八："太白诗成笔最灵，象床银管隐香屏，闺中李杜求同调，只有当年钱浣青"；自注，"闺秀李兰真含章……有咏太白诗曰：'在天犹被谪，入世岂能容，'为随园所赏，摘入《诗话》，推为一代之冠。"《小匏庵诗话》卷三："昔人诗话中摘赏一二句，有经点窜而后佳者。如王渔洋赏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生，"检原诗，乃用《十蒸》韵，作'一夜增'。袁简斋赏闺秀李含章诗云云，检原诗乃用《一东》韵，作'入世岂求通'。此两联在原本俱为韵累，……真点铁成金手段。"选本之改易原本，不妨亦作如是观。

余所睹明、清名选如李攀龙《诗删》、陈子龙等《皇明诗选》、沈德潜《别裁》三种、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王闿运《湘绮楼诗选》之类，胥奋笔无所顾忌。且往往一集之内，或注明删易，或又删易而不注明，其淆惑也滋甚。如《唐诗别裁》卷六司空图《归王官次年作》："缺粒空怜待鹤疏"，沈氏潜改"览镜"为"缺粒"，而卷一九贺知章《回朝偶书》次句则注原作"衰"字出韵，

故“改正”为“摧”字；《明诗别裁》卷八高启《吊岳王墓》次句注原作“千年”不“典”，改“千”为“十”，而卷一刘基《薤露歌》只四句，原作转韵三十六句，李攀龙《诗删》节削成此，沈氏承之而不道，又卷八杨基《岳阳楼》：“婵娟帝子灵”，按《眉庵集》卷七“婵娟”原作“娉婷”，盖亦潜改；《国朝诗别裁》卷四王士祯《谒文忠烈公祠》、卷六崔华《泝墅舟中别相送诸子》等，昌言改字，而如卷三李来泰《荆公故宅》、卷一五孔传铎《五人墓》，潜改而不言。诟病此习诚是矣，然无言“文选楼诸学士”之为始作俑者；朱氏知选楼学士之裁移失真矣，然已之选《诗综》、《词综》，复技痒而不能忍俊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薛琼》节谓“清人选诗多喜加墨，朱彝尊、沈归愚皆有此癖，……唐宋人似不若此”，盖并未一究朱氏《书〈玉台新咏〉后》也。谈艺衡文，世别辱卑，道判大小，故选文较谨严，选诗渐放恣，选词几欲攘臂而代庖；一体之中，又敛于古人，而肆于近人。偶睹沈周仪旧藏清初聂先、曾王孙合选《名家词钞》，其第一册《例言》即曰：“每遇绝妙好词，偶或一音未协，一字未妥，窃为更定。”吾乡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例言》有云：“前人选词，遇有白璧微瑕，辄为点窜，俾臻完善。如兰泉司寇所录，……李笠翁《浪淘沙》词后阕，竟易其半。……仆自揣无能为役，曾以初本就正陈叔安大令宇，……似此较善原本处，不胜倭计，皆大令笔也”；言之坦然，足徵选事风习。院本小说底下之书，更同自郐，人人得以悍然笔削，视原作为草创而随意润色之。臧懋循《负苞堂文选》卷三《〈元曲选〉序》、《〈玉茗堂传奇〉引》、卷四《寄黄贞夫书》皆沾沾自夸“以己意”删抹改窜之工。金圣叹评点《西厢》、《水浒》之分“古本”、“俗本”，尤成口实。当时毁者如董含《三冈识略》

卷九:“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直欲窃为己有，可谓迂而愚矣!”；谓其移花接木、喧宾夺主也。誉者如韩程愈《白松楼集》卷一〇《论圣叹〈六才子书〉》之二:“圣叹之批此二书也，皆作此二书者之自批之也。……其最有识，无如删去《水浒》后三十回与《西厢》后四折”；谓其点铁成金、与古为新也。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八论王维诗，因曰:“近人改前人文，动曰‘原本’，此亦学古之不可不察者”；是则圣叹所为，特沿时弊而愈猖狂耳。古人之于小说院本，爱而不敬，亲而不尊，非若于经史之肃对、诗文之重视；翻刻传抄时只字片语之加点攻错，出以轻心易念，未必在意而借口“古本”、“原本”，一一标明。世积传广，本多言啴，欲探天根而究物始，使原作显本还真，其志则大，其事则难。犹洗铅华以见素质，而已深入腠理，揭代面以露真相，而已牢粘头目矣。论古人评选者，都未通观而理会及此，故略陈之。抑评选而以作手自居，当仁不让，擅改臆删，其无知多事之处，诚宜嗤鄙，然固不乏石能攻玉，锦复添花，每或突过原本，则又无愧于作手。评选而不以作手自居，自知洵明，自谦可尚，然而往往不自省厥手不辨“诗中疏凿”，实并勿胜评选之役，则明而终昧、谦而仍未免于僭尔。

一五、语言文字的难捉摸性

著者拈出--词二字数例，诸如“吹嘘”与“契阔”，或殊途分指，或齐驱同指，合离兼别，其故莫详；二字是单指（如“人物”是指人）还是双指（如“人地”是指人和地）均视情势、俗成而定。语言文字“狡黠如蛇”，训诂学家只得“与之委蛇”。

（《管锥编》80—83页，1021—1022页；手稿17—18页。）

《毛诗正义·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传》：“契阔，勤苦也”；《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正义》：王肃云：“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按«笺»甚迂谬，王说是也，而于“契阔”解亦未确。盖征人别室妇之词，恐战死而不能归，故次章曰:“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死生”此章溯成婚之时，同室同穴，盟言在耳。然而生离死别，道远年深，行者不保归其家，居者未必安于室，盟誓旦旦，或且如镂空画水。故末章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豳风·东山»末章及«易·渐»可相发明，«水浒»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情境略近。黄生«义府»卷上:“‘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偕老’即偕死，此初时之‘成说’；今日从军，有‘阔’而已，‘契’无日也，有‘死’而已，‘生’无日也。‘洵’、信也，‘信’、申也；前日之言果信，而偕老之愿则不得申也。今人通以‘契阔’为隔远之意，皆承«诗»注之误。”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三:“王肃说«邶风·击鼓»之三章，以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词；杜诗«新婚别»深得此意”。黄释“契阔”甚允；张以杜诗连类，殊具妙悟；王肃之说与黄生之诂，相得益彰。苏武«古诗»第三首:“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李商隐«行次西郊作»:“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均«击鼓»之“死生契阔”也。

“契阔”承“误”，歧中有歧，聊为分疏，以补黄说。«宋书·刘穆之传»高祖表:“臣契阔屯泰，旋观始终”，又«梁书·侯景传»齐文襄书:“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义贯终始”；此合乎黄所谓正解，盖“契”与“阔”如“屯”与“泰”、“夷”与“险”、“始”与“终”，分而不并，谓不论两人所遭之为祸为福，相处之为聚为散，而交谊有始有终也。«全北齐文»卷四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

“外曰臣主，内深骨肉，安危契阔，约以死生”；“安”、“契”、“生”与“危”、“阔”、“死”各相当对，无一闲置偏枯，尤为黄说佳例。《晋书·齐王冏传》孙惠谏曰：“从成于许，契阔战阵，无功可纪”，《宋书·文九王传》太宗杀休仁诏：“难否之日，每同契阔”，《梁书·沈约传》与徐勉书曰：“吾弱年孤苦，……契阔屯邅，困于朝夕”，《魏书·献文六王传》下高祖曰：“吾与汝等早罹艰苦，中途契阔，每谓情义，随事而疏”，又《自序》载魏收父子建遗敕曰：“吾生年契阔，前后三娶”，《南史·恩幸传》綦母珍之上牒自论：“内外纷扰，珍之手抱至尊，口行处分，忠诚契阔，人谁不知？”，《全唐文》卷三九六王焘《外台秘要方序》：“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痢，十有六七，死生契阔，不可问天”；《旧唐书·中宗纪》：“史臣曰：‘……迁于房陵，崎岖瘴疠之乡，契阔幽囚之地’”；此黄所谓误解，盖或言“隔远”，或言“勤苦”，要皆以二字并而不分。既并而不分，复渐偏主“隔远”而恝置“勤苦”；如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契阔多别离”，即《魏书》高祖语意，以“阔”吞并“契”也。以“契”吞并“阔”者，亦复有之；如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合之上下文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和合”、佩玉“结恩情”，则“契阔”乃亲密、投分之意，与“随事而疏”适反。魏、晋、南北朝，两意并用；作阔隔意用者，沿袭至今，作契昵意用者，唐后渐稀。《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裴注引《魏略》载渊表言遣宿舒、孙综见孙权事：“权待舒、综，契阔委曲，君臣上下，毕欢竭情”；《晋书·后妃传》上左贵嫔《杨皇后诔》：“惟帝与后，契阔在昔，比翼白屋，双飞紫阁”；《全晋文》卷一〇三陆云《吊陈永长书》四：“与永曜杠得，便结愿好，契阔

分爱，恩同至亲”，“分爱”即《书》五之“情分异他”；《全梁文》卷二八沈约《与约法师悼周舍书》：“法师与周，情朋契阔，非止恒交”；《全唐文》卷二五七苏颋《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神道碑》：“良娣坐华茵，驱香毂，虽委迤失于偕老，而契阔存乎与成”；皆从“契”而不从“阔”。通“契”于“阔”或通“阔”于“契”，同床而浸假同梦，均修词中相吸引、相影响（attraction through proximity）之例尔。曹操《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并作亲近解。卢谌《答魏子悌》：“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接”，亦然，句法骈枝，正类刘琨《重赠卢谌》：“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沈佺期《答乔随州侃》：“情为契阔生，心为别离死”，上下句意相反，而造句同卢，“契阔”解亦同卢。丘渊之《赠记室羊徽其属疾在外诗》第二章：“婉晚闲暑，契阔二方。连镳朔野，齐棹江湘。冬均其温，夏共其凉。岂伊多露，情深践霜。”乍观第二句，“契阔”似谓两地暌隔；然合观下文，则“二方”即“朔野”与“江湘”，胥能“连镳”、“齐棹”、“均温”、“共凉”，“契阔”乃谓同事共役，亲密无间，从“契”而不从“阔”之意尤明。《全宋文》卷二〇宗炳《画山水序》：“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契阔”正与“眷恋”、“盘桓”、“绸缪”等词义同条共贯。《梁书·萧琛传》：“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琛亦奉陈昔恩，……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早契阔”即“早与狎”。《全唐文》卷一八五王勃《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下走……薄游兹邑，喜见高人。……从容宴语，契阔胸怀”；尤如杜诗言“如今契阔深”也。李善注《选》，仇兆鳌注《杜》都引毛、郑“勤苦”之解，失之远矣。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力申毛

«传»，举汉、唐作勤苦解诸例；复以«韩诗»训“契阔”为“约束也”，遂谓即“絜括”，举后汉、六朝诸例，解为“不相离弃，其义亦通”。惜未闻其乡先辈黄生之说，仅见可具两解，不能提挈纲领；至谓“唐人始有以‘契阔’为间别之意”，举杜句“如今契阔深”为例，则考核欠周，文理亦疏。“深”字自单承“契”字，“阔”字闲置度外，“深”可与“阔”彼此并列，不得互相形容；“契深”即“投契甚深”、“深相契合”，“疏阔甚深”或“情深颇阔”则不词矣。胡氏知“絜、束也”，“括、絜也”，故二文均为“约结”之义；而不知苟尽其道，«大雅·绵»：“爰契我龟”，毛«传»：“契、开也”，故“契阔”二文正亦可均为“间别”、分离之义耳。

«全后汉文»卷八二

张升«友论»：“嘘枯则冬荣，吹生则夏落。”按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一云：“郑泰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淮南子»：‘呕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义正相反，今竿牍家动曰：‘吹嘘’，«北史·卢思道传·赞»已误用矣。”已得涯略，稍为理董。张升二语即“二字义反”之例；«十六国春秋»卷一一载刘琨«遗石勒书»较«晋书·石勒载记»所录多四句：“成败之数，有似呼吸：吹之则寒，嘘之则温”（«全晋文»卷一〇八），正是张升语意。二者皆视姜氏所引«后汉书·郑泰传»更明（«后汉书»本张璠«汉纪»，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郑浑传»裴注引）。«淮南»语出«泰族训»，

《齐俗训》又曰："吹呕呼吸"，义亦相反；《老子》第二九章云："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是其朔也。"误用"不始于《北史》之"剪拂吹嘘"。张升语见《文选》刘峻《广绝交论》"叙温郁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二句下李善注引，而《论》末"自昔把臂之英"一节下注又引峻《与诸弟书》："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已同"竿牍家"之用。盖《方言》："吹：扇，助也"，郭璞注："吹嘘，扇拂，相佐助也"；早作"竿牍家"解会。六朝时二字或反义分指，或同义合指，两用并行。《文心雕龙·史传》："吹霜煦露，寒暑笔端"（参观《诏策》："文有春露之滋，词有秋霜之烈"），此同张升、郑泰、刘琨之例。《魏书·郭祚传》："王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南齐书·柳世隆传》："爱之若子，羽翼吹嘘，得升官次"；《梁书·刘遵传》昭明太子与刘孝仪书："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扬吹嘘，使得骋其才用"；任昉《答刘孝绰》："久敬类诚言，吹嘘似嘲谑"；《颜氏家训·名实》："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此同郭璞、刘峻之例，已引申为赞扬之意。唐之诗流"误用"如杨炯、李颀、杜甫、元稹，不一而足，杜《赠献纳起居田舍人澄》："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尤成后世文士干乞套语。复举散文二例。《全唐文》卷六三四李翱《感知己赋》："许翱以拂拭吹嘘"；卷六七四白居易《与陈给事书》："率不过有望于吹嘘拂拭耳。"然唐人亦有未背本义，违俗希古者，如《全唐文》卷一六六卢照邻《双槿赋》："柔条朽干，吹嘘变其死生"；卷五八五柳宗元《天对》："嘘炎吹冷，交错而功。"韩愈《苦寒》："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嘘温之异于吹冷尤明。晚近用"吹嘘"，为"吹牛"所吸引，不复指"揄扬"他人，而指扬己自夸，以"吹嘘"之"吹"，等"吹角"之"吹"。孚甲新意，姜氏固不

及知矣。“吹嘘”一词二字，或殊途分指，或齐驱同指，略如“契阔”，具见《毛诗》卷论《击鼓》。然“契阔”同指，或从“契”义，或从“阔”义，而“吹嘘”同指，历来只取“嘘”义。盖两文俪而成一词，有联合而各不失本者，有吞并而此长彼消者。匹似“人物”之为言“人”也，单举也，而“人地”乃双举“人”与“地”；“物事”之为言“物”也，单举也，而“事物”乃双举“事”与“物”。合离兼别，其故莫详，成俗相因，积重难返。正名慎思者尝斥语言文字鬼黠如蛇（参观《老子》卷论第一章），诂训之学唯有与之委蛇耳。

一六、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距离

物有常无名、不可名、甚多名，事有非常名、无定名，从具体到抽象而加以表达，语言总不能绝对准确地表达人意。所以诗文品藻的艺术语言，好象一只笨拙的百灵，不断地围绕着“不可言传”的事物鸣叫盘旋。

（《管锥编》403－410页，1108－1109页；手稿53－54页。）

《老子》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按《韩非子·解老》解首二句略谓物之存亡、死生、盛衰者，“不可谓常”，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是以不可道”；王注亦其意，特未逐字诂释耳。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云：“《老子》此二语

'道'、'名'，与他语'道'、'名'异。此云'道'者，言词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书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书者也'；《精诚》云：'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皆其粗也'；《上义》云：'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礼》云：'先王之法度有变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子·本经训》云：'至人钳口寝说，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晚世学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缪称训》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应训》云：'桓公读书堂上，轮人曰：独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为言词，'名'为文字。《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谕书名'，《注》云：'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注》云：'名，书文也，今之字'；《论语》：'必也正名乎'，《义疏》引《郑注》云：'谓正书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谓文字为'名'。"俞说非也。清代以来，治子部者，优于通训解诂，顾以为义理思辨之学得用文字之学尽了之，又视玄言无异乎直说，蔽于所见，往往而有。俞氏操术，即其一例，特尤记丑而博者尔。王弼注以"指事造形"说"名"，即借"六书"之"指事"、"象形"；俞氏以"名"为"文字"，大似发挥王注。然说"名"为"字"，援征重叠，而说"道"为"言"，未举佐证；至云："此二语'道'、'名'与他语'道'、'名'异"，亦持之无故。姑就其所侈陈"古谓文字为'名'"论之。

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春秋繁露·深

察名号»篇曰:“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其言何简而隽耶！俞氏等“名”于“字”，盖见有“鸣”而不见有“命”也。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曰“名”，谓字之指事称物，即“命”也，«墨子·经»上、«经说»上所谓:“举、拟实也，以之名拟彼实也。”譬如“之”、“乎”、“焉”、“哉”等，词学属之语助(synsemantic)，名学列于附庸(syncategorematic)。以其不足为“名”也，顾仍不失为“字”也。«道德经»称“老子”，白叟亦称“老子”，名之所指举大异，而书文道字同也。呼老子曰“李耳”，或曰“犹龙氏”，或曰“太上道德真君”，名之所指举一也，而文字则三者迥异也。“上”与“下”，许慎所谓字之“指事”也，非即名之指事也：设取老子之语，冠履倒置，以“不失德”为“上德”而“不德”为“下德”，则老氏之徒且斥为举名乖正而拟实失当矣，然“上”、“下”二字仍无伤为六书中之指事也。凡此尚是迹之粗而论之卑者焉。字取有意，名求傅实；意义可了，字之职志也；真实不虚，名之祈向也。因字会意，文从理顺，而控名责实，又无征不信，“虚名”、“华词”、“空文”、“浪语”之目，所由起也。“名”之与“字”，殊功异趣，岂可混为一谈耶？«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小说»载东方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岂有定名哉？”即韩非«解老»所谓“初盛而后衰”，初名旧名无当后实新实，故易字而另名之。此亦“可名非常名”也。夫易字以为新名，正缘旧名之字“常”保本意而不符新实耳。故名之变易不“常”，固因实之多方无方，而亦因字之守“常”难变其意。至若人之形貌品性，则更非“儿”、“老”等名所能举拟，当别易他名如“美、丑”、“善、恶”之类，又所谓“可名非常名”

也。“竹帛金石”、“篇章形埒”之留传为“糟粕”者，岂非由于文字之“常”不足为道与名之“常”乎？执礼经之注解以概道家之名理，曰“古谓文字为‘名’”，亦思不审而辩不明者欤。“名家”将无同于文字学家耶？管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吕不韦、荀子、韩非子诸家之言“正名”、形名参同、名以喻实，岂为许慎、刘熙拥帚先驱耶？余寻绎《论语》郑玄注，尝笑其以《子路》章为政先务之“正名”解为“正书字”；清之为“汉学”者至以《述而》两言“好古”之“古”，解为“训诂”（参观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信斯言也，孔子之道不过塾师训蒙之摹写破体、常翻字典而已，彼尸祝孔林者以及破孔户而据床唾堂者，皆视虱如轮、小题大做矣！盖学究执分寸而忽亿度，处把握而却寥廓，恢张怀抱，亦仅足以容学究；其心目中，治国、平天下、博文、约礼皆莫急乎而不外乎正字体、究字义。一经笺释，哲人智士悉学究之化身，要言妙道皆字典之剩义。俞氏之解老，犹郑君之注孔也。或有据《周礼》、《礼记》注，因说《老子》五章“不如守中”之“中”为“图籍”者；是“竹帛”、“篇章”虽“糟粕”而必保“守”勿失也，岂老子柱下守藏史之故态复萌、结习难除乎？亦如以孔子说成训蒙师矣。“书名”之“名”，常语也；“正名”之“名”，术语也。今世字书于专门术语之训诂，尚犹略诸，况自古在昔乎？专家著作取常语而损益其意义，俾成术语；术语流行，傅会失本而复成常语。梭穿轮转，往返周旋。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经而尤达权，则传注之神、笺疏之哲，其解诂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变耳。

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离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

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解人难索”，“余欲无言”，叹息弥襟，良非无故。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是以或谓其本出猿犬之鸣吠（le cri perfectionné des singes et des chiens），哲人妄图利用；或谓其有若虺蛇之奸狡（der Schlangenbetrug der Sprache），学者早蓄戒心。不能不用语言文字，而复不愿用、不敢用抑且不屑用，或更张焉，或摈弃焉，初非一家之私忧过计，无庸少见多怪也。象数格物诸科，于习用语文，避之若浼，而别籍符号，固置不论。哲学家湛冥如黑格尔、矫激如尼采之流，或病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或鄙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故“开口便俗”，亦且舍旃。即较能践实平心者，亦每鉴于语文之惑乱心目，告戒谆谆。如《墨子·小取》谓“言多方”，“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吕氏春秋·察传》谓“言不可以不察”，“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斯宾诺莎谓文字乃迷误之源；霍柏士以滥用语言判为四类，均孳生谬妄；边沁所持“语言能幻构事物”之说，近人表章，已成显学。词章之士以语文为专门本分，托命安身，而叹恨其不足以宣心写妙者，又比比焉。陆机《文赋》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陶潜《饮酒》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文心雕龙·神思》曰：“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黄庭坚《品令》曰：“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古希腊文家（Favorinus）曰：“目所

能辨之色，多于语言文字所能道”；但丁叹言为意胜；歌德谓事物之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聊举荦荦大者，以见责备语文，实繁有徒。要莫过于神秘宗者。彼法中人充类至尽，矫枉过正，以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副墨洛诵乃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耳。《庄子·秋水》谓“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即《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佛说偈之“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亦即智者《摩诃止观》卷五之“不可思议境”。《法华玄义》卷一下所谓“圣默然”，西方神秘家言标目全同。《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意。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有一节致慨于言语之不堪宣情尽意：“历来无人能恰如其分以达己之需求、思念或悲痛；语言犹破锅然，人敲击之成调，冀感动星辰，而祇足使狗熊踊跃耳”。但丁、歌德之旨得此乃罕譬而喻矣。

《庄子·知北游》：“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当名”；《五灯会元》卷一六元丰清满章次：“僧问：‘如何是道？’师曰：‘不道。’曰：‘为什么不道？’师曰：‘道是闲名字。’”二节均足笺“道可道”两句。两句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近世且有谓相传“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礼记·礼器》：“盖道求而未之得也。……则礼不虚道”；郑玄注前“道”：“犹言也”，注后“道”：“犹由也、从也。”“道可道”一句中之前“道”即郑注之后“道”，其后“道”则郑注之前“道”也。“名可名，非常名”；“名”如《书·大禹谟》“名言兹在兹”之“名”，两句申说“可道”。第二

五章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三二章云：“道常无名”. 第四一章云:“道隐无名”，可以移解。“名”，名道也；“非常名”，不能常以某名名之也；“无名，天地之始”，复初守静，则道体浑然而莫可名也；“有名，万物之母”，显迹赋形，则道用粲然而各具名也。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继转而以“名”释道白之“道”，道理之见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由道白之“道”引入“名”，如波之折，由“名”分为“有名”、“无名”，如云之展，而始终贯注者，道理之“道”。两“道”字所指各别，道理与语文判作两事，故一彼一此，是非异同。倘依俞氏，两“道”字均指“言词”，则一事耳，“道可道”即“言可言”，与一一得一、以水济水，相去几何？“言可言，非常言”：语大类冯道门客避府主名讳而诵《五千文》之“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义殆等“逢人只说三分话”、“好话说三遍，听了也讨厌”，变老子为老妪矣！一四章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二五章云:“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乃“非常名”之示例。道之全体大用，非片词只语所能名言；多方拟议，但得梗概之略，迹象之粗，不足为其定名，亦即“非常名”，故“常无名”。苟不贰不测之道而以定名举之，是为致远恐泥之小道，非大含细入、理一分殊之“常道”。盖可定者乃有限者也。不可名故无定名，无定名故非一名，别见《周易》卷《系辞》(一)论“无名”(anonymous)而亦“多名”(polynonymous)。世俗恒言:“知难而退”；然事难而人以之愈敢，勿可为而遂多方尝试，拒之适所以挑之。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

竖说、千名万号，虽知其不能尽道而犹求亿或偶中、抑各有所当焉。何晏«无名论»曰:“夫唯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全晋文»漏辑)。谈艺时亦每萌此感。听乐、读画，睹好色胜景,神会魂与,而欲明何故，则已大难，即欲道何如，亦类贾生赋中鹏鸟之有臆无词。巧构形似，广设譬喻，有如司空图以还撰«诗品»者之所为，纵极描摹刻划之功，仅收影响模糊之效，终不获使他人闻见亲切。是以或云诗文品藻只是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亦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柏拉图«书札»之七早谓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几可以译注«老子»也。

«全唐文»卷五三八裴度«寄李翱书»论«六经»之文“至易至直。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盖谓平易质直之文经久长新，而雕饰矫揉之文则朝华夕秀、花归叶别，非“常文”也。“可文”即指“奇言怪语”，“常文”正仿“常道”、“常名”。足资参验。

«全晋文»卷二二

王羲之«杂帖»。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大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自韩愈«答刘正夫书»以还,文判“难”、“易”,奥古别于浅近，已成谈艺之常经，观李翱«答朱载言书»、孙樵«与友人论文书»、王禹偁«再答张扶书»(«小畜集»卷一六)、

楼钥«答綦君更生论文书»（«攻愧集»卷六六）诸篇可见；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南雷庚戌集自序»谓“古文”之“词”，“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实亦即言唐文大体“难”而宋、明文大体“易”耳。如扬雄所作，“难文”也，当时必已叹其非平易，后世则径畏其艰深；司马迁所作，“易文”也，当时必不觉其艰深，后世则颇幸其尚平易。此皆从读者言之也。«颜氏家训·文章»记沈约语：“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然而易读之文，未必易作，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即当时易读矣，亦未保后世之不难读也。直道时语，多及习尚，世革言殊，物移名变，则前人以为尤通俗者，后人愈病其僻涩费解。如敦煌遗文«燕子赋»之类、黄庭坚、杨无咎等之白话艳词、«元典章»之诏令，读来每兴如箝在口之嗟。故«朱子语类»卷九八亦云：“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又卷一三四云：“«汉书»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盖阅世积久，信口直白之词或同聱牙诘屈之«诰»，老生者见愈生，而常谈者见不常矣。«杂帖»之费解，又异乎此。家庭琐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亦未遽都能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足句，即已心领意宣；初非隐语、术语，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语”也。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故诸«帖»

十九为草书，乃字体中之简笔速写（calligraphic hand），而其词句省缩减削，又正文体中之简笔速写（verbal hand）耳。

一七、名作往往破体

文学有各种文体。大致有体，死守则自缚。贾谊的论文象赋，辛弃疾的词似论。真正的大家总是在文体形式上有突破创新。

（《管锥编》888—891页；手稿103页。）

《全汉文》卷一六

贾谊《过秦论》。按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洵识曲听真之言也。《文心雕龙·论说》早云："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苟以项氏之说增益之，当复曰："敷陈则与词、赋通家"，且易"八名"为"十名"。东方朔《非有

先生论»、王褒«四子讲德论»之类，亦若是班。盖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驳«文选»分体，知者较多，不劳举似。«南齐书·张融传»载融«问律自序»云："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岂有常体"与"常有其体"相反相顺，无适无莫，前语谓"无定体"，"常"如"典常"、"纲常"之"常"，后语谓"有惯体"，"常"如"寻常"、"平常"之"常"。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不啻为张融语作注。«全梁文»卷六〇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书王元之〈竹楼记〉后»："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西清诗话»略同）；陈师道«后山集»卷二三«诗话»："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又："范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朱弁«曲洧旧闻»卷一："«醉翁亭记»初成，天下传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孙镕«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之一一："«醉翁亭记»、«赤壁赋»自是千古绝作，即废记、赋法何伤？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屈原传»不类序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扬子云赞»非传乎？«昔昔盐»非排律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艺苑卮言»卷二："«卜

居»、«渔父»便是«赤壁»诸公作俑。作法于凉，令人永慨。”孙月峰似未闻敻州此论者。张宗棣«词林纪事»卷一一引毛子晋曰:“宋人以稼轩为‘词论’”；周君振甫出示近世山右不知姓名人«古文家别集类案»甲集«叙录»下:“陈后山议人作记乃是作论，余谓惟书亦然”，又丁集«叙录»下:“凿空起议以为文，晚近名家所不肯造次者也，必傅依于书、传而发；故论辨日少，书后、题、读之文日多，盖易其题以为论辨。”张融、王若虚揭纲，此数节示目，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李商隐«韩碑»:“文成破体书在纸”，释道源注:“‘破’当时为文之‘体’，或谓‘破书体’，必谬”；是也。此“纸”乃“铺丹墀”呈御览者，书迹必端谨，断不“破体”作行草。文“破当时之体”，故曰:“句奇语重喻者少”；韩碑拽倒而代以段文昌«平淮西碑»，取青配白，俪花斗叶，是“当时之体”矣。商隐«樊南甲集序»自言少“以古文出诸公间”，后居郓守幕府，“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又言“仲弟圣仆特善古文，……以今体规我而未为能休”，“破体”即破“今体”，犹苑咸«酬王维»曰:“为文已变当时体”。«历代名画记»卷一〇«张谔»条引李颀诗:“小王破体闲文策”，明指“文”而不指“书”，“闲”谓精擅；«全唐诗»辑此诗，未注来历，又讹“文”为“支”，遂难索解。韩偓«无题»:“书密偷看数，情通破体新，明言终未实，暗嘱始应真”，亦指文词而不指书字，谓私情密约，出以隐语暗示，迥异寻常言说之具首尾，“新”者，别创之意。欧阳修«五代史·唐臣传»一六庄宗美任圜曰:“儒士亦破体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则“破体”复可以施于人。以为“破体”必是行草书，见之未广也。«樊南甲集序»语颇供隅反。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

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诗、文、书、画莫不然。“古文”之别于“今体”，是时异其体也；而“敕定奏记”须用“今体”，又类异其体矣。魏文帝«典论·论文»曰：“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又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唯通才能备其体”；以“科”之“不同”而“文非一体”，正言类异其体耳。按名归类，而核实变常，如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刘勰所谓“参体”、唐人所谓“破体”也。

一八、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笔补造化天无功”——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

“自然”是模仿的样板，还是改造的素材，这是文艺史上的两大观点。本书著者在李贺的诗句里，发现了一向被忽略的涵义：艺术的本源性与造艺者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艺术家不仅仅法天，而且可以把自然的疏忽弥补过来——胜天，还可以达到天艺溶化的更高境界——通天。

（《谈艺录》60—62页，382—383页；《管锥编》1041—1043页，1393—1394页，1516页；增订82页；手稿185页。）

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

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问道》篇曰："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百凡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综而论之，得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发扬于亚理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Cicero），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此说在西方，萌芽于克利索斯当(Dio Chrysostom)，申明于普罗提诺（Plotinus）。近世则培根（Bacon）、牟拉托利（Muratori）、儒贝尔（Joubert）、龚古尔兄弟（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波德莱尔（Baudelaire）、惠司勒（Whistler）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尤信奉之。但丁所谓："造化若大匠制器，手战不能如意所出，须人代之斲范"，长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师造化之法，亦正如师古人，不外"拟议变化"耳。故亚理士多德自言：师自然须得其当然，写事要能穷理。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莎士比亚尝曰："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圆通妙澈，圣哉言乎。人出于天，故人之补天，即天之假手自补，天之自补，则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及未达者为之，执著门户家数，悬鹄以射，非应机有合。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如卢多逊、胡钉铰之伦；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

此节言造艺两宗，尚无大误，而援据欠审。当时百六阳九，检书固甚不易，亦由少年学问更寡陋也。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二载张太碧《答张郎中分寄翰林贡余笔歌》有云："他年拟把补造化"，太碧好长吉诗，又得一证。长吉尚有一语，颇与"笔补造化"相映发。《春怀引》云："宝枕垂云选春梦"；情景即《美人梳头歌》之"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沈檀"，而"选"字奇创。曾益注："先期为好梦"，近似而未透切。夫梦虽人作，却不由人作主。太白《白头吟》曰："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言"或"则非招之即来者也。唐僧尚颜《夷陵即事》曰："思家乞梦多"，言"乞"则求不必得者也。放翁《蝶恋花》亦曰："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作梦而许操"选"政，若选将、选色或点戏、点菜然，则人自专由，梦可随心而成，如愿以作。醒时生涯之所缺欠，得使梦完"补"具足焉，正犹"造化"之能以"笔补"，跨蹑满志矣。周栎园《赖古堂集》卷二十《与帅君》："机上肉耳。而恶梦昔昔〔即夕夕〕翦之，闭目之恐，甚于开目。古人欲买梦，近日卢德水欲选好梦"；堪为长吉句作笺。纳兰容若妇沈宛有长短句集，名《选梦词》。洪亮吉《附鲒轩诗》卷一《拟古艳词》："剩寒回绣幕，选梦入孤帏"；陆继辂《崇百药斋文

集»卷四«自题‹洞庭缘›曲呈李兵备»之三:“百意怜才讳 客痴,一灯选梦制新词”;刘嗣绾«尚绅堂诗集»卷二 «寻春»:“寻 春上东阁,选梦下西湖”,又卷五 «白门惆怅词»:“寻芳 院落蘼芜地,选梦池塘菡萏天”。长吉“选梦”二字颇为当时常州诗流所偏喜也。方扶南批注长吉集,力诋此诗“庸下”、“浅俗”、“滑率”,断为伪作。方氏以为长吉真手笔者,亦每可当“庸下”、“浅俗”、“滑率”之评,故真伪殊未易言。方氏所诃此篇中“庸”、“浅”、“滑”处,窃愧钝暗,熟视无睹,然渠侬于“选梦”义谛,正自愦愦耳。

《全后汉文》卷九三

阮瑀«止欲赋»:“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神,神惚恍而难遇,思交错以缤纷,遂终夜而靡见,东方旭以既晨。”按«关雎»:“寤寐思服,转辗反侧”,此则于不能寐之前,平添欲通梦一层转折。后世师其意境者不少。«全晋文»卷九一潘岳 «寡妇赋»:“庶浸远而哀降兮,情恻恻而弥甚;愿假梦 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孟浩然«除夜有怀»:“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李商隐«过招国李家南园»:“唯有梦中 相 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虞集 «悼亡»:“欲觅音容须梦里,先生无睡已多时”;黄任«香草笺·别后有寄»:“甚欲报君香梦去,奈君多作不眠人。”孟、黄两诗,从对面落笔,花样稍翻。词曲中尤成窠臼。如柳永«倾杯乐»:“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欧阳修«玉

楼春»:“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晏幾道«阮郎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毛滂《阮郎归》嘲王生袭其语);秦观«满园花»:“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宋徽宗«燕山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吕渭老«鹊桥仙»:“打窗风雨又何消!梦未就,依前惊破”;陆游«蝶恋花»:“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醉翁谈录»卷一连静女«武陵春»:“人道有情还有梦,无梦岂无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梦怎教成”;«阳春白雪»后集卷一吕正庵«后庭花»:“要见除非梦,梦回总是虚,梦虽虚犹自时节相聚,近新来和梦无。”利钝不齐,涂辙则同。西方情诗每恨以相思而失眠,却不恨以失眠而失去梦中相会,此异于吾国篇什者也;顾又每叹梦中相见之促转增醒后相思之剧,则与吾国篇什应和矣。«古诗十九首»:“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鲍照«梦归乡»:“寐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王僧孺«为人述梦»:“如言非倏忽,不意成俄尔”;皆未透澈。宋之问«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愁至愿甘寝,其如乡梦何?”思乡而愁,入寝所以避愁,然思乡而梦,得寝反以添愁而即亦减寝;意醒语婉。他如元稹«梦昔时»:“闲窗结幽梦,此梦谁人知!夜半初得处,天明临去时。山川已久隔,云雨两无期。何事来相感,又成新别离!”;欧阳修«述梦赋»:“行求兮不可遇,坐思兮不可处。可见惟梦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杳兮倏兮,犹胜于不见兮,愿此梦之须臾。……冀驻君兮可久,恍余梦之先惊”;贺铸«菩萨蛮»:“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黄廷琦«解连环»:“待更阑,

试寻梦境；梦回更恶”；陈见复《陈司业诗集》卷三《悼亡》之二：“何必他生订会期，相逢即在梦来时，乌啼月落人何处，又是一番新别离！”；马朴臣《报循堂诗钞》卷一《客中书怀》：“惊回乡梦如新别，细读家书抵暂归”；项鸿祚《忆云词》丙稿《清平乐》：“归梦不如不作，醒来依旧天涯”，又丁稿《菩萨蛮·拟温庭筠》之一〇：“梦见更相思，不如无梦时”；则均豁邕矣。梦见不真而又匆促，故怏怏有虚愿未酬之恨；真相见矣，而匆促板障，未得遂心所欲，则复怏怏起脱空如梦之嗟。吴融《澧东筵上》诗所叹：“见了又休还似梦，坐来虽近远于天”，欧阳修径攘入己作《瑞鹧鸪》词者，即本白居易《如梦令》：“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是以怨暂见与怨梦见之什，几若笙磬同音焉。庾信《代人伤往》：“无事交渠更相失，不及从来莫作双”（参观梁简文帝《夜望单飞雁》：“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李白：《相逢行》：“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李商隐《昨日》：“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韩偓《五更》：“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范成大《鹊桥仙·七夕》：“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情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皆谓“相见争如不见”（司马光《西江月》），“见了还休、争如不见”（周邦彦《烛影摇红》），匹似前所举例皆谓梦见争如不梦，梦了终醒、不如不梦。王嘉《拾遗记》卷九石崇爱婢翔风答崇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张祖廉辑龚自珍《定厂遗著·与吴虹生书》之一二：“但遇而不合，镜中徒添数茎华发，集中徒添数首惆怅诗，供读者回肠荡气。虹生亦无乐乎闻有此遇也”；《红楼梦》第三一回黛玉谓：“聚时欢喜，散时岂不冷清？既生冷清，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胥其旨矣。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三《送荪友》:"人生何如不相识!君老江南我燕北。何如相逢不相合!更无别恨横胸臆。"龚自珍所致慨者"遇而不合"也;此则"相逢"矣,复"相合"矣,而人事好乖,销魂惟"别"、仍归于"回肠荡气"而已。两叹"何如",犹黛玉之言"不如倒是"也。

《全梁文》卷一一

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按评裴语参观《全宋文》论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评谢语似是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南史·颜延之传》载鲍昭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钟嵘《诗品》中称谢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余观谢诗取材于风物天然,而不风格自然;字句矫揉,多见斧凿痕,未灭针线迹,非至巧若不雕琢、能工若不用功者。叶梦得《石林诗话》云:"'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丽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外,灵运诸诗可以当此亦无几";贺贻孙《水田居诗筏》论鲍照语云:"然观康乐诗,深密有余,疏淡不足,虽多佳句,痴重伤气,非定评也";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〇评谢诗"颇多六代强造之句,音响泎涩,亦杜、韩所自出;惠休所云'初日芙蕖',皎然所云'风流自然',正未易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评谢诗"芜累寡情处甚多。……汤惠休云:'如芙蓉出水',彼安能尽然!'池塘生春草'句则

庶几矣。”谢选词较颜素淡，取材又多为山水，二家相形，遂觉一近自然、一仗文饰。齐梁以谢、颜并举互衬，正如后世以天才、学力分属李白、杜甫或苏轼、黄庭坚又复杨万里、陆游乃至王士祯、朱彝尊耳。晋、宋诗家真堪当“吐言天拔”、“出于自然”之目者，有陶潜在，黄庭坚即云：“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简文之兄昭明太子爱陶集而“不能释手”（《全梁文》卷二〇《陶渊明集序》），具眼先觉；而简文仍囿时尚，既不数陶，复以“自然”推谢，岂评文之识亦如作文之才，“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耶？《颜氏家训·文章》篇记“刘孝绰常以谢朓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殆后来眼力渐进欤。《全梁文》卷四八袁昂《评书》：“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显裴惠休分称颜、谢诗语，合施于李氏之书，俨然一手而能兼美者。夫锦上添花，已属多事，芙蓉上添金彩，直是杀风景；合之两伤，虽浮云滓太清、脂粉污颜色，未足为比。捃扯撮合如此，真偷词之钝贼矣。又简文此《书》：“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全唐文》卷七二七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即此意之敷陈，所谓：“今之错为文者，皆夭阏剡溪藤之流也！”简文以作文为虐使纸墨；《全唐文》卷一九一杨炯《王勃集序》：“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则以为劳役文字；韩愈《双鸟诗》：“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不堪苦诛求”，则以为征求物象；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记贺铸曰：“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复以为驱遣古人；胥如横暴之奴视众人也。

阙名《董洪达造像铭》:"拔若天上降来,后〔复?〕似地中涌出。"按同卷《姜纂造老君像铭》:"业盛飞行,事符踊出";卷一〇阙名《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既如天下降来,又似地中勇〔涌〕出。"岑参《登慈恩寺浮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谈者每叹赏"涌出"为工于体物炼字,见白头豕而未至河东耳。岑参《登千福寺多宝塔》复云:"宝塔陵太空,忽如涌出时。"北齐萧悫《和崔侍中从驾经山寺》:"塔疑从地涌,盖似积香成";释典如《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第一一:"尔时佛前有七宝塔从地踊出";《佛本行集经·五百比邱因缘品》第五〇:"其罗刹城,如白云队从地涌出。"六朝至唐,雅俗咸用,道俗无间,已成烂熟。他如《洛阳伽蓝记》卷一《瑶光寺》:"刻石为鲸鱼,背负钩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颜氏家训·归心》篇:"化成净土,涌出妙塔";《全唐文》卷一五六李君政《宣雾山镌经像碑》,"既疑从天化成,又若因地涌出";《全唐文》卷一八四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不殊仙造,还如涌出",又《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图碑》:"灵思孤出,神模独踊";沈佺期《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涌塔初从地";宋之问《奉和荐福寺应制》:"涌塔庭中见";崔湜《慈恩寺九日应制》:"塔类承天涌";李乂《慈恩寺九日应制》:"涌塔临玄地";刘宪《陪幸长宁公主东庄》:"画桥飞度水,仙阁涌临空。"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

李公邕»亦曰;“龙宫塔庙涌，浩劫浮云卫。”岑参此句之佳，在于行布得所，有“发唱惊挺”之致，若其选字，初非惨淡经营。古人词句往往撮拾流行习语，信手漫与，当时寻常见惯，及夫代远文庞，少见多怪，读者遂诧为作者之匠心独造。陶潜«饮酒»诗云:“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可以断章焉。«唐诗别裁»密圈“塔势如涌出”句，评曰:“突兀”，正赏其发唱惊挺，非取其炼字创辟也。

一九、以空间示时间

时间在各国语文中，常常是将它的无广袤性说成有幅度性，即以空间概念或物事变化来表现时间的关系，以空间的大小表示时间的快慢。

（《管锥编》174—176页，931—934页；增订19—20页，75—76页。）

《左传》庄公六年

“请杀楚子，邓侯勿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脐’”；《注》：“若啮腹脐，喻不能及。”按宣公十五年，晋侯欲救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以物之长短喻力之大小，明白可晓。“噬脐”之譬拈出“早”与“晚”，以距离之不可至拟时机之不能追，比远近于迟速，又足以征心行与语言之相得共济焉。时间体验，难落言

诠，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代”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各国语文皆然。“噬脐”即本此理。《易·坤》：“行地无疆”，《正义》：“‘无疆’有二义，一是广博，二是长久”；“疆”谓疆界，空间也，承“地”来，而《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则以空之“广博”示时之“长久”。后世沿用，反忘“无疆”二字本义之为空间矣。《楚辞·九章·悲回风》：“岁曶曶其若颓兮”，又《九辩》：“春秋逴逴而日高兮”：以物体之下崩或高积示岁时之晚晚。《汉书·荆、燕、吴传》吴王遗诸侯书：“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师古注：“言处处郡国皆有之”，又《扬雄传·甘泉赋》：“往往离宫般以相烛兮”，师古注：“往往，言所往之处则有之”；“往往”本指空间中之“在在”，今则几全用以示时间上之“常常”。鲍照《舞鹤赋》：“岁峥嵘而将暮”，《文选》李善注：“岁之将尽，犹物至高处”；与《楚辞》印可。“分阴”、“寸阴”等常谈，并资隅反。《敦煌掇琐》之三《燕子赋》：“去死不过半寸，但办脊梁只承”，非谓距丧生之地，而谓离绝命之时，亦以丈量言景光耳。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一四《过家》：“系船三百里，去梦无一寸”，则貌同心异，谓去家虽远而梦归若举足便至，“一寸”与“三百里”均空间，彼此相较；诗意正类鲍照《梦归乡》：“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贾岛《征妇怨》：“渔阳千里道，近如中门限，中门逾有时，渔阳长在眼。生在丝萝下，不识渔阳道，良人自戍来，夜夜梦中到”；或辛弃疾《鹧鸪天·送元济之归豫章》：“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史容注未发明也。又按《楞严经》出于房融增饰，昔人已言；卷五之“松直棘曲，鹊乌玄”，卷六之不服靴履裘毳、不饮乳酪醍醐，卷七之“皎若冰霜”

等，均不似释典常道之风习方物。卷六云："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取此设譬，其出华人手笔，皎然若揭；以译事论，已为严复《天演论》始作俑矣。

《乐记》："广则容奸，狭则思欲"，郑玄注："'广'谓声缓，'狭'谓声急。"正以空间之大小示时间之徐疾。古诗词写情思悠久，每以道里遥远相较量，亦言时间而出于空间也，如吴融《戏作》："情长抵导江。"张仲素《燕子楼诗》第一首："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尤成倚声中窠臼。如晏幾道《碧牡丹》："静忆天涯，路比此情犹短"，又《清商怨》："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或张琦《立山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想天涯虽远，恁敌情长！"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混江龙》："系春心，情短柳丝长"，以"心情"与"柳丝"比絜短长。明人院本《喜逢春》第三〇折载俗谚："真是胖子过夏，插翅也飞不过去"；吕留良《东庄诗集·伬伬集·寄晦木次旦中韵》之四："安得床头生两翅，消磨今夜不能眠"，正点化俗谚，不眠则长夜漫漫，愿得羽翼飞度。以光阴之难过，拟于关山之难越，均斯旨也。又《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颐《家世旧事》："叔祖寺丞年四十，谓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数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数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纸尔！'未几而卒。"《燕子赋》之"去死不过半寸"，得此而义蕴昭晰。古希腊一哲人（Anacharsis）尝乘海舶，询知船板厚四指，因言"舟中人去死亦才四指耳"。盖谓空间之厚薄也，而"去死半寸"、"死止隔纸"则谓时间之舒促也；心异貌同，互映相发。吾国古代计晷之器尚不便捷，医经中辄假行路以示历时，如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一

《升麻汤方》:“分三服，如人行五里久，再服”,又《甘草汤方》:“再服，如人行五里顷，复服”；卷三《栀子汤》:“三服，如人行八九里，再服”，《知母汤》:“三服，如人行八里，一服”，又《天行病方》之六:“三服，每服如人行十里久”，又《天行呕逆方》之一:“三服，服如人行六七里，进一服”，又《天行呕哕方》之七:“分三服，服相去如人行十里久”；卷六《呕逆不下食方》之三:“三服，服别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进一服”；甚且并“如”、“行”字亦省去，卷二〇《水气方》之二:“分四服，相去二十里顿。”多不胜举，足为时间托空间以落言诠之佳例。黄庭坚诗中屡用《世说·捷悟》记曹操与杨脩解“黄绢幼妇”事（刘敬叔《异苑》卷一〇记此事为曹操询于祢衡得解）。操始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方得其解,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庭坚《送张材翁》:“短长不登四万日，愚智相去三十里”，又《寄怀公寿》:“愚智相悬三十里，荣枯同有百余年。”犹曰“相去如行三十里久（顷）”；词章著语，不异医方。且也,即乍视若偏其反而,以时光修短示路途远近，如李德裕名篇《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而揭表见里，仍不出于度量道里。“鸟飞”须“半年”，马行自必不止半年，人徒步且不知几许年才至。盖经历时间之多寡由于运行速率之徐疾，而速率正以度越空间之长短为准。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固驳曰:“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倘略去“飞”、“行”、“程”之类字样，祇言“崖州距帝京半（一、若干）年”，则不词无义矣。今世钟表大行，以晷刻示道里，益成习语。如答问距离者，常云:“走十分钟就到”，“大约五分钟的路”，“汽车也得半小时”等。夷考其

实，亦以钟表面上长短针经行之空间为依据，与古人所谓“驹过隙”、“墙移影”、“逝水流年”，操术初不殊也。

《全汉文》卷二四

董仲舒《山川颂》。按“惟山之意”句，孙诒让《札迻》卷二谓“意”字“疑当为‘悳’〔德〕，形近而误”，是也。《颂》言仁人君子“取辟”于山川，以成其德，《韩诗外传》卷三又《说苑·杂言》篇一节相类。皆祖《荀子·宥坐》篇记孔子观东流之水而称水有九德云云，《大戴礼·劝学》、《孔子家语·致思》等亦辗转传述。道家每言“道法自然”，此则儒家之“德法自然”也。德之数或八或九，名目揣称各有出入，不必核较。《老子》卷论第一七章已言人事之“法”物理，实名学所谓“比论”（analogy），非思辩所尚。即如董赋颂水德有曰：“循微就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而《荀子》则谓：“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韩诗外传》又谓：“动而之下，似有礼者。”夫水之就下，一而已，而“取辟”之美德，三人言殊。董之“察”、明辨微也，荀之“义”、谨守分也，韩之“礼”、卑自牧也；三者可以相通而各有所主，莫衷一是。《老子》第七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文子·道原》：“夫水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绰约滑润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嘱子大叔：“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水懦，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则水之卑弱适成其所以为“祸水”尔！“德”云乎哉！盖取譬设喻，寓言十九，

乃善说之修词，非真知之析理。《云仙杂记》卷二："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师儒观水明道，实无异乎诗人听水触兴。《晋书·张天锡传》："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臣或极谏，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朝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飙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文过之遁词，全同劝善之法语，皆"德法自然"也。抑古人言"德"，有二义焉。一指行为之美善者，如《论语·里仁》："德不孤"，皇侃《义疏》引殷仲堪曰："推诚相与，以善接物"；其要在乎修身缮性，如《雍也》："德之不修也，……是吾忧也！"故行前或三思，为后或三省，可以"种德"、"进德"、"积德"、"失德"，皆为人说法也。一指性能之固特者，如《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即文子、子产之意，"德"正指水性，郑玄注误。作此或作彼，是为能；作之，长作之，不见异而思迁，不力罢而生怠，是为性；性者，自然而非自由，行素而非专已。《老子》第五一章："道生之，德畜之。……夫莫之命而长自然"，王弼注："道者、物之所由，德者、物之所得也"；《庄子·庚桑楚》："性之动，谓之为，动以不得已之谓德"，故同篇曰："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徐无鬼》论狗之下者曰："执饱而止，此狸之德也"；刘歆《七略》述邹衍论五行之"终始五德"（《全汉书》卷四一），"德"乃金、水、木、火、土五物之生克性能；郭象注《论语·为政》，屡言"得性"为"德"，见皇侃《疏》。不得已，不

自主，非出意愿，非由抉择；故兴利生害而未可论恩怨功罪，无为善之乐，亦无作恶之疚。此就物而言也。据后义，则山、水之"德"何止八、九；依前义，则山、水并一"德"而无之。嫁名而形容盛德焉，说缚律之所必为，一若见义而能勇为（to 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何啻因伛为恭、以阉称贞哉！

就文论文，仲舒此《颂》谋篇又有疵病。前半赞山，结处称君子"俨然独处，唯山之德"，紧接"《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之谓也。"后半赞水，起曰："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继以"既似持平者"、"既似察者"、"既似知者"、"既似知命者"、"既似善化者"、"既似勇者"、"既似武者"，然后终之曰："咸得之而生，得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引《诗》四句，与君子俨然之意相映发；引《论语》两句，与得之为德之意了不关属，脱笋失卯。明是刻意经营，力求两半格局平衡，俾乍视前后结处，《论语》若与《诗经》对称；实则不顾义理，拉扯充数。尝见元曲《西厢记》、《伥梅香》中红娘、樊素辈偶引《论语》，不特酸腐可厌，更属支离可哂；不谓明道鸿儒，才竭技穷，出下策而呈窘态，无异空花炫眼、刍人巡城。倘以起处"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三句移至篇末，承以"孔子在川上"云云，文病或稍校；然川上叹逝与"混混昼夜"固可沆瀣，而与"力"依然河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流水之不舍与好学之不倦融合无间，董相形而见属词粗疏矣。水常喻心，别见《楚辞》卷论《九章》；亦常喻时，则昉于《论语》此章，犹古希腊哲人（Heraclitus）言"重涉已异旧水，亦丧故我；我是昔人而非

昔人，水是此河而非此河”。孔融《论盛孝章书》著语不忘“吾祖”，其起句“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正堪为川上之叹作注；“不居”乃“逝者”之的诂，“如流”即“如斯”之明文。词章如陆机《叹逝赋》：“川阅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成世，人冉冉而行暮”；李白《古风》：“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参观《青琐高议》卷七《孙氏记》引“古人”诗：“长江后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又同题：“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杜甫《三川观水涨》：“势阅人代速”；殷尧藩《江行》：“年光流不尽，东去水声长”；韩淲《暮春浐水送别》：“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李端《忆故山赠司空曙》：“年如流水日长催”；张蠙《再游西山赠许尊师》：“昔时霜鬓今如漆，疑是年光却倒流”；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陈恭尹《独漉堂全集》卷二《怀古·咸阳》：“渭水东流不待人。”莫非涵流光于流波，溶逝景于逝水。与古为新，如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三〇《江村逢九日》：“身犹是雁飞难泊，时不如潮去复回”，难能鲜见。郭则沄《洞霄小志》卷五：“景月汀梦入贵家园林，叠石为山，下临一池，惜无水。嗟叹间，有人出语曰：‘君不知前人词乎：好是泉声有时住，不教流尽年光！’”：断句殊耐讽咏，微嫌“教”字用力，窃欲以“然”字易之。西方诗文中亦成套语，哲人或吹求指摘，以为此喻易生理障。词人复翻案谓年光不逝，人自迈往耳，又类《赤壁赋》之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矣。

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李群玉《长沙开元昔与故长林许

侍御题松竹联句»:“逝川前后水，浮世短长生。”法国古诗言时光之消逝不停，亦每喻为“前波避后浪，后浪挤前波”。然浪淘波泻，尚可于逝者如斯而外，别有会心。雪莱名篇侈陈天地万物莫不亲昵欢会，有云:“曷观乎高岭吻天、波浪互相抱持，……汝若不与我吻抱，此等物象岂非虚设?”着眼不在波浪之追逐而在波浪之接合，取譬之物同而立喻之边异矣。瑞士大小说家（Jeremias Gotthelf）则谓波浪接合，貌似相爱，实乃相贼；尝叹世人势利之交，瞬息间友亲倏成仇寇，犹海涛盘涡中前波后浪，滚滚比连，方若偎依舞蹈，而即已排挤吞并。语危心苦，与雪莱取譬之边同而立喻之柄异，亦自贴切事理也。

二〇、研习前人并非蹈袭前人

写物抒怀，常忽视机杼目验，求诸现成存语，于是蹈袭前人，以古障目，几乎成了词章家之瞽肓之疾。这种“意识腐蚀”，虽大家亦常有犯。所以对大家之作，也不必见肿称肥。但如果“蹈袭”到脱胎换骨地步，那就属于流变；如果是思路同指的偶合，那就更不能算“蹈袭”了。作家中还有一种古怪的蹈袭：自盗。

（《管锥编》586—588页，363—365页，479—482页，1022—1025页；增订79页，119页；手稿50—51页，65—67页，70页，116—118(4)页。）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游猎赋》：“双鸽下”。按《文选》李善注：“‘下’、落也”。班固《西都赋》：“矢不单发，中必叠双”；傅毅《洛都赋》：“连轩翥

之双鹞”（《文选》陆机《齐讴行》注引）；张衡《南都赋》：“仰落双鸽”，又《西京赋》：“礧不特丝，往必加双”；曹植《名都篇》：“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列子·汤问》：“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际”；徐陵《紫骝马》：“角弓连两兔，珠弹落双鸿”；李白《行行且游猎》：“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鸽迸落连飞髇”，又《赠宣城太守兼呈崔侍御》：“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杜甫《哀江头》：“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白居易《杂兴》：“东风二月天，春雁正离离，美人挟银镝，一发叠双飞”；李贺《荣华乐》：“天长一矢贯双虎，云弧绝骋聒旱雷”。《艺文类聚》卷九二《鸱》门引刘桢《射鸢诗》：“发机如惊猋，三发两鸢连”；卷九五《獐》门引魏文帝诗：“弯弓忽高驰，一发连双麋。”比美效颦，侈夸成习，略似《召南·驺虞》之“一发五豝”。长孙晟、高骈发一矢而贯二雕，李克用仰中双凫，乃至李波小妹射人亦“左右必叠双”，史传中大书特书者，词章中常见惯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言”；而《水经注》卷六《汾水》祁县云：“贾辛邑也、辛貌丑，妻不为言，与之如皋射雉，双中之，则笑也”。盖俗传亦增饰而加双连两焉。《乐府雅词》卷中叶梦得《水调歌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将领岳德弓强二石五斗，连发三中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词所咏与题所记，绝然两事，恬不为意，亦缘知依样落套之语，读者不至如痴人之闻说梦、钝根之参死句耳。诗人写景赋物，虽每如钟嵘《诗品》所谓本诸“即目”，然复往往踵文而非践实，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匹似欧阳修《采桑子》：“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名句传诵。

其为真景直寻耶？抑以谢朓«和王簿怨情»有“风帘入双燕”，陆龟蒙«病中秋怀寄袭美»有“双燕归来始下帘”，冯延巳«采桑子»有“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而遂华词补假，以与古为新也？修之词中洵有燕归，修之目中殆不保实见燕归乎？史传载笔，尚有准古饰今，因模拟而成捏造，况词章哉？不特此也。«宋书·范晔传»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早以“韵移其意”为“文士”一患，又曰：“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张耒«明道杂志»记苏轼评韩愈诗：“子瞻说吏部古诗，凡七言者则觉上六字为韵设，五言则上四字为韵设，不若老杜语……无牵强之迹”；杨万里«诚斋集»卷七九«陈晞颜〈和简斋诗集〉序»亦叹：“意流而韵止，韵所有，意所无也，焉得而不困！”后世小家薄相，才窘力孱，因伛为恭，谢榛«四溟山人全集»卷二二、二四«诗家直说»至教人以“意随韵生”，“因字得句”；又汤宾尹«睡庵文集»卷一«〈蒹葭馆诗集〉序»言：“情之所不必至，而属对须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韵又须之”（参观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六«两园和诗引»：“诗言志，志动而有韵；今和诗因韵生志，是以志从韵也”）。按言尽信，或被眼谩。«说郛»卷七吕居仁«轩渠录»记王彦龄好唱«望江南»词，庭参时，上官责之，彦龄向前应声曰：“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下句不属，回顾适见马姓兵官，乃曰：“请问马都监！”；既退，马诘彦龄曰：“某实不知，子乃以某为证何也！”彦龄笑曰：“且借公趁韵，幸勿多怪！”（参观«夷坚三志»壬卷七）。即“押韵须之”也。«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记李廷彦献百韵排律于上官，中有联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读而恻然伤之，谓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亟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

亲切耳”（亦见《续墨客挥犀》卷八，孔齐《至正直记》卷四载续之者曰：“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即“属对须之”也。二例虽发一笑，足资三反。刘攽《中山诗话》：记王丞相云：“‘马子山骑山子马’（马给事字子山，穆王八骏有山子马之名），久之，有人对曰：‘钱衡水盗水衡钱’。钱某为衡水令，人谢之曰：‘正欲作对尔，实非有盗也。’”亦“属对须之”之古谑。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断踢，好课虚坐实，推案无证之词，附会难验之事，不可不知此理。然苟操之太过，若扶醉汉之起自东而倒向西，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如无书，又楚固失而齐亦未为得矣。

《列子·黄帝》

“自吾之事夫子及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内外进矣。”按循阶渐升，凡分四级，张湛注已阐言之。然说七年云：“顺心之极，任口之理”，说九年云：“恣其所念，纵其所言”；区画差别，似欠分明。《庄子·齐物论》“类与不类”节郭象注：“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七年“遣是非”，九年“又遣其遣”也。《庄子·达生》云：“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始乎适而未

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忘其忘即遣其遣，白居易《隐几》：“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本此。又《庄子·大宗师》女偊曰：“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能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吾又守之，九日而能外生”，又颜回曰：“回忘仁义矣！……回忘礼乐矣！……回坐忘矣！”；《寓言》颜成子游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九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列子》斯节命意遣词，均出《庄子》，捉置一处，便见源流。《列》之袭《庄》，世所熟知，然只睹其明目张胆者，至脱胎换骨、假面化身处，则识破尚鲜也。“不知”、“忘适”、“坐忘”之境，不特无是非利善之辨，并泯心物人我之分，浑沦冥漠，故曰“内外进〔尽〕”。《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空病亦空”，僧肇注：“阶级渐遣，以至无遣也”；显取郭象“遣其遣”之文，“阶级”犹三、五、七、九年之以两年为一级。《肇论·不真空论》第二：“岂谓涤除万物，杜塞视听，寂寥虚豁，然后为真谛乎？诚以即物顺通，故物莫之逆；即伪即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又《般若无知论》第三：“圣心虚静，无知可无，可曰‘无知’，非谓‘知无’”。西班牙神秘宗师（Francisco de Ossuna）分灵魂静穆之等衰，初地蒙昧不见外物，中地闷墨浑忘自我，终地如沉酣熟眠酒窟中，黑甜而无所觉知。均可参印“内外进〔尽〕矣”；“知无”、“遣”也，“无知”、“遣其遣”也；烂醉卧酒窟中，犹《文子·精诚》：“暗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也。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一：“晦翁尝谓：‘禅典都从子书翻出，尚有《列子》未经翻出，当更变幻。’不知谓何等语也。吾观内典有初、中、后发善心，古德有‘初时山

是山，水是水，向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向后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佛国禅师«十牛颂»……等次第，皆从«列子»：'心念利害，口谈是非；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谈是非；又次三年，心复念利害，口复谈是非，不知我之为利害是非，不知利害是非之为我'，同一关捩。"引«列子»文有舛错，而能识其与释说同揆，要为具眼。"古德"语见«五灯会元»卷一七青原惟信章次；«牧牛图颂»之一〇«双泯»，«牧牛又十颂»之八«人牛俱忘»至一〇«入廛垂手»，即"九年之后"造诣也。董氏引朱熹语，则不详何出。«朱文公文集»卷六七«观〈列子〉偶书»、«别集»卷八«释氏论»下、«朱子语类»卷六八、又一二五、一二六反复言道士不知读老、庄书，反"为释氏窃而用之"，佛书"大抵都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列子语、佛氏多用之"，"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佛家先偷列子"；绝非谓"«列子»未经翻出"。«全唐文»卷六三六李翺«去佛斋论»："佛所言者，列御寇、庄周言之详矣"；宋祁«笔记»卷中："释迦、文殊剟言之瘢，刮法之痕，与中国老聃、庄周、列御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于道者，无今古华戎，若符契然"；语皆无病。宋氏撰«新唐书·李蔚传·赞»论佛经乃曰："鞮译差殊，不可究诘，多是华人之谲诞者，攘庄、列之说佐其高，层累架腾，直出其表，以无上不可加为胜"；则不辨疑似，厚诬武断。而«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亟称之曰："此说甚好！如欧阳公……程子……皆不见他正赃，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赃。"实则栽赃入罪，早见«魏书·释老志»载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诏："皆是前世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疆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宋祁不得专其文致之功也。«全唐文»卷七五六杜牧«唐故灞陵骆处

士墓志铭»:“尤不信浮图学，有言者，必约其条目，引«六经»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盗夫子之旨而为其词，是安能自为之!’”;是诬良为盗，唐人且有以佛典为窃攘孔子者! 蒋湘南«游艺录»卷三«别录»记龚自珍嗤«新唐书·李蔚传·赞»曰:“此儒者夜郎自大之说耳!”; 蒋氏«七经楼文钞»卷四«西法非中土所传论»:“或疑释家书乃窃儒书而伪为者，则陋儒夜郎自大之见也”，当本龚氏，“儒书”即谓“中土”书; 卷三«经咒本旨»:“大概中国之佛经窃诸庄、列，西方之佛经本诸婆罗门”，则欲兼采宋祁与龚自珍两家之论耳。

郭象注«齐物论»所谓“又遣其遣”,即«知北游»所谓“无无”。按«庚桑楚»又云:“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郭注:“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 一无有遂无矣。无者遂无”; 王先谦«集解»引宣云:“并无有二字亦无之”。龙树«中论·观涅槃品»既言:“何处当有无?”«观行品»第一三又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譬如有病，须服药可治，若药复为病，则不可治。”«大智度论»卷三一«释初品中十八空»:“先以法空破内外法，复以此空破三空，是名空空”; 卷三十六«释习相应品之二»:“以空破空，亦无有空。……破一切法，空亦复空。”庄子于“无有一无有”，释氏于“空破空”，皆丁宁反复。西方近日论师目佛说为“消极之虚无主义”(lenihilisme passif)，并“虚无”而否定之，尚未及于漆园之微言也。叶廷琯«吹网录»卷一引顾陈垿«抱桐读书眼»说«论语·子罕»:“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云:“意、必、固、我,常人之情。毋意、必、固、我者，贤人之学。并绝去禁止之迹，自然无此四者，此圣人之不可及也。‘绝四’是‘绝

四毋'。"窃谓此与宋杨简《绝四说》之说暗合，亦即拾庄生"坐忘"、"遣遣"及列子"从心"、"横心"之绪，以申孔门之教尔。

《全后汉文》卷八三

孔融《荐祢衡疏》："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按《全三国文》卷一五陈王植《求自试表》："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占其王羁致北阙。"《文选》卷三七兼录两篇，李善注后篇曰："贾谊、终军已见《荐祢衡疏》。"孔、曹并时名胜，用典不嫌相同，后人亦无指目其相袭者，可以隅反也。骈文律诗，隶事属对，每异撰同揆，而表章书启、律赋排诗，酬酢供奉，尤易互犯。《南齐书·文学传·论》曰："或全借古语，用中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日出事生，供官应制，送迎吊贺，世故无穷，而古典成语之可比拟假借、且复当对以成俪偶者，其数有限，相形不侔。观概求同，纳繁归简，俾窠臼有容，葫芦成样，得以分门立目，类事纂言。横流泛滥，坊本争新，《绀珠》、《合璧》之属，捷径便桥，多为"米汤大全"而设。夫以无穷之人事，比附有限之典故，隶事成联，众手往往不谋而合，势所必至，语未必偷。公器同心，亦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子我所共适，而非彼此之相侵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三引《西清诗话》谓王安石应制作《赏花钓鱼》诗："拔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盆"，都人盛传"王舍人窃柳词：'太

液波翻，披香帘卷’”，安石颇衔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则谓此对不昉自柳永，唐上官仪《初春诗》已云：“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都人”之讥诮，吴氏之开脱，皆未探本。上苑禁中之境地类肖，汉宫典实之资驱使匹配者无几，三家取材，不约自同，名学所谓“频率”高或“盖然性”高，即其理焉。庾信《哀江南赋》：“嗟有道而无凤，叹非时而有麟”；《晋书·儒林传·叙论》：“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唐玄宗《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古人叹“道不行”者，必举孔子为首，而孔子行事可撮合成佳对者，莫逾叹凤伤麟；有目之所共赏，故或借题点缀，或本地风光，皆不恤人之言公然对面作贼也。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五《送丘宗卿帅蜀》之二：“酒挥勃律天西碗，鼓卧蓬婆雪外城”；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一八《寄权制帅高子长》：“勃律天西元采玉，蓬婆雪外昨分弓”，高即权蜀帅。同为官蜀者作诗，蜀之史地既常然，故齐名交好，得句相类，而不嫌并存集中也。王铚《王公四六话》卷下：“邓温伯知成都谢上表云：‘扪参历井，敢辞蜀道之难，就日望云，愈觉长安之远’；自后凡官两川者，谢表相承，用此一联”（《能改斋漫录》卷一四引此联，作“方知蜀道云云，已觉长安云云”）。范公偁《过庭录》载范仲淹内侄李毅“尝代蜀守谢上表，一联云：‘扪参历井，都忘蜀道之难；就日望云，但觉长安之远。’一时称赏。”则以此联为李毅手笔。不特笺表，诗亦有之。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书怀》：“敢言日与长安远，惟恨天如蜀道难”；赵翼《瓯北诗钞》七律三《哭璞函之讣》：“空悬望眼长安近，欲返遗骸蜀道难”；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二《乙巳八月出都感事》之二：“亦知蜀道真难上，其奈长安不

易居”，又卷一七«二月晦日雨雪同亥白兄侍太夫人饮酒作»：“居贫敢说长安易，兵在遥怜蜀道难”；姚椿«通艺阁诗录»卷八«寄丽生南归»：“自古长安居不易，于今蜀道上真难。”盖客子之旅蜀、过蜀与蜀人之寓京、出京，都不放过此联，真所谓“虽欲不用，山川其舍诸”者。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人情»：“共说长安如日近，岂知蜀道比天难”；梁绍壬«两般秋雨盦诗选·裸寄集·送韩雪琴同年下第南还»之一：“举头漫说长安近，插足几如蜀道难”；一为两句皆虚喻，一为上句实指，而下句虚喻，则非此族类，又当别论矣。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寄赠吴门故人»：“家临绿水长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尤侗«艮斋杂说»卷五论之曰：“人称佳句。余阅沐景颙«沧海遗珠»有日本使臣天祥«题虎丘»诗云：‘楼台半落长洲苑，箫鼓时来短簿祠’，居然先得之矣！汪岂偷句于倭？或所谓暗合者耶？”实则为吴人、切吴地作诗，“长洲苑”、“短簿祠”亦犹为帅蜀者作诗之“勃律天西”、“蓬婆雪外”耳。复举一例，聊作旁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卷七戴本孝«田家·律陶»：“但道桑麻长，而无车马喧”；卷二七顾易«律陶»：“但道桑麻长，而无车马喧”，沈氏评：“与戴无忝集陶相同，神到之候，自然遇之；予向亦集此二语，揭之蓬门，未尝见二君诗也。”夫范围不出陶潜诗，体裁不出五言律，此二语之捉置一处，“自然”而几必然，非“神”思之“到”，正物势之限尔。情景题目相肖，则诗文之隶事属对每同，若是班乎。参观«野客丛书»卷一二组缀韩愈、刘禹锡全句为一联，«尧山堂偶隽»卷一论邱迟«谢示青毛龟启»、卷三论郑准«乞归姓表»、卷四论邓温伯«邢妃麻»、卷六论何桌«谢召还表»，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一九论“歌扇”、“舞衣”之对诸节。

谈者于此等联，或断为盗袭，或解为偶合，各中事宜。窃欲明偶然之或亦盖然，非欲说盗袭为当然，俾穿窬得文过也。

为孔子所作诗文，辄取叹凤与伤麟二事作对，庾信以后，唐玄宗以前，早成公器，不嫌蹈袭。如《全唐文》卷九九高宗皇太子宏《请树孔子庙碑疏》、卷一七五崔行功《赠太师鲁国孔宣公碑》、卷一九二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不备举。唐末罗隐《谒文宣王庙》仍云："雨淋状似嗟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所谓题中应有之义也。以长安、蜀道相俪，又见二例。《明文海》卷二〇三费宠《贺王阳明平西启》："况长安之日远，兼蜀道之时艰"；吴清鹏《笏厂诗》卷二〇《简菊裳》："手遮红日长安近，身上青天蜀道难。"

二一、模仿有正反

通过历代诗歌有关“保护色”的描摹，本书著者拈出创作中有巧黠出新的反其道之模仿，较之依样画葫芦之正式照搬另具慧眼。用典也宜暗、宜熟，忌直露、突兀、生僻。但模仿与剽窃是性质迥异的两回事。本书著者痛揭文中豪贼，尤为奇辟。

（《管锥编》744—747页，332页，1283页，1450—1452 页；增订62—63页；《谈艺录》243—247页，561—563页。）

《太平广记》卷二五六

《平曾》（出《云溪友议》）献白马诗云：“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按同卷《崔涯》（出《云溪友议》）嘲李端端云：“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平诗誉马毛之白，崔诗讥女肤之黑，而机杼全同。皆言其人其物与所处境地泯合难

分，如所谓“保护色”者。此固写景状物诗文中习用技俩，初不限于俳谐之作也。卷四〇三《延清室》（出《拾遗录》）董偃以玉精为盘贮冰，二物“同洁澈”，侍者以为“冰无盘，必融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俱碎；《太平御览》卷七五八、九六九皆引《拾遗录》载汉明帝月夜宴群臣，以樱桃盛赤瑛盘中，“共一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盘”；李白《白胡桃》：“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王昌龄《采莲词》：“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花脸两边开；棹入横塘寻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瞿佑《归田诗话》卷上：“贡有初谓余曰：‘谓叶与裙同色，花与脸同色，故棹入花间不能辨’”）；雍陶《咏双白鹭》：“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李洞《宿成都松溪》：“翡翠鸟飞人不见，琉璃瓶贮水疑无”（上句言松色，下句言水色）；曹松《水精念珠》：“儿度夜深寻不着，琉璃为殿月为灯”；韦庄《白牡丹》：“昨夜月明浑如水，入门唯觉一庭香”；杨万里《诚斋集》卷二五《披仙阁上酴醾》之一：“仰架遥看时见些，登楼下瞰脱然佳；酴醾蝴蝶浑无辨，飞去方知不是花”；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一二《四望亭观荷花》：“面面湖光面面风，可人最是白芙蓉；分明飞下双双鹭，才到花边不见踪”；舒岳祥《阆风集》卷九《无题》第一首：“溪草鸭头相间绿，山榴雉颊一时红；白鸥飞起无寻处，滚入梨花柳絮中”；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载龚开《黑马图》诗：“幽州侠客夜骑去，行过阴山鬼不知”；高启《梅花》：“春风未动枝先觉，夜月初来树欲空”；《警世通言》卷一三、《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一、洪昇《长生殿·夜怨》等引不知何人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严熊《白云诗集》卷七《冯定远先生挽词》自注：“吴夫人冰仙（绡）学诗于定翁，曾赋《梨花》云：‘月明无色但空枝’，真

妙句也!”；洪亮吉《玉麈集》卷下自记少作《白杜鹃》诗：“应是蜀禽啼未遍，却教明月照还空”；以至《野叟曝言》第四七回斗方名士咏梅，李姓诗云：“月下朦胧惊我眼，如何空剩老丫叉!”，元姓恭维曰：“出神入化之笔! 月色朦胧，与梅花融成一片，岂不单剩了枝梗?”手眼无不同。“闻歌始觉有人”，“鹦鹉语方知”即“不语不知行”；黑马过而“鬼不知”即翠鸟飞而“人不见”；均一色莫辨、“融成一片”也。嵇康《养生论》：“虱处头而黑”。《文选》李善注此句引《抱朴子》佚文：“今头虱着人，皆稍变而白；身虱处头，皆渐化而黑；则是玄素果无定质，移易存乎所渐”；《酉阳杂俎》卷二〇论禽兽“必藏匿形影”，是以“蛇色随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李郢《涧河馆》所谓：“青蛇上竹一种色”。古人格物，已窥“保护色”之理矣。《全后汉文》卷二九马第伯《封禅仪记》：“遥望其人，或以为小白石，或以为冰雪；久之，白者移过乃知是人也。”词章家以“移过乃知”之事合于一色莫辨之状，刻划遂进一解。杨万里诗谓蝶飞方知其非酴醾，或人诗谓鹭鸶飞方知其非积雪，即“白者移乃知是人也”之旨。《诚斋集》卷三二《晓行望云山》：“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参观陈沆《简学斋诗存》卷三《默深留长沙相聚旬余得诗》之四：“君看出山云，崇朝几沉浮，真山久不动，兹焉庶堪俦”），则山“不动”而知其非云，反面着眼以与古为新，亦即云移过而知其非山耳。盖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学邯郸之步，效西施之颦，夫人知为模仿也。反其道以行，以鲁男子之不可仿柳下惠之可，亦模仿而较巧黠焉；《汉书·扬雄传》云：“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是矣。德、法文家（Lichtenbeng，Novalis，Valéry）尝谓模仿不特有正仿，亦且有反仿（inverse Ah

nlickkeit; Le contriaire naîtdu contraire)；诚斋两诗，恰各示其例。

《五灯会元》卷一三洞山良价嘱付曹山本寂词："银碗盛雪，明月藏鹭"；韩淲《涧泉集》卷一七《和昌甫》第一首自注引尹穑《西轩》："草黄眠失犊，石白动知鸥"；禅人有"如何是一色"问答，洞山良价语特其最雅令者耳。他如《五灯会元》卷六元安章次："鹭倚雪巢犹可辨，乌投漆立事难分"，同卷善静章次："易分雪里粉，难辨墨中煤"；又卷一四警玄章次："鹭倚雪巢犹自可，更看白马入芦花"，同卷子淳章次："鹭鹚立雪非同色，明月芦花不似他。"《夷坚志》支景卷六记叶祖义赋诗咏"世间有不分晓事"曰："醉来黑漆屏风上，草写卢仝《月蚀诗》"，正谓集黑暗之大成；屏既漆黑，醉复昏蒙，卢诗写景则"一搭如煤炲"，重以草字体之"浑沌草昧"（张怀瓘《书断》上《草书》），如合秋水于长天矣。邓椿《画继》卷六《王可训》条论《潇湘夜雨图》云："潇湘夜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嘲诮云：'不过剪数尺皂绢，张之堂上，始副其名也！'"亦言"一色"、"不分晓"。近世法国善戏谑者（Alphonse Allais）展览"胡乱画"，即用此法，如悬黑帆布一巨幅，题为黑人在山洞内夜战图。"雪隐鹭鹚"一联又见于《四声猿·狂鼓史》中"一个跷蹊"曲、《金瓶梅》第五又二五又六七回、《玉娇梨》第一五回、《西湖二集》卷二一、《后西游记》第八回。王昌龄诗咏"花与脸同色不能辨"，则犹王嘉《拾遗记》卷八记蜀先主甘后"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又"取玉人置后侧，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但丁尝以"珍珠著玉颜上"喻不易遽辨。又意大利诗人(Marino)赋女郎挤牛乳，谓是手是乳，一白莫判彼此。复犹《世说新语·

容止»言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南史·梁本纪»下言简文“手执玉如意，不相分辨”，或苏轼«贺新郎»所谓“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史记·李斯列传»

“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按«后汉书·刘玄传»记更始“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二事颇相似。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对树二松，日哦其间，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则燕居而托言有公事以谢来者，岂如皎然«诗式»所谓“偷意”耶？韩夫人语经黄庭坚 «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第二首运用:“北岭山矾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遂成江西社里人烂熟之典。如徐俯 «饶守萚尚书令画史绘释迦出山相及维摩居士作此寄之»:“捷书正用此时来，开颜政尔难忘酒”（«声画集»卷三）；曾幾«失题»:“自公退食入僧定，心与篆香俱寒灰；小儿了不解人意，正用此时持事来”（吴可«藏海诗话»称引此诗而未具主名，兹据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五曾幾 «张子公召饮灵感院» 诗批语定为曾作，今本«茶山集»未收）；陆游«秋晴欲出城以事不果»:“一官底处不败意，正用此时持事来”，

又«新津小宴之明日欲游修觉寺以雨不果»:“不如意事十八九，正用此时风雨来”（«剑南诗稿»卷二、卷八）；范成大«海棠欲开雨作»:“苍茫不解东风意，政用此时吹雨来”（«石湖诗集»卷三〇）。二世故事却未见人驱使入诗。岂不以“正用此时”四字别致醒目，故更始事可以暗用，而二世事乏特色词句，须道破“丞相”、“二世”，只合明用耶？王铚«四六话»卷上论隶事有“伐山”与“伐材”之别，当行语也，然仅言事有“生”有“熟”，尚是修词之粗。典实“生”、“熟”而外，犹判“明”、“暗”异宜焉。

«全宋文»卷二〇

宗炳«寄雷次宗书»:“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按讥雷剿袭慧远讲丧服经义而自著书也。«全后汉文»卷八九仲长统«昌言»下论“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其二曰:“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此即一例。«世说·文学»:“向秀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遂窃以为己注”；«南史»卷三三«徐广传»记郗绍作«晋中兴书»，何法盛“有意图之”，瞰绍不在家，直入斋内厨中窃«书»以去，“绍无兼本，于是遂行何«书»”。郭、何所窃者，他人之手稿，而雷窃他人之口说，心术似愈谲耳。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闻足下之刻«尔雅正义»，剧有苦心，婉转屈曲，避人先剿

之于口说，而转谓笔于书者反袭之于彼也。足下素慎于言，《雅》学又博奥而难竟，然犹燕谈所及，多为拾牙慧者假借而不归。……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虽曰士风之浇，而轻露其璞以误，我辈不得不职其咎矣！”庶几宗讥雷之衍义也。更进乃有剽窃而盗憎主人，反伤事主者，《昌言》所未及；苟如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书赵校〈水经注〉后》、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之言，则戴震或其例欤？抑章氏高谈古之作者“言公”，而于人之拾己牙慧，未能视若楚弓楚得，亦见反古之道，谈何容易矣。

王荆公改诗

《随园诗话》卷六：“王荆公矫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王仲至：‘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最浑成。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以为如是乃健。刘贡父：‘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里望蓬莱’；荆公改云里为云气，几乎文理不通。唐刘威诗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荆公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苏子卿咏梅云：‘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荆公改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活者死矣，灵者笨矣。”按此四事须分别言之。前二事是为他人改诗。《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诗话》载之。《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二引《西清诗话》载王仲至事，并荆公语曰：“诗家语如此乃健。”

«侯鲭录»卷二«泊宅编»卷上记仲至诗，则上一语作"宫檐日永挥毫罢"。«滹南诗话»卷三论荆公改笔，即曰："语健而意窒。"按子才不知曾睹«滹南集»否。«诗话»所驳周德卿"文章惊四筵适独坐"云云，即出«滹南文辩»；然斥山谷时，遍引魏道辅、林艾轩而未及专诋山谷之«滹南诗话»，何耶。盖唐人诗好用名词，宋人诗好用动词，«瀛奎律髓»所圈句眼可证；荆公乙"赋"字，非仅倒妆字句，乃使"赋"字兼为动词耳。«扪虱新话»卷八记荆公欲改杜荀鹤"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折竹声"，为"禽飞影"、"竹折声"，其理正同。刘贡父诗今载«彭城集»卷十八，题曰«题馆壁»。按«宋诗纪事»引«彭城集»，题曰«自校书郎出倅泰州作»，疑据本事臆定。"云里"正作"云气"，可见贡父已采用荆公改笔，非如«道山清话»记贡父论荆公改杜诗所谓"只是怕他"者。«侯鲭录»卷二言亲闻贡父向顾子敦诵此诗，亦曰："却从云气望蓬莱"，与«彭城集»中句同，是贡父服改，的然可据。«诗话总龟»卷八引«王直方诗话»载贡父原诗，作"却将云表"，«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亦引«王直方诗话»，作"却将云里"。«宋诗纪事»仅选贡父诗，无引征。夫蓬莱宫阙，本缥缈五云之间；今玉皇案吏既远谪而不得住蓬莱矣，于是扁舟海上，回首云深，望觚棱而恋魏阙，此贡父之意也。"将云表"所以不妥者，在云之表，云远而蓬莱更远，可见云而不可见表，故不得将而望也。"将云里"所以不妥者，在云之里，云外而蓬莱内，云可见而里不可见，故不得将而望也。"从云里"所以不妥者，似乎身在天上，从云中望出，非身浮海上，从云外望入，词意欠明晰也。"却从云气望蓬莱"者，谓姑从云气而想望蓬莱宫阙，望者想望也，深得逐臣依国，慰情胜无之用心，何不通之有。窃

疑贡父原作已用“云气”，荆公改字事乃出附会。贡父兄原父《公是集》卷十三《十二月二十一日雪中早朝》：“我本江湖人，云端想华阙”；又卷二十三《初雪朝退与诸公至西阁》：“真有烛龙浮渤澥，却占云气认蓬莱。”王直方、胡元任等胥未检原父集，遂若贡父尊野鹜而轻家鸡矣。范纯父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八月十一夜玉堂对月》亦云：“蓬莱想像皆云气，宫殿虚无尽水精。”是“望见”“云气”而“认”“想”“蓬莱”，在当时正属常言，苟荆公果有改“里”为“气”之事，亦不得讥为私智立异也。《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四十四载绍兴元年《遥拜太上皇表》：“鸿雁虽宾，莫附帛书于沙漠；风涛中阻，徒瞻云气于蓬莱”；“瞻”即贡父诗之“望”。《史记·封禅书》言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是此等诗文来历；“船交海中”，遥“望”蓬莱，“如云”气然。“从云里”则真文理不通，子才似忘却《史记》矣。后二事所改句，皆即见荆公本集中。改刘威《游东湖处士园林》一联，见《段氏园亭》七律；改苏子卿“梅花落”二句，见《梅花》五绝。此则非改他人句，而是袭人以为己作，与王刘两事，迥乎不同。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者也。荆公诗精贴峭悍，所恨古诗劲折之极，微欠浑厚；近体工整之至，颇乏疏宕；其韵太促，其词太密。又有一节，不无可议。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着斧凿拆补之痕迹。子才所摘刘苏两诗，即其例证。《能改斋漫录》卷八载五代沈彬诗：“地隈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荆公仿之作“一水护

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石林诗话》载荆公推少陵“开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为五言模楷，因仿作“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谓荆公选《唐百家诗》，有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蜂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想爱其诗，故集中亦有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改七字，“语工意足”。他若《自遣》之“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底事春风来，留愁不肯住”，则“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城终不开。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之显形也。《径暖》之“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则“一鸠鸣午寂，双燕话春愁”之变相也。《次韵平甫金山会宿》之“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则“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之放大也。《钟山即事》之“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老树》七古亦曰“古诗鸟鸣山更幽，我意不若鸣声收”，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翻案也。《闲居》之“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则“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之引申也。五律《怀古》、七律《岁晚怀古》则渊明《归去来辞》等之掞华也。此皆雁湖注所详也。他如《即事》：“我意不在影，影长随我身。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则太白《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之摹本也。《自白土村入北寺》：“独寻飞鸟外，时渡乱流间。坐石偶成歇，看云相与还”，又《定林院》：“因脱水边履，就敷岩上衾。但留云对宿，仍值月相寻”，则右丞《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及《归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之背临

也。«示无外»:“邻鸡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则韦苏州«游开元精舍»:“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之仿制也。«次韵吴季野题澄心亭»:“跻攀欲绝人间世，缔构应从物外僧”，则章得象«巾子山翠微阁»:“频来不是尘中客，久住偏宜物外僧”之应声也。«春晴»:“新春十日雨，雨晴门始开。静看苍苔纹，莫上人衣来”，则石丞«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之效颦也。子才所举荆公学刘威一联，曾裘甫«艇斋诗话»已言之，雁湖亦未注。按与公唱酬之叶涛«望旧庐有感»:“已愧问人才识路，却悲无柳可知门”，自注:“«江令寻宅»诗云：见桐犹觅井，看柳尚知门。”荆公诗盖兼用此意，曾袁仅知其一。又如荆公晚岁作«六年»一绝句，其三四句云:“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窃疑即仿所改刘贡父之“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也。«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又演杨公济«陪裴学士游金山回»一联为两联，盖渔猎并及于时人，几如张怀庆之生吞活剥矣。子才讥荆公«梅花»五绝，«诚斋集»卷一百十四«诗话»已云:“苏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介甫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述者不及作者。陆龟蒙云：‘殷勤与解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春’；介甫云：‘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语甚平允。而方虚谷«瀛奎律髓»卷二十齐己«早梅»下批曰:“一字之间，大有径庭。知花之似雪，而云不悟香来，则拙矣。不知其为花，而视以为雪，所以香来而知悟。荆公似更高妙。”曲为回护，辛弘智、常定宗之争“转”字，惜未得此老平章。唐东方虬咏«春雪»云:“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仿苏子卿，又在荆公以前。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

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生性好胜，一端流露。其喜集句，并非驱市人而战，倘因见古人佳语，掠美不得，遂出此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耶。

《诗人玉屑》卷六引《陵阳室中语》谓刘威诗"意胜而语不胜"，故荆公"用其意而易其词"。查悔馀《初白庵诗评》卷中："半山最熟于唐诗，往往与古人句法暗合，如'漫漫芙蓉'云云，岂不从'冥冥蒲苇不知村'来耶。"模仿有正反两种。效西施之颦，学邯郸之行，此正仿也。若东则北，若水则火，犹《酉阳杂俎》载浑子之"违父语"，此反仿也。《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而范云《赠沈左卫》："越鸟憎北树，胡马畏南风。"此诗家"反仿"古例之尤佳者。英国一小名家（Sidney Dobell）尝评其吟侣作诗多蹈袭，曰："非作抄胥之谓，乃取名章佳句为楷模，而故反其道，以示自出心裁，此尤抄袭之不可救药者"。又有学士谓尼采议论视若奇创，实则"取古人成说，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颠倒衣裳，改换头面，乃假借之一法耳。"盖翻案亦即反仿之属。晚日群学家考论人群嬗变，标"以反为仿"（la contre-imitalion）之目，未识其为词章中习见事也。

二二、对原作具有创见的误解

这是作家与读者之间寄托和会意的另一有趣的矛盾。作家原作叙事抒情本无彼意，然读者却在阅读中出现创造性的误解，悟出确有引人入胜的彼意，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

（《管锥编》1071—1073页，1046—1048页。）

《全三国文》卷二五

王广《子贡画赞》："□□端木，奏辩才清，吐口敷华，发音扬馨。"按称子贡"言语"，比之于"敷华"，正如《开元天宝遗事》："时人号曰：'李白粪花之论'"；故知"馨"即取花香为喻，正如《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意贯注，皆从"木"字生发。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一《释"磬"》："《说文》曰：'馨：香

之远闻者，从香，殸声'。……'声'字与'馨'字音义相近，汉人每相假借，故汉《衡方碑》亦借'声'为'馨'矣。"《卫尉衡方碑》："维明维允，耀此声香"（《全后汉文》卷一〇一），阮说"声"为"馨"之假借，是也。王氏此《赞》，若无"敷华"语，则鲜不以为"扬馨"乃"扬声"，与"发音"骈枝矣。张九龄《曲江文集》卷五《庭梅咏》："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一本误作"声香"；王之望《好事近》："惊我雪鬓霜鬓，只声香相识"（《全宋词》一三三六页），"香"必为"音"之讹，犹贺知章《回乡》之"乡音无改鬓毛衰"。张诗之误，不劳以假借释之，王词之误，虽释以假借而不可通。《唐诗归》卷五选张诗，从误本作"声香"，钟惺评："生得妙！"；钟自作诗，捋扯之汔再汔三。如《隐秀轩诗·地集》卷二《三月三日新晴与客步看所在桃花》："数步即花事，声香中外行"；卷三《城南古华严寺》："数里声香中，人我在空绿"；《黄集》卷三《春事》："声香能几日，花柳已今年。"竟陵之言既大行，明末篇什习用"声香"，如王铎《拟山园初集》五律卷一《宿观音寺》："声香还未去，幽趣复何寻"，又七律卷四《水花影》："欲拾芳钿如可得，声香宛在水中央"；朱议霡《朱中尉诗集》卷三《寄躬庵》："试看背岩下，萧萧缀古梅，声香俱不事，风骨必须推"；阮大铖《咏怀堂集·辛巳诗》卷上《张兆苏移酌根遂宅》之二："香声喧橘柚，星气满蒿莱"。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尝叹钟氏"妙解《楞严》，知有根性"，窃谓其以"声香"误文为妙词，正隐本《楞严经》卷四之五又卷六之一、二言"六根互相为用"，命意仿佛张羽《静居集》卷一之《听香亭》五古、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之《听云楼诗钞序》、郭麐《灵芬馆杂著》续编卷三之《听香图记》（详见《列子》卷论《黄帝》篇）。

寻常眼、耳、鼻三觉亦每通有无而忘彼此，所谓“感受之共产”；即如花，其入目之形色、触鼻之气息，均可移音响以揣称之。晏幾道«临江仙»：“风吹梅蕊闹，雨细杏花香”；毛滂«浣溪沙»：“水北烟寒雪似梅，水南梅闹雪千堆”；黄庭坚«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寒窗穿碧疏，润础闹苍藓”；王灼«虞美人»：“枝头便觉层层好，信是花相恼；舣船一棹百分空，挤了如今醉倒闹香中”；范成大«立秋后二日泛舟越来溪»之一：“行入闹荷无水面，红莲沉醉白莲酣”（«石湖诗集»卷二〇）；赵孟坚«康〔节之〕不领此〔墨梅〕诗、有许梅谷、仍求又赋长律»：“闹处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彝斋文编»卷二，参观释仲仁«梅谱·口诀»：“闹处莫闹，闲处莫闲，老嫩依法，新旧分年”）；庞铸«花下»：“若为常作庄周梦，飞向幽芳闹处栖”（«全金诗»卷二七）。“闹香”、“芳闹”即“声香”耳。«儿女英雄传»第三八回：“左手是闹轰轰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儿、花蝴蝶儿”，径以“轰轰”字形容物色之“闹”，触类而长也。钟惺评诗作诗，洵如“得杜撰受用”、“读破句有省”者。苟以阮元古字假借之说，释张诗之误文，反减却省悟、失去受用。误解或具有创见而能引人入胜，当世西人谈艺尝言之，此犹其小焉耳。且不特词章为尔，义理亦有之。«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程颐语：“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亦谓义理中有误解而不害为圣解者。

繁钦《与魏太子书》。按参观论《全汉文》卷四六王褒《洞箫赋》，“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全晋文》卷四五傅玄《琵琶赋》：“哀声内结，沉气外激”，即仿此而反之。“凄入肝脾，感均颓艳”；《文选》李善注未释。下四字久成批尾家当，“哀”、“感”、“颓”、“艳”四文并列为品藻之词。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或问：‘哀感颓艳，颓字如何诠释？’曰：‘拙不可及。’”强作解事与夫不求甚解，楚固失之，而齐亦未得矣。两句相对，“颓、艳”自指人物，非状声音；乃谓听者无论愚智美恶，均为哀声所感，犹云雅俗共赏耳。“颓”、心性之愚也，“艳”、体貌之丽也，异类偏举以示同事差等，盖修词“互文相足”之古法。“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谓“君子约则小人多，小人先则君子后”；《左传》宣公十四年申舟曰：“郑昭宋聋”，谓“‘郑昭’则宋目不明，‘宋聋’则郑耳不暗”，各举一事而对以相反，示小人之喋喋争言、宋之昏聩，详见《周易》卷论《损》。曰“颓”，则“艳”者之心性不“颓”愚也，曰“艳”，则“颓”者之体貌不“艳”丽也；心体贯通，故亦各举而对以相反。“妍媸”古只作“妍蚩”，即以痴愚之“蚩”配姣好之“妍”，犹“颓”之与“艳”矣。《全后汉文》卷八二赵壹《非草书》：“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有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夫“增丑”，必本已“丑”也，然不曰“众丑”而曰“众愚”，亦偏举尔。

陈维崧《湖海楼文集》卷二《杜辍耕哭弟诗草序》:“感顽艳，察贞淫”，尚未乖正解。然况氏之说，虽不堪注释本文，却拈出“顽”之品目，亦有裨于谈艺。《朱子语类》卷六七论《麻衣易》云:“李寿翁甚喜之，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五灯会元》卷一〇瑞鹿遇安章次记其读《楞严经》破句，“于此有省”，人语之曰:“破句了也!”答曰:“此是我悟处!”遂“终身不易”（参观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五《题清凉注〈参同契〉》）。况氏误会繁钦语而识别词中一品，正是“得杜撰受用”，虽“终身不易”可也。

二三、历史背景一笔带过的原因

——关于“历史的缄默”

司马迁身遭牢狱之苦，而于写周勃时并未描述监禁情状。不是历史要缄默，而是要历史缄默。也许是作者心有余悸不愿著笔，但也可能是他认为这是当时人所周知不必细说。许多人情风俗、生活状况，作史者熟悉相忘，以为不必记载，略而不谈，使后世人无从知道或不易了解。这种“历史的缄默”不仅是有所避忌而隐讳不书，也包含这种认为习见常闻不值得注意的原因在。

（《管锥编》303—304页，309页，88页。）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按《汉书·贾、邹、

枚、路传»路温舒上书详陈汉高以来狱事之烦、吏人之酷，至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马迁曾下于理，阱槛箠楚，目验身经,«报任少卿书»痛乎言之，所谓“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者。然此篇记周勃系狱事，仅曰“吏稍侵辱”,记周亚夫下吏事，仅曰“侵之益急”,«韩长孺列传»亦只曰:“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均未尝本己遭受，稍事煊染，真节制之师也。将创巨痛深，欲言而有余怖耶？抑以汉承秦失，积重效尤,“被刑之徒比肩而立”,狱吏之“深刻残贼”,路人皆知，故不须敷说圜墙况味乎？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已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人耳目有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著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余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 «跋吕侍讲‹岁时杂记›»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缺。”过去习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史家(Guicciadini)«回忆录»(Ricordi，§143)，尝见及焉。法国一史家(J.Michelet)所叹“历史之缄默”(les silences de

l′histoire），是亦其一端也。

《史记·管晏列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佚事。”按《司马穰苴列传》：“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孙子、吴起列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此可与前论《绛侯世家》参证，所谓世所周知，皆从省略。马迁于老、庄、孟、荀之书亦然。然《司马相如列传》于相如著作“采其尤著公卿者”，似自违其例。夫贾谊、司马相如词赋，当时亦必“多有”，或缘近代词章，行世未久，录之以示论定之意，许其江河万古耶？韩非著书，明云“学者多有”，即《说难》戚戚焉于心，何须全录？屈原之书，想属“多有”，既“与日月争光”，是垂世行远，已成定案，顾又不惜全篇累牍载之。此中义例，当得善于横说竖说者披却导窍，自惭未达也。

《毛诗正义·淇奥》

《淇奥·序》：“美武公之德也”；《正义》：“武公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齐桓、晋文皆以篡弒而立，终建大

功，亦其类也”。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六引《正义》此节而斥之曰：“说经者当如是乎！”；方东树按语：“此唐儒傅会，回避太宗、建成、元吉事耳。”读书甚得间。《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正义》娓娓百许言，论“古今之政”，“不可一日而无律”，非复经说，已成史论，亦必有为而发。

二四、史笔·文心·文采

——《左传》的记言与《易林》的文采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春秋时代的编年通史。相传为孔子作（或编）。鲁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经，参考群籍叙述史事引论传释，作《左传》。从文艺的角度看来，左氏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记言，开后世小说法门。而《易林》本是占卜书，但因新意与文采而为本书著者所重视。

（《管锥编》161—166页，784页，1150—1151页，607—608页，539—540页，增订43—44页；手稿26—27页，73—74页；参阅《谈艺录》363—365页。）

《左传正义·杜预序》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

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言《公羊》者亦云：……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按五例往取之成公十四年九月《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冬《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皆可印证。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于此。使《春秋》果堪当之，则“无传而著”，三《传》可不必作；既作矣，亦真如韩愈《寄卢仝》诗所谓“束高阁”，俾其若存若亡可也。较之左氏之记载，《春秋》洵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引王安石语，陆佃《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记安石语较详）；征之公、谷之阐解，《春秋》复似迂曲谲谫。乌睹所谓“显”、“志”、“辩”、“成章”、“尽”、“情见乎辞”哉？扬言能睹之于《经》者，实皆阴求之于《传》，犹私窥器下物而射覆也。汪士铎《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论《春秋》曰：“其书亡矣。今所传者，《通鉴》之大目录也，其义具于其书，不可得见矣。”《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苟不见报道，则只睹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睹词气之为“惩”为“劝”，如是而已；至记事之“尽”与“晦”、“微”与“婉”，岂能得之于文外乎？苟曰能之，亦姑妄言

之而妄听之耳。《全后汉文》卷一四桓谭《新论·正经》:"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刘知幾《史通》外篇《申左》引谭语而申说之,以明"《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设使世人习《春秋》而惟取两《传》也,则……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一载富弼与欧阳修书:"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至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澈晓了"。盖"五例"者,实史家之恳鹊,非《春秋》所树范。唐宋人陆淳、孙复之流舍《传》求《经》,岂非过信董仲舒"无传而著"一语欤?掩目捕雀,塞耳盗钟,是亦误用其苦心矣。《汉书·艺文志》:"《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即杜预《序》所驳公羊家说耳。

就史书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就史学之演进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纪事传人(erzählende),又复垂戒致用(lehrhafte),尚未能通观古今因革沿变之理(genetische),三阶已陟其二矣。"微"、"晦"、"不污",意义邻近,犹"显"、"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污"、杜注:"曲也,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而不污曲";杜序又解为"直书其事"。则齐此语于"尽而直",颇嫌一意重申,骈枝叠架,与前三语不伦。且也,"直"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未有"尽"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孙丑》章:"污不至阿其所好",焦循《正

义»:"'污'本作'洿'，盖用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荀子·大略»篇称«小雅»"不以于污上"，亦即此"污"字。言而求"尽"，每有过甚之弊，«庄子·人间世»所谓"溢言"。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耳。古人论«春秋»者，多美其辞约义隐，通识如刘知幾，亦不免随声附和。«史通·叙事»篇云:"«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省文之贵，用心是否欲寡辞远祸，"辟当时之害"，成章是否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姑不具论。然有薄物细故，为高睨大谈者所勿屑着眼挂吻，可得而言也。春秋著作，其事烦剧，下较汉晋，殆力倍而功半焉。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孙鑛«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不朽，岂轻以灾竹木?"章学诚«乙卯劄记»曰:"古人作书，漆文竹简，或著缣帛，或以刀削，繁重不胜。是以文词简严，取足达意而止，非第不屑为冗长，且亦无暇为冗长也。后世纸笔作书，其便易十倍于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芜蔓，又遂随其人之所欲为。作书繁衍，未必尽由纸笔之易，而纸笔之故，居其强半。"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三«文言说»亦曰:"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虽皆不为«春秋»而发，而«春秋»固不能外此。然则五例所赞"微"、"晦"，韩愈«进学解»所称"谨严"，无乃因伋以为恭，遂亦因难以见巧耶?古人不得不然，后人不识其所以然，乃视为当然，又从而为之词。于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模楷，而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尝引"微而显"四语与«史

记»称«国风»二语而申之曰:“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因举唐宋人诗词为例(参观卷八三«颐庵诗稿序»),是其验矣。«史通·叙事»一篇实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发挥。有曰:“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大矣哉!”«史通»所谓“晦”,正«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刘氏举«左传»宋万裹犀革、楚军如挟纩二则,为叙事用晦之例。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钮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录»卷一一曰:“钮麑槐

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钼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文心雕龙·史传》篇仅知“追述远代”而欲“伟其事”、“详其迹”之“讹”，不知言语之无征难稽，更逾于事迹也。《史通·言语》篇仅知“今语依仿旧词”之失实，不知旧词之或亦出于虚托也。《孔丛子·答问》篇记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顾博士曰：“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博士对曰：“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可掩焉。”学究曲儒以此塞夥涉之问耳，不谓刘知幾阴拾唾余，《史通·史官建置》篇言古置内朝女史，“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第之私，不得掩焉”（浦起龙《通释》未注）。有是哉？尽信书之迂也！《左传》成公二年晋使巩朔献捷于周，私贿而请曰：“非礼也，勿籍！”，“籍”、史官载笔也。则左、右史可以徇私曲笔（参观《困学纪闻》卷一《中说·问易》条翁元圻注），而“内史”彤管乃保其“不掩”无讳耶？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方中通《陪集》卷二《博论》下：“《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解事不减陈涉。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

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古罗马修词学大师昆体灵(Quintilian)称李威(Livy)史纪中记言之妙，无不适如其人、适合其事；黑格尔称苏锡狄德士史纪中记言即出作者增饰，亦复切当言者为人。邻壁之光，堪借照焉。

黑格尔称苏锡狄德士语即本诸苏锡狄德士自道，详见《谈艺录补订本》三六三至五页，十六世纪锡德尼《原诗》早言：史家载笔，每假诗人伎俩为之；希罗多德及其祖构者叙述战斗，亦效诗人描摹情思之法，委曲详尽，实则无可考信，所记大君名将辈丁宁谕众之言，亦臆造而不啻若自其口出尔。十九世纪古里埃（L.-P.Courier）论普罗塔克（Plutarque）所撰名人传记云："渠依祇求文字之工，于信实初不措意。为琢句圆整，或旦不惜颠倒战事之胜负"。又大类章学诚《古文十弊》所讥"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矣。

《太平广记》卷三二九

《刘讽》（出《玄怪录》）。按此篇写女郎谈谑，颇曲传口吻而不为文语，如"须与蔡家娘子赏口","何不与他五道主使，怕六姨姨不欢"之类，与卷四八七《霍小玉传》之"苏姑子作好梦也未"等足相颉颃。雅中搀俗，笔致尖新，然惟记妇女谈吐为尔。《聊斋志异》屡仿此法，如卷二《聂小倩》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云云；卷五《阎王》嫂怒曰："小郎若个好男儿，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云云；盖唐人遗意也。

《全晋文》卷七一

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按六朝人似不厚非此品目，亦且以为无损于亮之声价者。《世说·排调》："郗司空拜北司，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犹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钟嵘《诗品》下品论王融、刘绘曰："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魏书·毛脩之传》脩之谓

陈寿谤亮将略非长，崔浩驳谓寿评亮有“过美之誉”，不得为谤。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称寿为“良史”，谓张俨、袁准亦评亮不长于应变将略，非寿一人爱憎之私言；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引《魏书·李苗传》苗读《蜀志》至魏延献策而亮不纳，太息谓“亮无奇计”，佐证寿“奇谋为短”之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一、靳荣藩《绿溪语》卷上说此节，皆引《晋书·李密传》张华问：“孔明言教何碎？”密答：“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已敌，言教是以碎耳。”窃谓《穀梁传》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范宁注：“明达之人言则举领要，不言提其耳，则愚者不悟”；即“与凡人言宜碎”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书〈三国志〉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书〈三国志〉后》均足助朱彝尊张目；《野叟曝言》第七八回亦论陈寿“帝蜀不帝魏，有二十四端”，又论寿“表扬诸葛，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一《读〈晋书〉》第一九首专论寿《蜀书》之纰漏，至云：“蜀人撰蜀书，乃如述荒裔！”，则非讥其史德而讥其史学、史识也。

《楚辞·天问》

王逸解题：“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补注》：“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按观王、洪题解后，

读本文而不爽然失望者，未闻其语也，然而窃数见其人矣。钟、谭《古、唐诗归》每有“题佳而诗不称”、“题妙可以庇诗”之评，吾于《天问》窃同此感。初睹其题，以为豪气逸思，吞宇宙而诉真宰，殆仿佛《庄子·天运》首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云，且扩而充之，寓哀怨而增唱叹焉。及诵起语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乃献疑于《补注》所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非呵指青天而径问。初不放诞如李白之“搔首问青天”也，简傲如孟郊之“欲上千级阁，问天三四言”也；愤郁如王令之“欲作大叹吁向天，穿天作孔恐天怒”也；而只如《论衡·谈天》之质诘“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耳。故其文太半论前志旧闻，史而不玄。所问如“何阖而晦？何开而明？”，“崑崙县圃，其尻安在？”之类，往往非出于不信，而实出于求知，又异乎《论衡》之欲“别”“虚实”、“真伪”。尚有事理初无难解而问者，如“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舜闵在家，父何以鳏？”之类；或明知而似故问者，如“妹嬉何肆？汤何殛焉？”“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悦？”之类。杂糅一篇之中，颇失伦脊，不徒先后之事倒置、一人之事割裂，有若王逸所谓“不次序”也。“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两句以下，所问比干、箕子等事，托古寓慨之意稍著，顾已煞尾弩末，冷淡零星，与《离骚》《九歌》之“伤情”、“哀志”，未许并日而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苟马迁只读《天问》，恐未必遽“悲”耳。王、洪亦意中有《离骚》诸篇在，先入为主，推爱分润（halo effect）；若就《天问》本篇，则笺释语如“涕愤懑，泻愁思”也，“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也，皆夸大有失分寸，汗漫不中情实。使无《离骚》、《九歌》等篇，《天问》道“瑰诡”之事，均先

秦之“世世传说”，独立单行，仍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博古者“事事”求“晓”，且穿穴爬梳而未已。谈艺衡文，固当别论。篇中蹇涩突兀诸处，虽或莫不寓弘意眇指，如说者所疏通证明；然此犹口吃人期艾不吐，傍人代申衷曲，足征听者之通敏便给，而未得为言者之词达也。《天问》实借《楚辞》他篇以为重，犹月无光而受日以明，亦犹拔茅茹以其汇，异于空依傍、无凭藉而一篇跳出者。《离骚》、《九歌》为之先，《九章》、《远游》为之后，介乎其间，得无蜂腰之恨哉！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天问》虽属《离骚》，自是四言之韵。但词旨散漫，事迹惝怳，不可存也。”盖亦不取《天问》之文也。

《焦氏易林》

《易林》之作，为占卜也。诏告休咎，不必工于语言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所谓：“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顾乃白雉之筮出以黄绢之词，则主旨虽示吉凶，而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si carica l'operazione utilitaria d'un intenzionalità formativa）。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借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鞟、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

鉴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不须远举，即拾《升庵全集》同卷所称郦道元《水经注》为例也可。郦书刻划景物佳处，足并吴均《与朱元思书》而下启柳宗元诸游记，论者无异词，至有云："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张岱《琅嬛文集》卷五《跋〈寓山志〉》之二）。顾舆地之书，模山范水是其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则言文而及郦《注》者，亦将被冯班诃为"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欤？山膏善骂，窃恐似仰空而唾、逆风而溺，还污着于己身耳！议论类冯氏者不少，如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即力言经、史、子不得为"文"。盖皆未省"诗"与"文"均可由指称体制之名进而为形容性能之名。名义沿革，莫勿如是，非特"诗"、"文"，参观《史记》卷论《律书》。斤斤欲"正名"而"定名"者，未一思"可名非常名"之事理尔。

占卜之词不害为诗，正如诗篇可当卜词用。《老学庵笔记》卷二记"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少陵诗为签，亦验"；《剑南诗稿》卷四七有五言古五首，题云："予出蜀日，尝遣僧则华乞签于射洪陆使君庙，使君以老杜为签；予得《遣兴》诗五首中第二首，其言教戒甚至……。"西方古时亦取荷马、桓吉尔史诗资占阄，《巨人世家》一章尝详道之。若拘冯氏"文章阡陌"之论，则三大家且因此而不得与于诗流耶？

二五、“太史公”的学术思想境界

太史公对待学术各派的态度，从总体上讲，亦扫亦包，相非相续；从自己持论上讲，鲜明地表示他喜欢在思想广宇高度上能够统领百家的《老子》，因为它拥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

（《管锥编》389—393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

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按司马谈此篇以前，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苟况《非十二子》篇与庄周《天下》篇而已。苟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无不斥为“欺惑愚众”，虽子思、孟轲亦勿免于“非”、“罪”之诃焉。庄固推关尹、老聃

者，而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故未尝非"邹鲁之士"，称墨子曰"才士"，许彭蒙、田骈、慎到曰"概乎皆尝有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即如此节，正《天下篇》所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各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道术将为天下裂。"两者皆言术之相非者各有其是，道之已分者原可以合。《全晋文》卷四六傅玄《傅子》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其遗意也。是以谈主道家，而不嗜甘忌辛、好丹摈素，于阴阳家曰："不可失"，于名家曰："不可不察"，于儒家曰："虽百家勿能易"，于墨家曰："虽百家勿能废"，于法家曰："虽百家勿能改"。盖有偏重而无偏废，庄周而为广大教化主，谈其升堂入室矣。王通《中说·周公篇》美之曰："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三三刺之曰："王褒戒诸子：'……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是时，则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叶氏所诃王褒《幼训》，附见《梁书·王规传》；其贬谈也，犹王通之褒谈，均能知谈者也，中肯之讥弹固胜于隔膜之誉赞耳。西方千五百年前旧说（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I.13）亦有以为大道裂而学术分歧，然各派相争亦复相辅，如乐之和乃生于音之不同。即"无乎不在"、"一察自好"、"一致百虑"、"有省不省"之旨也。

"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按言道家并包备具五家之长，集其大成。萧子显《南齐书·高逸传·论》详举儒、阴阳、墨、杂、从横、农、道诸家之“教”，而推佛曰：“大士之立言也，以大苞小，无所不容”；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一曰：“至于佛道广大，则凡世间九流，悉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龚自珍《集外未刻诗·题梵册》曰：“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皆以司马谈推尊道家者移施于释氏耳。释书诚不足以当此，然“亦扫亦包”四字可以借诂黑格尔所谓“奥伏赫变”（参观《周易》卷论《易有三名》）；其《哲学史》中论学派之相非相续，亦同斯旨。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集解》：“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见可欲使不乱，是去羡也；不尚贤，绝圣弃智也。’”按此解甚确，《汉书·司马迁传》服虔、晋灼等注以“健”为“楗”，迂凿极矣。“健”是一事，“羡”又是一事，犹耳之“聪”、目之“明”各为一事。“去羡”者，老子所谓“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常无欲”也；“去健”者，老子所谓“专气致柔”、“果而勿强”、“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守柔曰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也。“绌聪明”亦即《货殖列传》所驳老子之“涂民耳目”。后世误以“健”属“羡”，等诸“艳羡”，如吕种玉《言鲭》所纠“今人书札”中用为“勇往欣羡”。晁迥于老、释之书深造有得，而《法藏碎金录》卷一论此二语曰：“予尝三复其言，深以为然。夫‘去健羡’则无贪欲，‘绌聪明’则反具素”；亦沿俗解，更不必苛求词章之士矣。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考证》谓“六艺”指《六经》，“累世”二

句本之《晏子春秋》及《墨子》。按"累世"二语已见《孔子世家》引晏子。《法言·寡见》篇："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未识扬雄何本，窃意即援引谈此数语而误其主名耳。迁录谈之《论》入《自序》，别具首尾，界画井然，初非如水乳之难分而有待于鹅王也。乃历年无几，论者已混父子而等同之，嫁谈之言于迁，且从而督过焉。彪、固父子先后讥迁"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一若不知其说之出于谈之《论》者。可谓班氏之子助父传讹，而司马氏之子代父受咎矣。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迁承考"、"固资父"之语，又得新解！扬雄之言，与彪、固所云，同为厚诬。《论六家要指》末泷川《考证》引王鸣盛《商榷》所未及也。迨乎南宋，永嘉之学推尊《史记》，"至与《六经》比隆"，而"跻迁于圣贤之列"；朱熹发声征色而斥之，谓迁不得为儒者。《朱文公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之四二即引"儒者博而寡要"数语而反诘曰："然则彼所谓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盖亦犹扬、班之不别父子矣。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考证》引《春秋繁露》及刘向《封事》。按《淮南子·主术训》亦云。然此特亡、弑之数耳；欲明马迁之意，当求之《韩非子·备内》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又《奸劫弑臣》篇曰："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厉虽痈肿疣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于饿死擢筋也。……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战国策·楚策》四、《韩诗外传》卷四载孙子语略同）。莎士

比亚剧中英王坐地上而叹古来君主鲜善终：或被废篡，或死刀兵，或窃国而故君之鬼索命，或为后妃所毒，或睡梦中遭刺，莫不横死。法国一诗人（A．de Vigny）日记至曰："世人于君主之生为正宫嫡出、死为正寝寿终，皆蓄疑而不愿轻信"。均相发明。

二六、论寄托或讽喻

“诗无达诂”在中西说诗传统里的惯常表现就是“寄托”或“影射”或“讽喻”。著者撮述这一文学现象时批评了这一流弊。

（《谈艺录》550—551页；《管锥编》108—110页，224—225页。）

《谈艺录》补订

古希腊哲人斥荷马史诗虚妄不根；苦心卫护其诗者，乃曲解为寓言寄意，谓假人事以明神道（Theologie）。盖略如吾国谈艺，每笺风怀诗为风刺诗，借咏史以为言情张门面而添声价也。厥说既大行，托寓诗遂为最资教化之体，善诱潜移，爱赏其词者，濡染其理。塔索（Tasso）尝喻如于苦药瓯边涂甘露，诱病小儿饮之，俾得平善。有袭此喻者，举药制樱桃（a medecine of cherries）为例。释典如《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释

习相应品»第三:“譬喻为庄严论议，使人信著。以眼见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卷八十七«释三次第学品»第七十五下:“譬如小儿服药，须蜜乃下。”«高僧传»三集卷二十五«少康传·系»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譬犹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之入口耳”；尤如同心之言。约翰生博士(Ramblec，no. 121)极称托寓体诗诲人亦复娱人，大有益而甚有味。近世德·桑克提斯(De Sanctis)则径斥托寓诗体为“讨厌诗体”(Poesia allegorica，poesia noiosa)；两语相校，可以觇文章时会矣。克罗齐有文考论此体(Sul concetto dell'allegoria)，援据详实，甚资考镜。微恨其于黑格尔前,未道莫礼茨(K.P. Moritz:“Ueber die Allegorie”)。莫礼茨读密尔顿诗中写夏娃风儿语，会心有悟，因谓艺之佳者，自身完足具备(etwas in sich selbst Vollendetes)，绝待而空依傍，托寓则有所凭藉，故非艺之至也。正堪助克罗齐张目云。

«毛诗正义·狡童»

«狡童·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按«传»、«笺»皆无异词，朱熹«集传»则谓是“淫女见绝”之作。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骛，谨严似胜汉人旧解。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四«偶阅义山〈无题〉诗、因书其后»第二首云:“何

事连篇刺'狡童'，郑君笺不异毛公。忽将旧谱翻新曲，疏义遥知脉络同"；自注："《无题》诗、郑卫之遗音，注家以为寓意君臣，此饰说耳。与《狡童》刺忽，指意虽殊，脉络则一也。"盖谓李商隐《无题》乃《狡童》之遗，不可附会为"寓意君臣"，即本朱说，特婉隐其词，未敢显斥毛、郑之非耳。朱鉴《〈诗传〉遗说》卷一载朱熹论陈傅良"解《诗》凡说男女事皆是说君臣"，谓"未可如此一律"；盖明通之论也。

尤侗《艮斋杂说》卷一、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四均载高攀龙讲学东林，有问《木瓜》诗并无"男、女"字，何以知为淫奔；来风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为淫奔？"因举张衡《四愁诗》有"美人赠我金错刀"语，"张衡淫奔耶？"又举箕子《麦秀歌》亦曰："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指纣而言，纣"君也，君淫奔耶？"攀龙叹服。尤、毛亦津津传述，以为超凡之卓见，而不省其为出位之卮言也。夫"言外之意"，说诗之常，然有含蓄与寄托之辨。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二八《诗话》说言外含意，举"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及"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联，曰："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兹以《狡童》例而申之。首章云："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而次章承之云："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是"不与言"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乃共食之时，不啾不睬；又进而并不与共食，

于是“我”餐不甘味而至于寝不安席。且不责“彼”之移爱，而咎“子”之夺爱，匪特自伤裂纨，益复妒及织素。若夫始不与语，继不与食，则衾余枕剩、冰床雪被之况，虽言诠未涉，亦如匣剑帷灯。盖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张云璈《简松草堂集》卷六《相见词》之三），亦所谓情爱之断终，有伤食而死于过饱者，又有乏食而死于过饥者（Lou Salome′：“Gluckliche Liebe stirbt an Uebersätigung，unglückliche an Hunger.”。阔别而淡忘，迹疏而心随疏，如《击鼓》之“吁嗟洵兮，不我信兮！”是也。习处而生嫌，迹密转使心疏，常近则渐欲远，故同牢而有异志，如此诗是。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里行间，即“含蓄”也。“寄托”也者，“狡童”指郑昭公，“子”指祭仲擅政；贤人被挤，不官无禄，故曰“我不能餐息”。则读者虽具离娄察毫之明，能为仓公洞垣之视，爬梳字隙，抉剔句缝，亦断不可得此意，而有待于经师指授，传疑传信者也。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美味。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藉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诗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其在考史、说教，则如由指而见月也，方且笑谈艺之拘执本文，如指测以为尽海也，而不自知类西谚嘲犬之逐影而亡骨也。《文选》录《四愁诗》有序，乃后人依托，断然可识，若依序解诗，反添窒碍，似欲水之澄而捧土投之。故

倘序果出张衡之手，亦大类作诗本赋男女，而惩于"无邪"之戒，遂撰序饰言"君臣"，以文过乱真，卖马脯而悬牛骨矣。后世诲淫小说，自序岂不十九以劝诫为藉口乎？"我"不必作者自道，已详前论《桑中》。抑尚有进者。从来氏之说，是诗中之言不足据凭也；故诗言男女者，即非言男女矣。然则诗之不言男女者，亦即非不言男女，无妨求之诗外，解为"淫奔"而迂晦其词矣。得乎？欲申汉绌宋，严礼教之防，辟"淫诗"之说，避堑而堕阱，来、高、尤、毛辈有焉。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按癸强颜借口，而道出春秋以来词令一法。"赋《诗》"者，引《诗》也，如昭公元年，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即其一例。他若《中庸》引《大雅·旱麓》，孔颖达《正义》曰："此引断章，故与《诗》义有异也"；《大学》引《商颂·玄鸟》，《正义》曰："此记断章。"盖"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二词本《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与沈约书），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论"孔门说《诗》"不以"文句泥"；曾异撰《纺授堂文集》卷五《复曾叔祈书》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称"《诗》无定形，读《诗》亦无定解"，援引"各有取义，而不必尽符

乎本旨”。后世词章之驱遣古语、成句，往往不特乖违本旨，抑且窜易原文，巧取豪夺；如宋人四六及长短句所优为，以至“集句”成文之巧，政“赋«诗»断章”之充类加厉，捋扯古人以供今我之用耳。罗泌«路史·发挥» 卷五谓哀公十六年诔孔子集«诗·商山»之“昊天不吊”、«十月之交»之“不慭遗一老”、«闵予小子»之“茕茕在疚”，是“断章”以成章之朔。«世说»取简文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及“某在斯”、韩康伯引“无可无不可”等，入«言语»门；取郑康成婢引“胡为乎泥中”及“逢彼之怒”等，入«文学»门。足征“断章”亦得列于笔舌妙品，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已出也。说理参禅，每刺撷诗词中言情写景之句，聊资津逮，如«五灯会元»卷一九昭觉克勤章次引“小艳诗”及卷二〇象耳圆觉章次引苏、黄诗，«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及«朱子语类»卷九七引石曼卿诗，以至«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五引晏、柳、辛词；莫非“孔门说«诗»”之遗意。«东塾读书记»卷三称孟子“引«蒸民»之诗，以证性善，性理之学也，引‘雨我公田’，以证周用助法，考据之学也”；则发明«诗»之本旨，故曰“证”曰“考”，绝非“断章”以“取所求”，不得混为一谈也。

二七、文学家的敏悟理解往往超过经生学者

文学家所关注的是人情世态山川风光活生生景象，所以他们艺术感觉的体察入微和高瞻远瞩，往往超过同时代的学者专家。善于发现美色，也是作家中一些人聪慧的表现。

（《管锥编》226—228页，965—966页；增订23 页； 手 稿 32页。）

《左传》昭公元年（一）

子羽谓子皮曰："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勿害……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注》："国子、齐子当身各无患。"按《左传》记知言者论祥殃，莫不验如影响，此独变例。又《左传》记梦皆验，如定公二十六年，乐得曰："余梦美，必立"；而昭公四年，穆子"召而见之，则所梦也，……遂使为竖，有宠"；《注》："《传》言从梦未必吉"，则又变例

也。昭公十五年，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二十五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国语·晋语»二舅犯曰:“以丧得国，则必乐丧，乐丧必哀生。”皆可与“子招乐忧”参观。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正义»:“临乐而叹，是父将死，而兆先见也。”窃谓曹太子或殷忧亲病，不能自掩，故公宴失仪；施父之语，只是此意，孔«疏»径以凶兆解之，盖迎合左氏之“巫”耳。“乐忧”、“乐哀”即柏拉图论杂糅不纯之乐趣所言“亦甜亦苦”，如怒亦挟喜、哀亦兼乐；蒙田尝以苹果之酸而甘者喻之。苏轼称柳宗元«南涧»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常语亦曰“痛快”，若示痛与快并。近人区别“杂糅情感”(das Mischgefühl)为和静与激厉二类，一阴柔而一阳刚；“乐忧”、“乐哀”当属前类也。盖吾国古人于心性之学说，仅标“六情”、“七情”之目，千载未尝有所增损(参观黄式三«儆居集·经说»卷三«七情、六情说»)；而其于心性之体会，致曲钩幽，谈言微中，经、史、子、集、小说、戏曲中历历可征，断非«礼记»之«礼运»、«中庸»或«白虎通»之«性情»所能包举。«左传»言“乐忧”、“乐哀”，即已拈出杂糅情感。«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或作包或作郑注:“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此亦“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之古例。«太平御览»卷二五五引«桓氏家传»载桓范谢表云:“喜于复见选擢，惭于不堪所职，悲于恋慕阙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又自省之古例焉。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观者贪愁掣臂飞”,亦谓一则以“贪”爱

其神俊，一则以"愁"，忧其飞去也。培根早谓研求情感，不可忽诗歌小说，盖此类作者于斯事省察最精密；康德《人性学》亦以剧本与小说为佐证；近世心析学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理学专家之先。持之不为无故。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九州春秋》："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只是曹操欲班师而出以隐语耳；而《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则操不自觉而流露"肺腑"之隐衷，心析学所谓"失口"(Versprechen)之佳例。又如《水浒》第二五回："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他，近来〔与西门庆私通〕自知无礼，只当窝盘他"；妇初未知武大已闻郓哥之发其"勾搭"，而自觉亏心，乃稍减悍泼，心析学所谓"反作用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之佳例矣。"窝盘"亦作"窝伴"，《警世通言》第二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沈洪……安顿了苏三，自己却去窝伴皮氏。"今吾乡等地口语尚云然。

潘金莲通西门庆后，"自知无礼"，于武大不"欺负"而"窝盘"。福楼拜亦洞瞩此种心曲隐衷，《包法利夫人》写爱玛与莱昂偷情一节中重言申明之，不似《水浒》之着墨无多也。

《全汉文》卷五六

伶玄《飞燕外传》。按此传赝作，已有定论。章法笔致酷肖

唐人传奇。«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西门豹事一节、«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去事一节又«外戚传»下解光上奏、«孔丛子·独治篇»阳由事一节、«晋书·愍怀太子传»遗妃书，皆叙事记言，娓娓栩栩，导夫唐传奇先路，然尚时复举止生涩、笔舌蹇滞。此传熨贴安便，遂与«会真记»、«霍小玉传»、«李娃传»方驾；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内传»，浮文铺比，不足比数也。«序»记樊通德语:“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已开«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论宝玉:“天地间残忍乖僻之气与聪俊灵秀之气相值，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又第五回警幻仙子语宝玉:“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我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旧日小说、院本佥写“才子佳人”，而罕及“英雄美人”。«红楼梦»第五四回史太君曰:“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儒林外史»第二八回季苇萧在扬州入赘尤家，大厅贴朱笺对联:“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复向鲍廷玺自解曰:“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才子”者，“满腹文章”之“风流人物”，一身兼备“乖僻之气”与“灵秀之气”，即通德所谓“淫于色”之“慧男子”尔。明义开宗，其通德欤。玄此«传»北宋始多征引；章章在人耳目者，如司马光«通鉴·汉纪»卷三二采“祸水灭火”，苏轼«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鲁少卿饮，诗以戏之»、«次韵王巩»之六、«朝云诗»屡道“拥髻伴玄”。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跋达道所蓄伶子于文»，似鲜人道，有曰:“通德论‘慧男子’，殆天下名言。子于有此婢，如维摩诘之有天女

也!”衲子而赏会在是，“浪子和尚”之号不虚也（见«能改斋漫录»卷一〇记王安石女语，参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瀛奎律髓»卷一六）。钱谦益«有学集»卷二〇«李缁仲诗序»亦极称通德语，以为深契佛说，且申之曰：“‘流’而后返，入道也不远矣”；盖即«华严经»“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之旨（参观«宗镜录»卷一一、二一、二四），更类«红楼梦»第一回所谓“自色悟空”矣。李易安«打马图经»：“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亦隐本通德语。

二八、学业与举业

古代知识分子要得官，自隋唐以来实行科举，明清尤烈，这是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进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于是一些陋儒把学问与功名、诗词与八股的矛盾判若水火，认为时文可富人，文学能穷人，因而视制举应试之外的学业为仇寇。（参阅《宋诗选注》311页评文天祥。）

（《谈艺录》353—359页；《管锥编》1476页。）

论制艺时文

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涂。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请征八股，以反三隅可乎。明清两朝制

义必宗朱子；明人为陆王之学者，入科场则谨守紫阳，清人为许郑之学者，应程试则力阐《集注》。杨升庵在明人中要为通经学古，甚薄宋儒，而言八股，却主程朱。《升庵全集》（从子有仁编）卷五十二《文字之衰》条云："今世学者失之陋，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钞宋人之策论。"而同卷《词尚简要》条云："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不根程朱，妄自穿凿。"袁中郎归向禅宗，厌薄儒门，而言八股文，则奉朱注为三尺法。《未编稿》卷二《陕西乡试录序》云："夫紫阳注疏，载在令甲，犹爰书之有律，礼例之有会典也。时义而废注疏，此奸纪之大者。故洛闽之学穷，则高皇帝之法意衰。"王辰玉《缑山先生集》卷二十一《学艺初言》云："紫阳先生传注非必尽是；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我皇祖解经测天，初未尝纯用宋儒，而卒以取士；盖以为人有异学，则国有异政。乃今日纲弛俗庞，而文亦如之。"冯开之学问由道入释，观《快雪堂集》卷一《庄子郭注序》即知；《快雪堂集》卷二《刻〈首楞严经〉序》至明斥朱子《集注》之"支离汗漫不可读"。而卷三十二《与李君实》、卷三十六《与缪当时》、卷四十五《与钱湛如》诸书皆诫其为公车应举文字，必守先辈矩矱，剪裁经术，毋以子史杂言，强为容冶。顾亭林《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条引艾千子语曰："嘉靖中，姚江之书盛行，而士子举业尚知谨守程朱。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郑禹梅出黄梨洲之门，宗阳明、蕺山之学，而《寒村杂录》卷二《历科诗义序》附《选意》十则之一云："谁谓四始六义，尽之《集注》。然今科场取士，非此不录。则时

文一道，断须奉之为圣书。予尝笑世之坐井者，往往向时文中播弄唇舌，便自命为讲学。故是选专从《集注》者，专论时文也。”陆稼书《三鱼堂日记》卷上戊午六月廿九日：“左襄南极言仇沧柱之非，讲举业则宗朱，讲学则从梨洲、山阴之学，分作两截，此心便不可对圣贤。”持论严正，而不知沧柱得免为陋儒，正缘两截而非一本。否则必如《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静上之以举业为无所不概，唐人诗赋、宋人理学均不外乎做官之举业矣。其两行二谛（参观《管锥编》437至38页），盖如第四十九回迟衡山所谓：“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知二事之难一贯也。纪晓岚申汉绌宋，非毁程朱，清儒为宋学者病之。而《纪文达公文集》卷八《丙辰会试录序》云：“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如竟以订正字画，研寻音义，务旁征远引以炫博，而义理不求其尽合，毋乃于圣朝造士之法，未深思乎。”（参观同卷《甲辰会试录序》、《壬戌会试录序》。）梁茝林《制艺丛话》卷十一云：“王惕甫试嘉庆丙午，场后余决其必售，乃同报罢。首艺《虽曰未学》，用古注而不用紫阳《集注》，为河间纪师所黜，有‘以此吓老夫、老夫不惧’之批。”官私异学，有如此者。自来谈士，若罔闻知，当以其无关弘旨耶。既《集注》而外无学问，亦制艺而外无诗文。故词章悬为厉禁。袁伯修《白苏斋类集》卷十《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云：“余为诸生，讲业石浦。耆宿来，见案头摊《左传》一册，惊问是何书，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兴赋小诗，题斋壁，塾师大骂。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董玄宰《容台别集》卷

一«杂记»云:“王弇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诗，恐为举子业病。即弇山举子业无称也。王文恪、瞿文懿圣于举业，皆不能为诗。”周梌园«尺牍新钞»卷九梅岩客«与儿耘»云:“客有过余，问诗与制艺孰佳。余曰：‘制艺佳。诗能穷人，制艺能富人。’”陈卧子«陈忠裕全集»卷首姚希孟«壬申文选序»云:“今则以帖括生涯，浸渍于老生之宿唾。其好为诗文者，犹是夙生结习未忘，窃其塾师肄习之余，以代纸鸢棘猴之戏。否则谢去训诂，乃从事焉。如闺中之秀，既操井臼，始习粉朱，风华韶令，半销亡矣。故曰暮气也。”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五«戒庵先生藏铭»云:“自海内不尚古学，学者治一经、«四书»外，即能作制义，中甲乙科。后生有窃看«左氏传»«太史公书»，父兄辄动色相戒，以为有害。”吴修龄«答万季野诗问»云:“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蒲留仙«聊斋文集»卷三；«郢中社序»云:“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郑禹梅«五丁集»卷一«野吟集»序云:“三四十年来，人士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父兄师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又«寒村息尚编»卷三«和周邁园黄门高秋感事原韵»第一首云:“儿辈辞官表就矣”，自注:“举业人作诗，昔人谓之辞官表。”黎媲曾«托素斋文集»卷三«莆田方翊霄稿序»云:“今天下盖群习制举之书矣。至于赋颂、诗歌、箴铭、诏诰，古人所称为经国大业者，率举而名之曰外学。”又«仁恕堂笔记»自记少时受知陈士奇，陈视学蜀中，赋五古二十韵送之，“陈大言：‘诗非不好，此宦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将何功夫去办举子业。’余乃感而欲泣。”邵子湘«青门旅稿»卷三«赠王子重先生序»云:“进士之名

犹古也。古者学成而为进士，后世成进士，始可以为学。兢兢守四子一经之说，一切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相戒屏斥，以是为不利于科举。”戴田有为时文高手，《南山全集》卷五《三山存业序》亦曰：“当明之初，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顾图河《雄雉斋诗选》汪蛟门序云：“方今制科取士，专试时文，士皆斤斤守章句，习程式。非是则目为外道，而于诗尤甚，曰傍及者必两失。”袁简斋《随园诗话》卷三：“近今士人先攻时文，通籍后始学为诗，俗所谓‘半路上出家’者”（参观卷七引梅式庵言“古文人儒者”皆“少年科甲”一则）。章实斋《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古诗文词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郝兰皋《晒书堂文集》卷三《新制书衣序》：“数十篇腐烂时文，不徒作随时竿木，并奉为传家衣钵。至于经史诸书，务囚锁深室中类怪物，不则散置破篾，饱蠹鱼腹。意若恐子弟一见，遂荒其务时文之业者。”均慨乎言之。周让谷天度少从其表兄陈句山兆仑读，《十诵斋集》弁以兆仑序，有云：“余以时文授受，无甚高论，禁诸少年毋得泛览。一日案头《文选》忽失所在，索之急。群指让谷，让谷果首服。余恚甚，骂曰：吾不令若曹业此者，以时未至耳，奈何不听余约。”更现塾师身而说法。通俗小说，如《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云：“原来有意思的才人，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儒林外史》第三回魏好古自称“童生诗词歌赋

都会”，周学道“变了脸”诃斥其“杂览”曰：“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参观陈大士《已吾集》卷八《陈氏三世传》引此语，“讲”作“诵”）；第十一回鲁小姐憎薄蔗公孙吟诗不作八股，曰：“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第十八回卫体善讥马纯上“杂览”。《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贾代儒训宝玉曰：“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不迟呢。”“时未至”、“外学”、“暮气”、“辞官表”、“宦成之事”等语，可以稗官为外传也。虽然，制举取士，其失惟均，固不必程文体之为八比焉。即征之宋金旧闻也可。强几圣《祠部集》卷三十三《送邵秀才序》云：“余官泗，四方之学者与其州之士，凡遇余，不言其他，而辄及赋。余之于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譬尝为盗者，今既为良民，有人道向时之为，必颈涨面赤，恶人之讦也。”叶正则《水心集》卷二十九《题周简之文集》云：“长老语谓诗为外学，乃致穷之道。几稍进于时文尔。”《江湖后集》卷一巩仲至《送汤麟之秀才》云：“君今濯秀双溪水，下语不凡真可喜。若使循为举子文，定自棘门儿戏耳。古来妙技如屠龙，不疗饥馁徒为工；不如高科取富贵，如一枣叶持针锋。”彭子寿《止堂集》卷一《乞寝罢版行时文疏》云：“经史子集，将覆酱瓿。”许忱父《融春小缀·送旦上人序》云：“今人自时文之外，无学不仇。”《刘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九《跋李光子诗卷》云：“士生叔季，有科举之累。以程文为本经，以诗古文为外学，惟才高能兼工”；又卷一百十《跋傅浩诗卷》云：“国家设三场拔士。士谓程文为本经，他论著为外学。”

元裕之«遗山文集»卷二十三«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云:"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同卷«郝先生墓铭»云:"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刘京叔«归潜志»卷八云:"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闻。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盖与明清八比，如五十步与百步耳。毕公叔«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论北宋王氏新学云:"以经义为科举者，欲尊经术而反卑之；使举人求合有司，而为利禄之具。"陈安卿«北溪全集»第一门卷一«似学之辨»亦谓"科举之学似圣贤之学而非，于经史子只以缀缉时文之用。"明清为八比之学者，烂熟孔孟之经，餍饫朱子之注，而于儒家之言，未尝著乎心而布乎体，俨如金石之处水不流，非同沙砾之在泥俱黑。吕新吾«实政录»卷一«弟子之职»一云:"而今把一部经史当作圣贤遗留下富贵的本子"（此据道光丁亥刻本，李中孚«二曲集»卷二十«读四书说»引吕氏语作"一部经书"，于义较长）。陈兰甫«东塾集»卷三«太上感应篇序»曰:"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词采而已"；又«东塾先生遗诗·读书»八首之七云:"«论语»二十篇，束发即受读。古人读半部，谓治天下足。今人谁不读，读者谁不熟；非读圣贤语，读试场题目。"（参观明余绍祉«元邱素话»:"士子经书看为题目，沙弥内典认作科仪。"）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方苞«望溪集»卷二«书〈儒林传〉后»斥公孙弘之"兴儒术，则诱

以利禄，使试于有司，由是儒污。”与毕公叔论王氏“新学”所谓“欲尊经术而反卑之，为利禄之具”，殊事而同揆。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

《全陈文》卷七

《与杨遵彦书》：“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按“外篇”借用《庄子》、《抱朴子》等子书中名目，意谓题外之文、节外之枝，即支吾拉扯之托词借口耳。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固立身之殊路，行己之外篇”，又《与程将军书》：“勿使将词翰为行己外篇；文章是立身歧路耳，又何足道哉？”；亦言士以修德为主，工文只是余事，而“外篇”与“歧路”互文，几如傍门“外道”之“外”矣。八股家讥诗文为“外学”、即“外篇”、“歧路”之意。

二九、世间的天然美好事物藉艺术而保存迹象

由于有生命的美好事物容易消逝，艺术却赋予它长久的生命，满足了人们的爱美心理，保存了天然事物美好的迹象。

（《管锥编》1470—1473页，1522—1525页。）

《全陈文》卷六

徐陵《鸳鸯赋》："既交颈于千年，亦相随于万里。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特讶鸳鸯鸟，长情真可念，许处胜人多，何时肯相厌。闻道鸳鸯一鸟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见临邛卓家女，只为琴中作许声！"按《全梁文》卷一五元帝《鸳鸯赋》亦云："雄飞入玄兔，雌去往朱鸢，岂如鸳鸯相逐，俱栖俱宿？……金鸡玉鹊

不成群，紫鹤红雉一生分，愿学鸳鸯鸟，连翩恒逐君”；徐赋结处以卓文君之嫭居呼应山鸡、孤鸾之顾影无偶，较梁元之直言“愿学”，更为婉约。司马相如挑文君之«琴歌»曰：“有艳淑女在此房，何缘交颈为鸳鸯！”即徐所谓“琴中作许声”，盖只“闻鸳鸯名”，已“有逐春情”，不待睹其物；唐罗邺«鸳鸯»诗：“一种鸟怜名字好，都缘人恨别离来”，命意相近。«全后周文»卷九庾信«鸳鸯赋»：“见鸳鸯之相学，还欹眼而泪落。……必见此之双飞，觉空床之难守”，径以虞妃、韩寿、温峤等之矛处求偶与鸳鸯之“双心并翼”相形；机杼略同徐赋，然未取雉、鸾陪衬，遂少一重一掩之致，不特“必见”视“闻道”为滞相也。黄庭坚«山谷内集»卷七«睡鸭»：“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任渊注：“兼用徐陵«鸳鸯赋»云云，吴融«池上双凫»诗曰：‘可怜翡翠归云髻，莫羡鸳鸯入画图；幸是羽毛无取处，一生安稳老菰蒲。’如临淮王用郭汾阳部曲，一经号令，气色益精明云。”此任氏之谬托知音也。黄诗纯自徐陵赋推演，着眼在人事好乖，离多会少。吴诗用心迥异，实本乎庄生论不才之木得保天年；然凫之“羽毛”或“无取处”，其躯肉岂不任充庖厨耶？“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鸱鹗瘦，馋口不饶君”（«宋百家诗存»卷二〇罗公升«送归使»），而况于凫！翡翠羽毛可以饰首，洵同象齿焚身之患，若夫鸳鸯之“入画图”，岂断送生命事乎？殆亦如图成而马死欤（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一〇«黄花寺壁»）！赵与时«宾退录»卷一〇论黄诗曰：“每疑鸳鸯可言‘长会合’，两凫则聚散不常，何可言‘长会合’，后乃悟指画者耳”；殊得正解。盖鸳鸯固较他禽之“会合”为“长”，而图画中双凫则较活泼刺鸳鸯

之“会合”更“长”。真鸳鸯虽称并命之禽，徐赋至夸其“交颈于千年”，然不保形影之瞬息无离，终悲生命之暂促有尽；争及画中睡凫相倚，却可积岁常然而不须臾或变。故徐黄貌若同言“真成长会合”，黄实举徐初语，因从其后而驳之，谓画中睡鸭庶可当“真成长会合”之目，鸳鸯不足以言此也。达文齐《随笔》有云：“有生命之美好事物胥易逝而难久存”，一作：“有生命之美好事物胥易逝，而艺术中之美好事物则否”；黑格尔谓急迁不得稍驻之天然事物赖艺术而得迹象长留；雪莱谓生命中一见即没者，诗歌捉搦之，俾勿消失。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五《吴省曾墓志铭》：“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盖吴乃画师，擅“貌人”也。即景生情，即事起，写作画图，兴发为诗咏，景迁事过，不随泯灭，如鸿飞冥冥，而爪痕历历犹遗于雪泥之上。故好物难牢，而入于画者长在，欢情苦短，而见诸诗者久传（别详《全后周文》论庾信《谢赵王赍白罗袍袴启》）。苏轼《腊日游孤山》：“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诗之使亡者存也；《次韵曹子方瑞香花》：“明朝便陈迹，试著丹青临”，画之使陈者新也。黄氏题画，正同斯旨。黄诗仅四句，而全用徐陵语者三句，岂自称“翰墨场中老伏波”之人竟沦为公然对面“偷句”之“钝贼”乎？徐谓山鸡、孤鸾不如鸳鸯，“长会合”之禽“无胜”之者；黄谓山鸡、孤鸾固不如鸳鸯，然画中双凫之“长会合”，又鸳鸯所勿如，“真”为“无胜”。径用徐语，非拆补以完己篇，乃引征而翻其案，如禅宗之“末后一转语”。不知来历者，仅睹黄诗中言双凫胜于山鸡、孤鸾，知来历者，便省其言外尚有徐所赋鸳鸯在，鸳鸯胜山鸡、孤鸾，而画凫尤胜鸳鸯；不止进一解，而是下两转也（参观《全宋文》论鲍

照«谢随恩被原表»)。黄诗以画禽与真禽之苦乐对勘，机杼初非始创。李商隐«题鹅»:“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那解将心怜孔翠，羁雌长共故雄分”；谓画中鹅乐群得地，浑不管世间翡翠、孔雀嗒焉丧偶之戚。温庭筠«更漏子»第一首:“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谓雁飞乌噪，骚离不安，而画屏上之鹧鸪宁静悠闲，萧然事外。元好问«惠崇芦雁»第三首:“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花影淡生春”；则以同在画而不在同画中之雁与孔雀境地相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词云:“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中肯破的，窃欲以李元二诗参印之。笼中剪翮，百鸟翔空，沙侧沉舟，千帆过尽；苦乐相形而愈见不齐，古来同叹，元诗虽酷似温词，未必从而胎蜕。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七«与沈敬甫»之五自论其«亡儿圹志»文似古人云:“亦似；但千古哭声，未尝不同，何论前世有屈原、贾生耶？以发吾之愤愤而已。”读黄庭坚«睡鸭»诗，须知其层累于徐陵之赋，而读元好问«芦雁»诗，无须究其渊源于温庭筠之词，讲求来历者亦不可不闻归氏语焉。

«全后周文»卷一〇

庾信«谢赵王赍白罗袍袴启»:“悬机巧缀，变踱〔摄？〕奇文，凤不去而恒飞，花虽寒而不落。”按倪璠注:“谓罗上织成花、凤文。”«全隋文»卷二八郑辨志«宣州稽亭山妙显寺碑铭»:

“檐虬欲起，表凤凝翔”；下“凝”字最炼，即“不去而恒飞”也。《全唐文》卷三八九独孤及《巨灵仙掌铭》：“不去不来，若飞若动”，手眼相近。天然事物与时俱逝，而人工画成、绣出、塑就之事态物象经久恒保，所谓“凝”耳；详见论《全陈文》徐陵《鸳鸯赋》。庾信诗文再三言之，他如卷一二《至仁山铭》：“真花暂落，画树长春”；又《庾子山集》卷三《奉和同泰寺浮图》：“凤飞如始泊，莲合似初生。……画水流全住，图云色半轻”。凤、莲、水三句易解，“图云”句谓彩色亦几如所画之云轻而欲浮。后世题咏中命意遂有两大宗：雕绘之事物，作流动态者长流而能不逝，见新好状者长新而能不故。前意如宋之问《咏省壁画鹤》：“鸾飞竟不去，当是恋恩波”；李白《壁画苍鹰赞》：“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又《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图》：“浮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又《巫山枕障》：“朝云入夜无行处，巴水横天更不流”；岑参《咏郡斋壁画片云》：“未曾得雨去，不见逐风归；只怪偏凝壁，回看欲惹衣”；刘长卿《会稽王处士草壁画衡霍诸山》：“归云无处灭，去鸟何时还”，可参观李白之“浮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上句谓云停因不知归处，下句谓鸟去何竟忽已还；张祜《题山水障子》：“岭树冬犹发，江帆暮不归”，上句意同李、刘；张埙《竹叶亭文集》卷一七《汉压胜秘戏钱歌》：“儿女欢情原最短，此钱颇阅千百年，金镜瓦棺重出世，并头交颈故依然。”后意如岑参《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昼日恒见月，孤帆如有风，岩花不飞落，涧草无春冬”；白居易《题写真图》：“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顏卧江城，一照旧图画，无复昔仪形；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杜荀鹤《题花木障》：“由来画看胜栽看，免见朝开暮落时”；梅尧

臣«当世家观画»:“形随画去能长好，岁岁年年应不老”；李覯«盱江全集»卷三六«谢传神平上人»:“丹青不解随人老，相似都来得几年！”；«文镜秘府论·六志»:“假作«屏风诗»曰：‘绿叶霜中夏，红花雪里春；去马不移迹，来车岂动轮！’释曰:‘画树长青，……图花永赤……。毫模去迹，判未移踪；笔写行轮，何能进辙？’”即“虽寒不落”、“不去恒飞”。陆龟蒙«乐府杂咏·花成子»:“写得去时真，归来不相似”；即“相似都来得几年”。姚鼐«惜抱轩诗集»卷三«仇英〈明妃图〉»:“明妃一出萧关道，玉颜不似当时好。却留青冢地长春，复有画图容不老”；末句意亦因陈，而以青冢草“长春”陪衬画图容“不老”，则善于倾事者。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六«癸丑五月二日»:“朱颜不老画中人，绿酒追欢梦里身”；«全宋词»三四三一页曾寅孙«减字木兰花·题温日观葡萄卷»:“露叶烟条，几度西风吹不凋”；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二顾九锡«白头吟»:“年与妾相似，貌与妾同好，妒此画中人，朱颜得常保”；金农«冬心集拾遗·杂画题记»:“今余笔底为之[菊]，浓霜猛雨，无从损我一花半叶也”；洪亮吉«卷施阁诗»卷七«张忆娘簪花图»:“花红无百日，颜红无百年，只有兹图中，花与人俱妍”；马朴臣«报循堂诗钞»卷二«蠹书中检得旧时小照，慨然书尾»:“形神宁道子非我，须貌今成弟与兄”，以«南华经»对香山诗；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三«题画牡丹»:“赏花取次惜花残，富贵神仙事渺漫，不及梦中传彩笔，尚能留到子孙看”；章华«倚山阁诗»卷下«画美人»:“凝眸无语亦盈盈，绘影工时欲绘声；千古红颜迟暮感，画中白发几曾生！”古希腊诗人描写盾上雕绘武士御车疾驰争锦标之状，栩栩如生，叹曰:“驱而无息，竞而无终，胜负永无定”；如庾信

所谓“不去恒飞”也。十六世纪哲学家谓吾人容貌日变而吾人画像中容貌常保；一诗人赞刺绣妙手谓天然花卉不禁日炙霜冻，逊于绣出者之宜夏耐冬；如庾信所谓“虽寒不落”矣。济慈咏古器上绘男女欲就而未即之状，谓“彼其之子爱将永不弛，彼姝者子色复终不衰”，盖涵两意。一犹俚语所谓：“偷着不如偷不着”，“许看不许吃”（江盈科《雪涛小说·知足》、《二刻拍案惊奇》卷九、李渔《比目鱼》第一〇出），或龚自珍《端正好》所谓：“月明花满天如愿，也终有酒阑灯散，倒不如被冷更香销，独自去思千遍”；一即指画中人阅千载而“朱颜不老”，“欢情依然”，所谓“凝”尔。

《玉台新咏》卷五沈约《十咏·领边绣》：“不声如动吹，无风自袅枝”，下句自为“若飞若动”之意，上句又即所谓“造响于无声”。《全五代诗》卷三九江为《观山水障歌》：“滩头坐久鬓丝垂，手把鱼竿不曾举。……片云似去又不去，双鹤如飞又不飞。……垂柳风吹不动条，樵人负重难移步”；敷陈“不去恒飞”、“水流全住”之状耳。

三〇、得心应手

精神劳动，特别是书画艺术，工具材料固然重要，然而最重要的则在于手对于脑的配合，脑对于手的指挥，使技艺与灵感融为一体。

（«管锥编»507—510页。）

«列 子·汤 问»

郑师文学鼓琴，三年不成章，叹曰："内不得于心，外不应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注»："心、手、器三者互应而后和音发矣。"按当合观下文泰豆氏论御曰："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马志。……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淮南子·主术训»只云："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

志”，未及手、与衔、辔及衔与辔之均相应，无此邃密也。«诗·郑风·大叔于田»：“两骖如舞”，孔颖达«正义»：“两骖进止，如御者之手”；«秦风·驷铁·正义»复申之曰：“谓马之进退，如御者之手，故为御之良”；盖释“如舞”之“如”为“如意”、“如志”之“如”，殆采«淮南»、«列子»之意以说经耶？«列子»于心、手外，更举器或物如弦、马、辔、衔，实会通«庄子·天道»言轮扁“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及«达生»言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而更明晰。«关尹子·三极»论善鼓琴者曰：“非手非竹，非丝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词尤圆简。盖心有志而物有性，造艺者强物以从心志，而亦必降心以就物性。自心言之，则发乎心者得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而自物言之，则手以顺物，心以应手。一艺之成，内与心符，而复外与物契，匠心能运，而复因物得宜。心与手一气同根，犹或乖暌，况与外物乎？心物之每相失相左，无足怪也。心与物迎拒从违之情，谈者綦多，第于善事利器之要，又每略诸。«列子»言心、手而及物，且不遗器，最为周赅。夫手者，心物间之骑驿也，而器者，又手物间之骑驿而与物最气类亲密者也。器斡旋彼此，须应于手，并适于物。干将补履，不应于手而复不适于物也；铅刀切玉，应于手而仍不适于物尔。«艺文类聚»卷七四引王僧虔«书赋»：“手以心麾，毫以手从”；谭峭«化书·仁化»：“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笔，忘手笔然后知书之道”；苏轼«东坡集»卷四〇«小篆般若心经赞»：“心忘其手手忘笔”；苏辙«栾城集»卷一七«墨竹赋»：“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心、手、器三者相得，则“不疑”而“相忘”矣。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自涟猗寄薛郎中绍彭»：“已矣此生

为此困，有口能谈手不随；谁云心存乃笔到，天公自是秘精微”；陆友《砚北杂志》卷下记赵孟頫语：“书贵能纸笔调和，若纸笔不佳，譬之快马行泥滓中，其能善乎？”；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莫是龙《与曹芝亭》：“扇恶不能作佳书，如美人行瓦砾中，虽有邯郸之步，无由见其妍也”（参观吴长元《燕兰小谱》卷一《题湘云兰石扇头》：“堪嗟湘女凌波袜，瓦砾堆中小舞来！”）；刘飞补辑本傅山《霜红龛全集》卷二二《字训》：“吾极知书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纸笔主客互有乖左之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卷上《跋董文敏临颜平原送蔡明远序》：“思翁平生得力处在学颜。……晚乃造晋人之门，已目力腕力不如心矣。”则心或不得于手，得于手矣，又或不得于纸笔焉。《历代名画记》卷二特著“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大节，历数“齐纨吴练”以至“绝伦食竹之毫”、“百年传致之胶”，良有以耳。雕刻之于器与物尤不造次，盖更逾于书画云。早在张彦远以前，言造艺不可忽视器材者，如《全三国文》卷七四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宜得精毫劲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纸当得滑密不粘污者；墨又须多胶绀黝者”；《全齐文》卷七竟陵王子良《答王僧虔书》：“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纨休素，不妄下笔；若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极意，妙物远矣！”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一〇《鲁直乌丝栏书》：“字尤用意，极于老壮态，不似平时书。但乌丝治之不得法。砑□硃泱，颇失行笔势，盖缣帛不如昔也。……今为乌丝，不如昔工”；亦器不利则不应手之例。“老壮”当是“老当益壮”之缩减，殊不成语；董氏两《跋》，甚有学识，而笔舌蹇吃，《朱文公文集》卷五一《答董叔重》称其《广川家学》，

复曰:“但其他文涩难晓。”然玩其经营行布,却非无意于为文者。英国旧剧(Lyly: Campaspe, Ⅲ.iv)中角色评学画者曰:“汝目不随手,手不随心”;即亦谓心手相左也。

三一、山水美原是不得志者的发现

中国的山水游记自东晋始蔚为大观。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寄情山水，遂使山水的自然美得以磅礴精微的开掘和描绘。

（《管锥编》1036—1038页，1456—1458页；增订81—82页；手稿120页。）

《全后汉文》卷八九

仲长统《昌言》："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一节。按《全宋文》卷三一谢灵运《山居赋》："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自注："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云云，词句小异。此节于仲长文中最为传诵，另加题目，自成篇章，所谓《乐志论》也。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三《书品》："仲长统此论，所谓'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然薪火炽燃，相将入火坑，不必皆贫贱士。盖盛满不知足，往往十而九矣"；尤侗《艮斋杂说》卷三："统俨然富

贵逸乐之人，非岩居穴处、轻世肆志之所为。自右军书之，传为美谈，而平泉«知止赋»亦云：'仲既得于清旷'，是为狂生所欺矣!"均讥统言若退而望甚奢，异于饭蔬饮水枕肱者，殊中肯綮。«全后汉文»卷六七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参之仲长欲卜居山涯水畔，颇征山水方滋，当在汉季。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临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

汉末人谓失志违时，于是"悦山乐水"。此正如有"江山之助"者，岂异人乎？乃放逐憔悴之屈原耳。恽敬«游罗浮山记»至曰:"古之善游山水者，以左徒为始"（参观«管锥编»613页）。观乎后世，斯意尤明。劳人谪宦，远役羁居；披榛履险，藉作清游，置散投荒，聊寻胜赏。«水经注»常曰:"结飞梁于水上，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行李所经，鲜不徘徊忘反矣"；"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卷六«晋水»凉堂、卷十一«滍水»南山岫又阳城渚）。即谓流连景物，足慰羁旅之情也。行客逐臣，辛勤侘傺，骋怀游目，陶冶性灵，范水模山，斐然卓尔，幽栖嘉遁之漫士山民瞠乎后矣。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曰:"去亲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嚣。"杜甫«法镜寺»:"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涸涸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敢取"；«五盘»:"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

舒。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游于是乎始。”元稹«以州宅夸于乐天»曰:“镜水稽山满眼来，谪居犹得住蓬莱。”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曰:“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又«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陈与义«细雨»曰:“避寇烦三老，那知是胜游!”稍摘名篇，聊资推类。洪亮吉«更生斋文»卷一«天山赞»:“世人不之知，逸客不之访。……是则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宁不待千百年后怀奇负异之士，或因行役而过，或以迁谪而至者，一发其奇乎?”言此意尤畅。杜诗曲尽情事，“神伤”乃大纲，“愁破”是小目，“愁”暂“破”而“神”仍“伤”；行迈未已，道梗且长，前途即有“不敢取”之“微径”在。盖悦山乐水，亦往往有苦中强乐，乐焉而非全心一意者。概视为逍遥闲适，得返自然，则疏鲁之谈尔。欧阳修被谗，出知滁州，作«醉翁亭记»，自称“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人“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夫“醉翁”寄“意”，洵“在乎山水之间”，至若“太守”之初衷本“意”，岂真“乐”于去国而一麾出守哉？谅不然矣。

陈与义尚有两诗，反复陈斯意。«游八关寺后池上»:“不有今年谪，争成此段奇?”«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向来贪读书，闭户生白髭。岂知九州内，有山如此奇！自宽实不情，老人亦解颐”；胡稚注引中斋云：“此诗尽艰苦历落之态，杂悲喜忧畏之怀，玩物适意语，时见于奔走仓皇中。”盖奔命逃生之时，亦即“玩物适意”之会，于此中得稍佳趣也。

后世画师言:“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佩文斋书画谱》卷一三郭熙《山水训》）；仲长统此文，局于“可居”，尚是田园安隐之意多，景物流连之韵少。阮元《石渠随笔》云:“他人画山水，使真有其地，皆可游玩；倪〔瓒〕则枯树一二株、矮屋一二楹，写入纸幅，固极萧疏淡远之致，设身入其境，则索然意尽矣。”与统同心，如《全三国文》卷三〇应璩《与程文信书》、《全晋文》卷六一孙绰《遂初赋》等，而《全晋文》卷三三石崇《金谷诗序》最相发明:“有别庐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亩、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盖统所愿得以乐志者，崇尽有而且溢量焉；鸡猪、林泉并在“娱目欢心”之列，恻愐勿为华词，盖与恣情邱壑、结契烟霞，粲而几殊。持较《全晋文》卷二七王献之《帖》:“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全宋文》卷二九雷次宗《与子侄书》:“爱有山水之好”；卷三三谢灵运《游名山志》:“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犹有及门入室之辨。尝试论之，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莴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嶂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

词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引）。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全宋文》卷一九王微《报何偃书》:“又性知画绘，……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像也”（微《告弟僧谦灵书》又云:“宁有仿像不?”即“肖似”意）；卷二〇宗炳《画山水序》:“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于是画像布色，构兹云岭。……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写色也。”目观之不足，而心之摹之，手之追之，诗文、绘画，此物此志尔。《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局隅而未通方，故聊明殊迹之一本焉。叶适《水心集》卷一七《徐道辉墓志铭》:“上下山水，穿幽透深，弃日留夜，拾其胜会，向人铺说，无异好美色也”；善于形容，足为袁崧“山水有灵”二句嗣响。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惊知己”；此种境界，晋、宋以前文字中所未有也。

《全梁文》卷六〇

吴均《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按前此模山范水之文，惟马第伯《封禅仪记》、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二篇跳出，其他辞、赋、书、志，佳处偶遭，可惋在碎，复苦板滞。吴之三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

划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吴少许足比郦多许，才思匹对，尝鼎一脔，无须买菜求益也。«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按参观论简文帝«临秋赋»。“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按参观«水经注·洧水»:“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又«夷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空”即“无碍”，而以“空”状鱼之“游”较以“无碍”状人之“视”，更进一解。“夹岸高山，犹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按参观论鲍照«登大雷山与妹书»，«水经注»中乃成熟语，如«河水»:“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又«汝水»:“左右岫壑争深，山阜竞高”，又«濛水»:“双峰共秀，竞举群峰之上。”“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按参观«水经注·江水»:“猿啼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与顾章书»:“森壁争霞，孤峰限日”；按参观«水经注·易水»:“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又«滍水»:“岫嶂高深，霞峰隐日”,又«濛水»:“高峦截云，层陵断雾”，又«济水»:“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又«江水»:“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吴、郦命意铸词，不特抗手，亦每如出一手焉。然郦«注»规模弘远，千山万水，包举一编，吴«书»相形，不过如马远之画一角残山剩水耳。幅广地多，疲于应接，著语不免自相蹈袭，遂使读者每兴数见不鲜之叹，反输只写一邱一壑，匹似阿阁国之一见不再，瞥过耐人思量。前举郦«注»形容处儿有匡格，他如«河水»:“孟津……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常若雾露沾人”，«清水»:“黑山瀑布……散水雾合”，«淇水»:“激水散氛，暧若雾合”；又如«渭水»:“崩峦倾反，山顶相捍，望

之恒有落势”，《沮水》：“盛弘之云：‘危楼倾崖，恒有落势’”，《延江水》：“倾崖上合，恒有落势。”固惟即目所见，不避累同，或岂呕心欲尽，难出新异乎？《洛阳伽蓝记》之屡言“宝铎和鸣”、“宝铎含风”，亦若是班。又按郦《注》“游鱼若乘空”之喻，最为后世词人乐道，如苏颋《兴庆池应制》：“山光积翠遥相逼，水态含青近若空”；王维《纳凉》：“涟漪涵白沙，素鲔如游空”；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鱼可百许头，皆若空行无所依”；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六《天章道中》：“人行镜里山相照，鱼戏空中日共明”；楼钥《攻愧集》卷一一《顷游龙井得一联，王伯齐同儿辈游，因足成之》：“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以韩愈《合江亭》诗句对柳宗元文句也；《南宋文范》卷二刘爚《鱼计亭赋》：“日将夕而红酣，沼无风而绿净，炯鲦鱼之成群，闯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无依，涵天水之一镜”；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卷四《园居杂咏》之二：“水净顿无体，素鲔若游空，俯视见春鸟，时翻荇藻中。”

三二、中外文学作品中情节每相印可

朱丽叶服不死药、皇帝的新衣、西厢中快结兄妹、血亲脉通、安错人头、二女争儿、面视败壁造艺、君子远庖厨……中外文学作品常常巧合，或可资参证。

（《管锥编》680—682页，702—704页，836—837页，1000—1004页；增订56页，78—79页；手稿114—115(2)(1)页。）

《太平广记》卷八九

《鸠摩罗什》（出《高僧传》）。按《高僧传》卷二此传尚载什来中国以前事，为《广记》删去，记大阿盘头达多语一节尤佳。“安舍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

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安徒生童话《皇帝新衣》一篇，举世传诵，机杼酷肖；唯末谓帝脱故着新，招摇过市，一无知小儿呼曰："何一丝不挂！"转笔冷隽，释书所不办也。明末陈际泰《已吾集》卷一《王子凉诗集序》："余读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类于母猴之削之见欺也。欲其布织轻细，等于朝之薄烟，乃悬上赏以走异国之工曰：'成即封以十五城市，不则齿剑，余无堕言。'盖杀人而积之阙下者累累矣。有黠者闭户经年，曰：'布已成。'捧于手以进，视之，等于空虚也。王大悦，辄赏之。因自逃也。""母猴之削"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西氏记"疑即指《鸠摩罗什传》，陈氏加以渲染耳。李贺《艾如张》："齐人织网如素空，张在田野平碧中，网丝漠漠无形影，误尔触之伤首红。"《高僧传》中绩师指空为丝，此则指丝为空；诞妄之寮言，亦即夸饰之妙喻也。汤球辑本崔鸿《十国春秋·前赵录》四记东平王约死，见刘渊于不周山，语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刘聪也。陈氏文中"遮须国"始出此。曾慥《类说》卷三二《传奇》中一则记洛浦神女告萧旷："〔陈〕思王见为遮须国王"；曹植虽前于刘聪，而裴铏则后于崔鸿多矣。明季天主教入中国，诗文遂道"二西"（参观《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如清淳熙《虞德园先生集》卷二四《答利西泰书》："幸毋以西人攻西人"，正谓耶稣之"西"说与释迦之"西"说相争也。近世学者不察，或致张冠李戴；至有读魏源记龚自珍"好西方之书，自谓造微"，乃昌言龚通晓欧西新学。直可追配王余祐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八一《五公山人集》）、

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如钱谦益«有学集»卷八«金陵杂题绝句»之一五、卷一九«陆敕先诗稿序»又«题交芦言怨集»、卷二二«送方尔止序»皆用卖针儿至针师家故实，卷三八«复徐巨源书»标明来历曰:“西国有诮人说法者，曰:‘贩针儿过针师门卖针耶?’”；此典出«杂阿含经»卷四一（一一四三）、«佛本行集经»卷一三«角术争婚品»下等，则所谓“西国”腾“诮”，正指佛书。陈际泰“读西氏纪”，亦类斯欤。

«太平广记»卷一九三

«虬髯客»（出«虬髯传»）。按«云笈七签»卷一一二«神仙感通传·虬须客»即蹈袭本篇而增首句云:“虬须客道兄者，不知名字。”道士瓜皮搭李，买菜求益，令人笑来，岂师法红拂之称虬髯为“兄”乎？真取则不远矣！宋范公偁«过庭录»记曾见«黄须传»，中载李靖窃富家女而遁，于逆旅见黄须老人切人头食之云云；疑是此篇之别本耳。红拂曰:“妾亦姓张，合是妹”，盖睹虬髯平视己之梳头，故正名定分，防其萌非分想也。«水浒传»第八一回李师师“看上”燕青，“把言语调他”，燕青“心生一计”，问师师年龄，即曰:“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姐姐”；«警世通言»卷二一«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公子曰:“俺借此席面，与小娘子结为兄妹”，即为后文“兄妹相称，岂可及乱!”伏笔；均可相参。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老夫人云:‘小姐近

前拜了哥哥者。'张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莺莺云：'呀！俺娘又上当也！'张生退席云：'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郑德辉《伊梅香》楔子："裴小蛮云：'不知夫人主何意，却叫俺拜他做哥哥'"，第一折："白敏中云：'将亲事全然不提，则说着小姐拜哥哥'"；则老母板障，以"兄妹之礼"阻两小夫妇之仪，作用正同。孟德斯鸠《随笔》亦引语云："愿彼美莫呼我为兄；若然，吾亦不得不以妹称之矣！"当世英国一小说家（David Garnett）撰自传，记曾识一女小说家才高而貌寝，恐其钟情于己，乃与书约为兄妹；与红拂、宋祖、燕青百虑一致。王猷定《四照堂集》卷一二《戏论红拂奔李靖》："嗟乎！兴衰去就之际，苟失大势，虽以英雄处此，不能保婢妾之心。况其他乎！"慨明亡而借题寓感耳。

《嘉兴绳技》（出《原化记》）。按《聊斋志异》卷一《偷桃》所滥觞也。《聊斋》冯评："明钱希言《狯园》一书叙有此事"，尚未的当。《狯园》卷二《偷桃小儿》谓缘木棍升天，《聊斋》则同《广记》之言抛绳虚空，盖捉二事置一处。德国故事（Fest Hängen）亦谓术士掷绳高空，绳引小驹，术士攀马蹄，妻牵夫足，婢牵妇衣，鱼贯入云而逝。爱尔兰故事（O'Donnell's Kern）言有精绳技者抛丝线挂浮云上，使一兔、一犬、一童缘而登天，继遣一少女去善视兔，良久不下，绳师心疑，遂收其线，则女方与童狎而兔已为犬啖，怒斩童首，观者责其忍，乃复安头颈上，以面背向，童即活；尤为诙诡。《西洋记》第七五回金碧峰使飞钹禅师所杀诸人复活，亦有"一个人错安了头，安得面在背上"。

《太平广记》卷四八六

《无双传》（薛调撰）古押衙曰："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一丸"，与刘无双服之。按"却活"即"复活"、"回生"，唐人语也，如卷三七五《崔生妻》（出《芝田录》）："萧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卷三七六《五原将校》（出《芝田录》）："官曰：'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李简》（出《酉阳杂俎》）："经宿却活"；卷三七九《梅先》（出《广异记》）："王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却活"之"却"犹唐诗文中"却回"之"却"耳。服暂死药俾情人终成眷属，西方旧小说亦屡言之，莎士比亚即两用此为剧本中节目。

《全后汉文》卷三八

应劭《风俗通义》颍川娣姒争儿，讼三年不决，丞相黄霸令卒抱儿，叱妇往取，"长妇抱儿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害之，因乃放与，而心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伏。"按同卷载临淮两人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诉讼，丞相薛宣"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一人曰："受

恩!”，一人称冤，因诘责前人，具服。二事用意相同。«魏书•李崇传»苟泰与赵奉伯争儿，“各言己子”，郡县不能断，崇“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苟悲不自胜，赵咨嗟而已，崇断以儿还苟。«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从傍诟骂，夺其剑而逐之。问之，乃继母也。重荣叱其母出，从后射杀之。”与黄、薛判案如出一辙。小说院本亦每渲染此情节。元曲李行道«灰阑记»尤著称，第四折包拯断大小妇争儿，命张千“取石灰来，在阶下画个阑儿，着这孩儿在阑内，着他两个妇人拽这孩儿出灰阑外”；其不忍“用力硬夺”者，真儿母也。正师黄霸之余智。«聊斋志异»卷十二«太原狱»姑媳讼奸，孙柳下命各以刀石击杀奸夫，媳毒打而姑不忍，乃知与此夫通者，姑也。黄霸、安重荣、包拯听讼，断两造中心手狠者为曲；«聊斋»此则翻旧生新，使曲在心手软者，所谓反其道以仿其意，详见«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五六«平曾»。异域旧闻有酷肖者。«贤愚经·檀膩鞞品»第四六：“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明黠，……语二母言：‘今唯一儿，……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非其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拽挽。王鉴真伪”；«旧约全书·列王纪»上记二妓争儿，所罗门王命左右取剑，曰：“剖儿为两，各得半体”；一妓乞勿杀儿，已愿舍让，一妓言杀之为尚，无复争端；王遂判是非。人类学家言大洋洲初民风俗，两男争娶一女，则左右各执女臂拽向己身，力大者得妇，致女往往节离臼脱。此则因倾心而忍心，由爱生狠，不恤“用力硬夺”、“扭折肱膊”，又阎罗包老所不能计及矣。

应劭《风俗通义》:“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劭时为郎，故往视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污处，膩赭流漉，壁有他剥数寸曲折耳。”按流俗寡昧，相惊伯有，见屋漏壁痕，诧叹妖异，故此条出《后汉书·五行志》注。然诗人画士玩视壁痕而发兴造艺者有之，或复师弟传授以为绘事法门焉。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宋迪谓陈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达文齐《笔记》亦云，作画时构思造境，可面对墙痕斑驳或石色错杂，目注心营，则人物风景仿佛纷呈。二人之论意匠，巧合遥符，谈者尝捉置一处，或至疑西说乃东土之别传焉。夫玩壁上污迹而想象形似，初不待画师教诲，应劭此节，早著其例。唐顾况《苔藓山歌》:“野人夜梦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闲。野人觉后长叹息，帖藓黏苔作山色。闭门无事任盈虚，终日欹眠观四如：一如白云飞出壁，二如飞雨岩前滴，三如腾虎欲咆哮，四如懒龙遭霹雳；嵯峭嵌空潭洞寒，小儿两手扶栏干”；亦此事也。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八高阜《与蔚生弟论画》:“予冬日坐明窗，窗格内纸仅三寸许，日光射蛛丝；影飘其上，度可二寸有余，细尘微封其上。隔窗视之，其窈袅纵送、屈身自如之状，并

尘封若有若无，一一肖似，真画家所不能措手者。吴道子、李龙眠诸公想从此悟入”；更通之于画，且似未尝闻宋迪语者，盖明末、清初，沈括《笔谈》固属僻书也。许承尧《疑厂诗》丙卷《冰画。北地严寒，明窗夜气，沍作碎冰，晓起视之，天然成画》：“倏忽虚无境，迷离山水情”，十字简而能达。西方谈者取达文齐之言充类一贯，至谓造艺师匠对世间事物，亦如达文齐之面败壁。复有师其遗意，摄油垢充积之锅底为影，命人心存目想者；则几如心理学中测验法（The Rorschach test）矣。

达文齐面壁造境，年辈稍晚之画师比埃罗·狄·谷西莫（Piero di Cosimo）亦然。《艺人列传》（Vasari, Le Vite）本传载病人哇吐墙上，留迹狼藉，渠过而止足，凝视意会，如睹群马酣斗之状或城市、山林奇诡之景；其观云时，拟想复尔。又与宋迪暗合神遇矣。望云拟境，更与黄公望教人者同。《南村辍耕录》卷八载其《写山水诀》有云：“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彩即是山头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画石如云，古人云‘天开图画’者是也。”按黄庭坚《豫章文集》卷一五《王厚颂》第二首：“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然庭坚句言山水乃天然图画，公望断章取义，言云族有如“天”空上展“开”山水“画”本，则当引顾恺之《神情诗》“夏云多奇峰”耳。此诀虽乖庭坚诗旨，而自具心得，堪称“创造性之误解”，不妨“杜撰受用”。如《山谷内集》卷六《咏雪奉呈广平公》：“连空春雪明如洗，忽忆江清水见沙”，任渊注：“沙以喻雪”；《简斋集》卷十一《雨晴》：“天缺西南江面清，纡云不动小滩横”；《诚斋集》卷三二《明发栖隐寺》：“银河到晓烂不收，皎如江练横天流，中流点缀金沙洲。……天光淡青日光白，道是银

汉也不得；云师强狠赶不奔，堆作砂洲是碎云”；皆“看”上空之舞雪停云，“即是”下地之河沙洲渚，则正公望所解之“天开图画”矣。看云彩而拟作山水，构想之通而无碍也；见云气而认为蓬莱（参观《管锥编》287页），致知之执而有蔽也。“看作”之与“见为”，毫厘千里焉。又许承尧《冰画》诗即《古今谈概》卷三四所谓：“冰霜所结，有‘天画’之称”；张荫桓《铁画楼诗续钞》卷下《晨窗积冻戏为短咏》亦已云：“人事研竟输天工，……画意直可超南宗。”

画人“看云彩是山头”之事，始载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翟院深……少为本郡伶官。一日有会，院深击鼓忘其节奏。部长按举其罪，太守面诘之。院深乃曰：‘院深虽贱品，天与之性，好画山水。向击鼓次，偶见云耸奇峰，堪为画范；难明两视，忽乱五声。’太守嘉而释之。”《宣和画谱》卷一一记院深言，作：“忽见浮云在空，宛若奇峰绝壁，真可以为画范。”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七亦记其事而较略，院深答语作：“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伫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则非见“云耸”如“峰”，而欲径画“云飞”矣。《简斋集》卷一四《晚步》：“停云甚可爱，重叠如沙汀，”可与原引卷一一《雨晴》句相参。《中州集》卷一密国公琦《夏晚登楼》：“云似碧山天似水，霁波平浸两三峰。”德昆西《忏悔录》卷七有一节写仰望晚云成族，掩盖不尽之太空出其隙，点点如岛屿之在湖中，会心正复不远。白居易《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翫成篇》：“蜃收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又“天开图画”之早者。古希腊人（Philostratus）论想象，举人观天上浮云辄作半人马、鹿、羚羊、狼、马诸兽形为例，即近世心理学所谓“投射”（Projection）尔。

三三、写美女

中西文艺作品，描写美女有为通常注视的若干方面，诸如体态、表情、举止……然而同中又各有异趣；如何欣赏和描写美女，是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所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

（《管锥编》92—93页，127—128页，570—571页，636—637页，848—849页，829—830页，872—874页，1004—1006页，1017—1018页，1028—1030页，1044—1046页，1221—1224页，1038—1040页；增订62页，93页，14—15页，80—81页，44页，48页；手稿22页，149(2)—151页，119页，120—122(2)页。）

《毛诗正义·硕人》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传》：“螓首，颡广而方。”按《鄘风·君

子偕老»:“扬且之晳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传»:“扬，眉上广。……清扬，视清明也；扬且之颜，广扬而颜角丰满。”«郑风·野有蔓草»:“清扬婉兮”；«传»:“眉目之间，婉然美也。”«齐风·猗嗟»:“抑若扬兮”;«传»:“抑，美色；扬，广扬。”再三道螓首、扬颜。异域选色，亦尚广颡，如拉丁诗咏美人三十二相、西班牙旧传美人三十相、亚剌伯古说美人三十六相，无不及之，拉丁文“supercilia”，尤可为毛传“眉上”之直译。«楚辞·招魂»:“蛾眉曼睩，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绵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即«诗»之“凝脂”、“蛾眉”、“美目盼”、“清扬”也。«大招»:“靥辅奇牙，宜笑嗎只”，即«诗»之“巧笑倩”也。然卫、鄘、齐风中美人如画像之水墨白描，未渲染丹黄。«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着色矣而又不及其他。至«楚辞»始于雪肤玉肌而外，解道桃颊樱唇，相为映发，如«招魂»云:“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大招»云:“朱唇皓齿，呼以姱只。容则秀雅，稚朱颜些”；宋玉«好色赋»遂云:“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色彩烘托，渐益鲜明，非«诗»所及矣。

«毛诗正义·泽陂»

“有美一人，硕大且卷。……硕大且俨”；«传»:“‘卷’、好貌；‘俨’、矜庄貌”。按«太平御览»卷三六八引«韩诗»作“硕大且婘”，薛君曰:“‘婘’、重颐也”。“硕大”得“重颐”而更亲切着

实。《大招》之状美人曰："丰肉微骨，调以娱只"；再曰："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复曰："曾颊倚耳"，王逸注："曾，重也"。《全汉文》卷二二司马相如《美人赋》亦云"弱骨丰肌"，即《楚词》之"丰肉微骨"。《诗》之言"嫡"，正如《楚辞》之言"曾颊"。唐宋画仕女及唐墓中女俑皆曾颊重颐，丰硕如《诗》、《骚》所云。刘过《浣溪沙》云："骨细肌丰周昉画，肉多韵胜子瞻书，琵琶弦索尚能无？"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三《眼儿媚》云："粉肥雪重，燕赵秦娥。"古人审美嗜尚，此数语可以包举。叔本华所谓首贵肉丰肌满也；当世德国大家小说中尚持此论。参观董逌《广川画跋》卷六《书伯时藏周昉画》、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六论周昉画、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五《李郡画六十美人跋》、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九《跋仇英汉宫春晓卷》。

《焦氏易林·无妄》

《豫》："东家中女，嫫母最丑，三十无室，媒伯劳苦。"按《比》之《大有》、《大过》之《兑》："嫫母炫嫁，媒不得坐"；《需》之《恒》："蝙蟨生子，深目黑丑，虽饰相就，众人莫取"（《观》之《无妄》作"蜗螺生子"，《遁》之《剥》第二句下增"似类其母"一句）；《噬嗑》之《萃》、《革》之《鼎》："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复》之《蒙》："鹞鸱娶妇，深目窈身，折腰不媚，与伯相背"（《明夷》之《艮》作"鸮鸱"）；《困》之《艮》："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涣》之《蛊》：

"独宿憎夜，嫫母畏昼。"数林皆取女之缘悭偶怨为象。«师» 之«小过»："邻不我顾，而望玉女，身多癞疾，谁肯媚者"，«随»之«丰»、«噬嗑»之«朕»、«损»之«中孚»略同，"癞疾"或作"秃癞"，"身多"句或作"身疾疮癞"；«中孚»之«益»："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非其望，自令寡处。"此数林又取男之失配为象。"与伯相背"之"伯"即«诗·卫风·伯兮»之"伯"，谓夫也；"寡处"指鳏居，即«礼记·王制»"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正义»所谓"其男子无妻亦谓之'寡'"，«日知录»卷三二说«小尔雅·广义»"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正引此林。"望玉女"、"思织女"以至于无偶，可与前论«噬嗑»二林合观。男高攀不得，尚可不娶，女高攀不得，辄须下嫁；盖世情患女之无家急于患男之无室也。"嫫母畏昼"，以黑夜足掩匿其丑耳，«独漉篇»所谓"夜衣锦绣，谁知伪真"；古希腊语云："灭烛无见，何别媸妍"，李渔«奈何天» 第二折中丑人自云："恶影不将灯作伴，怒形常与镜为仇"，亦其意。目盲者长在冥冥中，是以嵇康 «答〈难养生论〉»曰："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 然丑妇既"畏"白昼矣，复以厌"独宿"而"憎"玄夜，则宇宙间安得有非昼非夜、不晦不明之时日哉？其拟示牴触藩、矛攻盾之致，洵别具意匠者矣。

法国古诗人颂赞耶稣诞生之夕为"非昼非夜之第三时间"。

“丰肉微骨，调以娱只”。按当合观下文：“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又：“曾颊倚耳，曲眉规只”，别详《毛诗》卷论《泽陂》。《西京杂记》卷一称合德“弱骨丰肌，尤工笑语”，谢灵运《江妃赋》云：“小腰微骨”，皆此形模。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之“曲眉丰颊”，又即《大招》之“曾颊”、“曲眉”，如为唐画中士女及出土唐女俑写真也。

“青色直眉，美目媔只”；《注》：“复有美女，体色青白，颜眉平直”；《补注》：“‘青色’谓眉也。”按王误“青”为肌色，故洪正之。《东观汉记》卷六写明德马后姿容，有曰：“长七尺二寸，青白色”，似东汉时“青白”得联绵以指白，故王逸坦然言“体色青白”；《后汉书·皇后纪》上削去此三字，似晋、宋人已不解其言，唐、宋人读王注必更觉似“青面兽”、“蓝面鬼”之丑妇矣。韩愈《华山女》：“白咽红颊长眉青”，苏轼《芙蓉城》：“中有一人长眉青”，皆早撇去王注，径得正解；秀才读诗，每胜学究，此一例也。“青色直眉”之“青”，即谓黑色，则以“青”为“黑”，早见《楚辞》，非创自赵高（参观《史记》卷论《秦始皇本纪》）。后世诗文小说常言“青鬓”、“满头青丝细发”，皆谓其黑；阮籍“作青、白眼”之“青”亦正谓黑，“睛”字从“目”从“青”，吴语称“眼黑”又称“眼乌珠”，“乌”即黑；陈忱《水浒后传》第一一回花逢春射死鲸鱼，“那两个眼睛乌珠挖将出来，如巴斗大小”；即载籍中“乌

珠”之例。《世说·容止》王羲之见杜乂，叹曰：“眼如点漆”，苏轼《仇池笔记·论墨》曰：“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儿目睛乃佳。”墨与漆均状眼之“乌”、“黑”，所谓“青”是矣。上文方言“曲眉”，而此忽言“直眉”，若相岨峿；“直”殆同“值”，谓眉长儿于相接，有若古希腊美人所尚通眉欤？梁、陈间姚最《续画品》推谢赫画人物“切似”：“丽服艳妆，直眉曲鬓”，似同斯义，谓双眉梢长欲值，非谓眉作直线形。司马相如《子虚赋》：“长眉连娟”，郭璞注：“言曲细”；六朝诗如鲍照《玩月》：“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疏窗”，王褒《咏月赠人》：“初魄似蛾眉”，以反求覆，观其所托，便知眉样曲如钩而不直如弦矣。故唐人小说《游仙窟》曰：“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眉间月出疑争夜”，亦言眉弯。庾信《镜赋》：“鬓齐故略，眉平犹剃”，“平”谓整齐、净尽，非如王逸所谓“平直”也。

《太平广记》卷四六九

《钟道》（出《幽明录》）欲鸡舌香，女子掬以授道；狗咋杀女子，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按卷四五八《李黄》（出《博异志》）：“从者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元稹《古社》亦云：“惟有空心树，妖狐藏魅人；狐惑意颠倒，臊腥不复闻。”志怪而可以风世：盖事过乃克豁悟，局外则能洞观，当时身处其境者固迷昧也。明人院本《琴心记》第二九出：“后妻之溺好浇饭吃”；《随园诗话》卷八“才女”柯锦机

«调郎»:“薰莸郎不知，故故偎侬立”；西方古谚:“所爱之妇矢不臭秽”，又有人曰:“所爱之妇体即芳馨”，或曰:“欲验已用情之真挚，只须自问亦觉所欢汗香如玫瑰油不”，皆以獭粪为鸡舌香、蛇臊为异香之旨。秦观«淮海集»卷一二«眇娼传»:“谚有之:‘心相怜，马首圆’”；视觉如此，嗅觉亦尔。既情眼出西施，自复情鼻出香妃，惟爱所丁也。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〇

宋玉«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按前两句当参观«神女赋»:“秾不短，纤不长。”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驳云:“乃若长短，则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长’，则先固长矣，而‘减一分’乃复‘太短’，却是原短。岂不相窒乎?”«品花宝鉴»第三八回托为屈道生语亦云:“‘增之一分则太长’，则此人真长，减一分必不为短；‘减之一分则太短’，则此人真短，增一分必不为长。亦语病也。”吹索毛瘢，均非笃论，而辨析毫芒，足发深省。夫形容品目之词，每无须加著“过”或“太”，而溢量超度之意已传，故«神女赋»之“长”、“短”正即«好色赋»之“太长”、“太短”。同卷«招魂»曰:“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长”、太长也、逾越寻常之“长”也；又曰:“长发曼鬋，艳陆离些”，“长”即长耳，得其所宜之长，不嫌过长也。李广“短衣射虎”，便于衣短也；宁戚“短衣饭牛”，则怨衣太短矣。“多才多艺”之“多”、多也，许

之也；“君子多乎哉”之“多”，太多也，不许之也。英、法谚皆曰：“庖人太多则败羹”，而德谚曰：“庖人多则败羹”，词旨相等，有“太”不为增，无“太”不为减焉。是以“长”、“短”或谓适可之长、短，加“太”则谓过分；或正谓不适可之长、短，不待加“太”，已含过分之意。亦犹“够”谓不欠、恰好，而亦可谓太过、多剩，如曰：“够了！够了！少说为妙！”王若虚辈泥字义而未察词令，初不省《好色赋》之“长”、“短”为长短恰好，故可加“太”以示失中乖宜，非若《神女赋》之“长”、“短”乃是过与不及之长短也。唐太宗《小池赋》：“减微涓而顿浅，足一滴而还深”，机杼似而不同；盖专就“减”言而不兼及“增”，谓倘“减”一滴即池太浅，必补“足”之始“还”复旧“深”，下句重言以申上句耳。释书如《弥勒下生经》称修梵摩貌相端正：“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又《长阿含经》称玉女宝貌相端正：“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古希腊诗称美人：“不太纤，不太秾，得其中”；拜伦诗称美人：“发色增深一丝，容光减褪一忽，风韵便半失”。与宋玉手眼相类，均欲示恰到好处，无纤芥微尘之憾。倘不负言而正言之，即曹植《洛神赋》：“秾纤得中，修短合度”；允执厥中，正未许强以名学之“排中律”相绳也。“着粉”两句可以《说苑·反质》篇移释：“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孔子家语·三恕》篇同，无“宝珠”句）；亦犹庾信《咏园花》所谓：“自红无假染，真白不须妆。”班婕妤《捣素赋》：“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傅毅《七激》：“红颜呈素，蛾眉不画，唇不施朱，发不加泽”；王粲《神女赋》：“质素纯皓，粉黛不加”；白居易《和李势女》：“减一分太短，增一分太

长，不朱面若花，不粉肌若霜”（参观欧阳修《盐角儿》）；陈陈相因。翻新者乃反面着想，如张祜《集灵台》：“却嫌脂粉污颜色”；苏轼《西江月》：“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盖拟议而变化也。

《好色赋》：“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按《神女赋》又云：“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盼，精彩相授，……意离未绝。”皆写如即如离、亦迎亦拒之状，司空图《诗品》之《委曲》曰：“似往已回，如幽非藏”，可借以形容。枚乘《梁王菟园赋》末节写采桑妇人，仿此而铸语未工，“神连未结”即“意密体疏”；曹植《洛神赋》：“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进止难期，若往若还”（《文选》李善注：“‘阴’去‘阳’来也”），庶几与宋玉争出手矣。后来刻划，如晋《白纻舞歌》：“若推若引留且行，……如矜如思凝且翔”；刘禹锡《观柘枝舞》：“曲尽回身去，层波犹注人”；韩偓《三忆》：“忆去时，向月迟迟行；强语戏同伴，图郎闻笑声”；柳永《木兰花令》：“问著洋洋回却面”；张先《踏莎行》：“佯佯不觑云发点”；陈师道《放歌行》：“不惜卷帘通一顾，惜君著眼未分明”；史达祖《祝英台近》：“见郎和笑拖裙，匆匆欲去，蓦忽胃留芳袖”；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增华穷态，要不出宋玉二赋语之牢笼。《乐府诗集》卷二五《淳于王歌》：“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以至李商隐《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或周邦彦《拜星月慢》：“怎奈何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皆“意密体疏”之充类也。元稹《会真记》：“张生且喜且骇，谓必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俨容，大数张。

……言毕，翻然而逝”；又岂非“似近而既远、将来而复旋”之极致耶？古罗马诗人桓吉尔《牧歌》（Ⅲ·64-5）亦写女郎风情作张致，见男子，急入柳林中自匿，然回身前必欲邀男一盼；谈者以此篇拟希腊旧什（Theocritus, V）而作，遂谓译诗可以取则，足矫逐字蛮狠对翻之病。夫希腊原作只道女以苹果掷男，兹数语直是夺胎换骨，智过其师，未宜仅以迻译目之。所写情境，则正宋赋、刘诗、王曲之比也。

《全后汉文》卷四四

崔骃《七依》写“美人”云：“回顾百万，一笑千金。……当此之时，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按参观论《全汉文》卷二二司马相如《美人赋》。《全后汉文》卷五二张衡《西京赋》：“妖蛊艳夫夏姬，……增婵娟以此豸。……睇流盼，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又卷八四边让《章华台赋》：“尔乃妍媚遽进，巧弄相加，……虽复柳惠，能不咨嗟”；同崔文之旨。展季即柳下；《文选》李善注：“桑门、沙门也。”崔以儒宗道祖配柳下惠，张则以佛子连类，皆谓圣人贞士睹此丽质，亦色授魂与、丧操变行耳。柳下惠之坐怀不乱，汉前久传习道。《杂阿含经》之一〇九二、《方广大庄严经·降魔品》第二〇、《佛本行集经·魔怖菩萨品》第三一等详述魔女作六百种“色”、三十二种“媚”以“惑”佛，佛斥为“尿屎囊袋”；《四十二章经》简约为天神献玉女试佛，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尔！”。《后汉书·襄楷传》上书：“天神有遣

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正言此事。倘«四十二章经»洵译于东汉初，则张衡意中或有之。李善注“展季”，引«家语»，而注“桑门”，却未引«四十二章经»或襄楷书，岂于«经»示疑疑之微意，而于襄书以为在张赋后耶？然班固«两都赋·序»“朝廷无事”句善注引蔡邕而自解曰：“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则义例又非甚严者也。秦观«河传»：“篱枯壁尽因谁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参观«满园花»：“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向滈«青玉案»：“多情赋得相思分，便拢断愁和闷，万种千般说不尽。吃他圈横，被他拖逗，便佛也须教恨”；谓断爱如佛，亦复情结愁萦，即“桑门”之“营”耳。晚唐顾甄«远惆怅诗»之八：“如今两地心中事，直是瞿昙也不知”；秦、向语气似之，而用意较进。盖“不知”尚出旁观，“须恨”、“眉儿聚”则使尘网外人置身情网中矣。后世小说院本如«宣和遗事»前集写李师师云：“休道徽宗直凭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写僧众“贪看莺莺”，太师“凝眺”，班首“痴呆”；«水浒全传»第四五回写一堂和尚见杨雄老婆、«金瓶梅»第八回写众和尚见武大老婆，“迷了佛性禅心，七颠八倒”；均“桑门不能不营”之遗意也。抑又有甚焉者，其写鸨媒之工于诱惑，如«水浒»第二四回称王婆云：“端的这婆子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随何。……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教李天王搂定鬼子母。……教唆得织女害相思，调弄得嫦娥寻配偶”；«警世通言»卷一六、«醒世恒言»卷三、王钺«秋虎邱»第九折、«野叟曝言»第三四回等形容刘四妈、李四嫂辈之擅牵马略同。前者谓见可欲能使心乱，后者径谓仙佛虽出世升天，而耳闻媒妁之言，已欲破戒失守，无俟于目睹。夸

而益甚也。

《全后汉文》卷六九

蔡邕《协和婚赋》。按此赋残缺。首节行媒举礼，尚成片段；继写新妇艳丽，犹余十二句；下只存“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茵褥调良”，又“粉黛弛落，发乱钗脱”六句。想全文必自门而堂，自堂而室，自交拜而好合，循序描摹。“长枕”以下，则相当于古希腊以来《婚夜曲》（epithalamium）一体所咏；虽仅剩“粉黛”八字，然衬映上文，望而知为语意狎亵，《淮南子·说林训》所谓：“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类而取之。”前此篇什见存者，刻划男女，所未涉笔也：如宋玉《讽赋》只云：“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司马相如《美人赋》亦只云：“玉钗挂臣冠。”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求吉士，问良媒，六礼行止，百两爰来，青春之夜，红炜之下”云云，即“协和婚”之义，至“钗坠髻乱”，更与“发乱钗脱”无异。然则谓蔡氏为淫媟文字始作俑者，无不可也。“钗脱”景象，尤成后世绮艳诗词常套，兼以形容睡美人。如刘孝绰《爱姬赠主人》：“卧久疑妆脱，镜中私自看；薄黛销将尽，凝朱半有残；垂钗绕落鬓，微汗染轻纨。同羞不相难，对笑更成欢。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冠”；白居易《如梦令》：“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李商隐《偶题》：“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杨衡《春梦》：“落庭日照花如锦，红妆美人当昼寝，傍人不

知梦中事，唯见玉钗时坠枕”；韩偓《五更》：“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香”，又《三忆》：“忆眠时，春梦困腾腾，展转不能起，玉钗垂枕棱”；韦庄《思帝乡》：“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枕函欹”；欧阳修《临江仙》：“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陈克《谒金门》：“云压枕函钗自落，无端春梦恶。”更仆难数也。

《全后汉文》卷八四

边让《章华台赋》：“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按卷四三傅毅《舞赋》：“蜲蛇妮袅，云转飘忽，体如游龙，袖如素蜺”；《全三国文》卷一三陈王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卷三〇卞兰《许昌宫赋》：“婉转鼓侧，蜲蛇丹庭，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鸟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即《淮南子·脩务训》：“今鼓舞者绕身如环，动容转曲”；《全后汉文》卷五三张衡《舞赋》：“袅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皆言体态之袅娜夭矫，波折柳弯，而取喻于龙蛇，又与西方谈艺冥契。米凯朗杰罗论画，特标“蛇状”（la figura serpentina），谓笔法钩勒，宛延萦纡，最足传轻盈流动之姿致，如蛇之行地、焰之被风，说者或复取像于舞容及烟缕之袅窕缠绵。霍加斯（Hogarth）本而发挥，至称蛇形或波形之曲线为“美丽线”（the line of beauty），能使观者心目随而逶迤佚荡，且云：“余观跳舞，于此线会心不远”。古希腊文家早谓跳舞者能以身段动作拟像水

之流与火之烈，可与霍加斯观舞相发明。席勒判别美之阳刚、阴柔，亦以焰形线或蛇形线为柔妍之属，宜示流动之曼态。傅、边、卞辈赋状舞容，取譬“蝮蛇”、“游龙”，岂非闭门造车于千载以前，而出户合辙于九州之外哉！窃意美人曲线之旨，始发于《诗·陈风·月出》：“佼人僚兮，舒窈纠兮”，毛《传》谓咏美人白皙，“僚、好貌，舒、迟也，窈纠、舒之姿也”；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一二引司马相如《子虚赋》“青虵蚴蟉于东箱”，又《大人赋》“骖赤螭青虵之蜿蟉蜿蜒”，谓“窈纠”与“蚴蟉”、“蜿蟉”同，行动貌，即《洛神赋》之“婉若游龙”也。正复以曲线通于龙蛇；盖舒徐矫捷，均堪喻此，傅毅以之言速，卞兰以之言缓，要归乎婀娜宛转而已。《太平广记》卷三一引《传记》托为洛神语，病曹植赋中此两句体物殊“疏”。尝臆测之，植以向来刻划妙舞者移施于雅步，“婉若游龙”即《月出》之“舒窈纠兮”，无可吹求；《庄子·田子方》：“从容一若龙，一若虎”；郭注：“槃辟其步，逶蛇其迹”；成疏：“逶迤若龙，槃辟若虎。”《洛神赋》之“婉若游龙”，可以《庄子》语注之。而“翩若惊鸿”在舞踊为轻快者，在步武则佚为浮佻，有失神女身份，此所以啧有烦言欤。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卷一八《柳归舜》。后世写体态苗条，辄拟诸杨柳，袁宏道《新买得画舫作居》之六奇句所谓：“杜宇一身皆口颊，垂杨遍体是腰肢”；浸假而以“蛇腰”易“柳腰”，《红楼梦》第四四回王夫人形容晴雯所谓：“水蛇腰，削肩膀儿。”十九世纪以来西洋诗文中尤成惯语，如梅里美晤见一贵妇人（La Princesse Joinville），记其状貌云：“腰身佳绝，乃一蛇而服绣衣纨耳”。波德莱亚咏一女行步风姿，直比于蛇之舞摆。则《月出》之“舒窈纠兮”、《洛神赋》之“婉若游龙”，言行步而非言旋舞

者，洵得风气之先，有揣称之妙也。

《全后汉文》卷九三

徐干《明□赋》："唇实範绿，眼惟双穴，虽蜂膺眉鬓，梓……。"按题与文皆讹脱，而一斑窥豹，当是嘲丑女者。同卷有繁钦《三胡赋》，描摹胡人状貌之恶，则于此篇题倘为《胡女赋》耶？"眼惟双穴"与《三胡赋》之"黄目深睛"、"眼无黑眸"剧类。"蜂膺"或是"蜂准"之误，杜甫《黄河》所谓"胡人高鼻"。目深鼻高乃胡貌特征，《世说·排调》即记王导笑胡人康僧渊之"目深而鼻高"；《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记孙珍患目疾，求方于崔约，约戏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可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宣诸子中最胡状，闻之大怒，诛约父子。"《南部新书》戊卷载唐睿宗咏壁画胡人头："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云溪友议》卷中载陆岩赠胡女诗："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睿宗下句谓鼻塌亦能闻香，故不须高耳。"範"疑"规"之讹，如《淮南子·说山训》"画西施之面、规孟贲之目"之"规"，画也，"规"误为"轨"，三写而复误为"范"；"眉"疑"猬"之讹，谓鬓毛森刺，犹李颀《古意》之言"须如猬毛磔"。

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亦有"须如猬毛磔"语；颜真卿《郭公庙碑铭》则曰："虬须猬磔。"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刻划美人丽质妍姿，汉魏祖构，已成常调，《好色赋》涉及

丑妇，以资烘托："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干此赋殆本其意，进宾为主，改衬笔为专写，遂开《先唐文》卷一刘师真《丑妇赋》等佚文矣。西方诗文亦可连类，取向来揣称殊色之词，稍一挪移，毫厘千里，赞叹顿成诙诨。发黄似金、唇红同珊瑚、肤白比乳之类，易位他施，至宝丹可使齐于溲勃。如云彼妹"白银为发，黄金作面，乳凝唇而檀琢齿"；或云："乌檀为齿，白银作眼"；"额如红宝石，颊如卵白宝石，眼中闪闪作珍珠光，唇如蓝宝石，肤灿烂如精金"；"发如白莲花，齿如黄蜜蜡"；"发似鸦白，眼同琼赤，齿作金黄"。《今古奇观》卷二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嘲颜俊貌丑《西江月》有云："牙齿真金镀就。"《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十一章堂吉诃德语其侍从曰："汝形容吾意中人姿貌，言其目如珠，使吾惶惑。海鱼之目如珠，美人之目当如绿宝石。珠宜施于齿，不得以称目。汝盖颠倒易位，以目为齿矣"。皆可相印证。莎士比亚、波德莱亚等都尝赋丑女。又如唇辅之美，文咏侈称，莎士比亚状美少年微笑，双颊生涡，"乃爱神掘墓穴自葬厥身"；意大利诗人言，美妇颊涡即己心之陷阱与奄豸；法国诗人谓是爱神手指深印、巧笑安身之窟，即哲士睹之亦复心醉神迷；德语中颊涡与坟窟同一字根（Grübchen，Grub），海涅遂双关见巧。塞万提斯写一少年颠倒于女郎芳名"明珠"者，眇一目，身弯如弓，臂屈不能伸，阔口薄唇似横一长线，面麻，其斑斑痘洼——皆爱慕者埋魂瘗魄之坑穴也，盖以称笑涡者移称天花洼矣。美人"绿鬓"、"蜂腰"，而徐干曰"绿唇"、"蜂准"，正此机杼。《韩诗外传》卷九屠门吐娶齐王女甚丑，"目如擗杏，齿若编贝"，夫《好色赋》言"齿若含贝"，东方朔《上书自荐》言"齿若编贝"，美词而非丑

词；《太平御览》卷三八三引《韩诗外传》作“齿如编蟹”，谓齿刺唇外，槎桠如蟹之受编而螯足撑拿，极嘲弄之致，《西游记》第三六回所云：“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贝”与“蟹”同属介类，以喻齿牙，则肝胆胡越，亦犹“猬”喻男须乃示壮士，而喻女发则示丑妇，不容更替者。古英语“gubber-tushed”即谓此类齿形也。

《全晋文》卷一一一

陶潜《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按《大招》祇云：“嫭目宜笑”，此则进而谓“流眄”之时，口无语而目有“言”，唇未嘻而目已“笑”，且虚涵浑一，不同“载笑载言”之可“分”；“含”者，如道学家说《中庸》所谓“未发”境界也。陶潜以前，未见有此刻划。后世或复增眉于目，如刘孝威《在郡县遇见人织、寄妇》：“云栋共徘徊，纱窗相向开；窗疏眉语度，纱轻眼笑来”；程嘉燧《青楼曲》：“当炉少妇知留客，不动朱唇动翠眉”；《聊斋志异》卷四《青梅》：“梅亦善候伺，能以目听，以眉语”；《绿野仙踪》第六〇回写齐蕙娘：“亦且甚是聪明，眼里都会说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八回：“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不必开口，两条眉毛活动的就像要说话，不必侧耳，两只眼睛积伶的就像会听话”（参观《楚词》卷论《招魂》、《太平广记》卷论卷二三八《大安寺》）。然眉目终不及口舌之意宣词达，作者又因而起波生节，如晁元礼《洞仙歌》：“眼来眼去，未肯分明道”；董

以宁«蓉渡词»：«凤凰阁·阁中»："纵是愁难细说，说来防错，抵多少眼酬眉酢"；洪亮吉«更生斋诗余»卷一«减字木兰花»："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夷坚志补»卷八«吴约知县»："酒酣以往，笑狎谑浪，目成云雨，忘形无间。"第三句乃"眼语"、"目成"之增华；英诗人（John Donne）名篇（The Extasie）言两人四目相交，瞳中映象如产生婴儿，则充类以至于尽矣。«醉翁谈录»甲集卷二«张氏夜奔吕星哥»："从此眼嫁眉婚，神交气合"；"眼嫁眉婚"即«夷坚志补»之"目成云雨"，与«蓉渡词»之"眼酬眉酢"均善铸词。西方词章中惯道：目睑即唇吻，盼睐亦语言，默默无声而喁喁不止；双目含情，悄无言而工词令，喑无声而具辩才。所睹警策莫过莎士比亚剧中称女角云："咄咄！若人眼中、颊上、唇边莫不有话言，即其足亦解语"；又十七世纪一诗人（Henry Vaughan）云："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And a riddle what the ir pratling eyes would say），更酷似洪亮吉所咏"眉梢眼角禅"矣。"眉语"亦屡见古罗马情诗中。

«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悲罗襟之宵离"云云。按姚宽«西溪丛语»、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皆谓机杼本之张衡«同声歌»："思为菟蒢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实则观前人此题仅存之断句，如张衡«定情赋»："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蔡邕«静情赋»："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王粲«闲邪赋»："愿为环以约腕"，即知题中应有，无俟旁求矣。"愿接膝以交言"，此愿万一尚得见诸实事；"愿在衣而为领"至"愿在木而为桐"，诸愿之至竟仅可托于虚想。实事不遂，发无聊之极思，而虚想生焉，然即虚想果遂，仍难长好常圆，世界终归阙陷，十"愿"适成十"悲"；更透一层，禅家所谓

“下转语”也。张、蔡之作，仅具端倪，潜乃笔墨酣饱矣。祖构或冥契者不少，如六朝乐府«折杨柳»:“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环郎臂，蹀座郎膝边”；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着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裴诚«新添声杨柳枝词»之一:“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黄损«望江南»:“平生愿，愿作作乐中箏；得近佳人纤手子，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李邴«玉楼春»:“暂时得近玉纤纤，翻羡镂金红象管”；刘弇«安平乐慢»:“自恨不如兰灯，通宵犹照伊眠”；«留松阁新词合刻»中董俞«玉凫词»卷上«山花子»:“愿作翠堤芳草软，衬鞋弓”，王士禄评:“仆有诗云：‘愿化芳磁供茗饮，将身一印口边脂’”；毛奇龄«西河合集·七言古诗»卷七«杨将军美人试马请赋»:“将军似妒九华鞓”（参观韩偓«马上见»:“自怜输厩吏，余暖在香鞓”）；曹尔堪«南溪词·风入松»:“恨杀轻罗胜我，时时贴细腰边”；朱彝尊«临江仙»:“爱他金小小，曾近玉纤纤”；邵无恙«镜西阁诗选»卷三«赠吴生»之二:“香唇吹彻梅花曲，我愿身为碧玉箫。”段成式«嘲飞卿»之二:“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则明言本潜此赋之“愿在丝而为履”。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的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叠出逞多。顾无论少祇一愿或多至六变，要皆未下转语，尚不足为陶潜继响也。福楼拜小说«情感教育»中男主角见意中人以巾掩目，遂愿此身成为此眼泪湿透之小帕。斯亦“在口为箝”、“在腰为带”之拟议变化也。

况而愈下，甚且愿亲肌肤，甘为亟虱或溷器者！亦均未尝下转语，视陶赋犹逊一筹焉。

王粲《神女赋》："婉约绮媚，举动多宜。"按苏轼《西湖》称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称莺莺："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即"多宜"之谓，厥意首发于兹。《全宋文》卷三一谢灵运《江妃赋》："姿非定容，服无常度，两宜欢嚬，俱适华素"；于"宜"之纤旨曲致，由浑之画，视王粲语，如增冰之于积水矣。后世词人，都为笼罩。苏诗、王曲而外，如梁简文帝《鸳鸯赋》："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嚬"；周邦彦《玉楼春》："浅颦轻笑百般宜"；谢绛《菩萨蛮》："一瞬百般宜，无端笑与啼"；杨无咎《柳梢青》："一自别来，百般宜处，都入思量"，又《生查子》："妖娆百种宜，总在春风面，含笑又含嗔，莫作丹青现"；尹唯晓《眼儿媚》："一好百般宜"。周邦彦艳词《望江南》有句云："人好自宜多"，或苦难解；窃谓参观尹唯晓《眼儿媚》之"一好百般宜"，则涣然冰释矣。周辉《清波杂志》卷九论"士大夫"家"侍巾栉辈小名"云："'总宜'之名为佳，特恐无敢承当者。"窃谓《庄子·天运》言西施"病心而瞵，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王嘉《拾遗记》卷八吴主睹画工写潘夫人忧戚瘦减之容悦焉，曰："愁貌尚能惑人，况在欢乐！"；沈约《六忆诗》之二："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柳永《满江红》：

“恶发姿颜欢喜面，细追想处皆堪惜”；虽皆未道“宜”，而命意正“两宜欢嗫”、“宜嗔宜喜”耳。莎士比亚名剧中赞皇后之美云：“嗔骂、嘻笑、啼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用“宜”字（becomes）不谋而合。丽人之“颦”、“啼”、“愁貌”亦宜人动人，故妇女饰貌弄姿，遂有如卷四一«风俗通»佚文所记之“愁眉”、“啼妆”、“若齿痛不忻”之“龋齿笑”，或白居易«时世妆»所咏“妆成尽似含悲啼”，效颦学步矣。又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释“恶”为“甚辞”，是也，然举柳永二句为例而解曰：“‘发’即‘发妆’之‘发’，‘恶发姿颜’即浓妆之意”，则不知妄说。“恶发”、嗔怒也。庄季裕«鸡肋编»卷下：“钱氏时‘握发殿’，吴人语讹，乃云‘恶发’，谓钱王怒即乘此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方民族吉凶»条：“‘恶发’犹云‘怒’也”（参观卷一«钱大王恶发殿»条）。唐时已有此语，如«敦煌掇琐»之三«燕子赋»：“鹪鹩恶发，把腰即扭”，又变文«难陀出家缘起»：“难陀恶发不添，尽打破，……又怕妻怪恶发，便骂世尊”；曾慥«高斋漫录»记章惇落职，怨林希当制措词太甚，林曰：“长官发恶，杂职棒毒”，赵德麟«侯鲭录»卷六载此语，正作：“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五灯会元»语录尤多，如卷一一南院慧颙章次之“好好问你，又恶发作么？”，卷一二石霜楚圆章次之“有即尼干欢喜，无则瞿昙恶发”，卷一五智门光祚章次之“嗔他停滞我，恶发走归家”，嗔怒之意，皆昭然自揭。实则唐、宋诗词即不乏其例，张氏交臂相失。如罗隐«白角篦»七绝：“莫言此个尖头物，几度撩人恶鬓来”，“发”谐“发”、“撩鬓”之“撩”谐“撩怒”之“撩”；李建勋«殴妓»五律：“起来犹忍恶，剪破绣鸳鸯”；欧阳修«玉楼春»：“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

不是”；徐积«寄范椽»：“最好绵衾剩典钱，又恐夜寒妻 懊 恼；……为报孟光莫恶发，待将黄 卷 换青钱”；惠洪«渔父词»：“古寺天寒还恶发，夜将木佛齐烧杀”；陈 克 «浣溪沙»：“问着似羞还似恶，恼来成笑不成歌。”张氏苟 留 意 及 之，便省“恶”训恼怒，非仅“甚辞”。«水浒»第三四回：“秦明听说反了花荣，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白话小说套语也；“恶”与“怒”互文一意，犹“心上”与“胆边”、“起”与“生”耳。

张鷟«朝野佥载» 卷六记李凝道 “性偏急，……乘驴 于 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欲殴之。马走，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五灯会元»卷一八大沩海评章次：“深沙人恶发，昆仑奴生嗔”；同卷张商英章次：“首座曰：‘恐其恶发，别生事也。’悦曰：‘正使烦恼，只 退 得 我 院，也别无事。’”“恶”与“怒”、“嗔”、“恼”均互文见义。

三四、画眼睛——传神在于阿堵

本书著者拈出中外文学家从各自角度阐发描绘眼睛之奥秘与重要。

（«管锥 编» 714—715 页，791—792 页，634—635 页；手 稿86—87(1)页。）

«太平广记»卷二一〇

«顾恺之»（出«名画记»）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曰："传神写貌，正在阿堵之中"。按此本«世说新语·巧艺»，而«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又七五〇皆引«俗说»云："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似较«世说»所载更为警切。苏轼«传神记»引"阿堵中"语而释之曰："传神之难在目，其次在颧颊；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恽格«瓯香

馆集»卷一一«画跋»曰:“譬之人有眼，通体皆灵。究竟通体皆灵，不独在眼，然而离眼不可也。”«广记»卷二一«张僧繇»（出«名画记»）画四龙，不点眼睛，云:“点之即飞去”，人请点之，二龙乘云腾上天；卷二八四«骞霄国画工»（出«王子年拾遗记»）又为龙凤，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秦始皇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即失之。二事与«俗说»“点睛便语”相发明。洪迈«夷坚丙志»卷一八«汪大郎马»记汪有良马，其童又善调驭，邑之五侯庙塑泥马，塑工写汪之马及童，宛然得真，“点目睛才毕手，汪马忽狂逸，童追蹑乘之”，皆溺水死。事相反而旨相成。妙艺通灵（Pygmalion's power），各国旧日皆有此俗信，故画师每不肯毕功定稿，恐所绘人物如真真之活也。«孟子·离娄»章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赵岐注:“言目为神候，精之所在”；刘邵«人物志·九征»:“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刘晒注:“目为心候。”盖目乃心灵流露之官，人遂谓是精神汇注之处，认果作因，以迹为本，“阿堵”不仅神赖以传，而即神之所寓矣。«平妖传»第四〇回:“原来万物精灵都聚在两个瞳神里面，随你千变万化，瞳神不改；这天镜照了瞳神，原形便现”；足为笺疏。西说有可比勘者。苏格拉底论画人物像，早言传神理、示品性全在双瞳，正同«世说»所记顾恺之语。李伐洛（Rivarol）曰:“目为心与物缔合之所，可谓肉体与灵魂在此交代”。黑格尔以盼睐（Blick）为灵魂充盈之极、内心集注之尤。列奥巴迪亦谓目为人面上最能表达情性之官，相貌由斯定格。采风询刍，初民野人之信忌亦归一揆焉；参观论卷三六一«房集»则。楼钥«攻愧集»卷七九«书老牛智融事»:“尝问:‘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复能作，盖目昏不能

下两笔也。'问：'岂非阿堵中耶？'曰：'此虽古语，近之而非也。欲作人物，须先画目之上睑，如两笔如人意，则余皆随事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语，画家所未及也。"为顾恺之下一转语，而人罕称述者。

《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房集》（出《原化记》）小儿持布囊，倾之，"中有数升眼睛，在地四散，或缘墙上屋。"按卷三四九《王超》（出《酉阳杂俎》）谓"有生之类，先死为'毕'"，故冥间有"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扇之或飞或走。两则当合观。鬼魂为眼者，眸子乃精神之所贯注，《阴符经》下篇所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详见论卷二一〇《顾恺之》。《朱文公集》卷四七《答吕子约》之七："体、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土，犹今人言'眼光落地'云尔"；《夷坚支志》甲卷六《巴东太守》余绍祖一日"正昼，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张灯？'……其仆燃两烛至，又云了不见有光。……子疑为失明，近而瞻视，双目了然，俄顷而卒。……所谓'眼光落地'者欤。"魂魄去身而曰"眼光落地"，即布囊或庭院中积聚眼睛之旨也。西方民俗学者（Wundt）考论目睛为灵魂安宅，虽著面上而能视远，与躯干亦即亦离，可相发明。

«楚 辞·招 魂»

“蛾眉曼睩，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睇些。”按下又云：“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诗·硕人»祇曰“美目盼兮”而已，此遂描状工细。“曼睩”“腾光”者，言眸之明；“遗睇”、“眇视”者言睐之媚。“曾波”即宋玉«神女赋»：“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正后世词章称目为“秋水”、“秋波”之托始。窃谓«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之“秋波那一转”可移释“目曾波”，而第二折之“鹘伶睩老不寻常”复可移释“曼睩腾光”也。«大招»则体物更精：“嫮目宜笑，娥眉曼只。”目之善睐，人所易知，目之“宜笑”，愈造微传神。王逸不解此，故其注曰：“工于嫮眄，好口宜笑，蛾眉曼泽”，一若“笑”仅为“口”之所有事者！«红楼梦»第三回写宝玉“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写黛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孙原湘«天真阁外集»卷四«横波»绝句咏目也，有曰：“如愁如喜还如怒，媚态三番一刹那”；皆可谓得屈、宋心印，王逸相形，几如无目（参观«全晋文»卷论陶潜«闲情赋»）。且人固有口浓笑而目无笑意者，逸竟不知耶？司汤达日记载见拿破仑笑容，乃“戏台上之笑容耳，齿露而已，且初不笑（où les yeux ne sourient pas），又言其所爱之荡妇笑容亦然。

三五、揣摹人物内心思忖与迷惘

自忖、自语、心口对话，在人前说话暗示出当时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称与自称转换等等，自《史记》以后到《红楼梦》，如江海之潢污。还可通过人物不知所在、去往、方向等，刻画迷乱的心理。

（《管锥编》988—990页。）

《全后汉文》卷二〇

冯衍《显志赋》："日暧暧而将暮兮，独于邑而烦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按"九州"句采《离骚》之词，"迷路"句肖《正月》之旨（详见《毛诗》卷论《正月》）。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韩愈《感春》："东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万山阻"；均资比勘，而杜诗尤凄警。

盖冯旷观山川，目眺心计，虽愤悒而情地宽廓；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若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魂，失归忘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以王安石集杜句作“望城北”，因曰：“余闻洪庆善云，《楚辞》：‘中心瞀乱兮迷惑’，王逸注：‘思念烦惑，忘南北也’，子美盖用此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哀江头》云：‘欲往城南忘城北’，言皇惑不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望城北’，意则一；北人谓‘向’为‘望’亦皇惑之意。”王安石主“望城北”，殊具诗眼。《敦煌掇琐》第二一种《女人百岁篇》：“八十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来东”，正杜句之意。北宋李复《滹水集》卷一一《兵馈行》乃压卷巨篇，结云：“凄恻自叹生意促，不见父、夫不得哭，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望北”，即用杜句，并拈出“向”以与“望”为互文，卷五《又与侯谟秀才》书自言“尝注”杜诗，则其用字必非率尔。窃谓“忘城北”不词费解，“忘南北”意固可通，而无“城南”与“城北”之对照映带，词气削弱；且“望”者，向之而往也，言“望城北”，则“忘南北”勿言可喻，言“忘南北”，则犹豫踌躇而尚未迷方信足，漏却尘昏日暮，心乱路失之状。是故“望城北”已包“忘南北”之情，而“忘南北”犹未尽“望城北”之事。《史通·叙事》篇所谓“望表知里，扪毛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望”字有焉。胡仔囿于“无字无来历”之迂见，未尝优求涵咏，况即论字面，冯衍此赋早有“于邑而烦惑，迷不知南北”，视王逸短琐注脚，“来历”岂不更先而亦更大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二据《两京新记》谓曲江在都城东南，地最高，灵武行在则在长安之北，“欲往城南”即“潜行”曲江，“望城北”即登高以冀王师之至。洵如所解，此句

宜在开篇处，今以煞尾，则“欲”字既欠通顺，更如“黄昏”望远以“冀”奇兵夜袭也。苟非“忠”而愚，亦同鸱蝠之能瞑视矣！钱谦益《读杜小笺》卷上曰：“专为贵妃而作。……‘人生有情’二句，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黄昏胡骑’二句，兴哀无情之地，沉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尘满地，至不知城之南北，此所谓‘有情痴’也。陆放翁但以避死惶惑为言，殆亦浅矣。”夫“人生”二句乃谓水长流而花仍发，以无情故，人非木石，则家国兴悲（参观《毛诗》卷论《芣苢》）；与“天长”二句之旨，如风马牛。“虽胡尘满地”之“虽”字，上承下转，皆不了了，意理笋脱梗塞。破国心伤与避死情急，初无乖倍，自可衷怀交错。杜写身陷境中之情，钱以陆机《吊魏武帝文》中“兴哀无情之地”为解，则杜祇如冯衍赋之茫茫交集，而“泪沾臆”又祇如陈子昂《登幽州台》之悠悠涕下耳。“我闻室”中人多暇日而生绮愁，宜其不能领略孤危皇遽之况。余尝谓钱氏说杜，深文而实浅见，附会而乏体会，此一例也。

三六、写　梦

关于梦的描写与学说是文学家、心理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本书著者拈出中外有关梦的思想情致并加以阐发。

（《管锥编》488—496页，844页，578—579页，1424—1427页；增订40页，111页；手稿67页，84页，184页。）

《列子·周穆王》

“梦有六候”一节。按此本《周礼·春官·占梦》，张湛注亦径取之郑玄注。“六梦”古说，初未了当；壬符《潜夫论·梦列》篇又繁称寡要，《世说·文学》载乐广语则颇提纲挈领：“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云：‘形神所不接，岂是想耶？’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蘧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形神不接”之梦，或出于“想”，姑置勿论；乐

于“因”初未申说。《列子》此篇“想梦自消”句，张注：“此‘想’谓觉时有情虑之事，非如世间常语尽日想有此事，而后随而梦也。”盖心中之情欲、忆念，概得曰“想”，则体中之感觉受触，可名曰“因”。当世西方治心理者所谓“愿望满足”及“白昼遗留之心印”（Tagesreste），想之属也；所谓“睡眠时之五官刺激”，因之属也。《大智度论·解了诸法释论》第一二：“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梦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梦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欲令知未来事。”“身中不调”，即“因”；“闻、见、思惟”，即“想”。《全后汉文》卷四六崔寔《政论》：“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昼则思之，夜则梦焉”，“思”即愿望耳。《云笈七签》卷三二《养性延命论》引《慎子》佚文云：“昼无事者夜不梦”；白昼未遗心印也。《吕氏春秋·道应训》：“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引《梦书》云：“梦围棋者，欲斗也”；均想梦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记卢有“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陆游《剑南诗稿》卷一二绝句“桐阴清润雨余天”一首题云：“夏日昼寝，梦游一院，阒然无人，帘影满堂，唯燕蹋筝弦有声，觉而闻铁铎风响璆然，殆所梦也”；均因梦也。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啮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沧洲结想，马啮造因，想因合而幻为风雨清凉之境，稍解烦热而偿愿欲。二十八字中曲尽梦理。《楞严经》卷四谓重睡人眠熟，其家人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山谷内

集»卷一一任渊注引此经而复申之曰:“闻马龁草声，遂成此梦也。……以言江湖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任注补益，庶无剩义，以«楞严»仅言因而未及想，只得诗之半也;«外集»卷一三«次韵吉老»之七:“南风入昼梦，起坐是松声”,史容注亦引«楞严»,则函盖相称，以诗惟言因耳。想、因之旨，旧说纷纭，都不惬当。«世说»刘峻注“想”、“因”,即附合于“六梦”:“所言‘想’者，盖‘思梦’也,‘因’者盖‘正梦’也”;不及“喜梦”(“喜悦而梦”)、“惧梦”(“恐惧而梦”)、“噩梦”(“惊愕而梦”)、“寤梦”(“觉时道之而梦”)。盖刘氏解“想”义甚隘,不如张湛明通,遂无可位置四梦；其以“正梦”(“无所感动,平安自梦”,“平居自梦”)为“因”，则固知“因”之别于“想”,而尚未道所以然。叶子奇«草木子»卷二下:“梦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见,因以类感;谚云:‘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缺于所见也”(«张协状元戏文»亦有此谚)；则“想”不过指物象之印于心者而已，只是梦之境象，至梦之底蕴若喜、惧、思、慕，胥置度外，“类感”何谓，索解无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释梦»云:“«周礼·占梦»三曰‘思梦’，乐广所言‘想’也；一曰‘正梦’，二曰‘噩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广所言‘因’也。后人以‘因羊念马、因马念车’释‘因’，是亦‘想’耳，岂足尽‘因’之义也!……因其正而正焉，因其噩而噩焉，因其寤而寤焉，因其喜惧而喜惧焉。……心所喜怒，精气从之，其因乎内者欤。……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其因之兼乎外者欤?……以觉为梦之所由生，以梦为觉之吉凶所由见，其理中正不可易如此。”恽氏所驳“后人”语，见苏轼«梦斋铭»,«困学纪闻»卷一〇考其意本乎杜夷«幽忧子»者。“一体之

盈”云云，窜取«周穆王»篇之文，而曲解为祇祥。夫既“因乎内”，何以不得为“想”？“思”亦“因乎内”，何以不得与“心所喜怒”并列为“因”？进退失据，趣归莫定。“因兼乎外”，“吉凶所由见”，则指梦为预示，可同龟策之卜，梦见于几先，事落于兆后，即«潜夫论·梦列»之“直”与“象”、«论衡·纪妖»之“直梦”、«大智度论»之“天与梦使知未来”；固承«周官»，而于乐广所树二义之外，另生枝节。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三三«刘诚伯字说»：“余惟«周官»‘六梦’之占，独所谓‘正梦’不缘感而得，余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动焉之谓也”；以五梦同归于想，似胜刘、恽。心有感动为想，其他非由心动于中而生之梦，则均属因；犹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一所谓有“意想所造之梦”，亦有“气机所感之梦”。«列子»本篇言：“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或«潜夫论»言“体气之梦”，正如项斯«赠道者»：“自说身轻健，今年数梦飞”；«化书·道化»：“狂风飘发，魂魄梦飞”；袁文«瓮牖闲评»卷八自记“忽梦身上截为水所浸，下截则埋在土中”，觉后思之，“是夜天气甚寒，上截偶失盖覆而身冷，下截有衾。”此类全缘体觉，未涉心意，是“因”非“想”，皎然可识，«周官»“六梦”，无可附丽。作«列子»者，漫然率尔，于«周官»逐车后之尘，拾牙余之慧，不察自举诸例非“六梦”所可概也。吾国古人说“想”者，有三家颇具胜义，聊表禒之。一、张耒«右史文集»卷五一«杨克一图书序»：“夫‘因’者，‘想’之变。其初皆有兆于余心，迁流失本，其远已甚，故谓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为非想。夫使如至人之无想欤？则无梦矣！岂有梦而非想者哉？”张氏不顾想、因乃心身内外之

辨；殊嫌灭裂，而谓为远近故新之殊，却益神智。人之“远”想，忽幻梦事，只自省迩来无其想，遂怪其梦之非想不根，浑忘“远甚”曾有“初”想，盖醒时记性所不能及者，梦中追忆了然。文家德昆西尝谓心中之感受情思，相继无穷，日积时累，一层一掩，大似古人每于羊皮纸文籍上，别写篇章，刮磨旧字，以新字罩加焉，一之不已，而再而三，递代覆叠，后迹之于前痕能盖而不能灭；“迁流失本”而“初想”固在，若是班乎。二、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三《大宗师》：“槖与斋曰：‘梦者，人智所现，醒时所制，如既络之马，卧则逸去。然经络过，即脱亦驯，其神不昧，反来告形。”醒制而卧逸之说与近世析梦显学所言“监察检查制”（die Zensur）眠时稍懈，若合符契。柏拉图早窥斯理，正取譬于马之缰络；圣·奥古斯丁尝反躬省察，醒时所能遏止之邪念于睡梦中沓来纷现，乃究问理智此际安往；即“醒制卧逸”也。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有《说梦》一篇，畅论人于作梦时，情欲放恣，形骸脱略。一言以蔽曰：“吾人于睡梦中不为伪君子”，洵警语也！西方文家或（Boswell）云：眠时心门键闭，思念不能夺门，乃自窗跃入室中，遂尔成梦；或（Hoffmann）云：醒时心官如守关吏，究诘綦严，游思逸想，胥禁出境。马络也、心门也、守关吏也、监察检查制也，四者名开义合，又“想”之进一解也。尝试论之，搜神志怪，每言物之成精变人形者，眠时醉候，辄露本相。如《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节记孙岩妻睡，夫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节记龙女熟寐，“首出九龙之头”；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喻袁枚诗即曰：“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荒唐无稽，而比象不为无理，均

“醒制卧逸”之旨；妖寐而现原形，犹人之“醉后吐真言”、梦中见隐衷尔。三、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一一《驱梦赋》：“主人晨起，意动色沮，瞹眙噩梦，数避无所。因召趾离，面赤发语，呼曰：‘尔来！尔胡余苦？……凡我昼无，尔夜必有；冲踏麋至，不记妍丑，袭我不备，荡析纷糅。……’趾离欠伸，……向我而嗔，曰：‘子不德，翳吾是憎。……宦涂屏营，子实不贞，昼伪遏蔽，夜吐其情。……凡子有身，此梦如影；不蹈梦区，不烛心境。……我昼何居？即子之家。……尔我合体，子母呿呿。……’”药地微言引绪，潘氏发舒而成伟词。“昼遏夜吐”即醒制卧逸；“袭我不备”即入室不由门而自窗。欲“烛”知“心境”，必“蹈”勘“梦区”，即王安石《荆文公诗》卷四一《杖藜》：“尧桀是非犹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陆游《剑南诗稿》卷五四《孤学》：“家贫占力量，夜梦验工夫”，又卷六〇《勉学》：“学力艰危见，精诚梦寐知；众人虽莫察，吾道岂容欺？”（参观卷五八《又明日复作长句自规》、卷八四《书生》）；杨时《龟山集》卷三〇《游执中墓志》：“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否也”；陈琏《圣学入门》卷上：“梦寐之中，持敬不懈。程子云：‘人于梦寐间，亦可卜所用之浅深。’省察至此，微乎！微乎！”，又卷下：“梦行善事为一善，梦行不善事为一过”（参观《尺牍新钞》卷一〇陈钟璜《与友》）；复即弗洛伊德所谓“释梦乃察知潜意识之平平王道”也。又按《草木子》以“目见”为梦之大本，亦自有故。《酉阳杂俎》卷八云：“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毕丰（Buffon）谓梦境中眼见多而耳闻少；弗洛伊德谓梦幻虽不尽属眼界色相，而以色相为主；均资参证。

“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儛者哭”；《注》：“或

造极相反。”按此即“六梦”所不能包盖者，张湛乃曰：“即《周礼》‘六梦’之义，理无妄然”，漫浪之谈耳。《庄子·齐物论》亦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庄、列皆言预兆先几之迷信，等梦于卜筮；倘能曰“旦哭泣者夜梦饮酒，旦田猎者夜梦哭泣”，则窥见心情损益盈亏之秘蕴，而非神话寤语矣。《潜夫论·梦列》篇有“极反之梦”一门，张湛或即取其名目为注；所举例为晋文公梦楚子伏己而盬脑，战乃胜楚。占梦为先事之反兆，即习俗中“反象以征”之一种，见《周易》卷论《革》。王充《论衡·纪妖》论占梦虽云：“楼台山陵，官位之象也；人梦上楼台、升山陵，辄得官”，而他书鲜与同调者。《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四年梦见“金玉之积如山”，筮史敢占之，曰：“忧也！”；《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梦牛头流血，“意甚恶之”，占梦赵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世说新语·文学》人问殷浩：“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矢秽？”《南史·沈庆之传》：“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大富贵！’”《北齐书·李元忠传》：“将仕，梦手执炬火入其父墓，中夜惊起，甚恶之。旦告其受业师，占云：大吉！”《弘明集》卷九梁萧琛《难范缜〈神灭论〉》：“凡所梦者，或反中诡遇，赵简子梦童子裸歌而吴入郢、晋小臣梦员公登天而员公出诸厕之类，是也”；《太平广记》卷一二九引《纪闻》晋阳人梦为虎所啮，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又卷二七七引《广德神异录》唐高祖梦堕床下，为虫蛆所食，智满禅师曰：“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共仰一人活’耳”，又卷三二四引《异苑》记梁清梦：“粪污者，钱财之象；投掷者，速迁之征”；《说

郭»卷三二«海山记»隋炀帝为牛庆儿解梦曰:“梦死得生。”正史野记所载“极反”解梦之例，更仆难终，兹复自词章及白话小说中摭拾数事。秦观«淮海集»卷三«纪梦答刘全美»:“梦出城闉登古原，草木荣夭带流水；千夫荷锸开久窆，云是‘刘郎字全美’。既寤茫然失所遭，河转星翻汗如洗。世传梦凶常得吉，神物戏人良有旨；全美身名海县闻，闭久当开乃其理”（参观苏轼«秦少游梦发殡而葬之者，云是“刘发之柩”；是岁发首蔫，秦作诗贺之，刘泾亦作，因次其韵»）；沈廷松«皇明百家小说»第一一三帙潘游龙«笑禅录»:“一人告友:‘我昨夜梦大哭，此必不祥。’友云:‘无妨！无妨！夜里梦大哭，日里便是大笑。’其人复云:‘若果然，夜里梦见有我在哭，日里岂不是无我在笑?’”;«拍案惊奇»二刻卷一九:“梦是反的：梦福得祸，梦笑得哭”；«醒世姻缘传»四四回薛素梦凶神破胸换其心，惊叫而醒，母问知，因慰之曰:“梦凶是吉。好梦！我儿别害怕!”西俗亦同，其旧谚（Dreams go by contraries）可征；古罗马小说«金驴记»即云:“夜梦预示昼事之反”。意大利古掌故书(Il Trecentonovelle)亦记一人梦得巨金，而醒则首为猫粪所污。然相传苟梦哭，必睡中真哭至痛泪承睫，梦兆始验而果有喜事，否则荒幻无足信；斯又吾国野谈所不拘泥者。«诗·小雅·斯干»占梦:“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论衡·言毒»:“故人梦见火，占为口舌；梦见蝮蛇，亦口舌”;而心析学解梦谓蛇象男根。痴人说梦等耳，顾苟调停撮合，则梦蛇为女子之祥，乃“反象以征”耳；梦蛇为口舌之兆，乃“上升代换”耳，可资嗢噱者也。英国古小说中人自言夜来得吉梦，梦见棺材与交叉白骨，为嘉期不远之兆。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二月十八日:“夜梦食点心，兆有口舌。”

此种俗说实同《易》之《颐》，较王充所谓梦火兆口舌，似有理致。

“周之尹氏大治产”一节，老役夫旦旦为仆虏，夜夜梦为人君，如刘朝霞所谓“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惆惶”（《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引《开天传信记》）。奇情妙想，实自《庄子·齐物论》论梦与觉之“君乎牧乎固哉”六字衍出，说者都未窥破。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亦行文之佳致乐事。《拍案惊奇》二刻卷一九牧童寄儿事又踵而敷饰，有曰：“不如庄子所说那牧童做梦，日里是本相，夜里做王公。”不曰“列”而曰“庄”，又以“牧童”代“役夫”，似示《列子》此节本诸《庄子》一句者。果尔，则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矣。李商隐《过楚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彼老役夫与牧童亦心同此感者欤。

《焦氏易林·姤》

《损》：“梦饭不饱，酒未入口；婴女虽好，媒雁不许。”按言望梅而渴不止也。《潜夫论·实贡》：“夫说粱饭食肉，有好于面，而不若粔籹蒸之可食于口也”；《华严经·菩萨问明品》第一〇：“如人设美膳，自饿而不食，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楞严经》卷一：“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又寒山诗：“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梦饭”之造境寓意深于“说食”，盖“说食”者自知未食或无食，而“梦饭”者自以为食或可得而食也。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四《易论》：“梦饮酒者，觉而言之于童子，童子曰：‘奚而不醒也！’”

李开先«中麓闲居集»卷一«喻意»:“梦中有客惠佳酒，呼奴抱去热来尝。忽听鸡声惊梦觉，鼻内犹闻酒气香。追悔一时用意错，酒佳凉饮有何妨!”冯梦龙«广笑府»卷五:“一好饮者梦得美酒，将热而饮之，忽然梦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吃!’”又儿如此林第二句之衍义矣。

«全梁文»卷四五

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子谓神游蝴蝶，是真作飞虫耶？若然者，或梦为牛，则负人辕轭，或梦为马，则入人胯下，明旦应有死牛死马。而无其物，何也？又肠绕阃门，此人即死，岂有遗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岂庄生实乱南国、赵简直登闾阖邪？外弟萧琛亦以梦为文句甚悉，想就取视也。”按送难诸文中，唯萧琛一篇稍具名理，树“据梦以验形神不得共体”之义；曹思文同立此义，故缜疑其剿袭，而曰“想就取视”也。曹博辩逊萧，举例似有意回避；缜答中“庄生”、“赵简”两事出于曹难，“肠绕阃门”事则出萧难:“或理所不容，……吴后梦肠出绕阃门之类是也。”«论衡·纪妖»亦言赵简子梦游钧天，“非天也”。“肠绕阃门”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裴注引«吴书»:“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阊门”；王嘉«拾遗记»卷八增饰为:“梦肠出绕腰，有一童女负之绕吴阊门。”陆游«剑南诗稿»卷一«出县»:“归计未成留亦得，愁肠不用绕吴门”，即使此典；沿用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二«狱中杂诗»之一六:“美酒经时浇汉狱，愁肠终

夜绕吴门”，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七《自石湖至横塘》之二：“为爱横塘名字好，梦肠他日绕吴门。”一若此“肠”非“肠子里爬出来的”（《红楼梦》第六〇回）之“肠”，而同“刚肠”、“热肠”、“搜枯肠”之“肠”，皆缘陈后主《枣赋》之“此欢心之未已，方梦肠而屡回”（《全陈文》卷四）或王安石《江东召归》绝句之“归肠一夜绕钟山”（又《送张拱微出都》：“肠胃绕钟山，形骸空此留”），有例在先也。《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又《大宗师》：“且女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只言梦与觉，未道神与形，而萧琛、曹思文径以入梦为出神，视若当然。盖认梦为魂，初民心同此理，殊方一致，历世相传，参观《楚辞》卷论《招魂》。民族学者尝考生人离魂，形态幻诡，有化爬虫者，如蛆、蛇之属，有化物之能飞跃者，如鸟、如蝴蝶、如鼠。古埃及人即以蝴蝶象示灵魂；古希腊人亦然。西方昔画灯炷火灭，上有蝴蝶振翅，寓灵魂摆脱躯骸之意；故但丁诗中咏灵魂升天，喻为青虫化蝴蝶而飞；神秘宗师（Santa Teresa de Jesus, Moradas, V.2）又以扃闭内外之心斋比于灵魂之作茧自裹，豁然澈悟则犹蛹破茧、翩翩作白蝴蝶。海客瀛谈，堪为《南华》梦蝶之副墨矣。吾国旧籍常载梦魂化蛇事，如《史记·高祖本纪》已言：“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兹举不甚熟知者数则。《说郛》卷二四唐佚名《逸史》：“玄宗微时，尝至洛阳令崔日用宅；崔公设馔未熟，玄宗因寝。庭前一架花初开，崔公见一巨黄蛇食藤花。……玄宗觉曰：‘大奇！饥甚，睡梦中吃藤花，滋味分明也。’”紫阳真人《悟真篇》卷下《绝句五首》之三元陈致虚注引《吕洞宾传》记吕游庐山开元寺：“历云堂，见一

僧方酣寝，顶门出一小赤蛇，长三寸许，缘床自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循上尿器中饮而去；乃出轩外，度小沟，绕花若驻玩状，复欲度一小沟，以水溢而返。道人当其来处，以小刀插地迎之。蛇畏缩，寻别径，至床右足，循僧顶门而入。睡僧遽惊觉曰：'初梦从左门出，逢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饮之。因褰裳度门外小江，逢美女数十。复欲度一小江，水骤涨，不能往，遂回。逢一贼欲见杀，从捷径至右门而入。'道人……大笑而去"；元张雨《贞居先生诗集·附录》卷下闵元衢《张贞居集书后》："外史尝矜其术，伏坛良久。虞文靖见沟中出一蚓食污浊，以竹编阻。外史起，自言：'适往天府，赐以琼浆玉液，值干楯满前而寤。'虞指蚓示之，外史悔悟"，实孳生于《洞宾传》。元阙名《桃园结义》第三折刘备醉卧，关羽语张飞曰："呀！呀！呀！兄弟，你见么？他侧卧着，面目口中钻出赤练蛇儿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内钻出来，入他耳中去了。……这的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当来必贵也"（《云台门》第二折汉光武事同）。皆言"神"亦有"形"，顾为身之变"形"，傍人醒者有目共睹其易形，而梦者浑不觉己形之异，非若庄周之自知化蝶栩栩然；卮言日出，又范缜所不胜驳而或不屑驳矣。

三七、写愁和泪

文士多愁人，总想逃避忧虑，然而忧愁或跟踪、或迎候，成为笼罩着作家无所不在的幽灵。本书著者拈出文学典籍中抒写无形忧愁与有形境界之种种艺术情致。

（《管锥编》581—585页，561—562 页，619—621 页，963—964页，776页，1062—1064页，1064—1066页，1435—1438页；增订45页，83页，手稿77页，110页，70 页，93—94页，126—127页，175—176页，188 页。）

《离骚经章句·序》

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者也"；洪兴祖《补注》："太史公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孟坚曰：'离犹遭也，明已遭忧作辞也'；颜师古曰：'忧动曰骚。'余按古人引

'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逸说非是。"按«补注»驳"经"字甚允，于"离骚"两解，未置可否。«全唐文»卷二九六赵冬曦«谢燕公〈江上愁心赋〉»："离、别也，骚、愁焉。恶乎然？恶乎不然！"径取王逸序语，而易"也"为"焉"，意理毕达，颇得孟子说«诗»之法。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皆据«国语·楚语»上伍举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骚、愁也，离、叛也"，以为"楚人之语自古如此"，"离骚"即"骚离"，屈原盖以"离畔为愁"。足备一解而已。夫楚啉齐傅，乃方言之殊，非若胡汉华夷之语，了无共通。诸侯朝廷官府之语，彼此必同大而异小，非若野处私室之语，因地各别。荀布在方策，用以著作，则较之出于唇吻者，彼此必更大同而小异焉。«论语·述而»之"雅言"，刘宝楠«正义»释为别于土话之"官话"，是矣而未尽然；以其仅识官话视土话为整齐画一，而未识笔于书之官话视吐诸口之官话愈整齐画一，官话笔于书之训诰雅颂者又视笔于书之通俗底下者愈整齐画一。故楚之乡谈必有存于记楚人事或出楚人手之著作，然记楚人事、出楚人手之著作，其中所有词句，未宜一见而概谓"楚人之语自古如此"。"骚离"与"距违"对文，则"骚"如«诗·大雅·常武»"绎骚"之"骚"，谓扰动耳。伍举承言之曰："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而忘其安乐而有远心。"是"骚"即不"安"，"骚离"即动荡涣散。韦昭解"骚"为"愁"，不甚贴切«国语»之文，盖意中有马迁、王逸辈以«楚辞»"骚"为"忧"、"愁"之旧解，遂沿承之。韦解本采«楚辞»注，项、王乃复据以补正«楚辞»注；朱熹尝谓«山海经»依傍«天问»，后人释«天问»，

转溯诸«山海经»，毋乃类是？韦解"骚离"为民"愁"而"叛"，项、王遂解"离骚"为屈原以民"叛"而"愁"。夫即使«国语»之韦解愜当，«楚辞»文既倒置，诂之分者未遽即可移用。卑无高论，请征之寻常笔舌。匹似"东西"之与"西东"，"风流"之与"流风"，"云雨"之与"雨云"，"日月"之与"月日"，"大老"、"中人"、"小妻"之与"老大"、"人中"、"妻小"，均未可如热饼翻饼。"主谋"洵即"谋主"，而"主事"绝非"事主"；"公相"不失为"相公"，而"公主"迥异"主公"。"字画"、书与画也，又书法或字迹也，"画字"则作字或签名矣；"尊严"、体貌望之俨然也，"严尊"，则称事为父矣；"死战"、犹能生还也，"战死"则只许吊战场而招归魂矣；"混乱"、事势不清平也，"乱混"则人不务正业而游手糊口矣。"主客"以言交际、酬酢，而"客主"则言交战争辩，"主客"又为官府及僧寺典客者之称矣。更仆难终，均类手之判反与覆，而非若棍之等倒与颠。复安保"骚离"之必同于"离骚"哉？单文孤证，好事者无妨撮合；切理餍心，则犹有待焉。

均是单文孤证也，窃亦郢书燕说，妄言而姑妄听之可乎？王逸释"离"为"别"，是也；释"离骚"为以离别而愁，如言"离愁"，则非也。"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离恨天"本意，可参观«大智度论»卷九七«释萨陀仑品»第八八中言"众香城"中"有四娱乐园，一名'常喜'，二名'离忧'……"；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分«修治地品»第一八之一二列举"远离十法"，有"远离不喜愁戚心"、"远离追恋忧悔心"等。盖"离"去"忧"、"愁"而成"喜"、

“乐”，非如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之“愁心一倍长离忧”，乃因别“离”而“愁”、“忧”加“倍”。元曲每以“离恨天”对“相思病”（如石子章«竹坞听琴»第二折），似望文生义，解同何逊«与胡兴夜别»之“芳抱新离恨”，不喜而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初分 «缘起品» 第一之一言南方“最后世界名‘离一切忧’，佛号‘无忧德如来’。……有菩萨名曰‘离忧’。”犹«心经»言“远离颠倒梦想”；或道士言太上老君高居“离恨天”，在“三十三天之上”（«西游记»第五回），乃谓至清极乐、远“离”尘世一切愁“恨”，非谓人间伤“离”伤别怨“恨”之气上冲而结成此天也。后来如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八«离恨天歌»遂大放厥词，至云：“愁天一角万古浑，日月不到云昏昏”，当非太上老君居之安者矣。«诗·泉水»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庄子·山木»鲁侯有忧色，市南僚进言谓“游于无人之境”、“大莫之国”，则可以“去君之累，除君之忧”；庾信«愁赋»曰：“深藏欲避愁”；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曰：“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韩愈«忽忽»曰：“忽忽乎吾未知生之为乐也，欲脱去而无因”；辛弃疾«鹧鸪天»曰：“欲上高楼本避愁”；莫非欲“离”弃己之“骚”愁也。«远游»开宗明义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王逸«九思·逢尤»曰：“心烦愤兮意无聊，严载驾兮出戏游”，逸自注或其子延寿注：“将以释忧愤也”；正是斯旨。忧思难解而以为迁地可逃者，世人心理之大顺，亦词章抒情之常事，而屈子此作，其巍然首出者也。逃避苦闷，而浪迹远逝，乃西方浪漫诗歌中一大题材，足资参印。

“离”训遭、偶，亦训分、畔。就«离骚»一篇言之。“进不

入以离尤兮”，用前训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何离心之可同兮”，“飘风屯其相离兮”，“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皆用后训。“不难夫离别”，乃全篇所三致意者，故«乱»“总撮其要”曰：“又何怀乎故都！”“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骚”而欲“离”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骚”而欲“离”不能也。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亦不易去。即身离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江湖魏阙，哀郢怀沙，“骚”终未“离”而愁将焉避！庾信«愁赋»曰：“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陆游«春愁»曰：“春愁茫茫塞天地，我行未到愁先至”（«剑南诗稿»卷八）；周紫芝«玉阑干»释然曰：“觅得醉乡无事处”，而元好问«玉阑干»又爽然曰：“已被愁知！”临清人商调«醋葫芦»曰：“几番上高楼将曲槛凭，不承望愁先在楼上等”（李开先«一笑散»）。西方古今诗家，或（Horace）曰：“驱骑疾逃，愁踞马尻”，或（Hermann Hesse）又叹醇酒妇人等“一切避愁之路莫非迎愁之径”。皆心同此理，辄唤奈何。宁流浪而犹流连，其唯以死亡为逃亡乎！故“从彭咸之所居”为归宿焉。思绪曲折，文澜往复；司空图«诗品·委曲»之“似往已回”，庶几得其悱恻缠绵之致。«诗·邶风·柏舟»一篇，稍辟斯境，然尚是剪而不断之情，«离骚»遂兼理而愈乱之况。语意稠叠错落，如既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又曰：“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复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

初其未悔”；既曰：“何方圆之能周兮”，复曰：“不量凿而正枘兮”；既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复曰：“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既曰：“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复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诸若此类，读之如睹其郁结蹇产，念念不忘，重言曾欷，危涕坠心。旷百世而相感，诚哉其为“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第一首）也。

《焦氏易林·谦》

《大畜》：“目不可合，忧来摇足，悚惕危惧，去我邦域。”按《萃》之《暌》、《兑》之《解》略同，“摇”皆作“搔”；《观》之《咸》：“昼卧里门，悚惕不安，目不得合，鬼搔我足”，亦相似。《淮南子·诠言训》：“心有忧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易林》以“忧来搔足”达示此意，奇警得未曾有。《大过》之《遁》：“坐席未温，忧来叩门，逾墙北走，兵交我后，脱于虎口”；亦尚新颖。《遁》之《渐》：“端坐生患，忧来入门，使我不安”；“入门”不如“叩门”之生动者，无形体之事物亦能出入，而叩则如僧之月下推敲，非具支体不办。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卷三《损斋焚余自序》：“吏债终日，忧来叩门”，即本之。《全三国文》卷一九曹植《释愁文》：“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勿往”；《全隋文》卷三四释真观《愁赋》：“不遣唤而自来，未相留而却住；虽割截而不断，乃驱逐而不去”；《海录碎事》卷九《圣贤人事部》下载庾信《愁赋》：“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烧愁能

得然？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全宋词》七四三页徐俯《卜算子》：“柳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一《春愁诗效玉川子》：“逃形入冥室，关闭一已牢，周遮四壁间，罗幕密以绸，愁来无际畔，还能为我添幽忧。”侔色揣称，写忧愁无远勿至，无隙亦入，能以无有入无间。运思之巧，不特胜“忧来叩门”，抑且胜于《浮士德》中之“忧媪”（die Sorge）有空必钻，虽重门下钥，亦潜自匙孔入宫禁，或乌克兰童话之“忧魅”，小于微尘，成群入人家，间隙夹缝，无不伏处；然视“忧来搔足”，尚逊诙诡。

《全汉文》卷五二

扬雄《逐贫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栖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笔致流利而意态安详，其写贫之于人，如影随形，似疽附骨，罔远勿届，无孔不入。曹植《释愁文》导源于此，而未极唐李廷璧所谓“著骨粘心”之况。龚自珍《定盦集·古今体诗》卷上《赋忧患》：“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襄巫”；与古为新，以扬雄言“贫”者移施于愁。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六《午困》：“故人书断故山离，义重惟穷到处随”；言“义重”，犹龚诗言“多情”。又按吾国诗文言“贫”与“愁”之不可逃，

释书言死亦然。如«增壹阿含经»卷二三之四载四梵志，皆得五通，自知将死，即各隐匿，“使伺命不知来处”，一飞空中，一潜海底，一藏须弥山腹内，一“入地至金刚际”，而均不“得免死”；«出曜经»卷一«无常品» 第一之二：“吾当隐大市之中，众人猥闹，名不相识。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止不受死。”«永乐大 典»卷 四 九 〇«终»字引«大藏一览»又卷一〇三一〇«死»字引«法句譬喻经»，亦即此段因缘，惟易“入地至金刚际”为“隐大 市 之 中 众 人 猥闹”，自忖“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以侥幸于万一。人海藏身，寄意更妙；然«后汉书 • 李业传»刘咸不云乎：“譬犹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则固莫逃于“伺命”，陆机«遂 志 赋»所谓“此同川而偏溺”也。

«楚辞 • 九章（四）»

«思美人»：“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 难 当”，«注»：“思附鸿雁，达中情也。”按后人多祖此构，而无 取 于«九 辩»八 之“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刘向«九叹 • 忧 苦»：“三 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艺文类聚» 卷一八应玚«正情赋»：“听云 雁 之 翰 鸣，察列 宿 之 华 辉，……冀腾言以俯首，嗟激迅而难 追”；«文 选»江淹 «杂体诗 • 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愿 寄 双 飞 燕”，李善注引陈琳 «止欲赋»：“欲语言于玄 鸟，鸹鸟逝 以 差 池”；

李白《感兴》之三:“裂素持作书，将寄万里怀。……征雁务随阳，又不为我栖”；《敦煌掇琐》—《韩朋赋》:“意欲寄书与人，恐人多言，寄书与鸟，鸟恒高飞”；宋祁《景文集》卷一六《感秋》:“莫就离鸿寄归思，离鸿身世更悠悠”（参观李商隐《夕阳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待千岩》:“作笺非无笔，寒雁不肯落。”长短句中倩鸟传书尤成窠臼，如黄庭坚《望江东》:“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苏茂一《祝英台近》:“归鸿欲到伊行，丁宁须记，写一封书报平安”；刘克庄《忆秦娥》:“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吴文英《鹧鸪天》:“吴鸿好为传归信，杨柳闾门屋数间。”宋徽宗《燕山亭》:“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不得作书，只能口嘱，有若岑参《逢入京使》所谓:“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奈言语不通，则鸟虽“不高飞”，纵“为我栖”，而余怀渺渺，终莫寄将，殊破陈言。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八引《古今词话》载无名氏《御街行》:“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告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呼鸟与语而非倩寄语，“人人无寐”当是相思失眠，却不写书付递以慰藉之，反嘱雁“低声”潜过，免其人闻雁而盼音讯，旧意翻新，更添曲致。陈达叟《菩萨蛮》:“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叵耐薄情夫，一行书也无！泣归香阁恨，和泪掩红粉。待雁却回时，也无书寄伊！”雁可寄书而未传书来，遂亦不倩其传书去，别下一转语。《阳春白雪》

后集卷五蒲察善长«新水令»:“……不由我泪盈盈，听长空孤雁声。雁儿我为你暂出门庭，听我叮咛:‘自别情人，……相思病即渐成。……一封书与你牢拴定，快疾忙飞过蓼花汀。那人家寝睡长门静，雁儿呀呀叫几声，惊起那人，听说着咱名姓，他自有人相迎。……你与我疾回疾转莫留停。……你必是休辞云淡风力紧，……我这里独守银钉慢慢的等。’”似取«御街行»拟议变化，酣畅淋漓，在雁为“疾回疾转”而在“我”为“慢慢的等”，相映成趣，妙尽心理。«九章»“因鸟致辞”之意，至此而如附庸蔚为大国矣。«九辩»欲“寄言流星”，后世词章则以云代星，如陶潜«闲情赋»:“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欧阳修«行云»:“行云自亦伤无定，莫就行云托信归”；柳永«卜算子»:“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既可嘱去鸟寄声，自亦得向来鸟问讯，如杜牧«秋浦途中»:“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又«赠猎骑»:“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五«诗话»载陈克断句:“莫向边鸿问消息，断肠书信不如无!”，复类杜甫«述怀»所谓:“反畏消息来，寸心复何有!”南宋偏安，作者纷纷借以寄中原故国之思，如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二〇«白湖闻雁»、吴龙翰«古梅吟稿»卷二«登金陵钟山绝顶»等，寻常见惯而利钝不等焉。

«太平广记»卷三二〇

«蔡模»（出«幽明录»）闻邻左复魄声，见新死老妪欲升

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按卷三三〇《王光本》（出《广异记》）妻李氏卒，王恸哭，李见形曰：“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曰：‘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卷三三七《李浣》（出《广异记》）死后见形于妻窦氏曰：“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卷三三八《卢仲海》（出《通幽录》），从叔缵死，仲海行“招魂望反诸幽”之“礼”，连呼缵名不息，缵得复活，自言方燕会，“闻唤声哀厉，眩恻不安”，遂请放归。英国一女诗人（christina Rossetti）篇什中亦屡赋鬼魂见形于所欢，谓其哭声彻地，泪滴及泉，长眠者不能自安。格林童话一则言一小儿七岁夭，母哀之，日夜涕泣，一夕儿现形曰：“阿娘莫啼哭！娘眼泪流注，使儿裹身布淋漓不干，儿不得安眠棺中”。母遂止声收泪。明夕，儿复见，曰：“阿娘视儿！裹身布就燥，儿可栖息地下矣”。亦言泣泪滴九泉，吾国古小说只道哭声彻九幽耳。

《全三国文》卷一五

曹王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形影相吊，五情愧赧。”按李密《陈情事表》（《全晋文》卷七〇）：“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江淹《恨赋》：（《全梁文》卷三三）：“吊影惭魂”，《文选》李善注两处均引植此语。“吊”如《孟子·梁惠王》论汤征葛“诛其君而吊其民”之“吊”，赵歧注：“恤其民”，怜悯、顾藉也；宋庠《元宪集》卷一四《坐池上看水》：“岸花红吊影”，即言花若顾影自怜耳。《全

晋文»卷八七束晢«贫家赋»:“行乞贷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即“形影相吊”，则谓孤穷寂寞，非后世习用为风流自赏之意。陶潜«时运»诗«序»:“偶影独游，欣慨交心”，«杂诗»之二:“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饮酒»诗«序»:“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曰“独”、“无余和”，其“顾影”、“偶影”、“劝影”亦正“形影”之“相吊”、“自怜”耳。«元秘史»卷二诃额仑诫帖木真兄弟云:“除影儿外无伴当，除尾子外无鞭子”，“您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奇语足移为“吊影”、“偶影”、“顾影”之的解。梁简文帝«咏单凫»:“孤飞本欲去，得影更淹留”，著一“得”字，又进一解，以见影亦不寻常行处有，穷独吊影，初非易事。关捩更转，离索孑孤，以至并影而不可“得”，尤哀怨之极致矣。如傅玄（«乐府诗集»卷六九作车敦）«车遥遥»:“君安逝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陶潜«闲情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参观«影答形»:“憩荫若暂乖”）；孟郊«赠李观»:“谁言形影亲，灯灭影去身!”；向镐«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和我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底我!”；袁宗道«白苏斋类稿»卷一三«祭萧孺人文»:“冷冷茕茕，如行阴雪，回顾无影”；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二«答潘景升»:“知己同心之慈兄忽尔见背，嗟乎!弟从此如立雪无影人矣”，又«寄祈年»:“匠人辍成风之巧，伯子息流波之音，立雪无影，惆怅何言!”若鲍照«伤逝赋»:“如影灭地，如星陨天”；则叹人命危浅，有似曹植«文帝诔»之“悲夫大行，忽焉光灭!”，或元曲«马陵道»第二、四折之“唾是命随灯而灭”，非言影去形留。又若王世贞«四部稿»卷一一七«与李

于鳞»:“招提恋恋，殆难为去哉！身不能折而两向者，视足下影，则已中妒之矣！”；则恨不能取影代之，非言影欲随形而在阴不见。«庄子·寓言»景答众罔两曰:“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铸语练字甚工，立雪、烬灯等胥所谓“代”也。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子邻传»:“师但先去，某乃影随”，又卷二七«含光传»:“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随”；修词新颖，外书未见。圣佩韦尝赞叹“忠贞如影”(la fidélité des ombres)之为妙语，亦可相说以解也。

«全三国文»卷一六

陈王植«求存问亲戚疏»:“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按«文选»李善注引«汉书»中山靖王胜闻乐而泣事，何焯批曰:“悱恻动人，颇似中山靖王«闻乐对»。”连类故事，未为漫浪；抉发文心，殊嫌皮相。李陵«答苏武书»:“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举目言笑，谁与为欢？……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忉怛耳！”则与植齐心之同声矣。«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垒，怪坐寂默，不能自解”；情味亦差类。«全宋文»卷三八颜延之«陶征士诔»:“在众不失其寡”；卷四六鲍照«野鹅赋»:“虽居物以成偶，终在我而非群”；

殊可断章，借申众里身单之感。与人为群，在已无偶，吾国词章中写此情者，以曹、李两文为最古。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乃近世西方哲人(Heidegger)长言永叹之境。其所谓孑立即有缺陷之群居，群居始觉孑立(Das Alleinsein ist ein defizienter Modus des Mitseins)，持较吾国古诗文，犹层冰之于积水欤。梁武帝«边戍»:“共照一光辉，各怀离别思”(参观骆宾王«望月有所怀»:“离居分照耀，愁绪共徘徊”)；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朱敦儒«浪淘沙»:“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辛弃疾«菩萨蛮»:“提壶、脱袴催归去，万恨千情，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鸣”；陈亮«浪淘沙»:“夕阳无限满江皋，杨柳杏花相对晚，各自无聊”；朱彝尊«桂殿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胡天游«晓行»:“行客落花心事别，无端各趁晓风飞”；黄燮清«卜算子»:“芳草垂杨共一堤，各自伤心绿”；姚燮«南辕杂诗»:“群行身不孤，心孤犹独行。”拈拾杂拉，采花采柏，或赋或比，皆言有侪侣而仍茕独，与李、曹会心匪远。陶潜«饮酒»之一三所谓:“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翻译名义集·统论二谛»第六四引古德语:“一双孤雁，掠地高飞；两个鸳鸯，池边独立”；曰“双”而“孤飞”，曰“两”而“独立”，正堪移喻焉。荷马史诗写一壮士(Patroclus)阵亡，丧葬时，诸女俘会哭，同声哀悼，图殇，而实各人自悲身世。即“合恨分愁”之情事；亲切微至，扫门面语而空之，此荷马之妙于叙事也。«儿女英雄传»第二一回写邓九公父女哭十三妹之母一节，“各人哭的是各人的心事”，发挥足解人愿。

何逊«西入塞示南府同僚»:“望乡虽一路，怀归成二想”，写“共照各怀”、“合恨分愁”之旨更晓豁。«二老堂诗话»引石延年断句:“素娥青女元无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本玉谿诗而别生此意。晁补之«次韵李秬双头牡丹»:“月底故应相伴语，风前各自一般愁”；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七评此联为“绝奇佳句”，句诚“佳”矣，新“奇”则犹未也。«随园诗话»卷六称丁珠句:“江心浪险鸥偏稳，船里人多客自孤”；正犹曹子建“仆隶”在傍、“妻子”相“对”而仍觉“块然独处”也。«宋书·刘德愿传»记宠妃殷氏薨，世祖命群臣哭之悲，医术人羊志应旨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尔时我自哭亡妾耳!’”可为吾国载籍记“各人哭各人心事”之古例。余所睹西方名著写此情景，莫过福楼拜«情感教育»中一节：主人公访意中人不遇，寻知其远适异国，无复见期，心伤肠断，返寓则情妇正恸与己所生之儿殇，乃相抱而哭。

«全梁文»卷五一

王僧孺«与何炯书»。按亦摹司马迁、杨恽两书，不及江淹所为之俊利也。“所以握手恋恋，离别珍重。弟爱同邹季，淫淫承睫，吾犹复抗手分背，羞学妇人”；谓惜别涕泣，如江淹«别赋»所云:“横玉柱而沾轼”，“造分手而衔泪”，“沥泣共诀”，“亲宾兮泪滋”。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三«哭为礼仪说»考古有

丧事助哭之礼，且“于礼，哭不必有泪”。窃谓哭不仅为死丧之仪，亦复为生别之仪，虽不若丧仪之遍播久传，而把别时哭泣无泪，便遭失礼之责，其节文似更严于佐丧也。送别必泣，昉自晋世。《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足也”；是汉末尚无此习，故吴质出奇谋而使曹丕得胜着。《旧唐书·高宗纪》上：“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殆秉吴质之遗教欤。《艺文类聚》卷二九引《语林》：“有人诣谢公别，谢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云。’谢公曰：‘非徒密云，乃自旱雷尔！’”“密云”、即《史记·吕后本纪》所谓“太后哭泣不下”，《汉书·外戚传》上作“哭而泣不下”，颜师古注：“‘泣’谓泪也”；“旱雷”即《水浒》第二五回论“有三样哭”之“无泪有声谓之‘号’……干号”，或《西游记》第三九回孙行者论“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心伤而不下泪，即所谓心软眼硬，如朱淑真《断肠诗集》卷六《秋日述怀》：“妇人虽软眼，泪不等闲流”，或李开先《一笑散》载明初人《商调》全套《逍遥乐》：“我从来眼硬，不由人对景伤情。”《类说》卷五三引《谈薮》载刘孝绰送王元景出使，“泣下，元景无泪，谢曰：

'卿无怪我，别后阑干'"；谓此际无泪，后将必有泪，以成来而必往之礼。僧孺与何炯别时，炯泣而僧孺眼硬，乖"江南"礼俗，而又不可如王元景之托言后补，故书中为己分疏。"爱同邹季，……抗手分背，羞学妇人"，语本《孔丛子》；《艺文类聚》卷二六载此书，"邹季"作"郭李"，乃不知者妄改。《孔丛子·儒服》："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友善。及将还鲁，……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子高曰：'始吾谓此二子丈夫尔，今乃知其妇人也！'……其徒曰：'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世说·方正》亦云："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作涕泣！'便舍去"；盖叔治徒知临别涕泗之为礼，而不识文胜礼过、反惹厌取憎也。罗隐《泪》："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显用《孔丛子》；《全唐文》卷一二八李后主《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哀泪甘言，实妇女之常调，又我所不取也"，赠别作此语，亦隐用《孔丛子》。哭泣可为仕宦之终南捷径，始著于《汉书·王莽传》下；地皇四年秋莽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号哭以厌国灾，"诸生小民会旦夕哭，……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魏书·宋弁传》："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渐，旬有余日，不见侍臣。……小瘳，乃引见门下及宗室长幼。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独进及御床，欷歔流涕曰：'臣不谓陛下圣颜毁瘠乃尔！'由是益重之。""知致悲泣"四字甚简隽，即谓办得一副急泪也。《史记·外戚世家》记窦广国儿时为人所略卖，及长，闻新立窦皇后，度是其姊，上书自陈，召见："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不曰："哀感左右，

皆伏地泣”，而曰：“左右皆伏地泣助哀”，犹言“知致悲泣”，申之即“谄涕在睑，遇便即流”耳。《史通·叙事》论“省文”所称“反三隅于字外”者，“助”字是矣。意大利古诗（Orlando innamorato，Ⅰ.ⅩⅩⅨ.45）写一妇美而黠诈，蓄泪在睑，常备应需，如源头活水（acqua di vena），又“奸人”与“妇人”一二二一矣。《旧唐书·张仲方传》博士尉迟汾请谥李吉甫为“敬宪”，仲方驳议斥吉甫，有曰：“谄泪在睑，遇便即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上云：“每读此，却笑似平康榜文也！”亦谓“奸人”与“妇人”，一二二一，奸泣同妓，而妓泣即是奸。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引庄荪服《赠妓》：“凭君莫拭相思泪，留着明朝更送人！”，正“平康”之下泣言离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一：“士人无耻，莫盛于成、正间，嘉靖以来又见之。汪铉叩首泣求于永嘉，赵文华百拜泣请于分宜，陈三谟跪而絮泣于江陵，皆以数行清泪，再荷收录。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诚然哉！”“古人”亦指《孔丛子》。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一：“董默庵（讷）以御史改两江总督，有某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为感动。某出，旋造余佺庐相国，入门揖起，即大笑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钉也！’”堪为“平康榜文”语笺释。卖哭之用，不输“卖笑”，而行泪贿、赠泪仪之事，或且多于汤卿谋之“储泪”、林黛玉之“偿泪债”也。孟郊《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又柳永《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词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三卷
作者=
页数=426
SS号=10121774
出版日期=